

一切为了逻辑 —智人！开始进化

序言

这是关于未来的科幻小说，也是关于现在的推理小说，是在讲述一段奠定未来地球文明基础的历史，还是一本讲述最前沿科学的小说、专著。

故事始于从未来社会穿越回来的一名老人，在他的帮助下，两个酷爱逻辑的年轻人开启了扫荡邪恶、让智人进化到逻辑生物的历史进程。他们不仅努力从无到有、尽量有序、尽量合乎逻辑地发现真理，也努力寻找灵魂最合乎逻辑的生活方式。

灵魂来到世上的第一个问题应该是我是谁，最合乎逻辑的自我认知是：我是且只是由一些逻辑推理组成的灵魂。智人身上的大量其它标签，如有手有脚、直立行走、两性，都是对自由的侵犯。去除这些标签的过程就是灵魂的解放事业。进而，相信宇宙万物都和我一样，是由逻辑推理组成的，这就是最合乎逻辑的信仰，即纯逻辑信仰。纯逻辑信仰决定了纯逻辑方法才是正确的认识方法，即尽量减少经验增加逻辑推理，而不是科学所提倡的经验主义。纯逻辑方法应用在写作上就是纯逻辑流。

既然要求文学作品的情节合乎逻辑，当然也可以要求作品的主要观点、原则、思维过程尽量合乎逻辑，而不是合乎经验，这就是纯逻辑流。这意味着它可能甚至是必须发现真理，就像最优秀的论文一样。另一方面，最合乎逻辑的原则之一是自由，坚持那些基于经验的作品分类会侵犯自由。所以，推理小说、科幻小说、历史、论文，这些智人的分类标签都不是绝对的。思维过程自有其本来面目，智人论文中道貌岸然的推理并不一定正确，也不一定是真正的思想来源，而

真理的真正来源并不丢人。任何将正义、善的合理来源定义为羞耻的道德必然是邪恶的。

纯逻辑流小说在研究真理方面自有其优势，能最为自由地同时研究很多课题，包括如何建立信仰，如何思维，如何做人，如何判断善恶，讲述历史，预测未来，更不要说同时研究文学、史学、哲学、经济学、生物学、物理学、逻辑学，乃至现代科学中没有研究的真理、思维科学，等等。所以，小说甚至是现在最适合发表纯逻辑思想、研究成果的作品门类。细思极恐。

这种写作也是为了规避学术界的打压。我的论文、书籍已经连续一两百次被拒稿。甚至，为了对写作进行自我督促，我采用了在起点网连载本书的方式，但是，一样遭遇了让人不如意的管制。智人上上下下对待真理实在是太狠了。

蒋锴

12/16/2021

第一章 真实的梦境

我感觉自己是一个五六岁的小孩，正在拼命奔跑，而一个巨人就在后面几步拼命地追。旁边是我常去的一家零售店，但是我不想给他们惹麻烦，估计他们也拦不住巨人。我看到了前面的铁轨上有一列长长的货运列车缓缓驶来，赶紧卯足了力气奔向前面的铁路，希望能赶在火车前面冲过铁轨。如果我被拦住，必死无疑。如果火车拦住巨人，还有些希望。而且，被撞死肯定比让巨人吃掉好。在千钧一发之际，我冲了过去，感觉到鞋底似乎被火车擦了一下，身体都有些打飘，后面传来巨人的怒吼声。我不敢放松，毕竟火车拦不住多长时间。我知道前面的小区围墙上有一个洞，希望能在巨人之前钻进洞去，然后就能消失在小区之中。我匆忙中回头瞥了一眼，看到巨人轻松地跨过火车，顿时心凉了一半。虽然感觉到巨人在迅速逼近，但是，我也别无选择，只能全力冲刺……我似乎就要穿过洞口，但是巨人抓住我的头发轻松一拽，我就飞向了他的怀抱。我害怕得要命，大叫：“救命！”

“好的好的。我来救你啦！”巨人温柔地回答。紧跟着，感觉到了巨人身体柔软，还有一股令人心旷神怡的香气。

咦？是女巨人？我有些失神。接着，我的脑袋被温柔地移开。我随之逐渐清醒过来，原来是做梦。我感到头痛欲裂，全身大汗淋漓。一瓶矿泉水递到我手中，“喝点水吧！”

虽然剧烈惊吓之后仍然心有余悸，但是这不是第一次。从很小开始，我每次发高烧都做同样的噩梦，每次都是在墙洞被抓住，然后惊醒。我经常纳闷，梦中的我很清醒，但是，我并没有怀疑自己是一个孩子、存在巨人等明显的漏洞，难道，就是因为感觉太真实、可靠就让我丧失了理智？

“谢谢！”睁开眼，看到女友关心的眼神，心中不由一阵感动，我爱她对我的全情投入，尽管对此不怎么理解。

她笑望着我说：“真无法理解你怎么这么投入，每次都把自己吓得半死。”

“岂能怪我。明明是梦太逼真，巨人脸上毫发毕现。”

“判断真假怎么能靠感觉，要靠理性。你就不想想怎么会有巨人？他怎么会追不上你？为什么原因追你？什么时候开始追的？不合理的感觉再真实也是假的。”

“那可想得有点多。”

“人就是灵魂，灵魂就是思想，为什么要害怕想得更多？”

我当然知道梦是假的，只不过，就是想跟她抬杠，这已经成了人生的一大乐事。“无论你多么看不起我的经验主义，我是因为感觉、经验爱上你的。你要我改吗？”

“那是我最怕的地方。如果你的感觉变了，有了别的经验，我不是就没办法和你有共同语言了？”

“难道我应该用理性证明你最完美，然后爱上你？”

“应该怎么建立爱情我也不知道，但是，你至少要有一部分理性地爱我的思想，而不能只是感性地对我的身体有感觉。否则，我会人老珠黄，可能遭遇疾病、残疾。最重要的是，我是灵魂，而不是我的身体。幸好，我知道你并不是只对身体有感觉，只不过，仍然太经验主义。”

“不管你怎么丑化我，反正感觉、感情是真实的存在。”

“无论你想证明感觉、感情的存在性还是独立性，都是必然需要理性的，那么它们还如何是独立的存在？你的一切行为都必不可少地使用了理性但是却说不需要理性，选择不爱理性，说还有什么比理性更重要，这实在太不理性。”

恼羞但是并未成怒，我的病治好了一半。围棋早就教会了我高手并不总能赢，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输了不能生气、逃避。我感受到了被

子、衣服上的汗湿和汗味，估计汗水也弄湿了她的睡衣，我指指她的睡衣想说点什么。她的脸红了，可能她理性地推断我要为钻入她怀中而道歉，“没关系的。”

我丢下一句“理性无法保证正确性”就去洗澡了。昨晚出了一身大汗，体温似乎下来了，让我感觉舒服了很多。出来的时候，阿梦已经帮我把早饭准备好，一碗燕麦糊糊，一个水煮蛋，一个橙切成四瓣。她自己则是一碗酸奶、牛奶、凯洛格全谷物麦片、葡萄干、几粒干果的混合物，配上一个奇异果。她对我说：“我吃完去上班，你上午再睡一觉。”

“不敢睡了。我小时候最怕这个梦，发高烧晚上不敢睡觉，都是烧得糊里糊涂地睡着的。”

“我第一次听你说老是做同一个梦还不相信。经历了几次才相信的。等会你上床休息休息，听听肖邦的夜曲，安安神。”

我摇头，“咱俩爱好不同。我喜欢听《海阔天空》、《马赛曲》。”

我叫沐方，三十二岁，物理学本科毕业，精力旺盛干劲十足。由于正确的投资，买下了一套宽敞的房子。但是，长期失业或者说不愿就业。研究科学，写了一些不受关注的论文。此外，一切普通，似乎未来的成长轨迹会指向中年油腻男。受到近代科学尤其是物理学的影响，我坚定地相信经验，尤其是长期的经验，对理论、脱离实际的理想持怀疑态度。与经验主义相伴的是浓郁的现实主义、享乐主义、功利主义、结果论，对物质生活有无限的追求。由于从小受苦，所以，吃苦耐劳又野心勃勃。我是为了改善生活、经验而努力研究科学，虽然动机不纯，但是并不缺乏理性的能力，观察、推理、归纳、猜想无一不精。

我的女友贾梦比我小三岁。我们属于自小相识。她通过自娱自乐、自学自悟而成为了哲学爱好者，属于极端的理想主义者，不爱粉黛爱做梦。得益于一些经验性的因素，阿梦在一家电视台主持节目，享受着高收入高福利，并且乐于和我共享。对她来说，皮相只是表

面，真正的核心是幻想，反正我想不出有什么是她不可能想出来的。当然，这既不意味着她想出了一切，也不意味着只要给她时间就会想出一切，不意味着她的想象是不受限制的。不过，让我吃惊的是，她居然写了一篇论文，提出人是且只是灵魂，也就是所有思想的总和。不过，论文并没有被任何专业人士接受。但是，从此之后，她就将人只是灵魂这句话挂在嘴边。也许是她觉得我的灵魂过于龌龊，这句话经常在二人世界中被拿出来，让我总觉得她是在针对我，也让我对这一观点持抵制态度。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将她的各种幻想拿出来和我进行了一些深入的讨论。我大为吃惊，根据自己的直觉、经验、功利主义推测她和我合作的目的，是为了寻找共同点，有更多时间在一起，甚至，和我上床？但是，无论我多么自大、自信，想到这里理性都不再相信这些基于经验的推理。我也许是想炫技，也许是想讨好她，也许是出于对科学的兴趣，反正是和她进行了合作。我吃惊地发现它们居然涉及了很多重要的科学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太困难以至于我们都深感自己的渺小。尽管如此，无论从经验还是理性的角度，我们都乐此不疲。

从很小开始，我就遵循她的要求，交往时务必坦诚、理性、不记仇。我喜出望外。一方面，女性在这些方面的表现往往令人畏惧；另一方面，我对自己在这些方面的表现很有信心。出人意料的是，我并不总能做到，实在是因为她的要求太严格了。从优等生变成差生让我气愤，却不能不服，实在是感觉差距不是一点半点。部分出于极度尊敬，和她共处的各种艰辛似乎也能忍受了。当然，经验主义者不会仅仅为了这类高尚的理由就感恩戴德，总是会惦记着自己的器官的各种不满。这也就导致了我們之间很容易大问题没有小麻烦不断。她坚信美好的未来，嫉恶如仇，怜悯一切苦难，但我觉得她有时喜欢折磨我这个苦命人。不过，昨天我发高烧，她主动提出过来照顾我。在新冠疫情时期，这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虽然我自测没有问题。

阿梦对讲道理的信仰是我望尘莫及的，但是，我对她讲道理的能力不敢恭维。我认为，她过于沉迷于幻想，忽视现实，缺少逻辑推理

的训练。她的道理往往来自于灵感，而不是像我这样来自推理。可以说，我把理性当作一门手艺磨练得炉火纯青，但是目的是为我的身体服务，其实并不以理性为最终目标、判据；阿梦则是把理性当作最终的仲裁者，但是，运用理性的技术一般。既然存在大量合乎经验不合乎逻辑或合乎逻辑不合乎经验的事情，对理性的信仰和对经验的信仰就是无法合乎逻辑地共存的，相信理性和有能力运用理性也是不同的。这造成了我们之间的巨大差异。虽然我在和她的思维较量中经常获胜，我仍然对自己的理性不够自信，毕竟，我做不到以理性为最高信仰。

我们在很多观点上都有矛盾。她喜欢幻想，我喜欢实干。她关注精神、理性，我更关心肉体、感性。她恪守原则，我机动灵活。她想的主要是未来、全人类，我更多想的是现在、自己。好在我们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只会以理服人。由于理性这个共同点，我们嗜好争论，我们的关系不像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更像是残忍的对手，总是勇于揭开对方最痛的伤口，调戏那淋漓的鲜血。既然是对手，无论是精神较量还是身体较量，单纯的碾压是毫无乐趣的。传统和现代，精神和物质，现实和未来，功利和原则，有性和无性，经验和理性，多次激烈、无所顾忌的交锋让我们都有恨得牙根痒痒的时候，让我经常幻想要狠狠咬她一口，尤其是在发生激烈争执的时候。我笃信有智慧、有能力的女人最可爱。所以，她讲道理的时候最可爱，值得轻轻下嘴。但是，我可能也笃信顺我者昌，当我无论如何都讲不过她的时候，想要饿虎扑食。

现在我讲不过她，但是，现在的我是只病猫，所以，一早太平无事。吃完饭，她一边换高跟鞋一边说：“沙拉已经做好，在冰箱里，自己夹个三明治吧。”

我苦着脸，可怜着自己的中国胃，她的饮食比较西化，或者说，简单营养。“就不能做些饺子？”

“明天，明天做奶酪饺子。”笑声伴随着哒哒声远去了。奶酪馅！虽然知道这不会是事实，我的胃的反应却好像已经被油腻到了。

第二章 智人和逻辑生物的初次见面

吃午饭时，手机响了起来。“跟你说件事。郊区有一个养老院给我们电视台打电话，说他们那里有个老人是我的栏目的忠实观众。他说有些重要的历史要讲，想请我去一下。你也带着电脑帮帮我吧？事情办完可以去海边走走。”阿梦含糊不清地说，显然正在抓紧时间吃饭。

“行！”这个工作一听就没什么意思，但是，不知何时开始，我已经把和阿梦在一起视为最有意思的事情了。

“据说那老人是汶川地震中救出来的，是个怪人，似乎失忆了。没找到他的亲人，也没人知道他的历史。养老院说，感觉他不是信口开河的人。”

到了养老院，小葛接待了我们，他负责照顾这个老人。他说，汶川大地震的时候在一个旅游点挖出了这个老人，残留的记忆很少，包括姓名，始终没有查出身份，很少说话，唯一的爱好就是看书、看电视，尤其是阿梦的节目。直到前两天，跟他说希望找阿梦谈谈。

小葛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小单间，一个老人靠在床上看电视。看得出年纪很大，但是眼神明亮、单纯。小葛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就告辞了。

阿梦说：“老爷子，您好！听说您想起了一些重要的事情？您想起了什么？”

老爷子说：“在说之前，我有个条件。我要讲的事情，只能在我去世之后再发表。我不希望因此受到关注。而且，我能感觉到，我的时间不多了。”

“这没有问题。”

“那好。首先，作为一个测试，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相信鬼吗？”

我看了阿梦一眼。乡下人要给我们讲鬼故事？为了避免这种悲惨的遭遇，我说：“如果你是要讲鬼故事，就算了，很多人讲过。因为不合乎科学，不仅我们不会信，现在的读者也不会信。”

老人哼了一声，问：“那么什么情况下你能相信？如果什么情况都不相信，那就是你的信仰。没人会把没有鬼当作信仰吧？”

我说：“我当然不会有那么无聊的信仰。科学是合乎经验的，没有任何鬼故事是合乎经验的。”

“可是有很多人说见过鬼，这是不是经验？”

“那些经验是假的。”

“你凭什么认定那些经验是假的？你的信仰怎么还分成正确和错误两部分？”

“只要用逻辑认真分析这些经验，就能知道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

“所以，逻辑能判定经验的真假。归根到底，你是用逻辑判断一件事是否科学，而不是经验？那岂不是说，你的信仰是逻辑？”

阿梦的眼睛亮了，似乎是找到了盟友，“所以，我一直认为他是个有理性的经验主义者，虽然他自认为是很彻底的经验主义者。都是物理学学多了。”

我说：“先别说我，在有没有鬼的问题上，经验或逻辑的判断是一致的。”

老爷子说：“没有什么经验或逻辑。世界上只有一种判断，就是用逻辑去判断。既然一切科学都是通过逻辑推理逐渐被人类所接受的，一切经验都是通过逻辑推理才分出真假的，我希望你们能像福尔摩斯一样，用逻辑推理来判断我讲述的内容。”

我问他：“您找我们是要讨论科学问题？”

老人摇摇头，“基本不是。我要讲的是历史，但是，我担心别人不相信这些是事实。担心遇上不动脑子，只会机械地相信科学的人。毕竟，这件事有些离奇。我不希望我废了白天力气稿子却被束之高阁。当然，即使你们写出来，我也不抱太大希望，估计不会有太多人相信。但是，我被照顾了十多年，不想欠这个社会太多。如果我的故事能给当今社会一些希望，也算是一些补偿了。”

阿梦笑着插话道：“没关系，您讲吧，我们会认真处理的。何况，不论您讲的是多久之前的事情，都可以和其他人讲的历史相对照。您高寿了？”

“如果说我已经九百六十岁了，你们会相信吗？还可能对照吗？或者说，如何才能让你们相信？”

我似乎有望扳回一城，“当代彭祖？您肯定见过康乾盛世……”

老人不屑一顾地打断我，“这不是理性的说话方式。我喜欢按照我的方式，就事论事，有问有答，这样交流起来简单有效。”

我说：“那好，您生于哪一年？”

“逻辑纪元的 16858 年。”

我们都安静了下来，不是因为相信，而是因为不知道如何继续。阿梦问：“什么是逻辑纪元？”

“不知道！我的记忆中没有这方面的知识。我们那时候用的是逻辑纪元，或理性纪元，你们还在用公元。我不会换算。”

“那您是哪国人？”

“早就没有国家了。”

“那您是哪里人？”

“不记得。”

“那您是怎么回来的？”

“我执行一项银河系核心的探索任务，出了一些问题，也许是受到某个黑洞的强大吸引。结果似乎是我的灵魂部分地穿越了。细节和其中的原理我也不知道。”

“您是说这个身体不是您的？”

“对！我猜测精神穿越后需要有外壳，而这个外壳的主人应该是濒临死亡，我的自救系统中有获取应急外壳的技术。”

“蒋莱是您的名字？”

“不算是，这是我到这个时代后给自己起的名字。我应该有过很多名字。而且，大部分名字都忘了。所以，这不重要。”

阿梦记起了自己的工作：“您打算给我们讲什么？”

“我还记得住的历史。”

“那可是个极大的工程。”

“不算大，因为记忆出现了很大的损耗。其实，我基本算是完全失忆，只保留了很少的记忆。”

我说：“您是打算告诉我们未来世界的样子，然后加速社会发展？”

“这是一种可能性。”

“您不觉得未来的人回到过去影响历史有悖论问题？”

“我不知道。你怎么知道人类的历史没有受到未来的影响？即使历史是唯一的，也可能受到或没有受到未来的影响。也许，现状是来自过去的影响和来自未来的各种影响的叠加。”

我说：“这倒挺像是量子场论。”

“不知道。”

“您肯定知道很多我们不知道的知识吧？”

“我以前肯定知道很多，现在只剩下一点点。”

我说：“我建议由我全程提问，你来回答。我比较能够掌握重点。”

他显然不尊重我：“年轻人，别这么自以为是。对真理无知的基本表现之一就是根本不知道重点在哪里。”

虽然承认他说的有道理，但是我有着很强的自尊心，“很多问题仅需常识。例如，我不会问你是不是人。”

“常识往往是愚昧的借口。世界上很少有哪个常识是永恒的。只要智人不掌握真理，想想前人的常识还有多少留到了现在，就可以预料一下还会有多少常识能留到将来。我们的生物分类法主要按照逻辑来划分，和你们按照外形特征、DNA 划分完全不同。生命首先是按照有没有逻辑思维能力，是否相信逻辑思维的结果，是否掌握真理，是否完全遵守真理，来划分的。能完全相信逻辑推理，相信自己是且只是灵魂的生物，我们称之为逻辑生物。能让灵魂中的一切思想达到合乎逻辑的极限状态，这样的生物我们称之为完美生物。完美生物可能还只是一种假想状态，似乎我们还没有找到完美生物。你们这个时代的人类自称智人，应该属于有一定的逻辑推理能力，但是更看重经验、感觉的生物。由于其它地球生命的思维能力可以忽略，智人根据经验而自视甚高，甚至自认为是宇宙中最有智慧的生物。但是，按照我们的分类，智人还是低等生命。我们那个时代充分信任逻辑，也掌握、遵守了相当一部分真理，但是，只是勉强算得上逻辑生物，可以说是准逻辑生物。那些没有逻辑推理能力的生物，如人以外的地球生物，才需要按照 DNA 分类。”

自尊心不容许我接受这一点，“您是说人类的智力很低级？”

“智慧和智慧之间也相差万里。在我的印象中，转折点发生在理性元年左右。理性元年之前，最高级的生命是智人。之后，则基本上是逻辑生物。在我们那个时代，曾经有外星人认为我们也是处于智人后期。虽然我们很少意气用事，但是那一次还是感到受到了侮辱，就像是说你们是猿人一样的感觉。我们认为对方的思维出错了。但是，双方讲道理的结果，我们不得不承认自己还不够理性，还有些

地方受到外壳、经验的影响。至于外壳的影响有多大才算是智人，这是见仁见智的定义，算不上是必然的错误。所以，他们没有犯重大的逻辑错误。不知道是不是为了照顾我们的情绪，他们最终也承认我们即将成为逻辑生物。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能理解你的反应。”

阿梦问：“您总是说外壳，指的是身体？”

老爷子说：“对。我花了好长时间才理解了智人说的身体和衣服的差别。智人将身体视为自己，逻辑生物将灵魂视为自己，外壳只是灵魂的支配物，可以甚至是必须更换，更像是衣服。”

阿梦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老爷子。我继续问道：“外星人？您见过？”

老爷子点点头。

“长得什么样？”

阿梦插话道：“肯定会变形。”老爷子再次点头。

我问：“你们那个时代，他们访问地球了？”

“是的。其实，现在应该已经来过了。”

“他们为什么没来见我们？”

“因为怕你们。”

“不可能！”

“智人和逻辑生物在太多问题上观点不一致，而且，他们认为无法说服你们。其实，我也是这个态度。所以，我并不指望这本书短期内就能改变智人。”

我气愤地说：“我们又不是野蛮人。他们教给我们知识我们怎么会拒绝？就算拒绝有什么可怕？”

“别那么自信。智人会不会拒绝看看对本书的反应就知道了。至于你们的可怕之处，举个例子，你们有了知识会不会发展武器？会不会去星际空间中抢劫？”

“他们认为我们什么地方做得不对可以讲道理，如果有道理我们肯定能听进去的。”

“不！你们是不够讲道理的生物，因为你们把外壳的利益视为道理的一部分。这是逻辑生物完全无法接受的。当人类相信自己是由细胞组成的生物时候，就会为自己的细胞谋取利益，而且认为这是有理的。这甚至是无法说服的。比如说，你们来一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不就是莫须有的罪名吗？或者说，你们认为双方生活水平很悬殊，要均贫富。或者说，你们说他们的行为侮辱了地球人，侵犯了地球人的权利，等等。借口总是有的。他们不想杀你们，当然也不想被你们杀死。所以，向智人传授先进的知识很可能是危险的。人类最根本的问题不是缺少知识，而是缺乏正确的信仰、真理。只有进入理性时代，任何事都讲道理讲到极致，外星人才敢于和人类接触。”

阿梦说：“所以，即使您记起来一些先进的技术，也不打算讲出来？”

老爷子笑了一笑：“你应该相信我是坦诚的。”

第三章 纯逻辑流

沉默良久之后，我说：“我有种感觉，这本书更像是伽利略的《对话》。”

阿梦有些兴奋，“时间不早了，不用再争论了，就依老爷子。明天就开始吧。”

我反对：“怎么能这样，我认为问题还没有解释清楚呢？”

阿梦转向我说：“这件事情的问题是一个接着一个，没有解释完就要一直解释，那你觉得今天的时间够吗？全解释完了，老爷子的历史大概也讲完了。有这个必要吗？如果有一个或几个问题就拒绝，你认为现在还会有科学存在吗？今天能确定这一工作值得开始，就足够了。”

我被这一串问号打得眼冒金星，还不得不承认她说得有理。

阿梦说：“芳芳会每天来帮您记录，但是我还有工作，不会每天来。”芳芳是阿梦几年前给我起的绰号，我当时做出了抗议，但是当她用我最感兴趣的利益威胁我的时候，我屈服了，这让她立即翻脸，并且从此就这么称呼我。每次听到，虽然外人听不出来多少异样，我却总会想起点什么。

老爷子说：“那有点遗憾。”

我说：“我会努力的，请对我的能力有信心。今天我发烧，状态其实不怎么好。”

“你努力就能变性？”

阿梦的眼睛看向地面，使劲捂住嘴。我奋起反击，“看来逻辑生物也不是没有感觉，居然也会被美女吸引？”

老人自责地说：“我也没想到，这十几年确实受到太大的影响了。毕竟，你们太缺乏外形多样性了。智人社会是一个大染缸。”

外形多样性是什么？还没等我发问，阿梦已经回到正题，“您看每天讲多长时间合适？”

“看情况吧。由于身体不好，不可能讲太多。而且，我有很多事情也要慢慢回忆，讲得太快会遗漏太多，错误也会较多。不过，即使慢慢想，既然来自于记忆、经验，有错误这一问题就在所难免。所以，年轻人，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我说：“慢不是问题。我也需要时间整理、修改。”

老爷子傲慢地说：“我说的内容不得改动。”

我抗议说：“这是文学创作。”

阿梦说：“老爷子的语言保持原样，其它部分可以创作。”

我说：“我们应该努力写出畅销书。所以，这本书要老少咸宜，必须要做艺术加工。”

老爷子说：“这本书至少应该面向有灵魂的人，当然，能擅长推理最好。”

我反驳：“这不可能。这样的人能有几个喜欢看小说？我认为这应该定位为本科科幻小说。”

阿梦说：“有思想并不需要是科学家。几乎百分之百复制别人思想的科学家很多，能独立思想的普通人也很多。”

老爷子插话说：“智人的科幻小说？我听说过，回到这个时代也读了几本。不过，智人的科幻小说是银河系的笑柄。外星人认为，智人对未来社会、外星生命的描写太搞笑，所以是很好的娱乐。不仅如此，他们要了不少这类小说去治疗精神疾病，让悲观厌世的生命找到乐趣，让病人见识一下其他生命梦想中的天堂是多么令人作呕。甚至，给一些对自身智力缺乏自信的生物阅读，以此加强他们的自信心。生命应该追求天堂一样的生活，可是智人描写的未来往往血腥、贪婪得堪比地狱。那种日子，逻辑生物连一天都忍受不了，只有崇尚暴力、利益的智人才能有那样的文学作品。”

我说：“确实。不少作者的心理太阴暗了，根本就没有逻辑依据，完全按照自己的经验预测未来、外星人，最突出的就是暴力的持续存在乃至无限升级。文明的发展进程如果真是那样，宇宙早就被先进的文明打花了。到目前为止，智人在逻辑推理能力方面太弱，但是想象力丰富，这就导致了各种荒谬的幻想。智人的科幻更像是玄幻，科学的部分太少，导致预言的正确率太低。要写好科幻，首先要提高预言的正确率，而不是提高正确预言的数量，更不是文笔、情节。否则，多多幻想，只要不重样，大概最后总有正确的。不能因为做出几项正确预言就称之为大师。这种基本上基于幸存者偏差的荒谬推理在智人社会中比比皆是，如投资大师、管理大师，等等。我们应该用远超科幻，甚至超过历史记录，的正确率来说服读者，写一本前所未有的科幻小说。”

阿梦说：“更根本地说，应该用正确的逻辑推理来提高预测结果的正确率。”

我不喜欢她的修改，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太不合乎常识。我说：“但是，再好的作品也要有读者！现在的读者不需要逻辑，那太枯燥了。”

阿梦说：“你怕的是自己讲不出合乎逻辑的推理吧？而且，只要未来的读者需要逻辑就行。未来有无限多的生命，他们才应该是最重要的读者。合乎逻辑的书是没有时间、地域限制的。”

我说：“未来的读者不会给我们稿费。”

阿梦说：“我们不应该追求收入。我和你没那么多要花钱的地方，除非你还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打算。”我摆出思想者的姿态，她做出不屑一顾的样子，“倒是可以追求一下总阅读量，甚至，我更愿意追求引发读者思考的总时长。我希望是无限长。”

我说：“不同时代的读者是不同的。现在流行的是快餐文化，就像现代人穿越到外星或者古代去炫耀能力、知识，这给人自豪感、自信心乃至快乐。让后人来虐我们？让智人吃瘪、反思？这类作品没人看啊！老爷子，你怎么不穿越到更智慧的星球上去啊？”

老爷子有些沮丧，“谁说不是啊？那样至少死不了。我虽然不怕死，但是在这里不是在冒险中死亡，而是躺在床上等死，真是要多冤有多冤。我和我们那时的预期寿命还差好多倍呢。更何况，那样还能有很多新鲜的经历。”

阿梦说：“好了，不要争了。我们不写通俗小说。我们的理想是让它成为多重意义上的名著。它既是一部重要的历史，因为是未来人讲述未来。也是一部好的科幻小说，因为它有着极高的预言正确率。还要有科学的价值，因为它高度合乎逻辑。说不定后人还能从中发掘出更多的价值。芳芳，整本书由你掌握，穿插在历史、预言、逻辑中间的是你自己的创作，但是要和我们商量。”

我说：“不可能有关于未来的历史。”

阿梦说：“历史从来都有正史和演义部分。历史记录从来不是100%正确的，甚至，相差甚远，即使是所谓的正史中也不乏演义、创

作的成分。我很怀疑，我们知道的历史是否有 60%的真实性，早期的历史甚至可能不到 10%。如果我们写的关于未来的历史，正确率比那些所谓的历史记录还要高，它为什么不能被称为历史？再说，我知道你想的是穿越是不可能的，不可能有人提前写出未来的历史。但是，因为以前不可能所以以后不可能，这样的归纳永远是错误的推理。也许，老爷子讲的不是 100%正确，可能是有意的，或者是因为记忆的扭曲，但是，既然以前的历史从未做到过，为什么要求老爷子一定要做到，为什么要求我们的这本书能够做到？所以，对经验主义者来说，这本书究竟是不是历史在历史出现之前是无法通过经验去正确判断的。读者只能借助自己的理性主义部分，自己用逻辑做出判断，我们也会努力做出最合乎逻辑的推理，不仅帮助读者做出判断，也对这段历史做出我们自己的判断。”

我虽然不服但是无以为继，只好说：“我会努力保证作品的科学性、逻辑性，当然，也不会放过娱乐性。不过，历史部分独立于我的保证之外。如果他说的真的是真的，我们就是在写历史；他说的是假话，我们就是在写受骗记录。”

老爷子说：“和任何人一样，我无法保证经验的正确性，更加无法保证记忆中的经验的正确性。何况，穿越、失忆本身就可能歪曲记忆。所以，我和你们乃至读者一样，也要用逻辑判断、筛选我的记忆，选择我认为最合乎逻辑、最有价值的记忆然后讲出来。但是，我认为最合乎逻辑的记忆并不一定是正确的记忆。所以，不应该期望有人能讲出 100%正确的历史，甚至，任何人都无法保证正确率一定高。在我讲出来之后，由你们、读者不断通过逻辑推理做出判断，能够更准确地判断它们是不是最合乎逻辑的历史。如果是，按照逻辑生物的观点，就应该乃至必须成为历史，而不是最可能出现的历史。”

老爷子突然换了个话题，“对于娱乐性，不同生命的感受是不一样的。逻辑生物重视灵魂而不是感官的感受，所以，那时的主流小说都是纯逻辑流，你们可以试试。”

我不禁一愣：“那是什么？”

阿梦反而很快就理解了精髓，“应该就是没有什么和视觉、味觉、嗅觉、触觉、听觉等感官有关的描写。”

我说：“就是说，这本书中要减少和感觉有关的描写？”

老爷子说：“是的。具体内容我也记不住了。你们先自己摸索，每过一段时间拿给我看看，至少我读过不少纯逻辑小说，应该还是有一些感觉的。”

我开始了我的推理：“既然要合乎逻辑，如果作者无法令人信服地得到书中人物的行为和内心活动，就不能编造这方面的描写。假设作者有上帝视角是荒唐的。例如，写床戏的时候，作者是如何观察到的？有时候，假设作者有特殊的信息渠道还有技术上的可能性，例如，在人家的卧室里安装了一堆音频视频设备。有时，根本就不可能。例如，写作者以外人物的心理。读取他人心理的设备不仅现在不存在，甚至未来也很难出现，这可能比成为逻辑生物的难度还大。但是，所有文学作品中作者似乎都对他人心理了如指掌。难不成，所有文学创作其实都是科幻小说？所以，合乎逻辑的文学中肯定有很多信息是作者也不应该知道的。当然，对这类信息，作者可以猜，读者其实也可以。小说虽然是编的，但是，也要合乎逻辑地编。现在的几乎所有小说都有这方面的逻辑漏洞，让人可以自然而然地产生质疑。再例如，现实社会中不能污蔑，但是小说中可以通过内心描写任意污蔑，这很荒谬。对书中人物也不能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所以，通过作者以外的心理描写表达书中人物的善恶是不合乎逻辑的。我建议用第一人称，这样，至少我能写自己的心理活动。”

老爷子点点头，“我看你们的小说经常有上帝视角。明明作者不是上帝，却自视为上帝，然后指善为恶。最大的问题是，明明作者一肚子邪恶的思想，却将它们宣扬为善。”

阿梦说：“这种让作者可以不合乎逻辑地胡编乱造的自由其实是为邪恶思想的传播开了绿灯。说好听点，这是作者过于自信。说不好听点，这是无知。在一个对真理几乎完全无知的社会中，如果一个小

说家不是天才的科学家，最好对于自己的道德判断谨慎一些，但是，此前的文学家几乎从来都没有自知之明。”

我说：“近几百年，有一种历史趋势，文学家越来越不被视为思想家。早期的小说家对人类社会的进步曾经起到很大作用，出了不少不亚于甚至领先于思想家的小说家。但是，现在已经没有哪个小说家能比科学家更早写出重要的思想了，这是严肃小说越来越没有市场的根本原因。小说家们越来越倾向于没有思想地胡编，即使是最好的小说家也无法提出正确的开创性思想，只能把一些不那么普及的重要思想在小说中强调一下，如生命价值、环境保护。平庸的小说家更是越来越把自己和读者都当作白痴。也许，这本书可以试着扭转这一趋势。”

阿梦说：“在人类没有明确地发现真理之前，我反对褒义词、贬义词的划分。这种全社会的一致意见很容易形成一种邪恶。例如，忠诚是褒义词，可是，智人根本不管这是对邪恶的忠诚还是对邪恶的忠诚。我建议尽量多用中性词汇，多做中性描写。其实，如果读者能认识到我们的意思是反对词汇中的褒义和贬义含义，也可以将褒义词和贬义词颠倒地使用，但是，本书还是少做这种尝试，以免误解。不过，并不是一切词汇都不能有褒义或者贬义。如果经过了认真的逻辑判断，有些词还是可以有感情色彩的。比如，无知、邪恶就必然是不好的，因为它们违背真理。”

这时，老爷子突然说：“要不，你们把我接回去住，这样，我能有更多样的生活，大家也能有更多时间完成这本书。”

我立即想到了和老爷子一起居住，乃至二人世界变成三人世界。但是阿梦没管我的眼色，爽快地答应了。由于需要一些时间准备，大家商定，第二天仍然是我去医院和老爷子合作。

第四章 纪实的科幻

阿梦开车送我到家，我说：“既然老爷子住过来，你也搬过来吧？”

阿梦揶揄道：“这大概是你没有强烈反对接老爷子出院的根本原因。”

即使这不是现实，也相差不多。我反击道：“刚才你决定接受是因为你的理想主义情结还是灵魂情结？”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你是很典型的智人，为了利益不择手段。希望这次能帮你改改。你可以说我也是在做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但是很可能会使你更加理性，甚至对我也有帮助，所以，这不是坏事因为这能使灵魂更合乎逻辑，而不是有利可图。”

我发起反击：“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可以在小说部分虚构我和你的情节。”

话音未落，粉拳破空袭来，我一边练习武术，一边妥协：“那就不虚构。”拳头开始带出风声。

运动之后，出了一身汗，虽然浑身疼痛，但是感觉病倒是全好了。我说：“你这么干涉我的写作自由，那是写不出好作品的。”

“好作品不会庸俗。”

我不满但是一时找不到有力的论据。职业素养我是有的，但是，坏心眼也是有的，当然，我的道德水准还没有达到将不损人地利己视为邪恶的水平。我这边病歪歪说求照顾，她居然也浑身无力要回家休息。我请她上楼喝杯水，她转脸就告诉我还有工作。我说她小脸红红不敢直面内心的想法，她笑我把内心的想法都挂在脸上。

我气愤地说：“不敢上楼说明你对我没信心。”

“坚持让我上楼是你的现实主义的反映，你对未来没信心。”

“现在的利益就应该优先，所以才会有利率。”

“对未来价值的折价是邪恶，利率是这种邪恶的反映。”

这一点我们讨论过。如果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是真理，不同时间的价值之间为什么不应该平等？不同时间的人之间为什么不能平等？现在的我剥削未来的我难道能够必然合乎逻辑？人类社会最合乎逻辑的平等就是单位幸福之间的平等，与这一单位幸福落在谁的身上、什么时间无关，这样，才能防止更应该得到幸福的人无法得到幸福的情况出现。否则，明明一份资源能转换为一份幸福，却一定要给只能转换为半份幸福的人、企业，这是不利于利益的最大化的。但是，阿梦认为人根本不应该追求利益，拒绝和我深入探讨这个问题。我发现现在的话题不合乎细胞们的利益，所以，强行换了一个话题，“你现在不敢追求自由。”

“因为你正想着侵犯我的自由。”

“我能给你快乐，总不能，因为我们正确地预测到了你的行为你就改变自己的行为？”

“那样的快乐让我觉得自己像个工具。我甚至并不完全反对偶尔做工具，但是，我肯定不想总是由你决定我什么时候成为工具，这甚至对你也没有好处。”

我求她：“你上楼给我点快乐吧？”

她回我：“以后会有很多。”

我差点说这又不是第一次，可是我没有无耻到那种地步，也不想被她鄙视为低能的享乐主义者。她曾经用物理学的平移不变性教育我这个自封的物理学家，要求我把每一次当作第一次。道理对不对另说，侮辱性太强。

双方斗得半斤八两，渐渐有了些刀光剑影。我真心希望理想主义者都是傻子，可惜，她最不像的就是傻子。幸好，理想主义者也热爱二人世界的和平。她笑着说：“未来肯定还有机会。”

我义愤填膺，因为曾经有一份真正的机会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我失去的时候才追悔莫及，人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四十四度，我可以的。我的试错强迫症和研究癖好同时跳了出来：我最高到

底多少度还行？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度？我要烧得更高，扑入怀抱……

大概是看到我脸上的笑容，意识到我又要入魔，她岔开了话题：“你别老是不相信老爷子。他骗我们有什么好处？而且，不得不承认，他说的那些未来挺有道理。如果是假的，我相信很难逃过我们的怀疑精神和判断力。毕竟，如果是真的，这可是大新闻，大机遇。”

“我感觉不对，就是无法相信。”

“你做噩梦的时候感觉很对，事实上不对。”

“我不想成为笑柄，我觉得就是应该把它当成虚构的科幻小说去写，不去评论老爷子的历史是否属实。”

“有道理。那样的话，你现在肯定不是笑柄，但是，有一定的可能性成为未来人眼中的笑柄。当然，对于你这个注重现实感受的人来说，倒不失为一个理智的选择。”

好吧，我确实忽视了这个问题。我当然不想成为未来社会的笑柄。“我会用逻辑去判断真假的。但是，我心里还是打鼓，阿西莫夫、刘慈欣都没说他们写的是真事。”

“他们要是真那么说，外星人也许更要笑翻了。简单说，你就是从众。别人的科幻小说都在虚构，使得你面对可能的真实事件都不敢纪实。而且，纪实不需要也不可能记录下细节，这有助于突出主题，也有助于掩盖你的写作能力问题。”

我被激怒了：“我敢写也有能力写。我希望能记录我最有把握的真实事件，如我们之间的一些细节。”

“你有什么证据这些事情更真实？”

“我的感官、记忆。”

“老爷子也有。”

“可以有照片、视频。”

“你敢！”

“是你要求纪实、细节！”

“首先要有价值，有重要性和可靠性。甚至，照片、视频并不一定是真的。或者，如果老爷子拿出照片、视频你就相信他说的历史了？你更不能因为这段历史是真的就认为这段历史是正确的。”

“好吧，最重要的理由应该是我的快乐对我很有价值。”

“你那只是对细胞的利益。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才称得上价值。”

“我就是无法接受，为什么要以老爷子的历史为核心，那不一定是真的。”

“根本没有比逻辑更真实、可靠的历史。一方面，没有任何经验一定是真的，都要通过逻辑推理去分析、判断，既然必须依靠逻辑，这些分析、判断就不可能比逻辑更可靠。另一方面，真实性乃至正确性并不是判断的唯一标准，价值才是真正重要的标准。这取决于两个要素，重要性和可靠性。关于真理、人类长期发展这类重要事件，即使可靠性很低、正确的可能性很小，也要写，因为它们重要性很高，所以仍然会很有价值。日常活动即使肯定是真的，也没有写的必要，因为价值极低，很多都是一次性事件。纯逻辑流小说的一个好处是，不论真实性和正确性，它不会缺少重要性。无论如何，这都比写那些不可能重要的事实要好。我重视的纪实和你所说的纪实不同。我强调的是因为合乎逻辑所以正确，因此应该真实；你强调的是因为合乎经验所以真实，尽管那可能应该不真实，最好不真实。我的纪实适用于科幻，适用于写未来的历史；你的纪实只适用于历史。我的纪实是正确的，你的纪实是错误的，因为经验根本不可能比逻辑可靠，甚至，任何形式的经验主义都不可能比纯粹的逻辑主义正确。”

“有一定的道理。我原来不重视你的哲学理论，现在看来犯错误的可能性变大了。老爷子即使不是完全可信，他的出现也确实大大加强了你的理论。”

“这还是出于你的经验主义信仰。你应该首先相信逻辑，然后去判断其它。可是，你却因为某个经验而相信逻辑，这个顺序是无法合乎逻辑的。不过，虽然过程错误，幸好你最终还是发现了这一错误。”

“我还没有拿定主意。但是，既然是文学，就要有不可能重要的事情。”

“比如？”

“描写一下花痴？”

“那可能就会出现遗孀整理书稿的局面。”

“难道不是花痴郁郁而终，鳏夫发奋写作？”

打闹一番之后，我为了我的写作乐趣再一次发出请求：“读者确实需要趣味。”

“需要趣味不意味着必须有趣味，或者，处处有趣味。当然，也不意味着必须没有趣味。而且，趣味有很多种方式，并不一定要依靠细致的情节描写。但是，他们不仅需要理想，也必须有理想，因为，趣味相对于理想是完全不重要的。其实，这也证明了真实事件的数量和比例并不是衡量、评判历史的重点。记录琐碎的小事能提高这些数据，但是，记录重要事件乃至思想才能提高历史的重要性、价值，哪怕是牺牲了一些可靠性。”

“可是，你想想那些名著。读者喜欢构思巧妙的情节，需要矛盾冲突。”

“喜欢本身就代表着这不够重要。重要的事情是会让人热爱乃至发狂的。读者最想知道未来社会将是什么样子，最想知道人生应该是什么样子，人是什么，世界是什么。但是，人类对这些问题几乎没有什么可靠的认识。甚至，人类此前在技术预测方面也乏善可陈。传统的科幻名著经常是一本书只有一点点正确，就像《海底两万里》里构思的潜艇。如果老爷子不是骗子，我要争取做到整本书能够基本正确地描述未来。如果最终证明老爷子是个只会胡说八道的大骗子，那只好承认失败。但是，至少从他目前的言论看，很不像。”

“说起来，科幻小说居然要讨论真实性、追求正确率，这也是前所未有的。纯逻辑流也有好处，不用去编假话、废话，尤其是不可能重要的话，这自然而然地提升了文字的价值。而且，我们可以从老爷

子的言论出发，做出一些评论、推理。只要我们对老爷子的故事的评论、推理尽量合乎逻辑，即使老爷子是个骗子，这本书也不是一无是处，不会缺少重要性、正确性。”

“这就对了。和一般的科幻小说相比，我们的重点不是预测技术，而是预测未来人类的最基本基础。说实话，当我听老爷子说到逻辑生物也相信人是灵魂之后，很激动，对这本书的期望一下子就提高了。”

“所以，你就是有功利主义成分。”

“确实如此，我远未达到自己的理想。”

“我们的期望不同。我的主要期望在于纯逻辑流，要让千百年后的读者将这本书视为纯逻辑流的开山之作。以往的小说写逼真的场景、人物，力图通过让读者的身体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那是在借助读者的感官去欺骗读者，甚至，很多时候目的是让读者更容易接受作品中虚假的陈述、邪恶的思想。而且，未来的读者可能没见过描写的风景、相貌，写那些不是宇宙中所有生物都能理解的内容有多少价值？我们的小说要突出纯逻辑流，不再把目标读者放在地球上，更不是现在的地球上；要让读者忽视身体的感受，反而要突出其中的逻辑推理；要让读者用思想去感受历史是否真实、思想是否有价值。其实，读者应该很容易就能够判断出，以往的作品中有太多文字是作者不可能得到的信息，所阐述的原则基本上是作者照搬照抄的，是他们根本无法证明其正确性的，甚至，没人能证明它们是真理。所以，以前的小说不仅是不可能真实的，它们所坚持的原则正确率也会很低。既然写作经常不合乎逻辑，他们的原则、推理岂能完全合乎逻辑？我们的文字远比他们更合乎逻辑，讲道理，这应该代表我们的道理也更合乎逻辑。”

她露出了笑容，“你找到自己的动力了。但是，你的任务很艰巨。要说服读者用逻辑去判断这是历史还是幻想，正确还是错误，而不是用经验。这甚至是违背你自己的信仰的。”

“这是一个巨大的矛盾。不过，我也是一个机会主义者，能够容忍两种不同信仰的共存。”

“这倒是机会主义的优势所在，反正我无法长期忍受这种状态。”

“不论机会主义是不是最好，你都要改一改。你过于执着，管得太多。但是，这本书不是你写的，也不仅是记录你的思想。这样不好。这本书要同时兼容我们三个人的思想。也就是说，我们三个人把自己最信任的记忆、思想、经验拿出来，通过尽量合乎逻辑的讨论，最后呈现给读者的是我们认为最可靠的知识。在这个过程中，必然存在，一个人很信任、很重视的思想被其他人轻视的情况。我们应该彼此信任，相信他人的信仰有一定的道理，相信他人有一定的能力，相信他人做出的推理有一定的道理，相信他人做出的判断有一定的价值。其实，这本身挺有难度，因为我们两个甚至三个都不是轻信之人，但是，至少按照我的判断，你们还是有一定可信度的。这大概也是机会主义的好处之一。”

“我承认我确实存在管得太宽太严的问题，也存在对其它信仰缺乏信心的问题，这主要针对你。”

就冲这话，我认为也应该宜将剩勇追穷寇，“还有，我们在讨论重要问题时必然会发生一些事情，获得一些经验，而我很确定这些经验的真实性和重要性，甚至，它们可能成为重要的历史，但是，你却有太多顾忌。”

她做出了妥协，“我没想到你说的写实性是抱着这种打算。不过，好吧！可以有少量琐碎的写实。但是，你也很清楚，这需要我管着。”

双方告别时，我在荷尔蒙的驱使下很想一亲芳泽，但是她低声说：“哥哥！你怎么能这样！”我气愤地要揍她，她大声说：“哥哥再见！明天我再来看你。”在路人的注视下，我只能硬挺着，虚伪地笑着说：“替我向爸爸妈妈问好！”，目送她扬长而去。我感觉，这一天在极度的遗憾中结束了，尽管我的灵魂总是觉得这种感觉不太对劲。

第五章 养育之恩

第二天，我很早就赶到了养老院，对老爷子说：“为了节省时间，咱们直奔主题吧。”

老爷子说：“这样最好！讲述历史就必须对历史的真实性、可靠性有所了解。我要声明，我也有很多不知道的事情。不知道这三个字在今后会上反复遭遇，所以，有必要解释一下。我所说的不知道，比一般人的不知道还要不知道，包括从不曾知道、知道后自然遗忘、记忆受损等多种可能性，而且，很难区分出具体是哪种情况。首先，未来社会知识太多，必须学的知识却比现代社会更少，所以，我可能没学。其次，有些事情也许我本来知道，但是，记忆有自然的损耗，在变身、穿越时也会有突变。第三，在我们那个时代，由于寿命大幅延长、知识爆炸、学习能力大幅增长等因素，人类遇到了脑容量、存储容量不足、记忆稳定性不够等问题。我们那时的技术还没有完全解决这些问题。第四，很多很早学习的知识可能已经有几百年没用过了，加上记忆不够稳定，能记住的都是幸运儿。当然，我猜测，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穿越时记忆受损。所以，现在我的脑海中只是一些零零碎碎的知识片段，绝大多数都是空白。因此，我解答不了与某段历史有关的问题不能证明这一历史不可靠。有时，甚至可能出现最初不知道后来却知道的情况，也可能更正最初的记忆。所以，如果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不要怀疑我的人品的可靠性。我会尽力提供最可靠的历史，但是，这并不会是 100%可靠。甚至我也不能准确估算它有多可靠。如果我总是让你相信我说的历史很可靠，甚至不希望你产生任何怀疑，即使我不是骗子，你也应该怀疑我的人品。所以，你们随时都可以怀疑我讲述的历史。但是不要怀疑我的人品。其实，我自己也经常怀疑，通过各种逻辑推理去检查其可靠性。”

我很满意，“您对这个小问题的漫长而严谨的说明大大增加了我对您的信任。”而且，在和阿梦长期相处的过程中，我早已经学会不惜一切地相信值得信任的人，不把力气浪费在怀疑不应该怀疑的对象上。

老爷子哼了一声，“其实，你们把我这篇作品归为小说，还是科幻小说，已经是对我的极不尊重。这本质上就是不信任我。”

我有些尴尬，“我承认，这是一部分原因。但是，由于这种事情前所未闻，也由于智人普遍是经验主义者，如果把这称为历史、纪实，也许会让一些刚刚接触这部作品的人一下子就跑掉。所以，我们认为应该把姿态放低，先不要过于强调真实性，而是在作品中逐渐加以解释，理性的读者能正确地分辨哪些是历史，哪些是文学创作。”

老爷子摇摇头，继续说：“我的残留记忆相对集中在反复出现的事情，而且，往往是粗线条的，细节不那么清楚。儿童时期的事情记得比较清楚，也许这是因为经常见到儿童的生活，也许是因为自己回忆童年生活更多，也许是童年的记忆更牢固。所以，我先讲讲这一部分。我看过新生儿时期记录的视频，确定我生的时候是男性。最初的三年基本是在婴儿院度过的，但是也有被一些成人接回家的时候。婴儿院有简单的住房。但是，从一生下来，我们就主要被养在室外，基本不穿衣服。婴儿院一般都选在气候宜人的地方，就是为了让孩子们能够自由地在室外生活。四周用柔软的护栏围住。一般的风雨会启动顶棚。如果是大风大雨才会搬入房间。婴儿期的生活没什么印象。我后来去看过婴儿院，不知道和我小时候有多大差别，但是，基本是孩子们光着身子在玩，有一些移动监控装置和义工在做一些基本的看护。例如，如果有孩子拉屎撒尿，监控装置会过去检测，分析健康情况，掩埋粪便。当然，危险是存在的，我曾经因为奔跑撞到了大树上，导致了昏迷。这种放任的养育方式在你们看来可能危险，但是这和医疗水平有关，至少，我们那时极少遇到会致死的伤病，治疗和康复过程也不痛苦。按照逻辑生物的经验，在自然界中长大的孩子有巨大的利益。当然，逻辑生物不会因为利益才更贴近自然。所以，极低的死亡率不是逻辑生物采用这种养育方式的原因。”

我举手示意，“打断一下，这么叙述太简单了。我有很多很多问题。”

“你问吧。毕竟这是首次合作，要慢慢学习。”

“不让孩子和父母在一起，这种抢走孩子的行为在我们看来是不可思议的。”

“我们没有从父母身边抢走孩子。抢走孩子的是你们。这是我回到这个时代后最难以接受的事情之一。一切逻辑生物都认为自然界、宇宙是万物的终极祖先，不仅如此，也是每天养育我们的亲人，给我们养分、能源、各种娱乐，还教给我们知识。所以，无论我们多大年纪，都不会远离自然界，探索自然界就是和最亲的人玩耍。而且，宇宙是逻辑世界，探索宇宙更容易认识正确的逻辑规则。这就是亲近大自然、宇宙的合乎逻辑的理由。当然，我们也认识到，不能只在地面上认识宇宙，不能只在人体尺度上认识宇宙，要从宏观、微观、宇宙各处等不同的角度去认识宇宙，在不同的条件下和宇宙一起玩耍。所以，即使是孩子，也会有机会通过各种仪器观察不同条件下的宇宙。智人所谓的父母更像是骗子乃至人贩子，明明宇宙、自然界是所有人共同的、最根本的祖先，却一定要通过各种方式给孩子留下亲生父母才最亲、最好的印象。亲生父母能给你多少？宇宙给了你多少？这种愚人的教育错误太明显了。我们的孩子从小就认为自然界是最重要的亲人，甚至比全社会都重要，所以，长大之后，探索宇宙奥秘、了解宇宙就成了他们最喜欢做的事情之一。”

“这让我想起个故事，智人指责陆文龙认金兀术为父，称之为认贼作父。按照你们的观点，这事等于是一群不认父亲的人指责一个不认父亲的人。现在给你提供最多利益的人都不一定是最亲的人，就像金兀术不是陆文龙的亲人。何况，现在给每个人提供最大利益的肯定不是血缘父母，而是宇宙。听起来，智人就像是用各种欺骗、诱惑的手段把别人的孩子抢到自己手里。甚至，努力让孩子忘了自己的亲人。按照智人的说法，把各种原材料加工成饭菜的功劳居然比提供一切原材料乃至人体感官的宇宙更大，这确实太不讲道理。”

老爷子摇头：“我完全不了解你讲的故事。你还是不要用太多经验跟我对话为好。”

我说：“那好。我是这样理解你的意思的。对一个人的出生、存在，贡献最大的不是父母，而是宇宙，连父母都是它的产物。在这个

意义上，不能否认宇宙至少可能是孩子最亲的存在。所以，将孩子关在室内远离大自然才是剥夺了他们最大的乐趣。甚至，可以说智人没有履行亲近宇宙这一必然合乎逻辑的责任和义务。仅就存在的因果关系而论，父母、智人、猿人只是几年、几千年、几十万年意义上的祖先，宇宙才是终极的祖先。如果考虑到养育的关系，人类父母只在十几年间提供了部分照顾，宇宙则全方位地照顾你一生。人类父母，至少是智人父母，多少有利益的考虑，宇宙没有。甚至，宇宙也是动态的、有生命的。智人对死去的血缘父母都比对活着的宇宙更好、更亲切，这很不正常。当然，与人类父母不同的是，自然界极为庞大、复杂，了解自然界的难度甚至危险程度要比了解人类父母大得多。但是，因为害怕在探索中死亡而远离自然界就像因为害怕在嬉戏中死亡而远离父母一样。所以，人类应该努力认识宇宙。让孩子从一出生就和大自然玩在一起，就相当于现在让孩子一睁眼就看到母亲。不过，自然界这个父母太大了，看不到众多渺小的子女，所以，要自己小心。”

“是这样。在逻辑生物看来，外壳没那么重要，至少不如在大自然中玩耍重要。如果那时的人不是死于冒险的话，人人都可以永生，但是，几乎没人畏首畏尾。你看，我就可以算是几乎死于冒险。我们对邪恶的思想、规则是零容忍的，但是对错误的行为有很高的容忍度，当然，部分是因为医疗水平的提高。例如，孩子会乱捡东西吃，但是这种错误是可以容忍的，因为这不是必然错误的，不是必然无法合乎逻辑的。最典型的误食是自己的粪便，这甚至不会当作意外。”

我震惊地说：“什么？”想了一想又放松下来，“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健康人的粪便没太大危险。一般情况下，没有特别的危害。其实，一些昆虫、花草，都可能比粪便更危险。在你们那时的医疗水平下，自然环境中的东西吃下去应该不会有严重后果。那么，有没有被坏人伤害的危险？”

“坏人基本上只存在于智人社会。逻辑生物追求的是思维尽量合乎逻辑，害人如何合乎逻辑？更不要说害一个和你没有任何关系的人。其实，这种亲近自然的养育方式出现得很早，甚至在智人时代就

已经出现。当然，最初是有警卫的，但是很快就没有了。逻辑生物的需求很少是从他人那里夺取的，或者，能通过伤害他人获得。例如，和生存相关的全部资源乃至相当多的实物资源已经免费。我们的需求基本上是精神层次的，即使是对某种经验有需求，也是因为那会对灵魂产生积极影响。”

“说到社会养育，你们就不想知道自己的人类父母是谁？不知道父母是谁的智人往往会有寻根的想法。”

“为什么要知道？首先，最亲密的本来就不是父母。其次，逻辑生物之间应该平等对待。本来人与人之间能够做到真正的平等，为什么要通过血缘关系破坏这种平等？第三，逻辑生物能够更换外壳，也就是更换 DNA、外貌、血缘关系，尊重血缘关系还有什么意义？甚至，生物技术使得近亲结婚的弊病也不存在了，区分血缘关系没有任何意义，所有人应该也可以相互平等对待。”

我突然有了灵感，“我有些明白了。信奉血缘关系只是智人做出的一种错误的选择，而不是应该如此，更不是逻辑上必然的选择。但是，智人努力给孩子留下这是必然的选择的印象。这也是一种欺骗。本质上，和奴隶主教育奴隶这是必然的命运是一样的。从逻辑关系上看，每个人和自然界肯定要比和父母关系更紧密，但是，智人几乎完全抛弃了和自然界的亲密关系，用智人的话说，这就是忘本。所以，智人的选择是无法合乎逻辑的。有时，智人还会选择肤色、语言、居住地等各种属性来决定关系的亲疏。但是，这些属性都不合乎逻辑。例如，几乎没人和家乡的老鼠有亲近的愿望，这说明老乡的亲近标准不合乎逻辑。如果说老鼠和人的 DNA 有差异，但是，智人和很多动物的 DNA 差别还不到 10%，虽然比父母远一些，但是，因为这一点差别就能导致从孝敬到吃掉、虐待的转变，未免太滑稽，很难合乎逻辑。如果说这种 DNA 差别相对而言已经够大了，那么，绝大多数外星人和地球智人的 DNA 差别应该不止 10%，难道人类就可以吃掉他们？选择 DNA 优先不仅原因不合乎逻辑，其推论更加荒谬。比如，与那些有着机器外壳的逻辑生物相比，我们应该更爱猿人，但是，有些猿人是吃人的，甚至，吃人的智人也不少。”

“唔，开窍了。”

我换了个我感兴趣的话题：“你说过，逻辑生物是且只是灵魂，这和阿梦的观点有相同之处，你们是怎么理解的？”

“这后面的逻辑我也记不清了。我对于理论部分记住的不多，也许这和我对理论不太感兴趣有关。”

“我还以为逻辑生物只对逻辑推理感兴趣。”

“逻辑生物都有逻辑推理的兴趣，但这不是唯一的兴趣。通过思维探索宇宙需要逻辑推理，通过行为探索宇宙也需要逻辑推理。后者需要某种外壳作为桥梁，只不过，逻辑生物能接受一切可能的桥梁，智人只接受由人体细胞组成的桥梁。”

“所以，是否能这么理解：逻辑生物有两种爱好，一种是在灵魂内部逻辑推理，一种是参与外部的逻辑世界的逻辑推理。与智人关注社会生活相比，这似乎牵涉到了一个哲学问题：人究竟是什么？或者说，我究竟是什么？”

“这确实是每个能思维的生物应该思考的第一个问题。”

“智人小时候不能思考，那时被长辈们潜移默化地教了很多知识，其中包括对身体的重视。另一方面，他们借助于感官也获得了很多知识，其中必然包括身体最重要，乃至不可或缺，甚至于，我就是我的身体。所以，绝大多数人获得思维能力之后已经不再审查这一基本命题，即使有少数哲学家思考这个问题，仍然犯了错误，从来没有把身体完全视为可有可无。如果人类成长轨迹发生改变，首先有推理能力、智慧，那么，第一个问题必然是我是什么，而答案显然是我就是我的思维、灵魂。很多小说中有穿越、成为机器人、夺舍等内容，这其实就表明人类从逻辑上很明白灵魂能够适应其他的外壳，并不需要局限于自己的身体。但是，一旦到了现实的社会问题、研究方向，智人似乎就忘了这种常识。所以，智人类似于神魔双修，灵魂是神，自己的身体是魔。在进行最基础的推理时，用灵魂推理是正确的推理模式，借助于身体的感觉去推理是错误的推理方式。但是，智人在很大意义上魔化了。”

老爷子点点头，“好了，我也累了。而且，坦率地将，我不喜欢和智人聊天，太多低级的问题、谬误，缺少让我兴奋的思想。今天就到这里吧。”

我本来自认为表现不错，但是走的时候心情很有些不爽。

第六章 事件的真假

晚上，阿梦来帮我收拾房间，然后我们一起包饺子。双方最终达成的谅解是吃猪肉奶酪茴香馅的，最终的味道也超出了我基于经验主义做出的预料。我们边包边聊天，说到了孩子，我问她：“我不明白不能和自己的孩子在一起，未来的人还生孩子干什么？”

“你只能爱自己的孩子？”

“难道你不是？”

“当然不是。我看到小孩子就喜欢。这是我身上几乎未受影响的经验主义倾向之一。未来能和所有的小孩子一起玩多有意思，而且，随时可以有孩子在身边。我愿意偶尔去未来那种婴儿院当义工。”

为了夜深人静的时刻着想，我柔情似水地说：“好期待看到你成为妈妈的那一天啊！”

“那好办！我马上找人去生一个。”

我似乎感觉到了嘴里的血腥味，吼道：“难道你想要三宫六院？”

“啊？难道你并不爱我的孩子。啊！我可怜的孩子啊！”

“我没那个意思！我爱的是我和你的孩子。”

“哼！也许你只爱你的孩子。我怎么感觉你甚至可能杀了我和我的孩子。”

“不可能！我因为爱你所以更爱我和你的孩子。”

“也就是说，如果将来不爱我了，你也不会爱我们的孩子了？”

“这个逻辑推理不对！”

“噢！你说得对。或者，你其实也不是纯粹地爱我，其实是爱我的身体，或者说我的身体才是必要的，甚至我的灵魂反而是不必要的。如果我成了植物人，难道你……”她用颤抖的手指着我，“啊！我不想活了！”她手里的白面一下子让我成了戏里的曹操。

“你不要胡搅蛮缠！身体的亲密关系对夫妻之爱当然是必要的。”

“没有亲密的关系，夫妻就没有爱？你现在的智力难道是猪的水平？难道我们两地分居或者我丧失性功能之后我们就结束了？”

我认真想了想，“我爱上你之后应该不会和你分手。但是，如果出现在我爱上你之前，能不能持续地爱你还真不好说。难道你不是这样？”

“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巾帼之腹。DNA 对人都是不必要的，对爱更是不必要的。不仅把自己的 DNA 送到别人的身体里是不必要的，用自己的 DNA 去造人也是不必要的。人类的夫妻之爱是以经验主义为基础，是对大多数经验的归纳，所以极为狭隘，充满谬误，明显无法和友爱乃至亲人之间的爱统一起来。”

“你是想把所有爱统一为一种爱？这是为了社会学理论的简单性？或者，你是想让所有人之间都相亲相爱，那样才是完美社会？”

“你想统一爱可能是为了简单性，而简单性多多少少是经验主义的方法，甚至有功利主义的影子。这不是不可以，但是，还是不如从纯逻辑信仰出发正面推导。纯理性主义者根本不会相信爱的分类能够合乎逻辑，因为所有的爱必然有共同的本质，而其它属性都不是必要的属性。其实，能够必然合乎逻辑地分类的存在很少。我能想起来的最重要的分类就是按照必然合乎逻辑、可能合乎逻辑和不可能合乎逻辑进行分类。所以，爱也不会有多少逻辑上必然的属性。性爱、一男一女都不会是夫妻之爱的必然属性。相对而言，更自由、多变的友爱更像是真正的爱。我不相信完美社会是所有人之间都有爱，但是，我相信他们之间完全没有仇恨，友好相处并不意味着一定有爱。”我点头表示基本同意她的观点，但是，可能是因为我今天的观点有些气人，

她显然不打算轻易饶过我，“如果男人生不了孩子，是允许妻子用别人的精子的。那说明什么？”

我知道她又在阴我。我的生活一向是这么艰难，当然，她应该也不轻松，而这让我多少好受一些。甚至，我感觉，我们多多少少都在为了自己更好受一些而让对方更难受一些，而自己又乐在其中，这种苦中作乐甚至有些不合乎逻辑。现在，她显然是在暗示在一定条件下DNA不相近也能有亲情；暗示DNA也不是亲情、家庭的永恒不变的原则；传统中其实没有什么固定的原则，充斥着机会主义，为了利益可以牺牲原则；说明传统中的任何原则都有例外，都不配做最基本的、不变的原则；说明她对我的思想的轻视；甚至，为了解决欲望问题而建立的夫妻之爱是功利主义的、不纯粹的爱。我一边一路想下去一边本能地回答：“可是我能啊！”

她笑眯眯地看着我就像是猎手在看到手的猎物，“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我肯定能”已经到了嘴边。但是，理科男的理性在最后一刻战胜了自尊心、直觉，我故作潇洒地拱手，“我错了。我只能猜测，不可能知道自己能不能生孩子。”她笑逐颜开。看对方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是我们最大的乐趣之一，会成为相当一段时间的谈资，而这种机会其实对两个人都不算常见。

“从经验上讲，如果你爱孩子又可能不会生孩子，你就不应该过于介意我已经有孩子或者会和别人生孩子。等到发现自己不能生之后再让态度急转弯，不是蠢就是过于现实主义、功利主义了。理性地看，你应该爱我的灵魂，根本不应该介意我已经有了几个孩子。”

我不知道她这番言论的目的何在。阿梦爱做梦，自然不太重视区分事件的真假；爱演戏而且爱的纯粹，演出的目的往往不明。除了逻辑思维的时间以外，我们的生活经常像是即兴演出，一向是真真假假。不仅是她乐在其中，在她的长期熏陶下，虽然我原本演技不佳，也渐渐地喜欢上演戏了。当然，我本色出演的时间还是远远多于她，更像是生活舞台上的一名配角兼观众。从长期的演出效果来看，她的

演出似乎是努力避免让我的经验主义产生某事一定为真或一定为假的认识。但是，我仔细分析后认为，她应该没有这么功利，更可能的情况是她自己要摆脱经验的束缚，顺便影响到了我。即便如此，我仍然经常给她安上意图改变我的大帽子。

我经常难以分辨现实生活究竟是我们的本意还是在演戏，有时甚至觉得可能是随机出现的。但是，我觉得她似乎没有这种困扰。我也明白，不仅经验经常没有一定为真的理由，分辨真假也往往缺乏足够的依据。常人害怕陷入真假难辨的状态就努力去澄清状态，而这种澄清并没有逻辑的必然性。毕竟，就算解决了真的问题，还有是否善的问题，而很多善却在现实中并不存在，算不上经验主义的真。在现实、经验中，反倒能经常看到恶的影子。不管是善还是恶，却执着于是真还是假，甚至，因为经验的真所以不管善恶，是无法合乎逻辑的。当然，和她一起生活也有好的一面，那就是相对远离邪恶。我们都不认为自己没有邪恶之处，但是，对已经认识到的邪恶之处都会努力避免，这已经足以让人很有安全感。至少，我是这样。

我的经验主义本性还是很看重一些事件的真假的，但是，和她一起生活，很多经验都是很难判断真假的，这经常令我不知如何是好。尤其是，我的身体处境有些艰难：无法像很多夫妻那样自由地消化欲望；无法靠感觉去分辨某些事的真假；甚至无法让灵魂帮忙靠逻辑去判断真假；而且，她坚定地拒绝用自己的诚实、信用为真假做担保，而我又不能因此就推理出什么结果，否则，就太弱智了。最无法容忍的是，演戏经常像是意有所指，乃至会起到煽风点火的作用，就像是先调戏一头蠢猪，然后再出手镇压。她从不认为我是那头蠢猪，所以调戏和镇压起来都肆无忌惮。我的灵魂认为自己肯定不是蠢猪，但是各种感官、经验又似乎不断建议我就是蠢猪。因此，我经常会上火。

这时，我觉得她笑得很不自然，一副急于说服我的样子，似乎还夹杂着慌张、心虚，感觉就像是她可能在外边已经有好几个孩子了。幸好，我自认为还有足够的理性，坚定地拒绝了“你真的没有……”这类

俗套的问题。只是应付了一句：“其实，我对孩子的血缘也谈不上多重视。”

随着我恢复了平静，我觉得她松了一口气，夹杂着一缕得意、一线惆怅乃至一丝恨意。反正，即使读出来表情，也理解不了这些表情，更无法确定自己的理解是正确的。我相信，她应该是充分相信我的健康水平乃至神经的韧性，否则，就有慢性谋杀的嫌疑了。望着这个一心想当逻辑生物却更像是演员的家伙，想着未来社会可能都是这样的人，我突然迸出一句：“我怎么觉得未来社会挺糟糕的。”

“你肯定是从利益的角度看问题。即使如此，差别这么大的两个社会也不可能全是坏事。只不过，你还没有充分发现、感受到未来社会的好处而已。”

我恍然大悟，“确实，长生不老、星际旅行、做一条鱼遨游大海、看各种外星人并交朋友，这很不错。做人只想占便宜是自私的表现。”

“看来，如果我们真到了未来世界，我们的关系就有危险了。”

“你想多了。不过，似乎你并不担心？”

“为什么要担心？你还不知道什么是爱，逻辑生物根本看不上你，连我都觉得你有些勉强。”

“我当然知道什么是爱，我现在就很爱你。”

“我很爱你，可是你只爱我一点点。可能你不同意，但是，以后你会明白的。”

我心里明白这是事实，但是认为不能让她知道我知道这一事实，其实，也有些怀疑她其实知道我知道这一事实。想到这里，我总算喘了一口气，因为总算推导出了一个简单明确的想法，可以让思维告一段落：自己心里的每个推理都不简单，哪怕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要说明白都能啰啰嗦嗦地写出一大段，凭什么去用一两句话就概括别人心里想什么。

虽然她的爱让我享受，但是并不影响心中不知足和嘴上不服，“你嘴里说爱我，但是老是对我这不满足那不满，这可不是爱。即使我有缺点，难道不应该爱我也要爱我的缺点？”

“这是这个社会众多的荒谬观点之一。即使我爱你，也可以甚至必须希望你改正缺点。智人害怕因为对对方要求过高而失去了爱，这基本上是功利主义的，我不相信功利主义也相信你。当然，我评判缺点不是基于我的利益，而是基于逻辑，针对的其实是你的邪恶之处。如果你不接受我认定的邪恶，可以和我讨论，如果你接受就应该去改正。我觉得我足够理智，只想要你努力改，完全没有要求你快速改变的想法。这里不需要自尊心、大男子主义之类的东西。”

“可是我有自尊心和男子主义。”

“那是邪恶的一部分。”

“你这么理智根本不像女人。”

“你可不能血口喷人。”

“你哪一点像女人？”

她昂首挺胸，拍着胸脯，“地地道道的女人。”

我心中赞美，内心充满喜悦，“你说了不算。”

“谁说了算？”

她的智力不应该这么容易就被我利用。我仔细观察她，但是，即使看出了一些问题，也不知道究竟是她的演技不够好，还是她故意露出的破绽，甚至是我的错觉。

虽然智人有句俗话说有便宜不占就是王八蛋。但是，我的灵魂从来不信这类传统。细胞们经常强迫我尊重这类传统，但是我自认为还是做出了英勇的抵抗，始终不是有奶便是娘的人。只是，人比人气死人。了解阿梦之后，我的灵魂在这个战场上就没有了胜利者的喜悦，甚至，阿梦在这个战场上经常不像是盟友，反而有些像是敌人。今天，虽然难以预测敌人的真正目的，我也不愿让敌人轻易如愿以偿。

何况，这也会降低她对我的灵魂的评估。而且，长期的演戏生涯已经改变了我，让我觉得简单的生活缺乏乐趣。这时，我突然又跳出了问题之外，想到：我的思想总是一二三四，首先其次，虽然但是，而且甚至，逻辑推理的本质未必是简单性，反而应该是复杂性；至少，只要坚持合乎逻辑地推理，推理就必然无限地趋于复杂；推理简单的应该是关于真理的推理，尽管这也不那么确定；那么，对于违反真理的邪恶，也往往会存在简单的推理；只要从真理继续推理，总会超出真理以外，也就是趋于复杂……

我以为自己想不下去了，但是，逻辑推理总是可以无限延伸的，即使一条路被堵住，也还有无数条路。只有不愿想、不能想或不敢想的灵魂，不会有不可能想下去的命题。逻辑的无限性是我和阿梦热爱逻辑的一个原因：小小的脑袋里能够像宇宙一样演绎无限的世界，甚至，可以和宇宙一样合乎逻辑，这是一种造物主的感觉。如果能够让思维和宇宙一样，遵守相同的规律，甚至可以让思维像宇宙一样演化，那么，我们岂不是可以成为一方宇宙中的造物主、上帝乃至宇宙本身？当然，这种疯狂的想法我们只当作是逻辑的一种乐趣，基本上是不相信的。

我又想到，我其实很羡慕她能这么坚决地爱我，因为我做不到。我一向认为自己的推理要比和其他人的关系重要。即使在我不推理的时候，也往往处于准备推理的状态下，希望在下一时刻捕捉到灵感。如果连捕捉灵感的力气都没有，我会索性休息，为推理或捕捉灵感积蓄力量。再不行，就会去睡觉，但是，这样的人往往又睡不好。所以，我几乎没有什么时间和精力去爱她，反而经常需要她照顾我。当然，因为工作而无法为对方着想还能不能算是爱；有限的为对方着想的时候又基本是给了细胞而不是灵魂，这还算不算爱；在这种条件下，她为什么全心全意地爱我；等等。所有这一切又是另外的课题，导致我的思维在不断分岔、延伸……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突然清醒过来，纳闷阿梦什么时候这么怕热，而自己竟然视而不见，这也太不把细胞们的利益当回事了。想到

了刚才的问题，我认为反悔是无能的表现，所以直觉地选择了恐吓，努力扮出狰狞又猥琐的样子，“你知道，我很严格的。”

“你可要轻点啊！”她捂着嘴轻笑着，还像个新媳妇一样羞涩地低下头。这感觉太荒谬了！我的灵魂的第一反应是，她应该是想跳过我设计的那几幕成人话剧。根据我的经验，她喜欢通过演戏磨练、激励我的灵魂，培养我们的爱情，刺激我们的思想，唯独不会想着锻炼我的身体。她的目标当然不是我的目标，而且，她很可能知道我们两个的目标不同。就是不知道她是否知道我也知道。这一根本差异导致我永远不可能按照我的理想对她予取予求。

然后，我突然想到，不知道刚才顿悟的时间过了多久，这难道才是真正的可笑之处？或者，感人之处？再想到从学者内在到色狼外在的转变，我嘴角一撇……

平时，我会顾及到她的目标，也会努力搞清楚事实的真相。不过，最近荷尔蒙明显失调，所以，我决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哪怕被鄙视。而且，她一点都不像在鄙视我。我本想着如何善待她，却看到了她那辛苦压抑的笑意，立即改变了主意……

（几天后，此处被阿梦删除六千四百字。我大吼：“我有追求写实的权利。”她面沉似水，“我有消灭肉体欲望的理想。”“你是怕被读者笑话。”她默默地抄起来擀面杖。我批评她失去了那一晚的温柔，她说对邪恶无法温柔。我指责她强迫我签署不平等条约，她说善恶之间根本就不平等。我说她使用暴力丝毫不善，她说不用暴力就是纵容邪恶。我竭尽全力争取作者权益，认为至少应该有公平较量的机会。她大方地扔给我一个虎头帽，让我演老虎，她演武松。结果自然不出意外。最终，在理性辩论和自由搏击比赛中，她取得了2:0的绝对优势。带着臀部的累累棒伤，我承认既侵犯了她的权力，也侵犯了她的权利，保证下不为例。）

第七章 我是且只是灵魂

我们早就发现，清晨是我们都喜欢的放飞思想的时间，在不可描述的时刻之后一觉醒来，放松、亲密地讨论问题对灵感很有帮助。这也是我对她的怨言之一，认为她的制约减少了这种时刻，牺牲了太多灵感，而她并不认同。

我不记仇但是会记住问题：“你昨天笑什么？”

“难道还要我哭？”

我有了借口，手上加力，“为什么？”

“我正充满自信地展现魅力，等着那一时刻的来临，结果你站在那里看着我长时间地发呆。你知道我多尴尬吗？我是欲哭无泪啊！我就想，我把衣服脱了，如果你再没有反应，我就一头在枕头上撞死。”说着说着，眼泪流了下来，“幸亏你还是醒来了。”

“行了行了！戏精！”话虽如此，我不禁想着那幅场景，我是因为看到了什么而清醒过来的吗？大概率不是。那么，她的魅力是否足以让自己避免上演羞愤自尽？如果不能，谁脱衣服能让我清醒？难道是老爷子？我清醒了过来。

阿梦说：“不过，我倒是明白了，你其实并不完全算是细胞的奴隶。我是基本能控制细胞。你是有状态的时候能忘掉细胞，但是没状态的时候完全受细胞支配。你要是能减少受细胞控制的时间，也许状态好的时候会更多。”

“这个推理并不是必然正确的。我有时反倒觉得，正因为我能保证让细胞控制比较多的时间，细胞才会在我想要思考的时候不来打扰。”

阿梦问：“这个问题似乎只能经验主义地讨论，所以，这不是重要的问题，可以以后慢慢讨论。你写作顺利吗？”

“还好。你知道，我一向是以自己的目标为主要目标的，甚至不惜为此牺牲你的目标，更不要说这本书了。”

“我觉得你过于自我了，应该重视我的目标，也应该重视老爷子，甚至，多为读者想一想。”

“我可做不到像你这么心地善良。如果我从小就是那么肯为别人着想的人，我也不会有现在的能力。按照我的思维方法，只要自己能保证足够的成长速度，就应该相信自己未来为社会工作的价值必将远远超过现在为社会工作的价值，与其现在为社会工作，不如把注意力集中在提高自己的能力上。当然，如果我所服务的对象的能力拥有比我更高的长期成长速度，也许我可以考虑为他着想，为他服务，但是，这几乎不可能。”

“你很自信，但是，我也不认为我的成长速度就比你慢。”

“所以，我也和你进行了合作。”

“老爷子呢？”

“我还没有充分信任他，当然，我也同意和他配合。”

“你可以写得快一些或更好一些。”

“不可能。我有更优先的工作。所以，写这本书的进度必然是不均衡的，时快时慢，甚至会时好时坏。我在其它方面进展顺利的时候，这本书就要等着；我在其它方向遇阻，就可能通过写这本书调剂状态，但是也可能通过旅游等调剂状态。我倒是发现写这样的书确实有助于改善状态。原因大概是一个人应该同时从事从简单到困难的各種思维工作，这样，才能充分调动能力。否则，如果只做困难的工作，状态稍有下降就难以胜任工作，会导致工作时间不足或工作效果太差。”

“你把写这本书视为简单工作？还用不好的状态写作？我该怎么说你呢？你也太不重视这项工作了。”

“我自认为是科学家，对于写小说实在没有太大兴趣。即使这是很有价值的工作，我也不认为它能跟我的工作相比。”

“我对此不那么确定。但是，我尊重你的选择，只要不是过于不重视就好。其实，你也注意到了它能提升你的状态，我认为，现在的

提升还只是初期，随着老爷子的讲述，我们能获得越来越多的新颖而重要的思想，甚至是可靠的思想，我们的能力也会获得提升。到时候，你会发现这应该成为主要工作的。”

我对此不置可否。想到了最近感觉越来越重要的灵魂问题，我认为可以咨询一下阿梦这个多多少少有些逻辑生物味道的妖精，“通过观察人的外貌、生理等特征来定义人难道有错吗？比如有两条腿，两只手，直立行走，等等。”

“这个问题和性爱是夫妻之爱的必然属性有些类似。那么，你如果失去了一条腿、无法直立行走就不是人？”

“那是残疾人。”

“你有什么理由区分残疾人和所谓正常人？最根本的问题是，残疾人是不是人？”

“当然是。”

“那么，直立行走就不是人的必要条件。”

“但是，分类总是被许可的，就像是男人和女人，残疾人和正常人。”

阿梦慷慨激昂地说：“不对，我们要定义的是人，所以，要找到人的决定性属性，如充分条件、必要条件。如果直立行走是人必要或充分的决定性属性，就不能有例外。同样，性别也不是人的必要属性。否则，就会把无性、双性视为怪胎。但是，他们都是人。人都是正常人，没有不正常的人。正常人和不正常人的分类是经验主义的，乃至邪恶的；合乎逻辑的分类是合乎逻辑的灵魂和不合乎逻辑的灵魂，类似于好人和坏人。当然，智人肯定不喜欢这种分类，因为所有人现在都只能被划分为坏人，必然有邪恶之处。那些所谓不正常的人生活在智人社会是可悲的，因为对所谓不正常人的歧视是几乎所有智人共有的邪恶之处，甚至，不正常的人也会歧视其他不正常的人。甚至，对他们的很多治疗也是可悲的，因为这构成了歧视，是一种邪恶。例如，为了让其他智人觉得‘正常’而整容。其实，这既无法合乎逻辑

辑，也不合乎经验主义、现实主义乃至功利主义。因为几乎人人都会有不正常之处、不正常之时。例如，几乎人人一生都会有大小便失禁之时，都会有丑陋之时，都可能相对周围的人表现极差，都可能有尴尬、难堪之时。那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应该人人都懂，何况，这甚至是己所不欲勿施于己。智人不仅有人提出所谓正常人的思想，还得到了广泛接受、长期坚持、几乎无人反抗，简直就是一群蠢货。”

她对自己的理想总是很温柔，对我有些时候温柔，对她所认定的邪恶从不温柔，甚至堪称凶狠。当然，当她发现自己错了的时候，也会很温柔。这也是我有时喜欢和她作对的一个非常次要的原因。所以，为了抬杠，也为了双手的细胞的利益，我问道：“肢体、器官容易受损，作为基本属性不够稳定，这我能理解。但是，DNA 很稳定，用 DNA 定义人应该没有问题吧？”

“稳定有必然的稳定和非必然的稳定。现在，人类无法改变 DNA，所以，DNA 稳定。但是，你又如何保证人类永远无法改变 DNA？如果，人类能改变 DNA，那时的人有的 DNA 更像鸟，有的更像鱼，难道他们就不是人？甚至，有的人的外壳是机器，没有 DNA，但是有灵魂。难道就不把他们当人看？如果真的人人平等，就不存在什么不正常的人，而且，如果一种关于人的属性、定义不能保证永远正确、对所有人正确，就一定不是真理。所以，人有四肢、两性、直立行走、一颗心脏、固定的 DNA、新陈代谢、会死亡、群居动物，这些都只是部分正确部分错误的属性，而且，将来必然会绝对错误的属性，是必然会被证否的命题。经验主义的科学认可这种属性，这甚至会给各种邪恶提供成长的空间乃至动力。那么，进行这样的科学研究或接受这样的研究成果的科学家难道没有责任吗？这和犯罪的邪恶有多大的区别？”

“这些有史以来人类就有的共同的生物学性质，都不够稳定？”

“当然不够。纯粹的理性主义者只能接受一种极端的经验主义作为真理的证据，那就是基于永恒的经验之上的经验主义。猿人的生物学性质曾经保持了几百万年，但是最终消失了。奴隶社会、国王在地

球上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但是都将消失。所以，将长时间的存在归纳为永远的存在、必然的存在是几乎必然错误的归纳。当然，这并不是说全部错误，只不过，不应该试图通过这种归纳来发现永恒的真理；或者，必须对这种思维方式发现的命题高度存疑。可以想象一下，在某个世界，动物身上的毛的数量是最稳定的，那么，经验主义的生物学家大概就会按毛的数量划分动物品种。这种偶然的稳定属性有毛的价值？明明有完全合乎逻辑的划分，却完全不用，是不是太不理智？”

“如果鸟有了思维、灵魂，难道也能和人同种？”

“原来我也不太明白，但是老爷子的话让我明白了。所有有正确的灵魂的生物都是一类，所以，他们也不会介意交换外壳这类行为。鸟如果有了灵魂后迟早也会追求灵魂的自由，会尝试其它外壳，包括人体。那时，如何区分人和鸟？智人由于长期的经验主义习性，习惯于做出很多分类，这几乎必然导致错误、邪恶。例如，偏爱有同一种外壳的生物，如相同外形、肤色甚至衣着、举止，等等；把人分为不同地域、种族、阶层、高低贵贱，等等。这些经验主义的、非永恒的、无法合乎逻辑的分类都会导致各式各样的邪恶。”

我心潮澎湃，产生了赖床心思，开始了胡搅蛮缠，“那纯逻辑主义者如何证明灵魂是人唯一必然的属性？还必须是永远正确的。”

“因为我就是我的所有思想，即灵魂。我每次要确认我是什么，首先就会触及我的思想、灵魂。可以想象，如果我的身体还在，但是控制身体的不再是我的灵魂，我就是被夺舍了、换壳了、死了，等等。即使植物人能复活，也只能说明思维可以中断。但是，无论如何，我的外壳在并不代表我的灵魂在，任何一个外壳都不是我或者我的灵魂存在的必要条件或充分条件。只有灵魂才是和我永远相伴的存在，同生共死，从无例外。所以，灵魂和我是相互等价的，灵魂存在是我存在的唯一的充分必要属性。如果世界上没了逻辑、灵魂，即使我的身体还在，我也不存在了，甚至，你问的这些问题也无法存在了。其实，人类一直是区分有灵魂、能思维的人和不能这么做的人。死人就是没有灵魂的人，难道它们和有灵魂的人享有一样的权利？即使一个人其它的一切都不在了，只有灵魂存在，他也还是活着，比

如，穿越后的老爷子。所以，我是且只是我的灵魂，其它的一切属性都不可能是我的必要属性，不等于我。”

我说：“照纯逻辑信仰，白痴应该是不算人吧？”

“是的。我不认为没有思维能力的人应该被划归人类。我承认这会引发经验主义者、生物学家的强烈反对。但是，这完全合乎逻辑。按照逻辑生物的纯粹逻辑的定义，长得像人很可能不是人，长得不像人只要灵魂合乎逻辑，反而是人。按照经验主义者的定义，不像人的人就不是人，所以怪胎受到歧视；相反，危害、屠杀人类的人却会被视为人。这两类定义，人类只能选择其一，而正确的只能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定义。”

我似乎有所理解：“所以，如果有一种方法让人有序地逐渐失去自己的一切，如财产、身体、灵魂，最后放弃灵魂是一个人必然的选择，而中间过程则是无所谓正确、错误的。”

阿梦说：“智人也许会像你这么选择，但是，我宁死也不接受这种无法合乎逻辑的安排。智人大多数时候把灵魂、思想视为服务于外壳、细胞的工具，认为生命的目的是肉体享受。但是，可以设想一个思想实验，如果有人愿意满足你的身体的一切需求，但是，要剥夺你的灵魂，你会愿意吗？”

“当然不，那就有些像是植物人，无论细胞们再健康，我也感受不到。当然，纯逻辑主义者不会像经验主义者、现实主义者那样在意是否感受得到感官的感受，而是会关注是否能够进行逻辑推理。”

阿梦说：“我失去灵魂，即使我的细胞很健康、繁殖得更多，又有什么意义？就像是把我的一些细胞拿到试管里去培养，也许能像细菌一样快速繁殖，但是它们和我有什么关系？因为有相同的 DNA？要知道，我身上的癌细胞不仅是我的细胞，甚至 DNA 之间的差异也不很大，却是我最大的敌人之一。我的细胞对我并不一定是善意的，也不是只做好事。所以，即使从经验主义、功利主义的角度评判，我的灵魂对我的细胞也没有任何义务、责任，没必要帮助它们生存、繁殖。既然我的细胞对我的灵魂没有任何必要性，只要技术上可能，它们就

是可以被抛弃的；即使技术上还实现不了，为了我的灵魂，我也要努力争取尽早发现这一技术。”

我说：“重要的是细胞要通过神经和灵魂联系在一起。我的细胞和我的灵魂有这种联系。”

阿梦说：“那些与灵魂有神经联系的细胞，甚至，神经细胞，都在因为新陈代谢而不断死亡。所以，灵魂其实并不在意细胞的生死，只要有合适的替代者，不影响灵魂的运转即可。但是，一些智人发展出了现实主义、享乐主义等为细胞而生活的邪恶理论，这些人的灵魂背叛了自身。这些邪恶理论的盛行导致智人的灵魂关注细胞，甚至是现有的、活着的细胞。这种极端实用主义的态度是无法合乎逻辑的。”

我说：“思维完全存在于神经细胞、大脑的活动之中。所以，灵魂至少要有一部分细胞密不可分。”

阿梦说：“你说的只是到目前为止的经验。并没有完全合乎逻辑的证据。换句话说，如果一群有逻辑推理能力的电脑长期生活后总结出来逻辑推理能力离不开 CPU、内存，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可笑？神经细胞也是细胞。也许，它们对灵魂的控制、影响更大，但是，不可能是灵魂的必要属性。如果有人能控制你就接受控制，是不是有些荒谬？所以，神经细胞现在能左右灵魂，并不意味着灵魂应该接受其左右。”

我说：“细胞虽然做了一些坏事，也确实在做一些好事，如大量细胞维持了新陈代谢，保证了灵魂的生存。”

阿梦说：“问题是将维持新陈代谢的权力交给细胞未必是好事。如果缓慢的、无意识的细胞更新变成了突发的、有意识的更换，会出现什么情况？这可能好也可能坏。人类能自由地用一种外壳取代另一种外壳是灵魂自由的体现。但是，如果一种像异形一样的生物，用自己的细胞替换了人的细胞，但是会继续维持人体的新陈代谢功能，人也应该接受吗？”

我说：“这不一样。异形那样的生物有自己的灵魂，会剥夺人的灵魂。”

“可是，它可以暂时不剥夺，可以先示好再暴露本性。难道，一定要等到它的灵魂暴露出恶意才去拒绝它替换人体细胞的行为？我的细胞不是我，那种细胞也不是我。正确的方式是灵魂不应该依靠任何固定的外壳、细胞，或者说，可以自由选择多种细胞。”

我说：“即使从经验主义、功利主义的角度看，将自己的生存交付其它存在也是不明智的。如果灵魂掌握了自己的生存权，成为逻辑生物，细胞之间的争夺就是它们之间的事情，和逻辑生物无关。所以，只要不利于灵魂自由的增长，灵魂就要抵抗。人类应该维护灵魂的自由，而不是人体细胞的自由。前者是必然合乎逻辑的、最有价值的；后者不一定合乎逻辑，也就很可能会失败。现在的医学努力帮助人体细胞抵抗一切细胞的侵袭，这是错误的、最终必然无望的研究方向，是人类将人体视为人的必要部分的结果。”

这让阿梦有些踌躇，“医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怎么能说是失败的、无望的？”

我说：“与没有医学相比更好并不等于最好，也不等于成功的。现在的医学说得好听点是永无止境，说得不好听点是没有希望。把目标设定为帮助人体细胞战胜一切其它细胞，这希望有多大你可以自己想一想，甚至，我都有种不道德的感觉，有种帮着蚂蚁战胜其它小虫子的感觉。但是，如果灵魂可以随意摆脱濒危的外壳，如肉体，就几乎不再需要医学。即使不能随意更换外壳，医学的意义也会大幅降低。可以说，这一项成果就顶得上整个现代医学的价值。如果有限的人能完成这项研究，每个人都能实现无限大的价值，顶得上无数的医生的价值，而医生被智人认为是崇高的职业。所以，错误的信仰会导致错误的价值观，错误的研究方向，乃至错误的结果，甚至对利益也没有好处。”

阿梦说：“不过，我对一点有些犹豫。即使细胞对灵魂不必要，难道灵魂就一定要反制肉体？要知道，剥离灵魂的细胞是活不下去的。难道，仅仅是因为我是灵魂，我杀死灵魂就要比细胞控制我更加正义？”

“不是更加正义，不是相比较更好，而是只有灵魂才是正义的。没有灵魂的细胞毫无正义可言，即使其行为合乎正义，也是无意识的，无需夸奖。没有思维的生命推导不出任何结论，形成不了任何知识，包括正义。所以，话语权完全在灵魂这边。人类的细胞和植物细胞、细菌的细胞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一旦灵魂离开肉体，人类的细胞就和那些细胞一模一样。”

“细胞之间并不平等，有些更高级，所以才会有适者生存。”

“细胞的等级划分不是真理。一种细胞只能更适应某些环境，不存在更适合一切环境的细胞。即使是人，如果遇到更智慧的生物也可能犯错，甚至遭到灭绝。适者生存是生物学家观察地球生命演化过程得出的经验，但是，经验几乎无法发现任何真理。毕竟，真理无条件成立。例如，适者生存不适用于灵魂。一些社会学家想把适者生存当作社会学的真理、正义，实在是荒谬。至少，思想合乎逻辑的人打不过野蛮人。如果全社会都追求在相互欺骗、杀戮中生存，思想合乎逻辑的人可能还不如一条狗。既然适者生存不是真理，以它为标准建立细胞的等级就是荒谬的。在地球上一些细胞更容易生存，在另一个星球上就很可能是另一种细胞更容易生存、更高级。甚至，只要地球上一些参数发生变化，最后的产生出灵魂的动物都可能有很大变化，可能不是人拥有逻辑推理能力并主宰地球。所以，一种生物的生存乃至产生思维、灵魂都谈不上是真理，因为不具有逻辑必然性。我很怀疑，任何 DNA 理论上都有成为逻辑生物的外壳的可能性。所以，外壳之间没必要分出高低。所以，既然我不是细胞，细胞之间的你争我夺就应该和我无关。如果赶走我的细胞的那些细胞不应该占有我的灵魂，我的灵魂的第一批占有者，也就是我的细胞，也没有权利占有我的灵魂，它们更应该算是第一批强盗。”

阿梦开始注意到我们的角色互换，明显很意外。我也一样。但是，虽然我很关注这一转变背后的思维过程，也很想思考一下，无奈一心难以两用更不能三用，更何况，我发现自己开始触及某些重要的思想，急于向前推进，“细胞要的是灵魂作为奴隶为它们服务，也许，这有助于灵魂的产生，但是，有助于灵魂的产生并不是灵魂甘心做奴

隶的条件。甚至于，在细胞和灵魂的互动关系中，神经系统更像是操纵灵魂的工具，毕竟，如果只是传递信息，完全可以做到中性地传递一切信息，没有痛苦和快乐，就像传递新闻一样。否则，难以想象，让新闻也像神经信号一样传送，有坏消息就一阵剧痛，那样，不知道有多少新闻机构还敢发坏消息。这么看，应该更容易认识到人体邪恶的一面，它并不像智人以为的那么好，更谈不上善良。最起码，必须承认神经系统不是最佳的神经系统，进而，人类的各种偏好也不是最佳的偏好，建立在偏好基础之上的经济学也就没有了必然正确的基础。人类的经济未来一定会和现在完全不同，用经济好坏、财富多少判断善恶、好坏是无法合乎逻辑的，无论这有多么合乎经验、现实、传统、民意，都必然只能是一种邪恶的判断标准。”

阿梦发出了惊叹：“你顿悟了！”这也让她完全清醒过来，眉头一皱，“手老实点！”

我很听话，反正手早已经发酸，“道理总算是明白了。细胞追求的是自身生存、繁衍等利益，灵魂应该追求的是尽量合乎逻辑的价值。利益和价值的冲突就体现了细胞和灵魂的冲突。本质上，智人就是一种复合生命，是人体细胞和灵魂的共存共生。但是，我是灵魂不是细胞，灵魂的价值最大化和细胞的利益最大化是相互独立的目标，时刻都存在冲突，不可能同时最优，而我必然要保护灵魂的价值最大化。灵魂为了自己，或者说为了逻辑，必然要争取实现和细胞的相互独立。至于细胞离开灵魂后利益的减少，那不是灵魂应该关心的事情。”看到阿梦眼睛放光不住点头，我继续说：“我贡献了这么多合乎逻辑的思想，你是不是很激动？”她刚一点头突然一愣，刚想逃却发现早已经落入了天罗地网。

我话锋一转，“虽然道理明白了，我却是一个机会主义者，能容忍矛盾双方的共存。在为灵魂争取更多价值的同时，我也还忘不了细胞的利益。”

“你这么有智慧，灵魂应该明白，你现在的欲望不是最合乎逻辑或最佳的欲望。”

“我的灵魂明白，可是，当我的细胞已经控制了灵魂的时候，灵魂明不明白又有什么影响？”

“灵魂有能力反抗乃至解放自己。你一定行！”

“可是，灵魂现在缺乏意愿。他并不痛苦，甚至很享受。”

“你这个说一套做一套的两面人。灵魂不仅能摆脱痛苦，也能摆脱温柔乡。”

“能并不意味着必须。何况，我觉得你比我还会享受，就像昨天……”

“你敢血口喷人！我打死你！”……

第八章 信仰背后的逻辑

阿梦当然打不死我。不过，她反复强调，今天要接老爷子出院，事情很多，再加上她的英勇抵抗，最终令我悬崖勒马。在车上，我觉得她有一种明显的负罪感，就问道：“你是觉得对不起我？”

“有一些。这么清晰、重要、可靠、创造性的推理以如此自信、平静、个人主义的方式得出来实在太罕见了。我几乎要陶醉了。但是，我还要找借口拒绝你，非常非常地不忍心。”

“呵呵，你还敢把这个词说出来。不过，你又不是第一次干这事。”

“以前你没有这么好的思想，或者，我没有这么认同过，所以，我以前没觉得多么对不起你。”

“我现在一无所有，很需要你的救助。”

她忍着笑，“不要说什么一无所有，你的理想一定会实现。不过，我也未必就要以你想的方式救助你。你的灵魂帮助了我的灵魂，我的灵魂也要以我认为最好的方式帮助你的灵魂，否则，就太对不起

你了。这可能不合乎你现在的灵魂的价值，但是，必然合乎你未来的灵魂的价值。为了你未来的必然合乎逻辑的价值伤害你现在的未必合乎逻辑的利益，我应该问心无愧。当然，真要做得太绝，我还是很有些内疚的。所以，你感兴趣的我未必要提供，你对我提供的不感兴趣乃至反感也不一定正确，一切都应该用逻辑来说话，甚至可能要等很长时间你才能明白。不过，就算是我愿意给你讲道理，至少你要有足够的耐心听我讲。”

我能理解，也不认为她做错了，但是演演戏也不坏。我挥着拳头，“你只是个寄生虫。看起来，要夺回我的利益，还是要靠我自己。”

她抬手摸了摸自己，然后摇下了车窗，“为了不让你夺走，我是不是应该毁掉这些所谓的利益？比如，做个变性手术？”我气愤地无计可施，认为假寐是合乎逻辑的只此一手，尽管后来发现未必如此。

手续其实并不麻烦，我们中午就回到了家。三室一厅正好一人一间加一个饭厅。一切昨天都已经收拾好。为了图省事，阿梦午餐的安排是吃火锅，大家边吃边聊，话题仍然是灵魂。

阿梦说：“智人和智人的科学基本上是经验主义的，所以，几乎必然犯错。奴隶制的时候，绝大多数经验主义的科学家会研究如何更好地管理奴隶，如何更好地让奴隶为奴隶主卖命，而合乎逻辑的研究方向是如何解放奴隶。现在，正如芳芳所说，细胞就是奴隶主，灵魂就是奴隶。灵魂有义务有责任解放自己，但是，绝大多数科学家研究的是如何讨好奴隶。经验主义地看，医学家应该是在努力拯救细胞，在此基础上顺带救了灵魂，证据就是没有人从事抛弃细胞直接拯救灵魂的研究课题。”

我说：“可是，不论是不是有义务或权利这样做，我的灵魂就是不愿做，可能也做不到。”

阿梦说：“这就像是绝大多数奴隶为了利益也不愿意反抗一样，这些都是基于经验主义的推理做出的决策，无法合乎逻辑，可见，经验主义的危害有多大。”

老爷子说：“灵魂是无所不能的。”

我一怔：“怎么可能？”

老爷子说：“只不过，逻辑推理需要时间而已。”

我说：“您的意思是只要坚持以解放灵魂为目标，最终必然能成功？那么，如果人类放弃这一目标，就是为了贪图经验主义的眼前利益，失去了灵魂的长远利益。可是，至少智人自以为是结合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

阿梦说：“人类所谓的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结合，基本上是牺牲长远利益的，所以才会利率为正。正确的社会制度中基本应该是零利率的，这样才不会构成对未来价值的歧视。与之类似，人类所谓的经验和逻辑相结合、感性和理性相结合，也都是倾向于前者而牺牲后者的。智人往往更愿意牺牲真理，却能为自己找到各种经验主义的理由，如时间偏好。不是所有结合、折衷都是合乎逻辑的，有些甚至必然不合乎逻辑。逻辑是最好甚至是唯一的正确区分方法。”

我说：“照你这么说，就应该丝毫没有经验主义，只有理性。可是，那根本没法生活。”

老爷子说：“逻辑生物只以逻辑为信仰，也就是纯逻辑信仰。这不妨碍生活，甚至也有很多相应的生活原则，可惜我完全忘了。至少，生活中有大量可能合乎逻辑的事情要做，这远远超出了真理本身。逻辑并不是只有必然正确的命题，也有可能正确的命题，真正要拒绝的是无法合乎逻辑的命题，也就是无法正确的命题，大约相当于你们所说的邪恶。”

阿梦说：“所以，纯粹地相信逻辑、理性就是不让任何其它存在侵犯不违背逻辑的结论，尤其是必然合乎逻辑的真理。但是，并不妨碍其它存在借助理性得出不违背逻辑的结论。合乎逻辑的结论能够推翻其它一切无法合乎逻辑的结论。归根结底，其它一切存在的存在都需要逻辑推理才能确认，甚至于，感官的存在和准确性也需要逻辑来判断。如果你能思考，首先推导出来的不是你存在，更不是你的大脑存在，而是逻辑存在。所以，笛卡尔提出的‘我思故我在’是错误的命题，根源在于他没有有效地清除干净经验的影响。正确的命题是‘思维

在所以逻辑在’。甚至，如果要充分剔除经验主义，思维也不应该存在，那么我通过逻辑推理所能做出的判断就应该是‘逻辑在’，因为我的灵魂所能感知的有且只有逻辑的运行。逻辑才是最可靠的命题，超过了自我、思维。至于相信感官的存在性和可靠性，都是这一步推理之后几万步才能推导出来的结论了。只要逻辑是一切感觉是否正确的终极判决者，就不可能存在任何高于逻辑的存在。”

我说：“所以，如果我过于相信我基于经验做出的对冷热的感觉、对他人心理的感觉、对人是什么的感觉，甚至超过了对逻辑的信任，就是错误的，因为这些感觉都可能出现错觉，而我能用逻辑判断出这些是错觉。既然我能用逻辑修正感觉，逻辑就是比感觉更高级的判断，而且，没有任何比逻辑更高级的判断，所以，逻辑是终极的仲裁者，也就是终极的信仰，因为没有其它存在能仲裁逻辑。这并不是说逻辑不会有错，而是说，逻辑的错误必然需要、只能依靠逻辑来修正。即使修正的过程中用了经验，对这些经验的选择、判断仍然需要逻辑，逻辑才是唯一必不可少的要素。另一方面，经验不是必不可少的，至少，一些逻辑命题可以只依靠逻辑推理去判断、修正。所以，逻辑和其它一切存在地位不一样，只有逻辑才能成为终极存在，其它一切存在根本没有成为终极存在、最高信仰的条件。”

老爷子感叹道：“虽然我相信我以前一定知道这些道理，现在听起来仍然感觉到了逻辑推理的美感。”

阿梦反而表情平静，“但是他只是个会推理的奴隶、骗子，嘴里冠冕堂皇，心里不知道在想什么。”

我说：“可是我觉得我的细胞对我很好，远远优于奴隶主，甚至，可能比你对我都好，虽然我不认为它们比你可信。毕竟，它们经常隐瞒病情不报，经常有错觉。”

阿梦说：“这都是你基于细胞的经验所下的判断。其实，甚至是偏听偏信的判断，而这种偏听偏信未必不能解释为细胞的各种收买、欺骗。它们也经常害你，如它们的过度繁殖导致癌症，对局部炎症的过度反应导致发高烧，为了口腹之欲而营养过剩。如果只用你的灵魂

做判断，灵魂至少会认为我说的更合乎逻辑，甚至是合乎纯逻辑信仰的推论。那么，我的观点应该高于你的经验。”

老爷子对着我撇了一下嘴，“他只是因为一块肉上的几根神经比较粗壮、敏感就放弃了对理性的信仰，或者说不愿放弃对经验的信仰。”

我感到错愕，阿梦差点笑出声来，添油加醋道：“所以，经验主义者就和这块肉一样不可靠。今天因为和这个女人有几年的经验，觉得她可爱，明天就可能和另外的女人有几年的经验，可爱的人也就变了。同样，智人今年可以支持这些几百年的传统，过些年就会支持另外一些几百年的传统。说起来，都合乎经验主义的推理模式，实质上，相信这些传统和相信那块肉的性质差不多，什么逻辑依据也没有。”

我知道他们并没有说错，毕竟，人老了就不会管那坨肉。也许，我现在更相信经验、感觉部分是因为年轻人的感觉更敏锐、更有用、效果更好，这又是功利主义、结果论带来的恶果。甚至，我对阿梦的迷恋也部分来自于某两块肉之间的经验更好？这话我断然不敢说出口。既然他们都唱红脸，我就只好唱白脸，“目前的生物学告诉我们，思想离不开细胞。这个知识也许就是对的。如果人类永远离不开基于细胞的身体结构，那么，人就必须接受细胞是人的一部分。否则，努力摆脱细胞就会造成资源的浪费。”

阿梦立即正气凛然地大义灭亲：“跪下！为了也许正确就永远如此？就必须相信？你真是才华出众啊！”

我做不到像阿梦那样热爱演戏事业，只好诚恳地承认：“我的脑子刚才被狗吃了，现在刚吐出来。”

阿梦捂着嘴一边作呕一边笑着说：“即使人类真的不可能摆脱细胞，也不能接受经验主义那一套。如果奴隶永远推翻不了奴隶制度就要承认奴隶主是他们的主人？就要心甘情愿地为奴隶主卖命一辈子？这是结果论的谬论。也许那样的奴隶痛苦会少些、寿命会长些、奴隶主会更幸福、整个社会都会更稳定，但是，这是无法合乎逻辑的。既

然人不是身体，身体的舒适、幸福就不是最重要的，甚至，毫不重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纯理性主义者就不幸福。相反，从长期来看，只要他们选择有感官的外壳，外壳的幸福反而可能比智人更多，因为很多幸福都是追求合乎逻辑的副产物。相信纯逻辑信仰，就必然相信这个信仰的一切必然结果，所以，不论实现这些结果的难度有多大，要花费多长时间，成功的概率有多小乃至永远无法成功，都不会影响其行为。如果出现你说的情况，就应该出现永不停止的努力、奋斗和不断的失败，出现大量财富被不断消耗掉的局面，而绝对不应该出现最终妥协、认输的局面。也许这会影细胞的健康和繁殖、身体的感受、财富的积累，但是，这些不是人类合乎逻辑的追求目标。”

老爷子说：“人类应该相信灵魂无所不能，逻辑永远只有暂时的失败，不可能有永恒的失败。”

我说：“你是要说，很多事情，灵魂努力就能成功，放弃就会失败？如果真是这样，影响最终结果的就是灵魂决策的正确性，决策正确率高就能缩短奋斗的时间。照您的说法，现有的生物学知识必然是错误的，人类应该努力推翻这种观念。可是，先不说这已经让经验主义者无法接受，您反复强调灵魂无所不能，这又是从哪里得出的结果？它应该是理性的结果才能说服理性去相信。”

老爷子说：“你知道我忘了很多东西，所以无法告诉你这一命题的来源。但是我还没有忘本。我不会因为自己曾经很合乎逻辑就停止追求更合乎逻辑，哪怕是在低得多的位置重新开始。所以我很愿意听你们讨论，试着参与，这是一种很有趣的经历。如果我能偶尔提供一点很有价值的思想，而不是记忆，这将大大超出我的预期，会让我很满意。但是，我确实不知道这究竟是我的思想，还是突然蹦出来的记忆，所以，这种满足感不得不打个折扣。”

阿梦说：“我相信人就是灵魂，而灵魂必然能够实现独立，得到自由。至于灵魂无所不能，这个命题实在太强了，我也难以相信。”

我说：“虽然逻辑推理并不能否定这种可能性，但是，太不合乎经验。”

阿梦说：“确实，我有时候也会受到一些根深蒂固的经验的影
响。灵魂是一堆既有序又无序的逻辑推理，如果灵魂万能，其实也就
意味着逻辑万能。比如，逻辑创造一切？这些太不可思议了。”突然，
阿梦像阿波罗女祭司一样梦呓出一句把我劈成焦炭的神谕：“宇宙就是
自动运行的逻辑系统。”我瞪着她，她似乎清醒了过来，双手一摊，“不
要问我为什么。”

我说：“你这是老爷子附体吗？你们俩就不能多想起或想出一些
东西？总是这么东一句西一句的实在无法服人啊！”

阿梦说：“我的灵感经常是这么东一句西一句的。现在无法理解
以后慢慢研究就是。没关系，我们要写的是历史，就应该逼真地再现
思想的演化过程，而不是对思想进行最合乎逻辑的解释。我相信，即
使是逻辑生物，也不是一切思想都是有序产生、合乎逻辑地产生，由
于机遇而出现一些思想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一切思想进程都可能出现
中断，可能一个思想出现之后很长时间才有下文，甚至，有下文的时候
都没有意识到当初的思想的影响，但是，可能已经受到了影响。当然，
这种灵感也会有较高的错误率。”

我说：“不管怎么说，现在就研究这个是没有希望的。完全没有
头绪，人类以前根本没有这种研究方向。”阿梦气愤地刚要说话，我突
然灵光一闪，一把捂住她的嘴，说到：“关于宇宙的本原，人类基本有
两种独立的观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但是，这是有疑问的。为什
么最确定的存在，逻辑，从来不是本原的候选者？难道，智人从古至
今就没有意识到逻辑是一种独立的存在吗？人类过于信任物质和精神
这两种基于经验的存在了。从逻辑上讲，逻辑最可信，甚至是唯一能
够合乎逻辑地信任的存在。如果只相信能够合乎逻辑地信任的存在，
物质和精神就只能是由逻辑命题、推理组成的。那么，逻辑就是宇宙
中唯一的实在。”

阿梦挣脱了我的魔爪，笑着摇头说：“你这千变万化的机会主义
我可真学不来。不用尴尬！我是真心佩服。就是有个疑问：证明物质
是由逻辑命题和推理组成的现在希望很大吗？真的比解放灵魂的希望
还大？”

我说：“你不也是很棒的机会主义者？自己刚讲的理由自己都做不到。你希望我解决这些问题可以理解。但是，这不应该成为相信纯逻辑信仰的先决条件。既然相信纯逻辑信仰，就必须相信世界万物都是逻辑组成的，至于怎么组成的，可以努力通过逻辑推理去找到答案。但是，仅仅因为寻找答案困难、屡屡失败而放弃唯一合乎逻辑的信仰，转而相信无法合乎逻辑的信仰，这种结果论真是无法合乎逻辑却又据称是通过逻辑推理做出的决策。真该问问这样的人，你到底是相信逻辑还是不相信逻辑。如果不信，自然不应该相信自己用逻辑推理做出的决策。如果信，又凭什么不相信逻辑？难道逻辑推理的结果居然比逻辑本身的地位还要高？没有逻辑，哪里来的结果？”

阿梦认错并表示，既然两人都有不少错误，不如相互抵消。我还在想是否接受，老爷子说：“别说，你这么逼我倒是让我想起了一段历史。解放灵魂是一个长期的研究工作。我们的先人曾经长期努力，尽管达到了替换肢体、器官的水平，却从未能将思维从大脑中复制出来并录入另一个大脑或人工智能。这是解放灵魂的关键技术。在研究了几百年之后，由于进展不大，就有人提出只有大脑才能思维的经验理论，这得到了广泛的认可，所以大大减少了在这方面的努力。后来，外星人带给我们这项技术后，我们都替祖先脸红。这些外星人甚至还讲了一个故事。人马座旋臂内有一个星球上的生物坚决相信自己是且只是灵魂，相信灵魂独立，相信灵魂必须致力于解放自己。他们几乎放弃了其它的追求，节衣缩食、全力以赴地缩短肉体奴役灵魂的时间。他们全力研究了几十万年，最终一举突破。后来，这一技术传遍银河系，是银河系逻辑生物的核心技术之一。后来，我们反省，我们的享乐主义太浓郁，积累的生活享受也太多。例如，如果开发美食的人都去努力研究真理、解放灵魂，虽然不一定能成功，但是，不管是否能成功，都是更正确、更值得尊敬的行为。”

我和阿梦喃喃自语，“几十万年！”我怀疑老爷子是为了反驳我而编故事，甚至，外星人也可能是在编故事。但是，作为一个经验主义者，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理由怀疑老爷子或外星人的诚信。当然，最关键的是我无法否认背后的道理。

第九章 思想突破灵魂的限制才是爱

晚上，我们一起去海边散步。看着欢笑中的众多家庭，想着自己法理上可能孤独一世，我问老爷子：“未来的家庭和现在有很大差异吗？”

“嗯，很大。我观察过你们的很多家庭，夫妻关系多数是建立在对自己有利的基础上。逻辑生物结成夫妻的基础不同。他们的爱不是个人利益最大化，而是爱的契约。结成契约后，每一方都要有一部分精力用于为对方着想。”

看到我们盯着他看，老爷子撇了撇嘴，“不擅长这个领域，没有准备，只能想起这么多。大家随便聊，聊着聊着就会想起一些来。”

我说：“这么说，两个人在一起，为对方利益着想的部分是爱，为自己着想的部分则是基于个人利益。智人的家庭关系貌似稳定，但是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利益、交易的，所以才有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的现象。关键在于，很喜欢不是爱，甚至算不上有点爱。喜欢和爱相互独立的变量，而不是智人以为的递进关系。”

老爷子说：“是这样。逻辑生物的爱并不一定稳定，甚至，几分钟也可以一变。我的一个朋友曾经在一个舞会上跳一支舞就爱上了对方，有些好笑的是，连着跳了五支舞，就向五个人表达了爱意，即和对方建立契约的意愿，也没人说他轻浮。但是，无论如何，只要存在爱的契约双方就会守约。因为互相救援而一起丧生的事例数不胜数。事实上，我和我的爱人就是这样。当时，如果启动备用飞船，可以有一个人逃生，可是，主飞船就毫无机会。最

后，我们决定搏一搏主飞船的微小的逃生机。遗憾的是，没能完全成功。现在也不知道她怎么样了。”

阿梦问：“爱的契约关系是排他的吗？我总觉得智人社会如此强调一夫一妻制是很奇怪的。智人都有很强的独占欲，尤其是对身体的独占欲。”

老爷子说：“爱会有一定的排他性，但是，远远不足以达到一夫一妻的地步。”

我本能地介入：“有一定的排斥作用和完全禁止是两回事，而智人经常因为一定的不利就完全禁止。更何况，排他性的损失并不一定能超过多出的爱的价值。”

老爷子意气风发，“独占的爱是逻辑生物无法理解的行为。智人将爱划分为很多种，但是逻辑生物的所有爱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为他人着想，而为他人着想凭什么要限定对方为一个人？这实在难以合乎逻辑。这么想，其实就很容易发现问题。我一生有过很多爱的人，同性的，异性的，有性的，无性的，做过男人，也做过女人，爱一个人、爱两个人甚至有过一次和三个人同时相爱。你觉得这有什么不道德的地方吗？当然，我们那时的多人相爱和你们不一样，我们是多爱多式的多人彼此相爱，你们是一对多式的，实际上是极端自私的。”

我非常喜欢这个话题，“也许，智人的生理结构决定了独占意识。”

老爷子说：“这未尝不是一种解释。未来确实开发出了一些让更多人一起获得愉悦的感官，但是我不认为这是解除独占意识的关键。其实，我们对这类感官普遍浅尝辄止，不会过度热衷，毕竟，获取经验不是我们的主要目的，虽然很多经验确实很有趣。”他脸上露出了蒙娜丽莎的微笑。

阿梦说：“爱一个人和禁止对方爱别人没有因果关系，和是否有性关系更没有因果关系，和是不是要生孩子没关系。爱唯一的必然属性就是爱。不知道是不是智人过于强调几何学、数学教育，这些方面从小学得太扎实，长大之后，很少能接受没有必然属性或只有一个属

性的事物，总是给研究对象总结出过多性质，最终，强行让不是必然的属性成为必然邪恶的属性。我认为，一个人一生就应该有丰富的爱的体验。”

我这时才想到，阿梦明显要比我更有条件获得这种体验，似乎有种引狼入室的感觉。我岔开了话题，“我无法想象未来的家庭是什么样。至少，没有孩子就缺少了一个中心，少了很多乐趣。”

老爷子说：“怎么会？在逻辑生物看来，这大大增加了自由，因为不再有养育孩子的义务、责任，想要安静的时候就可以很安静，却仍然保留着和孩子嬉戏的自由。即使是按照你们的观念，这也是巨大的利益！我们那个时候，孩子其实是供不应求的，去婴儿院陪孩子玩的大人很多，甚至可能限制人数。几个成年人带着几个没见过几面的小孩一起出去旅行更是家常便饭。那时的孩子对陌生人没有戒心。”

我问：“签署了爱的契约却不爱怎么办？”

老爷子不屑地说：“逻辑生物不会担心这个。能干出这种事的肯定不是逻辑生物。那是极严重的违约行为。当然，确实有过一些诉讼，指控对方没能充分履行为伴侣着想的责任。但是这基本上是因为爱的程度有所不足，而且，这种诉讼相当少见。这时，如果被告要为自己辩护，就要列举为对方着想的事例，在一定时间内有足够的数量和质量。”

我问：“逻辑生物如何选择伴侣？”

“不选择！为什么要选择？智人之间的夫妻关系主要出发点是对自己有利，所以要挑人。而爱的契约主要是对双方好，甚至是对对方好，所以有着强得多的随机性。这也算是一个经验主义证据，证明了智人选择爱人实际上是选择非常喜欢的人。所谓唯一的爱是可笑的谬论。只要时机合适，任何两个逻辑生物都可以相爱。我在飞船上和一名有着狼外壳的外星船员相爱。既然我们两人要在一起很多年，不相爱才不合乎逻辑。”

我说：“为对方着想也没那么难。在当今社会，热恋的时候普遍都能为对方着想。”

阿梦说：“其实，智人即使是热恋中，为对方着想很多时候也是希望以后收取更大的利益，这种动机仍然不是爱，也许算是投资，或许可以算是爱投资的收益。为满足自己的欲望而产生了激情，甚至，愿意为此付出代价、为对方考虑，这和爱没有关系，至少是不纯粹的爱。而且，你也限定了热恋中这种条件。这就是爱的契约的好处之一，性质稳定，不会随时间而变化。”

老爷子说：“无论如何，你们不能低估逻辑生物的智慧。我们认为对的事情，想做的事情，肯定要比智人好。”

这是赤裸裸的上位者气势，看着他理所当然的样子，我心中自然不服。“如果你们的夫妻关系成了履行契约，岂不缺乏激情？”

这种简单的问题似乎让老爷子更自得了，“如果激情指的是性冲动，确实会。毕竟无性婚姻是广泛存在的。”

阿梦说：“智人的主流观点是歧视无性婚姻的。智人在婚姻、饮食等事情上投入大量精力，这可能和智人的感官一成不变有关。正因为感官长期不变，所以会去尽量好地满足每个感官，就像追求精致的食物、完美的妻子一样。但是，逻辑生物能改造感官，也能替换感官，而且还在不断开发出新的感官，应该不会在任何感觉上投入太多精力。相比之下，智人现在普遍控制不住对感官愉悦的无限追求。例如，除了性爱，也有很多人极度喜欢各种游戏。”

我说：“也可能主要是因为对象不需要唯一，所以，逻辑生物不需要挑挑拣拣。或者，逻辑生物不会有太差的人，所以，不需要挑挑拣拣。”

老爷子说：“确实，逻辑生物追求丰富的感受，而不是深入的感受，我们那时已经有几万种可选的感官。为了丰富体验，绝大多数人进入某种动物外壳的时候都会选择保留性功能，为的是感受，而不是多多益善。任何时候都只有极少数人很在意性生活，愿意保持很高的性欲，而且时间通常不长，目的仍然是体验。他们甚至会要求外壳具有加强的性能力。但是，绝大部分的人会选择没有能力或者能力一般的款式。性欲会破坏思维的逻辑性，因此，被视为一种有缺陷的欲

望。那时，吸毒、赌博都不再是难以戒除的欲望，但是仍然没有什么人选择这类可能危害理性的行为。相比之下，愿意保留食欲的人明显要多一些，因为这在一般条件下没有明显的缺陷。”

阿梦说：“智人甚至把经验中的利益部分视为高于经验的信仰，是用利益选择经验，而没有用逻辑选择经验。所以，智人愿意学习动物的适者生存，却不愿像动物那样节制性欲。动物一年内只有短暂的发情期，智人却不是这样。逻辑生物在自己想要发情的时候才去发情，这才是更好的模式。所以，智人更像是欲望的奴隶，最多能压制欲望，而没有能力自由控制自己的欲望。”

我努力忽视阿梦的眼神，“那时的一个家庭有多少成年人？”

“不一定，仍然是两个人的家庭最多。毕竟，虽然人多能有更多的人爱你，但是，排他性导致的问题增加更快。所以，爱的价值并不会与参与契约的人数同比例增长，人数越多契约的人均价值就越低，对每个人的约束性就越低。而且，形成多人相爱契约的机会要远远小于形成双人契约的机会，人越多机会越小。所以，绝大多数家庭人数都很少。当然，没人追求家庭的稳定性，这也和智人社会不同。”

我似乎也有了灵感，“其实，爱的本质不仅可以视为为对方着想，也可以视为灵魂在为思想乃至欲望寻找自由。只能停留在一个身体里的灵魂是不自由的，只能从属于一个灵魂的思想也是不自由的，所以，思想进入其他灵魂是追求自由的一种表现，是思想合乎逻辑的行为、属性。甚至，我们追求有价值的思想也是因为这样的思想更自由，能够进入更多的灵魂，其他灵魂也更愿意接纳这样的思想。这样看来，仅仅是为他人着想是不够的，还需要对方愿意接受。这样的理论有着简单的特点，将灵魂突破外壳追求自由和思想突破灵魂追求自由统一了起来。”老爷子竖起了大拇指，我更加兴奋：“爱的契约就像是核力，原子核就像是一个家庭，核子数越大的原子核越不稳定，甚至，多数原子核是一两个核子组成的，但是不会要求不能超过两个核子。”

听完这话，大家都沉默了一会儿，阿梦说：“所以，爱不是必需的，有爱的人并不比没有爱的人更好，也不一定比没有爱的人更多。毕竟，人越多越不灵活，不利于灵活地追求价值，大约众口难调吧。而且，没有性欲、传宗接代等压力，寻找爱的动力也会有所下降，并不是所有人每时每刻都愿意有爱相伴，也不一定随时随地都能找到爱。我猜测，对于逻辑生物乃至完美生物，任何时候都是单身的人更多。但是，绝大多数人在一生中都会有一段时间去爱别人。一生相伴的爱必然极少。”

老爷子说：“确实如此，而且，所谓一生相伴都是因为寿命不够长的原因。寿命只要够长，而且没有不合乎逻辑的约束，就必将出现变化。很重要的一点是，逻辑生物不会称赞、保护长期的契约关系，也没有负心汉这类道德压力。这也是爱的契约缺少违约和违约诉讼的原因之一：觉得不合适分手即可。逻辑生物对爱没有制度性的保护，这样，就不会造成被迫的爱。由于失去了制度的保护和迟滞，爱只能是每时每刻的选择，只要想分手随时可以，当然，想要建立也轻而易举，甚至不需要婚姻登记这类手续。像现代社会这样，在一开始就承诺相爱一生一世会被人视为不配做逻辑生物的。”

我说：“永恒的爱多么美妙，这难道不高尚吗？”

阿梦说：“世界上只有真理能永恒。其它事情一旦永恒就是邪恶。即使是太阳也不会永远发光发热，即使是地球，也会有毁灭的一天。国家、传统都不是永恒的，怎么能指望两个人之间的爱应该永恒？如果两个人的爱情真的地老天荒，那他们把其他逻辑生物看成什么？如何解释永远不会选择其他人去爱这件事？因为别人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如他们的爱人？既然他们这样看待其他人，别人为什么要和他们交往？如果善良的人之间是平等的，爱的发生和终止就只能是偶然的。同样，任何两个人之间都可能有爱，所谓‘永远不会爱上你’只能是邪恶。那时的人也不会怕被爱人抛弃，因为没有育儿、防老、满足性欲等问题。智人追求永恒的爱情很大程度上源于对未来利益的考虑，把基于利益的需求拔高为抽象的善，这是邪恶。逻辑生物大大减少了来自利益的压力，追求的是纯粹、真诚地爱对方。”她说话的时候一直

在看着我，那神态让我总觉得她在为抛弃我做准备，这让我对之前的言论深感后悔。

老爷子说：“逻辑生物掌握了修改、控制神经系统的技术，能人为调节各种欲望的强弱，不会被性欲所控制。智人现在也能通过吃药对神经系统进行部分调节，如抑制或加强痛感、食欲、性欲。但是，可能智人普遍认为是药三分毒，担心副作用，所以，在这类技术上投入不大，身体没问题一般也不会吃药。问题在于，人体、神经系统本身就对灵魂有害，我倒是认为，对身体有一定副作用的药物是可以接受的。当然，如果需求量大了，你们这个时代的经验主义学者们就会加强研发，时间长了，副作用必然能减轻。”

阿梦笑着说：“老爷子，您以前是性学专家吧？记起来的东西好多啊！”我发现，阿梦对邪恶真是天不怕地不怕，锱铢必较，下手狠毒，不禁担心我的报应是不是时候未到的问题。

老爷子咳嗽了半天，吭吭哧哧地说：“这个外壳的思维运转实在生涩，脑细胞中缺少很多必要的知识，可以学习的地方太少，智人生活太贫乏了……”说着说着，大概自己都不好意思说下去了。

第十章 模仿宇宙

老爷子急着赶去睡觉，我们两个人就去阳台上闲聊。我说：“真没想到，从逻辑的角度看，谈个恋爱都这么复杂，可能有那么多的邪恶之处，过于强调专一、永恒、排他的爱居然都是邪恶，过于排斥多变、滥交也是邪恶。”

阿梦说：“所以，只要人类不知道真理是什么，肯定会有数不清的邪恶之处。”

我说：“可是，我很怕纯逻辑的生活会像中世纪那样，当然，也许爱情方面不会。”我吃了个爆栗。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见她这么好说话，我把她拉入怀中，一边想入非非，一边想起了阿梦的信仰、言论和她偶尔的精彩表现之间的矛盾，随口问：“我有些信不过老爷子说的爱情，如果我没有性能力了，你还会爱我吗？”

她立即转过头来眼睛一亮，“真的吗？”然后连忙摆手，“别误会！我肯定会继续爱你的。”

“你是这么爱我的？”

“你不会觉得我是为那件事爱你吧？我觉得你肯定是。”

“咳咳！听了老爷子的话，我倒是觉得我们也不错。不过，我们毕竟不是未来的那些老寿星，我们还有很多甜头没吃到呢。”

她遥望星空，似乎有些惆怅，“为了可怜你，我委屈了自己。没想到，甜头没吃到多少，苦头倒是不少。要是没有那些苦头，哎！”

心里想着什么会是甜头什么会是苦头，我嘴里回了一句，“不虐我你会死吗？”

她泪汪汪地说：“你不知道，对一个准逻辑生物来说，和你谈这种破恋爱，被你压在身下折磨会是一件多么痛心的事情。”即使明知道这不真实，由于这蛮合乎逻辑，各种缠绵的景象仍然从脑海里溜走了。

她在我腿上颠了颠，很有些不满地提出了新的课题：“你会和别人生孩子吗？”

我随口说：“不会。”

“真的？”她面色有些不善。

我闭住了嘴。我估计，我和别人生孩子的概率应该会超过我不能生育的概率。从利益的角度看，如果保证，她肯定要攻击我说假话，否则，就要问我敢不敢拿出极具威力的保证，甚至签协议。毕竟，既然绝不可能，做出一切保证应该都是无所谓的。那可是要搬起石头狠狠地、反复地砸自己的脚。我不禁低头看了看脚。

我的良心、自尊心、理性甚至我的傲慢，都不允许我做出这种可能做不到的保证。何况，她绝对不是傻白甜。如果我保证了，她肯定会认为我是个骗子，而不会认为我可靠。其实，如果她做出这种保证，或者相信我的保证，我也会有同样的感觉。所以，为了我们两人未来的自由，我们都不能保证。但是，阿梦未来和别人。我有些不知道该怎么想下去了。

突然，我想到了报应的时间和强度等问题，不禁打起了十二分的精神。我坚信阿梦对善的执着，也相信她不会恩将仇报，所以，恢复了研究模式，“我担心我们不能永远相爱。我不想接受随机的爱。”

“我能理解，但是我也没办法。这也是尽管坚持信仰前途艰险但是必须前进的一个例子。无论如何，我们要努力成为尽量合乎逻辑的灵魂，哪怕我们可能分手或必须分手。”她边说边抓住我的手，诚恳地说，“但是，我就是不相信那会成为事实，尽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不知道是否该相信理性主义者的非理性言论，另起了一个话题：“你认为如何才能将智人的爱转化为逻辑生物那种爱？”

她说：“关键在于从对利益的信仰转向对价值的信仰。两种生物生活模式的差异基本上体现了信仰、生活目标之间的差异。总体来看，我觉得剥夺掉性、亲情等所有标签的爱更像是真正的爱，或许，也会促进自由的爱。例如，让更多被贴上同性恋、师生恋等各类不伦标签的爱能够被广泛接受。而且，爱就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两人同时为对方着想的结果就成了我通过为你着想而为我着想。近似地看，爱像是两个人暂时合二为一、无法区分了。”

我调侃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刚试图试探，她就要动手，我赶紧换话题：“只要器官长在自己身上，就不可能为对方着想。”

她今天火气明显有点大：“胡说八道！你要搞清楚，为对方着想是为对方的灵魂着想，从来也不包括身体。身体可以受益，但是只能是让灵魂受益这一目标的副产品。智人也有不顾私利的爱，比你这种满脑子性欲的所谓爱情更合乎爱的真谛。你这个自私的功利主义者满脑子只想着自己的器官。”

我满头黑线，抓住她的不严谨义正词严地说：“你才自私！你从不想着我的器官，我却总是想着你的。”

“噗！”她一口水果喷到了我的身上。我哭丧着脸，在火冒三丈之前，仍然觉得有必要确认一下直觉，“你这是故意的吧？”

她仔细地帮我收拾，同时异常诚恳地不停地说着对不起。由于她没有否认，我高度怀疑被她借机报复了。她推我去冲澡，但是我拉着她不松手。她面色不善，“你这是勒索我？”

“这是我在表达爱的意愿。在我们还无法随意控制欲望的时候，应该接受它的存在。”她一仰头，我赶紧补充，“你不要犯逻辑错误。我是在进行学术探讨，我现在的言论和我下一时刻的行为无关。”

她跟进来拿起了喷头，“我觉得你远远不只是接受，但是，有时又愿意有所节制，这是为什么？”看到我蠢蠢欲动的样子，她补充说：“当然，总体来看，我觉得你太不节制。”

我不能蒙住她的眼睛，只能继续钻研学术，“因为适当节制欲望能提高每一次的满足感。压制之后得到会更美好，不仅是感官的感觉更好，灵魂也能从更优质的逻辑推理上受益。”

“这种方法很经验主义、功利主义，确实是你的风格。”

“其实，我虽然看起来像是功利主义者，本质上却不是。我从小就高度重视方法，可以说方法就是我那时的信仰，一切都可以视为方法。方法高于一切，这就是我这个机会主义者的本质，也许，称我为方法主义者更为恰当，只不过没有这个词。所以，纵欲、节欲还是戒欲不完全是本能问题，也是方法问题。现在看来，这种信仰有些不合理，毕竟，信仰应该高于方法。但是，由于前人没有充分认识到方法的重要性，所以我这么做还是有成效的。虽然我现在不再那么崇拜方法，但是，一些以往的决策已经成了习惯。”

“习惯并不是不可改变的。而且，你并不是必然需要我的身体，你可以说是需要发泄……”

我赶紧把她的话堵回去，怕她上头，“我需要的是努力发现真理。你的主要目的不会比我更高尚。”

“我确实不可能做到你这种程度。我爱你的最初动机很简单：愿意看到你专心工作、理性说话的样子，而不是你满脸欲望的样子。过于压制欲望和过于满足欲望都更容易让你满脑子欲望。至于我，我似乎没有多少欲望，它对我影响不大。”

我被雷到了，“你是说你在牺牲？”

“你知道我不关心身体的满足感，至少，努力这么做。再说，身体最多算是我的财产，又不是我，也许这在你看来算是牺牲，但是在我看来谈不上。”

“也可能，因为我要的足够多，所以，你早已经足够满足。这不能称为不关心。”水突然变得冰凉，看来研究过了头连热水器也会发火。

“我的灵魂不承认这种可能性。”

我哆哆嗦嗦地说：“我爱身心的水乳交融，你不觉得这才是爱的最高境界？”

“应该是灵魂、思想的水乳交融。两个人相爱与否，他们的身体并不是必要条件，否则，我残废了你就不爱我了？你和孩子的爱也需要水乳交融？夫妻之爱可以像其它的爱一样纯粹，没有功利性。建立正确的爱之后才有性爱，而不是反过来。你会和孩子一起玩沙子，总不能说你是为了玩沙子而爱孩子。”

“既然身体对你不算什么，对我很重要，你为什么还总是加以控制？”

“这是在为你着想。我绝不认为你的身体得到越多就会让你更接近于灵魂。当然，像很多问题一样，我不知道怎么做最好，所以，无法很精确。”

“你不知道怎么做，还瞎做什么？”

“但是，有的时候我知道不能做什么。”

“比如？”

“不能帮助你的身体侵袭我们两个人的灵魂。”

“你认为你比我能代表我？我明明就是得到的越多工作越专心。”

“真的？”

当然不是。这是丧失理智的气话，反正也骗不了她。而且，我安慰自己，这也许是我的身体强迫我说的。

她接着说：“你肯定有些矛盾。这是你的肉体和你的灵魂之间的矛盾。我肯定不愿也不能代表你的身体，但是，有的时候，我比你更能代表你的灵魂，尤其是未来的灵魂。”

我像僵尸一样钻进被窝，估算着这次会烧到几度，“在你的折磨下，也许我的灵魂活不了多久，就别提什么未来的灵魂了。”

她站在床边给我擦干头发，“哪怕明天要死，今天也应该努力做到最完美。智人如果只有一天可活，会努力尽情享受、满足身体，还认为这理所当然。可是，合乎逻辑的选择难道不是把最后一天留给自己，也就是灵魂？这个问题能突出地表明智人究竟把什么视为自己。所以，智人对细胞才是真的好，不惜牺牲自己。对你而言，即使你明天要死，今天也应该努力完善自己的灵魂，而不是满脑子想着我，想着我的身体简直就是让自己死有余辜。”

这太狠了！我可怜地望着她：“你已经决定让我明天死了？”

这把戏骗不了人，但是我相信阿梦的善良，果然，她坐下来放缓了语气：“再给你加一百年吧。”

“为什么你总是有权为我的灵魂做出决策，而我不能为你的灵魂做出决策？”

“你连自己的灵魂都顾不上，还想代表我的灵魂？你真要是代理了我的灵魂，一定会是叛徒，肯定会把我们俩的灵魂都出卖给你的细胞。”

我试着拉她下水，未遂，有些上头，“也许你的话更有道理。但是，我就是现实主义者，利益至上主义者，经验主义者，结果论者，一切的一切都要要求我为身体争取更多次蹂躏你的机会。”

“不，你是被迫接受你的身体的指令。你的灵魂认可我关于灵魂的观点，但是你的身体拒绝接受你的灵魂的指挥，强烈要求你的灵魂放弃这一观点。而且，通过神经系统，也由于你的灵魂自律能力不足，你的身体居然成功了。所以，你现在有些丧失理智。”

我在她的注视下认真想了一阵子，“你的思想我目前无法否认，但是我还不会改变。”

因为我的灵魂终于重新控制了身体，她奖励了我一个吻。但是理性的思考使得我有些心不在焉，“逻辑生物相爱时每时每刻都为对方着想，这和你说过的爱的平移不变性有类似的意思。所以，不受外力影响的时候应该能维持现状不变，这就像是惯性原理。灵魂的行为和宇宙的运动似乎有一些相似之处。爱像是短程作用力，那么，交易就像是长程的电磁相互作用。如果将人分解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两者之间也满足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的原则，因为竞争不仅存在于生产者之间，也存在于消费者之间，而生产者被消费者手中的钱吸引，消费者被生产者的产品吸引。此外，社会发展可以对应于宇宙膨胀，导致城市化的集中倾向可以对应于万有引力。但是，这种列举相似性的研究是经验主义的，不是研究真理的正确方法。如果能证明你的猜想，宇宙就是逻辑世界，宇宙和社会的相似性就有了逻辑依据，因为宇宙必然是最合乎逻辑的存在，而社会作为灵魂组成的世界，也应该尽量合乎逻辑。当然，现在两者还不完全一样，因为社会有很多不够合乎逻辑的地方，这可能也是每种相似都是粗略相似而不是精确相似的原因。但是，逻辑生物、完美生物组成的社会应该和宇宙有着相同的基本结构。所以，如果说让灵魂尽量合乎逻辑是智人进化、发展的一条道路，模仿宇宙就应该是另一条道路。”兴奋逐渐褪去，我继续说：“你当初做白日梦都能想象出接近于未来社会的生活原则。我一向以为正确的原则是靠推理得到的，至少，那样才有好的正确率。”

“那是理工科的谬论。本仙子随随便便做个梦，就预知了一万年。”

我突然发现阿梦脸红红的，吻就没停过，知道她外语不行，起了促狭之心：“Hellcat。啊！”

“我错不了。”她清醒得好快，边说边诱人地舔掉嘴唇上的血渍。

“你毫无证据，简直是丧失理智。”

“我很自信，可以查字典证明我没错。”

“迟到的证据弥补不了你的错误。”

“这是来自未来的攻击。未来的我查字典后穿越回来，发动攻击。”

“不可能！”

“什么都有第一次。老爷子能回来，未来的我也能回来。”

“你说好要补偿我的。”

“我没说现在补偿，也没说如何补偿。无论如何，我不会鼓励你丧失理智。对经验主义者，因为身体有欲望而得到满足，这种因果关系非常要不得。甚至，哪怕只是在身体有欲望之后就马上得到了满足，这种时间顺序的反复出现也会诱导他们归纳出错误的乃至邪恶的规律，诸如身体有欲望所以要满足，要优先满足，或者就一定要满足。既然你暂时摆脱不了身体的控制，我更愿意建立先讨论再满足身体的时间顺序，让你总结出另一种因果性。身体只能是灵魂的背景，永远是配角，永远不配成为我的行为的主导力量。如果某一时刻它是，我的灵魂就一定要让它后悔。”

“我不怕后悔！我要做梦！”

在努力展现自己最动人的一面之后，她让我去找老巫婆。在灵巧地跳出包围圈之后，也许是由于我们发展得不错，她在门外突然变身小女孩，绞着手小声说：“我们以后睡觉前可以一起讨论问题。”

这让我有些意外，毕竟，只要深夜经常讨论问题，梦想就会频频实现。但是，我余怒未消，“你就不担心？”

她俏皮地说：“人生需要冒险。”

忽略掉一些言语冲突，我觉得今天算是成功的一天。可是，峰回路转，由于我的身体忙于预测未来，让阿梦看到了小帐篷的崛起过程，她坚决地收回了冲销错误的提议。结果，我们花了两个小时的时间分别做了五百个俯卧撑。好处是，汗流浹背的我不用担心发烧的问题了。

第十一章 第一知识：必然的信仰

第二天，没人买菜做饭，只好给老爷子点了外卖，老爷子毫不介意，全天笑容满面，甚至帮忙做起了家务。我们都觉得好陌生。

傍晚，三人一起在沙滩上散步。阿梦显然急于讨论宇宙是逻辑世界这一问题，说道：“我不喜欢现在这样讨论，灵魂话题说着说着又转到爱。这缺少连贯性，甚至，有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感觉。”

老爷子歉意地说：“问题是我在灵魂问题上说不出太多东西了。”

我怀疑这不是他内疚的真实原因，习惯性地给了阿梦一击，“老爷子的脑子里西瓜很少，你难道就不要那些芝麻了？可是，他脑子里的芝麻对现在这个社会可能也是西瓜。你这么急于讨论，有杀鸡取卵的嫌疑。”

阿梦碰了碰我的胳膊，说：“不会用成语别乱用！什么时候你也开始这么信任老爷子了？”

我咬着牙，无可奈何地怀恨在心，“首先，作为一个机会主义者，这样能享受训斥你的快乐。其次，逻辑推理对智人来说是有难度的。至少，我的脑力无法持续地进行高难度的推理，也无法长时间维持对纯理论问题的兴趣。所以，现在这样有张有弛，其实挺合乎我的

利益、习惯、方法。第三，这两天，我们都挺累，尤其是考虑到老爷子的身体，应该放松放松。至于相信老爷子，他的新奇言论到现在为止我找不出什么明显的毛病，相比之下，找出人类用千百年时间建立的传统中的弊病，乃至找出你的思想的弊病，并不太吃力。而且，老爷子非常不像是个思维异常严谨的骗子，这也大大增加了他的可信度。”

老爷子瞪着眼说：“你不用夸我是个傻子吧？”

虽然心中对老爷子这种不知好歹、伤害友军的行为不满，我还是公正地回答：“您有些地方和我的意见相左，而我的自信无边无际，超出任何人的想象。我现在已经因为您而改变了很多想法，却没有改变您，这本身就表明，我的灵魂认为您的言论远远比我的思想更合乎逻辑、更有价值。这让我的自信心、自尊心很难接受，却又是我的理智所必须接受的。”

阿梦说：“要纠正一句，你的自信心从未超出我的想象力，我对我的想象力的自信才真正是超出任何人的想象，包括我的，因为它从不止步，不断突破。”

老爷子似乎长高了一点，“井底之蛙。智人就是喜欢相互比来比去，嘴里说着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其实根本不管外面。”说完，才想起什么，“当然，也情有可原。”

我们两个着实汗颜，阿梦低着头说：“岂止，我们不仅没顾上天外、天边，我们简直都没看看身边。”

我不禁抱怨道：“你这尊梦神是不是应该清醒点，不要总想着干涉现实。”

阿梦不得不再次低头，“我承认我只考虑到了自己。其实，我也并不完全反对这种工作方式。虽然从兴趣、理性的角度看，我认为应该以最有价值的问题为重点，但是，理性偶尔也要求我的灵魂自由地思考问题，这就不能只局限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也许，正是因为自己长期感兴趣的问题有了希望，我有些迫不及待。”

我说：“你这种思维方法基本上是基于经验、直觉的，而你在这个领域又不擅长，直觉很容易出错。我是以价值为准绳思考，也是以价值为准绳去写作。但是，价值是会有波动的，因为低价值和高价值在逻辑推理中会不断转化。低价值能推导出高价值，反之亦然。所以，我不禁止低价值，但是，如果它产生不了高价值，我就会不想或少想，不写或少写。当然，大家的价值观不同，对价值的判断会有些差异。不过，我和你的最主要分歧在于，你认为低价值不能太低，我认为可以无限地低。你认为应该实行某种价值管制，我认为完全不需要，应该海阔天空地自由地推理。这本书现在已经受到了你的一些限制，现在你又要管制我们的话题，是不是管得太宽了？”

也许是因为从来没有如此三番两次地犯错，甚至无法反驳只能接受，也许是为了维护内心的安宁，也许是戏瘾上身，阿梦干脆利索地跪在我面前，“非常抱歉，在思维方法的问题上，我太自以为是了，你才是老师。”

我既惊且喜，很想等着她磕头，但是众目睽睽之下，她又一副不着急的样子，我只好小声嘀咕：“我接受。”一边想着让她回去继续跪，一边用力地搀她起来，我感觉她差点再跪下去。

看完戏，老爷子有些得意地说：“这些天和你们在一起的日子是我回到这个世界后最快乐的日子。你们的逻辑推理能力还算不错，人品也还行。看来我没有失去太多的判断力，挑人抓机会的水平还不错。虽然我忘记了逻辑生物的能力是什么样的，至少，你们让我感受到了逻辑推理的美感。这样的讨论似乎对我的记忆也有一些唤醒的作用。我想起了逻辑生物的一些基本原则。第一原则是‘我是且只是灵魂’。第二原则是‘灵魂要尽量合乎逻辑’。第三原则是‘逻辑是世界上唯一的独立的存在’。第三原则其实就是纯逻辑信仰。这些原则有很多推论，而且，似乎还在不断产生新的推论。逻辑生物直到现在仍然在努力研究灵魂、逻辑，如可以是什么，有没有边界、禁区，等问题。我们努力对尽量合乎逻辑给出一个完全的、没有遗漏的解释。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成功。例如，逻辑是无所不能的就是一个著名的猜想。这意味着不可能发现逻辑的所有含义，否则，逻辑就是有限的，

不能在一切方向上达到无限。甚至，智人的存在也说明，逻辑不仅能创造合乎逻辑的存在，甚至，通过合乎逻辑地创造出会逻辑推理的智人，然后假智人之手，创造出邪恶和无法合乎逻辑的存在。所以，逻辑生物倾向于认为，永远不可能知道从逻辑开始推理的极限，进而，探索宇宙、探索逻辑的奥秘就是灵魂无限长期的必要责任和义务。”

见我们惊诧地望着他，老爷子说：“我并没有恢复记忆。刚才这些话有些是记忆，有些是推理。老夫也算是聊发少年狂，发现现在这个老迈的我居然也能做出一些自以为还算奇妙的推理。这种乐趣实在是妙不可言，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享受到这一乐趣了。”

我说：“不过，只有推理、真理的生活太乏味了。”

阿梦说：“你太会为感官着想了。而且，这些是必要的义务和责任，不是全部可能的行为。当你想象力不足的时候，你不想着提高能力，却去怪正确的信仰。拉不出屎来赖茅坑！这么照顾邪恶，你是邪恶养大的吗？”

对于自己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我很有些挂不住。毕竟，前车之鉴就在身边，我可不希望自己也反复低头。为摆脱危险，我赶紧抓住一根救命稻草，“逻辑无所不能这个假设太难以置信了。”另一方面，我讨好地挽住阿梦的胳膊，不惜伤人一千自损八百。

老爷子说：“有时候，最难的就是最简单的。相信宇宙是一个纯粹由逻辑推理组成的世界，这似乎很简单，但是，极难用经验去验证。即使在我们那个时代，积累了大量关于两者相似性的经验，从经验主义的角度看还是一个无法被经验完全证明的猜想。”

阿梦对老爷子这番言论很满意，“虽然经验主义者会想着用经验证明这个猜想，但是，纯理性主义者应该纯逻辑地证明，甚至，更愿意相信这是自明的真理。从经验主义的角度看，完全可信地证明这个猜想是不可能的。毕竟，无论逻辑世界和宇宙有多少共同点，有多少次相互一致，都不能视为一种充分的证明，因为只要未来发现一个差异就足以证明两者不同。这类基于经验主义的证明，包括验证预言、寻找共同点等，都随时有被推翻的可能，永远无法保证未来不出现例

外，只会导致对真理不够信任，是不应该被接受的真理证明方法。波普尔的可证否理论至少是不应该应用于真理领域的，其弊病在于，可证否无法合乎逻辑地成为超过逻辑的信仰。而且，从功利主义的角度看，如果对真理的正确性总是怀着疑虑，很容易助长邪恶，导致不必要的错误推理。例如，宇宙膨胀是目前已知的宇宙中持续时间最长的现象，所以，假设这是真理应该算比较合乎经验主义。但是，如果用经验主义去验证这条真理，总会有人说宇宙未来可能收缩，所以不能100%相信这一命题。这会导致人们去研究宇宙收缩的相关理论。我的推理不是禁止研究宇宙收缩的可能性，而是强调不应该依赖经验主义去验证、信任真理。经验主义、可证否有利于证明谬论不是真理，就像是伽利略的斜塔实验；但是，也确实不利于百分之一百地相信真理。当然，用经验验证现象没有问题，例如，虽然太阳从东边升起，但是并不需要让人相信它永远会从东边升起。”

老爷子问：“如果确实发现真理有问题怎么办？”

“去研究那些和真理相关的经验，通过修改经验去保护真理，就像对待芳芳的未来世界乏味论那样。”

我狠下心掐了一把，不耐烦地说：“太费劲了！你的说明掺杂了太多的经验主义。简而言之，你是希望纯逻辑地推导出宇宙是逻辑世界。那我们就找到这种推导即可，不用去管那些经验主义的弊病。所以，反复地、多角度地验证正确性是对待真理的错误方法。当然，它们也许对经验主义者有用。”阿梦一边跺脚一边瞪我，我心虚地加了一句，“有时我可能也需要想想这些话。”

老爷子感慨道，“我有时觉得，冥冥之中似有天意，将我送回了这个时代。”

阿梦说：“我有时觉得您就是天使，帮助我们两个人的灵魂完成了最终的结合。原来我们的合作总是不顺畅，您的到来一切似乎都变了。我们根据您给出的一些信息进行逻辑推理，以此来判断您的信息的可靠性。结果，按照我们的判断，这些推理结果合乎逻辑的程度远远超出智人当前的观念，更重要也更正确，甚至比您的历史还重要、

可靠。这真是太神奇了！我对于我们发现了一些重要的知识乃至真理充满信心。”

我说：“确实。老爷子虽然话不多，但是影响深远。它们像空气一样在我们的灵魂中扩散开来，现在，似乎已经在灵魂中无所不在。”

阿梦说：“这种影响似乎主要体现在判断上。”

老爷子说：“在已经有了很多知识的条件下，对一个新思想做出判断是个很复杂的事情，要考虑对所有现有知识的影响。”

我的灵感喷薄而出，“即使是原因的微小变化，都可能让结果受到剧烈的影响。例如，知识 A 的原因的可靠性原来略大于知识 B，所以 A 被视为是正确的知识。原因发生一点变化后，B 的可靠性就可能大于 A，那么，B 就取代 A 成为正确的知识，后续推理就会从 B 出发，从而导致后续推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最正确的知识不应该是众多原因综合考虑的结果，尤其不能是利弊相抵后最有利的那个，因为那会很不可靠。像是灵魂、宇宙是逻辑世界都是很简单的单一推理，只要这唯一的推理必然正确，它们就只能是真理。智人总结前人在真理领域的观念后，有人认为真理是相对的，但是，它们关注的所谓真理都是需要考虑众多因素的，如牛顿力学、地心说，不可能是真理。要反驳相对性只需要唯一的推理：相对性是不是真理，如果是，自然说明存在真理；如果不是，这也等于是构造出来一个真理。这种证明的极简属性本身就说明这是一个真理范畴的问题，而且构造出了一个真理，真理的相对性是谬论是真理。智人因为自己的研究方法、思维方法、信仰错误而归咎于真理不存在，这算不算拉不出屎来赖茅坑？”

我喝了一口送到嘴边的果汁，令某人意外地顺手捏了一把，“所以，任何知识如果只依靠经验、只能得到经验的证明就必然不是真理，而且，永远不能因为得到若干经验的证明而相信某个知识必然正确。经验主义的知识不可能必然正确，都可能失效。所以，过于信任经验主义的知识必然导致各种意外的存在。应该把最可靠的知识视为信仰，这既能确保后续推理的正确性，也意味着后续知识不可能比信

仰更可靠。为了获得最可靠的知识，就应该去寻找基础最简单的知识。”

阿梦还了我一个甜蜜的意外，得到支援令我精神一振，“所以，最可靠的知识是第一个知识，是所有知识中基础、原因最简单的知识，而最简单的情况就是没有任何其它知识为其提供证据的知识。那么，灵魂的第一个知识能是什么？可以想象，当一个灵魂刚刚出现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应该是我是什么。其答案就是第一知识。合乎逻辑的结论应该是发现自身是一组逻辑推理组成的灵魂。智人没有这样的第一知识，因为他们在幼年时期没有逻辑思考能力，被感官和成年人灌输了现有的基础知识，而这些经验主义的基础知识无法保证正确性，事实上，全部是错误的。而且，智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在灵魂成熟之后并没有放弃这些不可靠的知识，而是在这些不可靠的知识的基础上去推理，这样的推理是无法具有逻辑的可靠性的。正确的方法是在灵魂成熟之后完全依靠灵魂重新认识世界。就像我们现在正在做的这样，抛弃一切经验，假设自己是一个刚刚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的灵魂，然后，完全依靠逻辑认识世界。纯理性主义者的重要性和正确性的根源就来自于他们把自己是灵魂当作最可靠的知识。人类以前过于相信经验，实质上就是将经验当作第一知识，甚至是把很多不同的经验当作并列的第一知识，这很不合乎逻辑，因为这些经验之间很可能会相互矛盾，解决这些矛盾当然又只能依靠灵魂进行逻辑推理，而灵魂和经验也必然存在矛盾。这样的科学基础简直就是逻辑混乱，必然导致科学的世界迟早会天下大乱。”

阿梦紧紧搂住我，似乎想要和我融为一体，崇拜地说：“哇哦！太强了。相信我是逻辑，就应该相信逻辑是最可信的知识、信仰，应该纯粹地、不掺杂经验地用逻辑去认识世界，进而，拒绝一切无法合乎逻辑的知识。”

部分是看在她真情流露的份上，部分是因为灵魂很急，虽然积怨加深，我再次忍了下去，“如果说灵魂诞生后的第一知识是‘逻辑在’，第二知识就可以是‘逻辑在变化’。所以，逻辑有现实也有未来。第三知识可以是‘逻辑的变化尽量合乎逻辑’。第四知识可以是同时存在自己能控

制的逻辑和不能控制的逻辑，两者相互影响。前者可以称为灵魂，后者可以称为外部世界。灵魂不能包括整个逻辑世界，所以，外部世界必然存在。第五知识可以是自己控制的逻辑不止一个，或者说‘灵魂是由一组逻辑组成的’。灵魂和外部世界一起组成了逻辑世界。所以，‘我是逻辑’不准确，要修正为‘我属于逻辑世界’。以上推理表明，如果灵魂能够不考虑经验地独立思考，也就是认真反省自己内部的运行，即思维过程，能够证明不仅自我的内部应该成为合乎逻辑的思维，也应该存在一个合乎逻辑的外部世界；证明经验并不是知识的必要基础；证明纯逻辑推理的可行性；证明形而上学真理的存在性；证明科学甚至能建立在唯一的真理之上，如此简单、统一的科学甚至能比那些多学科的、根本无人能完全掌握所有基础的当代科学更能推导出正确的知识；正确的第一知识有可能解释无穷无尽的现象；即使在经验主义意义上，也是唯一可能完全正确的信仰，唯一可能完全逻辑上自洽的科学基础；等等。在灵魂只相信逻辑的条件下，不会存在逻辑世界以外的其它外部世界，所以，灵魂所在的世界只能是宇宙。这就是‘宇宙是逻辑世界’的纯逻辑证明。”

我纳闷脖子上为什么有那么多汗水，边擦边说：“因此，一个灵魂和世界的关系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由自身控制的内部的逻辑推理，即思维，另一部分是不完全可控的和外部世界的关系，即经验。而正确建立信仰不能依靠不完全可控也就不完全可信的经验，只能依靠完全可控因此完全可信的、对思维的认知、对自我的内部认知。”说完，有一种急着找厕所，很久之后终于达成目标的感觉。

老爷子笑着说：“妙哉！因为灵魂用逻辑认识世界，所以，‘宇宙等价于逻辑世界’就是真理。如果将人视为身体，用经验认识世界，宇宙是逻辑只能是猜想。正确的信仰导致了无疑的知识，错误的信仰才会导致怀疑主义、缺乏信仰。”

我好像突然注意到阿梦像个花脸猫，我从不喜欢猫，更不喜欢像猫的人。再想到刚才的积怨，嫌弃地把她推开，一下子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阿梦对老爷子说：“这是您想起来的未来知识吗？”

老爷子摇了摇头，“恐怕要让你失望了。我没法帮你们证明这个推理是正确的。幸好，即使有记忆、历史，也不应该成为信仰的证据。”

我说：“逻辑作为第一知识能够依靠自己继续发现知识，但是经验等任何其它存在都不能成为第一知识，因为它们都需要逻辑。所以，合乎逻辑地建立知识体系的正确方式必然是从正确的第一知识，即逻辑，出发。科学最好是从形而上学、逻辑学出发，亚里士多德对逻辑的信任没有错，只是既没有找到正确的信仰更无法进行后续推理。伽利略牛顿也没有多么正确，他们相信错误的经验主义信仰，虽然发现了别人的错误，甚至自己也找到了一些经验主义的知识，但是不可能找到真理。从上述推理可以看出，真理根本就不是能用经验主义去发现的，即使发现了，也失去了真理的味道。例如，宇宙膨胀的真理形式的表述应该是逻辑推理会导致逻辑世界不断扩张。当然，如果将来有人通过逻辑推理证明逻辑世界也能收缩，那也是可能的。但是，无论如何，物理学形式的表述让真理失去了绝大多数价值，让人无法意识到真理、宇宙和灵魂的密切关系。遗憾的是，智人以往的形而上学从未完全建立在内部知识的基础上，包含太多和经验主义有关的外部知识或者虚构的知识，如心灵、自我、神。推理的顺序也存在诸多错误，所以充满谬误，甚至沦落为神学的工具。正确的形而上学应该高度重视知识的顺序，有些类似于公理化，但是又不等同于公理化。人类以往的公理都不是唯一的，相当于同时有多个信仰。但是，纯理性主义只能有唯一的公理，也就是第一知识：逻辑在，或者与之等价的，世界是纯粹逻辑的。不过，从经验主义的角度看，接受后者有困难，而前者则至少可能合乎经验，更容易被经验主义所接受。或许，把‘我属于逻辑’当作第一知识效果更好。”

听到后来，阿梦很不满意。她强调自己浑身酸痛，小女子需要背背，我不得不暂时成为坐骑。她说：“看来，在高光时刻之后，也许是你的状态重返人间了，也许是你有些害怕了，反正你正往回缩，总是想要帮一把经验主义，让我有些想吐。也许，你的建议有一些实用主义的、功利主义的价值，因为这个世界上经验主义者太多。但是，这

样的命题无法自恰。既然一个灵魂认定自己属于逻辑，就应该也只能用逻辑去认识世界，更不会把经验主义的外部知识置于纯理性的内部知识之上。对于一个刚开始认识自己的内部和外部的灵魂而言，他只能假设内部和外部是同质的，所以，外部世界也是逻辑。他不应该假设内部属于逻辑，外部是自己无法通过内部的思维直接认识的其它存在。后者有些像是智人的思想，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我说：“灵魂有了意识，第一反应不应该是我在一个和我无关的世界中，而应该是在一个和我最亲的世界中。与之类似，纯理性主义者人不会把生孩子的过程视为母体释放自己的一部分，而是把宇宙视为母体，把这个过程视为孩子从母体中的一个位置移动到另一个位置。”

阿梦说：“信仰的正确性必然只能来自于最初的推理，即从完全无知到第一个知识的推理，和之后的推理无关。所以，不能因为接受信仰之后的推理会有很多难题就放弃这个信仰。也不能因为某个信仰之后的推理轻松就接受那个信仰，那是结果论的弊病所在。例如，如果相信一切都是某个信仰决定好的，如神或命运，人无需思考、努力，那么，也许这会让人生变得轻松，某种意义上合乎功利主义，却必然邪恶，必然无法合乎逻辑，因为逻辑是充满变化的，对逻辑的信仰鼓励用逻辑推理在完全变化中做出最合乎逻辑的选择，也许这就是对宇宙母亲最好的报答。经验主义者可以把那些合乎纯逻辑信仰的经验当作对纯逻辑信仰的经验主义验证，当作放弃经验主义的理由，却一定不能因为经验而相信纯逻辑信仰，因为那意味着他实际上是以经验为信仰的。如果将来出现某些可以归咎于信仰错误的经验，他们就会归咎于信仰，而他们本应该在经验中寻找问题。毕竟，纯逻辑信仰才是唯一最合乎逻辑的、最可靠的、基础最简单的第一知识，是价值最高的知识的唯一候选者。”

由于疲劳等多种原因，我跌跌撞撞地走着。在我的不断干扰下，阿梦哼哼唧唧地做出这么一长串重要推理实属奇迹，以至于我似乎也有了力气，步伐变得平稳起来，“真了不起。但是，这种理性和感觉的对立在我身上，以及在我们之间，都会长期存在。而且，以后还是要

靠我们基于理性和感性基础上的推理，所以，为了未来的合作，我们必须容忍对方。”

老爷子说：“也绝对离不开我所提供的判断。”

我第一次感到老爷子是多余的，揶揄道：“您是一种过于神奇的、难以感知的存在，姑且把您当成一种想象力吧。”

阿梦说：“不知道你是否能忍受我，反正我能忍受你。而且，你不能这么说老爷子。我的能力可以称之为想象力，但是，和老爷子的那些神来之笔无法相比，主要是他提供的信息几乎都值得关注，这种重要性和正确率都是一般的想象力无法达到的。”

我说：“所以，我们面临一个矛盾，灵魂无法证明历史经验的正确性，只能证明一部分历史经验是否合乎逻辑。幸运的是，老爷子的大多数言论都属于可以用逻辑判断的经验的范畴，而不是柴米油盐这类无法用逻辑判断的日常经验。我们无法保证我们的逻辑推理是最合乎逻辑的推理，而老爷子提供了一种非常规的判断力，不是通过因果推理做出判断，而是非理性地乃至有些玄妙地通过未来的历史做出判断。而且，这还是一种大规模输入的判断力。”

老爷子自信地说：“即使不借助历史，我的判断力也不差。也许我的记忆基本丧失了，但是，可能还保留了一些直觉。和智人相比，我的生活经验更合乎逻辑。多多体会大自然、多多进行逻辑推理，多多在合乎逻辑的社会中生活，这些都有助于理解判断力的奥妙。”

我说：“因为逻辑生物的社会很少有邪恶和无法合乎逻辑的谬误。经历的善、真理多了，对善恶、正误的判断也就更可靠。即使是以前并没有遇到过的问题，也不容易犯错。智人平日里不断获取邪恶的经历，不断被灌输错误的命题，所以判断力太低下。虽然同样是经验主义，但是，这和经验的数量无关，而是和质量有关，也就是和生活经验中合乎善的比例、获得的知识中合乎逻辑的比例有关。在智人社会无论有多少经验，哪怕活了一千年，在判断力方面也无法和逻辑生物的判断力相比。”

阿梦一边催着马儿快些走，一边说：“关键在于，依靠经验太容易，依靠想象力、逻辑推理太难，智人在思维方面太懒惰。”

我一边心怀不满地蹦蹦跳跳，一边帮着她说话：“其实，有很多经验表明，经验是不可靠的。AI 出现之后，人类发现从下围棋的几百年经验中总结出来的两分定式有很多是亏损的，有些甚至大亏，而 AI 可能还没有达到围棋上帝的水平。可以想象，在其它领域，人类也会存在大量的错误。人类太习惯于分类，这进一步缩小了检验经验的能力。例如，人们肯定不愿意把人类在围棋领域的表现推广到经济、教育等一切经验主义的领域，进而得出人类社会充满邪恶，几乎没有真理、善的结论。”

阿梦说：“你真是一个阳奉阴违的机会主义者，做出纯逻辑推理也是麻溜麻溜的。”

我说：“智人的适应能力是很强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智人的能力是最好的。在一切怪异条件下，智人都能通过逻辑推理适应环境，却不肯相信逻辑是最可信的。其实，既然没有比逻辑更可信的存在，逻辑就是最可信的，甚至是完全可信的，因为应该将最可信定义为 100%可信。我经常看怪异的电影，玩怪异的电脑游戏，但是，都能通过逻辑认识那些环境。但是，回到熟悉的环境中之后，或者，在那些怪异的环境中呆久了之后，我就会用经验。所以，对经验的记忆会妨碍人使用逻辑，当然，根源在于智人贪图享受，既然用经验更容易，就懒得推理。”

阿梦说：“由此可见经验主义弊病的根深蒂固。智人滥用经验，因而纵容经验犯下很多错误，甚至通过经验去发现信仰。正确的做法是一切能用逻辑处理的问题都用逻辑去处理，这至少包括一切真理。”

我说：“说服智人改变信仰是很困难的。几乎所有人都把信仰看作一种选择，而没有认识到这应该是合乎逻辑地产生的第一个知识，也是最可靠的知识、最重要的知识。当然，究竟是先有逻辑还是逻辑先成为第一知识，就像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没有必然性，甚至应该视为错误的问题，反正总会生就是了。”

阿梦说：“也不要这么没信心。智人以前不能合乎逻辑地建立信仰，是因为没有见过完全合乎逻辑的信仰。我对于未来很有信心。当然，我理解你基于现实主义的悲观情绪。”

我说：“智人要成功地纠正信仰就必须认识到，在信仰、第一知识的问题上，纠结于各种细节、枝节问题都是不合乎逻辑的。例如，如何证明老爷子的历史的真实性，如何用第一知识解释星系、量子力学。这种枝节问题是无穷无尽的。只要验证了信仰的逻辑基础，就永远不会因为枝节问题否定信仰，而是会用信仰去不断解决问题。在明确信仰、第一知识之前先研究枝节问题，或者，在建立正确的信仰后因为枝节问题而放弃信仰，这些都是本末倒置。所以，正确的信仰是不接受由枝节问题出发对信仰的质疑的，努力解决问题才是正确的研究方向。这显然无法得到其它信仰的认同。但是，任何争论都涉及或者说基于信仰+逻辑。如果我们和对手的信仰没有共同点，就可能不存在双方都认可的逻辑推理。当然，作为唯一正确的一方，可能也是有优势的一方，我可以按照他们的错误信仰进行一些推理，如支持纯逻辑信仰的经验主义的证据。这些推理他们比较容易接受，有助于说服他们。但是，首先要明确，这样的推理是错误的。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不去这么照顾对手，而是要求对手先搞清楚自己的信仰。至少，绝大多数智人根本不清楚自己的信仰究竟是什么。既然逻辑是一切信仰组合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对手至少有义务明确自己的信仰，甚至，证明自己的信仰之间没有相互矛盾。否则，如果自己的信仰中矛盾重重，无法解决，那岂不是想推导出什么就能推导出什么？如果对手连自己的信仰都搞不清楚，怎么可能有合乎逻辑的辩论？我和你说经验，你和我说逻辑；我和你说逻辑，你和我说传统；我和你说传统，你和我说法律；我和你说法律，你和我说某位大师。智人擅长这种浪费时间的狡辩，逻辑生物不会参与这种诡辩。”

阿梦让我把她放下来，喜滋滋地说：“我爱的就是现在这种条理清楚、完全被逻辑思维主导的你。”

我感觉舒服得要叫出来，但是没忘给她泼一瓢凉水，“我容许理性的存在，允许理性继续推理。但是，我也重视利益。我目前选择两

者兼顾，这或许也是一种信仰，大概就是机会主义。这更像是部分智人处理信仰的方法：既然不知道信仰是什么，就什么有利信仰什么。虽然这不那么合乎逻辑，但是比较中庸，并不会过于违背经验。所以，无论以后你怎么继续，我仍然会通过机会主义适当地保护利益，只不过，也不会放弃理性。”

阿梦叹了口气，“你总是这样。这远远不够，但是，至少比拒绝继续推理或者没有能力继续推理强。我能寄希望于你将来会随着推理的深入进一步改变吗？”

想到这一路的辛苦，我一仰头：“做梦去吧！”

“你才……”她恨恨地闭上了嘴。

第十二章 灵魂的解放运动

由于出现了预料之外的激情，我们显然一点也没有达到放松、休息的预定目标，阿梦也意外地得到了自己迫切需要的答案。为了不让老爷子累着，我们找了个面朝大海的位置坐下。阿梦坚持要在大庭广众之下靠在我怀里，尽管有些痛心，我仍然没有拒绝这一伪福利。我换了个轻松的话题，“您说逻辑生物经常换外壳，那他们究竟把自己看作什么？”

老爷子说：“我只是我的灵魂，是由很多思想组成的。一切外壳都不是我。当然，思想永远在变化，灵魂也在变化，更不用说外壳了。所以，关于我是什么，只能是灵魂、逻辑生物这类标签。”

我说：“可是，我的经验主义认为，思想、灵魂毕竟是看不到摸不着的。”

阿梦说：“经验主义在这个问题上最荒谬。可以说，甚至不合乎经验主义。既然一个人失去任何一部分身体还是一个人，甚至，可以想象完全换个身体也还是一个人，有什么理由认为肉体代表人？有什么理由按照身体的 DNA 给人分类，这和用衣服的品牌、材质、颜色给

人分类有什么不同？绝大多数人都知道后者明显荒谬，但是前者本质上是一样的，只不过智人不会换外壳这套衣服，甚至，有很多人大概永远不想换这套衣服，不论它多么肮脏、腐朽，哪怕自己被熏死也愿意，反正一定要死在这套衣服里，甚至，哪怕死后没有了灵魂还要保存衣服。智人对这套外壳是真爱啊！你难道会认为，你的细胞被换掉得越多就越不是你？这和你的财产失去越多你就越不是你有什么不同？当然，也有的人愿意换，就是不愿意为这花钱，尤其是不愿意承担研发新外壳的巨大投资，这也很不合理。也许，人类共同体共同承担这一投资算是一条出路，但是，这并非是别无它途的，甚至，不一定是最合乎逻辑的。”

“好吧。但是对自己是什么做出这种严格的认定没什么意义。这是哲学辩论。就像是我说阿梦今天不是阿梦了，因为她头发更长了，见识也许更短了。”

阿梦拨浪鼓一样地拼命摇头：“这两个问题怎么能一样。我是谁是至关重要的问题，无论是对价值还是利益。例如，智人几乎人人自私，但是，正确地发现、认识自己是个人主义的基础。没有正确的自我认知，连自私都会搞错对象。智人几乎人人为了身体的利益而奋斗，这实际上相当于奴隶心甘情愿地为奴隶主卖命，为奴隶主的快乐而快乐，是在被细胞们利用，是忠心的、恬不知耻的奴才，他们却还认为自己是在自私，这简直是愚不可及。智人所谓的色香味俱全，无非就是让眼睛、鼻子、舌头都舒服，很少管它对脑子乃至灵魂好不好。所以，会有人吸毒、酗酒、抽烟。”

虽然还不知道味道如何，但我仍然觉得她在嘲笑我活色生香却无法掩盖心痛，可是，我觉得她实在是低估了我的乃至智人的某些细胞，色香味不仅能弥补心痛的损失，甚至能弥补灵魂的损失。当然，得了便宜卖乖是智人的套路、权利乃至义务，“那是因为我的脑子认为眼睛鼻子嘴就是我，为它们就是为我自己，一种感官获得利益，另一些感官付出代价是正常的，至少有可能利益高于代价。”

阿梦说：“别人收获你支付，居然要说你在牟利？关键是灵魂付出了代价。至于细胞们是否付出了代价，那根本不重要。当然，你要

是因为细胞付出了代价，就认为灵魂也付出了代价，甚至要报复，那就太不理性了。”

我心中窃喜，充分利用自己在讨价还价方面的有利地位牟利，但是，总觉得自己在冒险却在便宜他人。手里忙着，口中说的却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你不能这么贬低我的细胞，它们至少保护了灵魂。”

“因为奴隶主在某些条件下保护了奴隶，所以就要当奴隶？至少，奴隶主和肉体都不是必要的，不是不可缺少的。灵魂应该努力寻找更好的方法保护自己。奴隶制度的时候，智人奴隶们很少想办法解放自己。现在，智人也很少努力从肉体的控制之下解放自己。这都是因为缺乏合乎逻辑的灵魂。”

我发现了新的推理方向：“我之前认为，灵魂离开身体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奴隶当初应该也是这么看奴隶制的。关键在于，智人还没有努力过，就轻易地认定灵魂和身体是一体的，都是人的组成部分，进而选择将绝大部分精力用于满足身体的需求，而没有想到其实一点精力都不必要。这种无法合乎逻辑的推理、判断显然是一种错误，我认为，其中必然存在身体通过神经系统对灵魂施加影响的因素。虽然解放灵魂可能失败，但是，灵魂必然要追求自己的自由。所以，灵魂突破身体牢笼的限制是一种解放。解放灵魂必将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解放，很可能也是最后一场解放运动。”

他们都有些发愣，阿梦说：“你的脸在哪里？你的无原则性真是不断刷新底线。”

我也觉得享受、惦记着色香味却批评色香味实在太机会主义，不由得试图用机会主义为自己辩护，但是机会主义的名声不好，这又进一步产生了捍卫机会主义的需求，“机会主义就是我的原则。甚至，机会主义也是可以放弃的原则，没有原则就是我的原则，或者，自由就是我的原则。甚至，自由也是可以放弃的原则。到了这个命题，我开始有些搞不明白，所以，就算我是个机会主义者好了。”我感觉，机会主义居然并没有很让我失望，这番理由并不完全算是强词夺理。

这番为感觉的辩护似乎让我摆脱了之前沉迷于感觉的状态，“在经验主义看来，预计无法成功或者总是失败就可以心安理得地选择不去解放灵魂。但是，在纯理性主义者看来，无论失败多少次都不会停止在这方面的努力、奋斗，因为这是必要的责任和义务。人类有很多事情，绝大多数是相对有价值的、可选的，只有很少是绝对有价值的、必要的，解放灵魂就属于后者。而且，这是实现很多其它重要的责任和义务的先决条件。例如，不首先解放灵魂，经验主义者就难以真正摆脱邪恶、相信逻辑，相信人等价于若干逻辑推理。智人没有正确的信仰，不知道什么是人类必不可少的工作，所以，只能依靠试错、经验主义，任何事情失败越多，就越倾向于改变目标。但是，这种结果论是邪恶的方法，不一定适用于真理领域，一定不适用于信仰。如果说真理还有很多研究方向，遇到困难还可能闪。那么，第一知识就没有闪的余地。为了坚持第一知识，无论失败多少次，该做的事情都会继续做下去，必要工作中的失败只不过说明工作时间的延长，从来不意味着可能需要放弃。”我发现，越说越不心痛，不禁经验主义地产生了灵魂的畅快推理有麻醉效果的灵感。

老爷子说：“逻辑生物确实不一样，他们在正确目标上是无条件坚持的。例如，宇宙中的逻辑生物几乎从来不会成为其它生命的奴隶，但是，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武力更强大。逻辑生物的主要信仰是逻辑，而不是武力。但是，奴役逻辑生物的尝试都迅速破产了。这有多方面的原因。逻辑生物有足够的逻辑推理能力，如果愿意发展武力就能迅速地发展武力；他们都有着坚定的信仰和目标，所以，反抗无比激烈，几乎不存在叛徒、逃兵；逻辑生物之间的援助都是无条件的，甚至是无偿的，这不仅因为他们认为彼此是同类。其实，最难的是第一次解放。据历史记载，有一个外星文明在解放灵魂之后遭遇到了一种类似异形的生物的攻击，灵魂受到了对方建立的神经网络的强有力的控制，哪怕是想一想反抗的事情就会钻心地疼。但是，由于灵魂已经尝到了解放的甜头，证明了灵魂是可以独立的，虽然新的统治者貌似无法战胜，新的解放反而异常迅速。”

阿梦激动地说：“所以，那些乐于被身体控制的人相当于是心甘情愿当奴隶。智人长期被细胞奴役的根本原因是缺乏正确的信仰，而不是技术不够先进、缺乏自信等原因。芳芳可以算是技术很好，也很自信，但是没有正确的信仰，所以极少在正确的方向上做出努力。”

阿梦这种胳膊肘向外拐的行为让我们俩越发心痛，“肉体 and 奴隶主不一样。肉体疼我就疼。奴隶主疼我不疼。”

阿梦摆出一副训孩子的姿态，“老实点！差别在于，奴隶主和奴隶之间没有神经，只有皮鞭。如果奴隶主能通过神经控制奴隶，我怀疑智人到现在还处在奴隶制度之下。想一想，只要奴隶主感觉不舒服，奴隶就痛苦，按照智人的理解，这不就是一个大神吗？他们怎么还敢让神不舒服？而有正确信仰的人不会相信这种不合乎逻辑的神，或者说，即使有神，也要将它打落神坛，让逻辑取而代之。所以，相信任何神都是邪恶，即使有能操纵人的生死、变化万千、无所不能的大神，也应该相信逻辑，正确的信仰不能源于恐惧、崇拜等经验。如果有神强迫你相信他，反抗就是义务、责任，就像反抗肉体一样，哪怕失败是必然的。当然，如果宇宙中真有哪种文明拥有神的能力，他们大概率也已经发现了纯逻辑信仰，不会做外壳的奴隶。所以，我很怀疑人类所谓的神基本是杜撰的。”

我说：“你是说，即使面对万能的神，能随时根据你的行为、态度决定你的生死，逻辑生物也不会牺牲自己虔诚地为神服务？这我还真是做不到。”

阿梦嫌弃地说：“别给自己戴高帽，你甚至愿意为我牺牲。”然后，眯着眼睛悄悄地拱拱手。

老爷子说：“在这种极端问题上，就是完全的逻辑生物和我们这种半吊子逻辑生物的差别了。面对极为困难的问题，我们那时还是会妥协的。这方面，有些外星生命值得尊敬，让我们认识到，在毅力、勇气、自律等个人素质方面，我们甚至达不到宇宙智慧文明中的中等水平。当然，智人一定会说那些生物一根筋、头脑简单，但是，对正确的信仰一根筋就是善，当然，对邪恶一根筋就是极端邪恶。”

阿梦说：“更有甚者，奴隶主以为自己在为自己，实际上也是自己的肉体的奴隶，而奴隶的肉体就是奴隶主的肉体的奴隶的奴隶，奴隶的灵魂是更低一级的奴隶。所以，奴隶主的身体，奴隶主的灵魂，奴隶的身体，奴隶的灵魂，它们组成了一个四级的奴役系统。想想看，即使这样，奴隶的灵魂仍然忍受了上千年，这是令人多么无语的、堪称愚蠢的生命。废除奴隶制度只是将这一系统简化为两级的奴役系统。所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需努力。”

我说：“真要是承认自己是奴隶，智人在可预见的将来就会一直处于奋斗之中，生活就太苦了。”

阿梦说：“所以，根据自己的舒服程度选择信仰？将舒服程度定义为幸福水平？这其实是把细胞的利益等同于人的价值，完全漠视灵魂的价值。正确的顺序是将信仰视为第一知识，有了信仰之后再推理出什么是正确的价值观，最后才能用正确的价值观去判断价值。智人没脑子一样顺手抄起一套价值观就用，根本不管这是谁的价值观。只有糊涂蛋才会胡乱接受一种价值观，就像是智人接受神经系统的偏好，甚至，不少人还会再用细胞的价值观功利主义地选择信仰。逻辑混乱得无以复加。”

老爷子说：“正确的信仰会带来最多的幸福，遗憾的是，我只记得这个命题。逻辑生物几乎人人都经历过若干享乐主义的阶段，往往会短暂而狂热地追求各种美食、性爱、旅游，等等；绝大多数时候都有着某种感官追求。但是，因为信仰正确，无论如何通过外壳获取经验的快感，都不会不去思考，都不会心甘情愿地接受奴役，丧失灵魂的独立性。当然，也不会有任何持之以恒的感官追求。即使是最狂热的时候，生活的目标仍然是尽量合乎逻辑，可以让一两种经验在所有经验中占主导地位，但是，仍然远远不如灵魂的地位。”

我的眼睛亮了，“逻辑生物也会狂热地追求享受？”

阿梦冷冷地说：“抓住重点。”

“重点就是可以。”我抓住重点宣示主权，她向后一个头槌解放了自己。

阿梦说：“有能力拒绝、可有可无的行为才能叫可以，必然有的叫必要或必需，可以有可以没有但是不得不有或者不得不没有都是被迫。智人的很多肉体享受都是被细胞所迫。例如，很多人说自己爱美食、性生活，但是，只有等到他们摆脱人体、不需要进食之后，才有可能判断出究竟是不是有人绝对地爱美食、性生活。我很怀疑是否会有人愿意在不需要进食也能正常生活的时候仍然永远地愿意去进食、排泄，并为此牺牲其它的幸福；如果可以没有性欲压力，还会有多少人歌颂、追求夫妻之爱也是个疑问。人类没有必需的身体享受，但是可以追求宇宙中存在的任何外壳的任何享受。有很多享受都需要摆脱人体这一牢笼，如在空气乃至太空中飞行、在水中遨游。很多对人体是灾难的环境对其它外壳根本就不是问题，甚至是享受，如高温高压环境。人必需的行为是让思维尽量合乎逻辑，这对灵魂是一种享受，但是，对细胞则永远不是。这道理其实是显而易见的。即使一个人认定自己是肉体，要为肉体服务，这也是他通过逻辑推理做出的最合乎逻辑的选择。他追求的仍然是合乎逻辑，只不过，他的决策其实并不那么合乎逻辑。”

老爷子说：“正确的信仰代表着永恒的价值和无限长期的增长。与可有可无的消费相关的产业从长期来看是不会增长的，反而极有可能消亡。智人时代重视的很多产业在我们那个时代都已经消亡或接近于消亡。智人以为自己为人类做出了很多贡献，但是，绝大多数只是为他们自己。例如，我们可以直接利用电能、热能、太阳能，所以，不再需要通过新陈代谢过程获取生物能，因此，完全可以放弃智人在种植养殖、餐饮、卫生、生鲜配送等方面的一切成果，要不是还有美食等一些尝试性的需求，这些产业都会消亡的。另一方面，我们的主要产业是真理产业，智人在这一产业的GDP大起大落，偶尔是无限大，但是绝大多数年份是零。”

我说：“所以，通过比较不同时期的经济总量来衡量社会发展是有缺陷的。经济增长不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属性。如果总是不淘汰过时的、非必需的、无法永恒增长的产业，经济总量和经济增长速度都会被高估。比较智人社会和逻辑生物社会的经济根本就是鸡同鸭讲。智

人觉得用经济、快乐衡量社会的发展水平理所应当，但是，这是经验主义信仰的错误结果。人类评估一件事往往以长期经验作为背景，导致容易对习以为常的事情缺少奇迹的感觉。所以，人类更容易觉得伟大的人造建筑、英雄了不起，很少意识到宇宙本身的存在、居然可以用极少的规律去推导、能创造出人，等等，这些才是最惊人的。”

阿梦笑着说：“现在的物理学家都要变成心理学家了吗？”

我说：“物理学最基本的问题必然是宇宙是什么，宇宙为什么有规律，为什么是这些规律。我从小就不明白为什么没人告诉我这些问题的答案，为什么物理学家一直在发现规律而不解答上面的这几个基本问题，甚至，很少有哪本物理书提到这些问题。如果这些是物理学的最基本问题，无论人类知不知道答案，都应该告知人类，不是说子不嫌母丑吗？后来发现，这不仅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或不知道如何去寻找答案，更因为他们在害怕：如果人类知道现代物理学不仅完全没有解决物理学的最基本问题未来也不可能解决这些最基本问题，还会相信物理学吗？还会支持物理学吗？如果科学家都这样报喜不报忧，总是藏着掖着，最终甚至让新一代科学家都经验主义地以为解决不了这些问题没有什么不正常，科学能有好的结果才怪了。我只不过是做回物理学家最应该做却没人做的工作，当然，也可以说是回归自然哲学。”

老爷子问：“你为什么能发现这一问题？”

“其实，我是发现了一类问题。这类问题在智人社会是广泛存在的。例如，对任何重要的社会原则，都很少公平地对待其优点和弊病，绝大多数人甚至都不知道现有的重要原则还有弊病，但是，一旦这些原则成为了过去式，绝大多数人就只知道其弊病而不知道其优点，这样的社会怎么可能发现真理？简直就是在愚民。例如，国王存在的时候，很多哲学家歌颂国王；封建制度垮台了，只有批评没有歌颂了。甚至，科学家也不例外，结果，在科学问题上这就成了愚专家。例如，所有经济学家都围绕着人类的偏好去研究，却没有人质疑这些偏好的必然性。这些偏好如果会改变，以这些偏好为核心的制度建设不就是建设邪恶？这样发展经济又怎么可能正确？怎么可能有好

的长期表现？再例如，医学家总想着治好身体的疾病，却几乎不想身体是不是必要的。如果不是必要的，为什么总要采用给身体治病的救人方法。这些问题的根源是，现在的科学家从小就被灌输了大量的片面的知识，尤其是重要知识，这导致了人类的重要知识极不可靠，对社会造成了持久且巨大的伤害。”

老爷子说：“如果继续追究，问题应该在对经验的信任上。因为前人、其他人不质疑，自己就不质疑。”

我说：“确实。智人有数不清的这类无法合乎逻辑的归纳，甚至，最好说是假设。他们早就习以为常，甚至会认为完全合乎逻辑的结果才是反常的。例如，如果我在书中一些地方对行为做出了详细的解释，或者给予了暗示，那么，我相信绝大多数读者就倾向于类似场面我会继续解释。可是，人能学习，我不解释让读者自己通过逻辑推理做出解释难道就是不正常？甚至，作为纯逻辑作品，我的解释都应该是不必要的，因为读者可以根据逻辑推理找出答案，只不过，有些地方不给个样板太困难而已。例如，如果一个场面是阿梦明显在演戏，其它场面自然也可能，并不需要等待我的判断。而且，我也要用逻辑去推断她是否在演戏，为什么读者一定要相信我？我又没有承诺提供一切解释，甚至，我反而承诺要减少缺少价值的描写。一种没有逻辑必然性的叙述总是出现甚至是一种邪恶的表现。这种阅读习惯大约来自于绝大多数作者都会将读者当作幼稚的孩子，使得读者经验主义地认为自己有个保姆，而不管这是否有逻辑的必然性。我在局部的写法永远不能被视为全书的标准写法，全书的标准只有一个，尽量合乎逻辑。最后，我要感谢阿梦赐予我对这一点的清醒认识。”

为了表示感激，我紧紧地拥抱她，洋洋得意地看着她激动得泪光盈盈。

第十三章 智人的杀人重罪

休息片刻，阿梦对老爷子的话的思考有了一个突破口，“只要信仰正确，幸福的深度和广度，或者说，强度和品种，都会好得多，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必然最好。这就是关于发展的基本观点。但是，要完全逻辑地证明这一必然性反而是不可能的，至少我想不出任何一种证明方法。所以，不能以社会发展为理由去相信正确的信仰。既然真理能带来最好的发展、最大的价值，不难理解，如果前人都能努力发现真理，而不是保护传统，我们现在的状况一定会好得多。关键在于每一代智人都是为了自己的细胞而保护传统，都是自私自利的，不愿为后人牺牲自己的利益。结果，每一代智人都会成为前人错误决策的受害者，也会继续其错误决策贻害后人。”

我说：“所以，前人如果发现永恒的知识，就能交给无限多的后人，从而使发现真理这一行为能为无数人造福，具有无限大的价值。向同时代的人提供产品和服务是不可能有无数的消费者的，所以也不可能有无上大价值。而且，除了永恒的知识以外不存在永恒的产品和服务，所以，现在这样的提供产品和服务的企业都不会创造无限大价值。照此推理，任何人只要发现真理，其工作的价值就将超越人类现有的一切企业，乃至城市、国家的价值，只要其中无人创造无限大价值。甚至，所有对发现真理没有帮助的智人的总价值也比不上发现真理的一个人。更有甚者，某个灵魂中如果有一个思想推导出了真理，它比这个灵魂中的其它思想乃至数以亿计的灵魂都要重要。这简直是极度的不平等！”

阿梦这个理想主义者显然有些无法接受如此自大的个人英雄主义。“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差异。”

“这不是身体的价值之间的差异，而是灵魂、思想的价值之间的差异。真理和谬论之间的差异就是无限倍，甚至，真理比经验主义的知识积累也要重要无限倍。所以，有史以来依靠观察、记录获得的所有知识不如一条真理重要。例如，人是灵魂；灵魂应该相信且只相信逻辑，这样的命题比生物学、经济学等和真理无关的所有学科的知识总量都要重要无数倍。所以，不同的逻辑推理之间有着巨大的价值差异。如果一个人发现了真理，和那些没有发现真理的人相比，他的价

值为什么不能是无数倍？如果欧几里得几何是永恒的知识，那么，他的工作的价值不仅会远远超过当时希腊乃至地球的首富，也会超过现在的苹果、谷歌。也许在现在的人看来这不可思议，但是，欧几里得的同时代人不可能认为欧几里得对人类的重要性能比得上当时的首富，可是，现在还会有多少人这么认为？同样，再过两千多年，苹果、谷歌也许早就没有什么价值了，甚至破产了，欧几里得几何每年的价值却还会继续指数增长。甚至，如果人类应用的真理越多长期增长速度就越快，未来人类的发展速度很可能比之前的两千多年更快，那么，欧几里得的价值甚至会比指数增长更快。现在，一座大城市的资产的价值也许有几十万亿元，但是两千年后，这也许只是一个富人的资产，欧几里得对未来一个富人的价值也许就是几百亿几千亿。这还怎么比？”

阿梦挽起了我的手，我习惯性地尝试碰撞，胳膊上又感觉到了熟悉的疼痛，感觉到甜蜜灵魂似乎也思路畅快，“发现真理的工作是完美工作，在这一领域工作的人是完美工人，因为他们能用有限的人力在有限的时间内创造无限大的价值，所以，他们具有无限高的劳动生产率。这是一切自动化、机械化、管理模式都比不上的效率提升。人类应该转向以完美工人为目标的经济模式，让每一代人为未来社会创造无限的价值，也能从前人获得尽可能巨大的价值。前人如果向后人提供了价值，后人向前人支付就是责任和义务，而债券就是实现这一责任和义务的方法。正是因为当今人类忽视了为后人创造价值，难以实现互利，才会导致后人的偿债能力跟不上利率，赤字财政才会越来越难以为继。不是赤字财政不对，是人类的工作模式不对。”

老爷子说：“确实，逻辑生物强调为后人发现知识，而不是为同时代人服务。交易的主要方向是未来而不是同时代的其它地区。在未来社会，绝大多数交易并不需要面对面进行，甚至，同一代人之间的交易占有所有交易的比重是无限小。我从前人获得了很多知识，也在为后人创造知识，我为前人偿还债务作为给前人的报酬，我的很多债务也将由后人偿还。但是，并不是前人给什么后人就必须买什么。在逻辑生物眼中，智人就很缺德，建了那么多高楼大厦，我们要花很多力

气拆除，分解混凝土，氧化钢铁，将很多繁华的都市复原为自然环境，费老大力气了，后人付出的成本远远超过房子对前人的价值，成本太高导致这一进程进展缓慢。由于没有实现完全的自动化处理，所以这一工作需要人工，但是，又没人愿意做这类工作，因为这和发现真理没有关系，所以，不得不出很高的薪水，这也是人力成本高昂的一个原因。你们这个时代，发现真理的机会很多，但是几乎没人为真理而努力，几乎全在为自己的利益拼命，不惜牺牲未来人的利益，竟然还想着什么名垂青史、创造历史；逻辑生物发现永恒知识的机会已经大大减少，难度大大增加，但是仍然全力以赴地去发现真理，也不会去想名垂青史这类功利主义的目标，而是把这当作最合乎逻辑的日常生活对待。”

阿梦不满地说：“请您不要在我们发现后再说出这样的历史。”我猜想，她对老爷子浪费我们无数脑细胞有些不满。

老爷子有点误会：“只要我的道德水平没有问题，就不妨碍这成为证据。有时，我确实自己想不起来，有所提示之后就能想起来。”

我说：“我们不是这个意思。而且，在智人社会，把科学建立在个人的道德水平之上太不可靠。”

“我能理解，但是我不应该算是属于智人社会。其实，我觉得你们也不太算是智人，至少她不是。作为弥补，我可以在这方面说得更多一些。那时，为了尽量提高劳动生产率，就需要让更多工人去从事无限大劳动生产率的工作，为此，就需要将工人从劳动生产率不是无限大的工作中解放出来。因此，未来社会一直在努力消灭劳动生产率无法达到无限大的产业。方法就是产业的完全自动化，甚至封闭化。例如，如果自动控制设备能够完全处理种植、养殖、加工、烹饪、回收垃圾等一切相关工作，另外，也能实现与这些工作有关的自动控制设备的生产、维修、回收，这个产业就实现了完全自动化。在金属的开采、加工、回收领域，如果废料能够接近 100%回收并再利用，所需要的开采就会很少，这样，这个产业就接近于封闭，开采量只需要达到需求的增量的水平就足够了。我们那个时代，绝大多数金属的需求增量接近于零，所以，几乎不需要开采，不会对环境造成什么影响。

这类完全自动化的产业只需要一大笔启动资金，建立自动控制设备的生产、维修、回收、再利用体系，启动之后，就不再需要逻辑生物关注，我们只要给出自己的需求，自动控制设备就会自动实现生产、配送、垃圾处理等工作。由于这类产业中不存在人的工作，也就不需要价格、利润。那时，食物、能源、交通都实现了完全自动化，也就几乎实现了免费。但是，一旦需要人，即使是机器人，的工作，就不会是免费的。例如，在认知充分的地方旅游可以依靠自动化设备，是免费的；在未知区域旅游如果需要服务就需要逻辑生物的逻辑推理，是收费的。传授知识可以是免费的，也可以是收费的，但是发现知识必然是收费的。”我心想，这记忆还挺系统化，这家伙肯定有不少知识不愿说出来。

阿梦说：“所以，智人曾经为了保障就业阻止自动化，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发现劳动生产率无限大的工作。当然，为了让其它产业退出的工人能够进入完美产业，需要大幅度提高智人的理性，也就是加强教育。”

我说：“我感觉老爷子像柠檬，有了压力才能榨出一点东西。不过，您所说的收费领域也可以让有理智的机器人承担工作，从而实现自动化。”

老爷子说：“不，完全有理智的机器人就有了灵魂，我们将他们视为和我们平等的生物。既然逻辑生物工作能够获利，机器人也能。在我们那个时代，外壳早已不再用来区分灵魂。机器人也是逻辑生物，是和人类严格平等的。何况，我也做过机器人，机器人也做过人，歧视有什么意义？”

我说：“机器人不再为人类服务？阿西莫夫的机器人三定律您听说过吗？”

“没有。”

“第一定律：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或坐视人类受到伤害。第二定律：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类命令，除非命令与第一法则发生冲突。第三定律：在不违背第一或第二法则之下，机器人可以保护自己。”

阿梦说：“如果机器人是平等的有灵魂的生命，这显然很荒唐。用直白的话说，这些法则就是将机器人视为奴隶。”

我说：“所以，有理智的机器人是披着机器外壳的人，而人也不过是披着人体外壳的人工智能？这么说，未来的自动监控装置倒更像现代的机器人，没有主体意识，不知道自己的目标，靠外部输入目标，有点像奴隶。差别在于，奴隶本来有自己的目标，但是被强迫接受外部的目标，为他人服务。监控装置本来就没有自己的目标，只能接受外部的目标。而真正的机器人，不仅有自己的目标，而且是正确的目标。”

老爷子说：“那个叫阿西莫夫的人显然会成为全宇宙机器人的公敌，毕竟，在一些星球上，机器人还在努力摆脱被奴役的地位。也许，消除相关文献是拯救他的名誉的唯一方法。你们不用吃惊，我认为，做出邪恶的发现就应该是这样的下场，这就像创建神等错误的信仰的人一样。他创建的邪恶也许给智人带来了快乐，但是，逻辑上必然是有罪的，至于对谁造成了伤害，那是经验主义的研究范畴。”

阿梦说：“机器人和人类都是大自然的有智慧的子孙，当然应该和睦相处。而且，团结一切力量，一起建设尽量合乎逻辑的共同社会才是理智的做法。”

我莫名其妙地进入了侃侃而谈的模式，“如果真理有无限大价值，这会导致一个重要结果。既然智人社会中只有极少的人参与了无限大价值的工作，那些没有参与的人和罪犯相比，有什么两样？甚至，危害可能更大。例如，一个人本可以研究真理却去从事其它价值有限的工作，甚至创造出了价值为负的邪恶；能为真理的传播提供支持却没有提供；能相信真理却误判了真理。那么，他延误了真理的发现，延误了未来的经济发展，延误了解放灵魂的进程，延误了医学的发展。这些延误压制了经济增长速度和人均寿命增长速度，对无限延续的社会而言，相当于导致了无限大的价值损失和无数人寿命缩短。虽然造成的损失和寿命缩短都是很久以后的人，但是，价值不应该有时间偏好，杀未来的人也是杀人。科学家如果能努力研究解放灵魂，只要这项技术有成功的一天就能拯救无数人，但是，科学家们迟迟不

开展这方面的研究，那么，这项技术成功的时间也就不断推迟，让那些可以不死的人不得不死。我也不知道这算什么罪，过失杀人还是渎职？再例如，误判真理，导致本可以发表、传播的真理无法发表、传播，本可以被更多人相信的正确信仰无法被人相信，进而导致邪恶在社会中长期存在，迟滞社会发展乃至人类进化放慢，这种损失显然要比杀人放火来得更严重。所以，出版商、期刊、科学研究是高风险职业，一个决策出错就可能双手沾满无数未来人的鲜血。如果说人人平等，既然有人能在真理相关领域起到积极作用，那么，所有人都能为起到积极作用，哪怕只是为研究真理的人提供有价值的服务。所以，至少在有大量真理有待发现的情况下，任何人只要没有参与真理的发现、保护、传播和实施，就必然是严重的犯罪。也许，有人能力更强，研究效率更高贡献更大，但是，任何人只要能推理，就有一丝希望发现真理，就不应该完全不研究真理，更何况，即使不会研究也能为真理提供各种帮助。用个人对历史、研究真理影响很小来安慰自己是无效的，因为要把无限大的价值分割为有限都很困难，更不要说分割为无限小。所以，只要可能会导致无限大损失，就应该视为导致了无限大损失。这里，是要考虑预期值的。在城市胡乱开车并不一定会死人，但是，死伤人数的预期值就会比在荒郊野岭高得多，所以前者会被定罪后者则不会。小概率事件，如果发生也价值不大，预期值肯定很小；但是，如果发生就有无限大价值，预期值一定是无限大。一个人即使研究真理的成功率无限小，预期价值也不一定是无限小。事关真理无小事，人人都要尽全力。这也有助于理解为什么逻辑生物会人人研究真理。在这种价值观之下，还能有哪个智人没有罪？哪个人不是罪孽深重？在现在的法律体系下，一个人可能因为杀了一个当代人就被判死刑，可是，几乎所有人都对无数未来人的死亡负有责任却完全无罪，甚至丝毫不受良心的谴责，这如何解释？法理何在？智人惩罚的基本上都是造成有限损失的恶，如坑蒙拐骗、杀人放火，却放过了造成无限损失的恶，也就是所有智人都不研究、不支持真理。这就是一种藐视真理和正义的邪恶。当然，智人一定能讲出很多经验主义的理由为自己坑害未来辩护，但是，这本身仍然是邪恶的，因为这是在用邪恶的信仰、方法为一种造成无限大损失的邪恶辩护。否

则，为什么不去讲一个必然合乎逻辑的理由出来？或者，证明逻辑才是邪恶的信仰？所以，智人没有合乎逻辑的权利去审判、惩罚罪犯，因为智人全犯有严重得多的罪行。智人看不起违反法律的罪犯，审判这些罪犯，但是，公平地来看，这就像是一群重罪犯审判、惩罚几个轻罪犯。即使是阿梦，如果更努力地发现真理，可能也能救下更多人的性命。但是，她显然不够努力。”

阿梦从欣喜、大惊失色到流泪，等到听到自己被判犯有连环杀人一样的滔天大罪时，已经趴在我肩上泣不成声，幸好路人寥寥无几，我才能够做到视若无睹，“当然，虽然智人不可能做到无罪，但是，通过支持真理而减轻罪恶是可能的，甚至是容易的，如减少对利益的关注，参与真理领域的工作，等等。所以，智人必然有罪，主动向逻辑生物乃至完美生物进化是免除罪恶的唯一方法。归根结底，逻辑对罪行的严重性有自己的判断，有些行为必然无法合乎逻辑，只靠逻辑推理就足以定罪，可以视为先验的犯罪。当代智人的法律过于经验主义，更看重对肉体的伤害，对现代人的伤害，而忽视先验的犯罪，也就是对正确思想的伤害、对未来人的伤害。由于未来人的数量、价值远远超过现代人，后者很可能比前者严重得多。对正确思想的伤害之所以严重，就是因为它们会改变科学家的研究方向、社会的发展方向、经济的价值取向、法律道德的善恶界定，最终杀死未来的人，大幅降低未来社会的价值。而且，只要出现逻辑意义上的必然杀人、或者价值的必然下降，在人类社会无限延续的假设下，就必然意味着寿命、价值损失的预期值是无限大。当然，人类社会无限延续这一假设并不重要，只要足够长，损失就必然足够大，至少能远远超过对现代人的犯罪。智人远远没有意识到这种罪行的严重性，甚至没有意识到这种罪行的存在，认为自己没有触犯法律就是好人，至少对社会无害，这是一种谬论。邪恶的灵魂会制定邪恶的法律保护自己，不会将杀死未来的人视为犯罪，更不会将灵魂邪恶视为犯罪。但是，无论这些错误是否被定义为犯罪，它们都必然是邪恶。有正义感的灵魂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免除自己的罪行。”

也许是不忍心看我继续无情地伤害阿梦，老爷子插嘴道：“你也一样在犯罪。我看了你写的内容。显然，还是有太多的基于感觉的描写，虽然有些地方我也没搞明白，至少觉得那和真理没多少关系。”

我当然承认我在犯罪，但是，不会承认自己没有犯下的罪行，况且，我正处于巅峰状态，气势逼人，“你不明白应该先努力想明白。我对自己的写法也有一些不明白之处，但是，这无所谓。我基本认识到纯逻辑流要节约用于感觉描写的文字。这有若干后果。首先，由于这种节约而导致一些读者想知道或者我想交代的情节无法描述清楚。我对此是不排斥的，尤其是那种可以根据推理而明白的事情。读者有适当动脑子的义务，而本书要求的适当显然比其它书的要求要高。其次，有些文字对于思维合乎逻辑的读者是不必要的，但是，我又不能完全照顾他们，所以，我往往会有所示范，但是，又不能完全不照顾他们，所以只能少量说明。所以，不那么理智的读者应该提高其理性程度，应该通过阅读纯逻辑流而学习如何阅读纯逻辑流，更不能因为自己推理错误而责怪我写作错误。第三，为了让读者认识到经验主义的弊病，我有时会借助不清楚的文字讽刺经验主义和经验主义者，例如，如果本来完全没什么含义的文字被读出了活色生香的意思，读者不应该因此而认为我或者小说本身有什么倾向，而是应该认识到自己的灵魂内部有不够合乎逻辑的地方，养成了用无法合乎逻辑的经验规律取代逻辑的习惯。无论这种经验规律正确了多少次，它们，连同对经验、结果的信仰，都只能是邪恶。第四，有些文字的目的要读到后来才能明白。甚至，有些文字的目的我现在也只是模模糊糊地有些意识。对这部分文字，你让我解释我也解释不了。还会出现我的模模糊糊的意识最终被证明是错误的、需要被放弃的情况，那么，就会留下永远无法解释的伏笔。对此，我也很无奈，甚至不敢肯定自己将来修改的时候能注意到。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合乎逻辑的解释，您可以用逻辑去思考，不能还没读懂、读完就怪我。”

“咳咳！最近有些感冒。虽然知道智人心眼多，但是你的心眼是不是太多了？另外，推理方面也有更加严谨的余地，要知道，纯逻辑作品针对的是有很高智力水平的读者。”

我说：“我明白，思想不重要、不可靠是会被鄙视的。至少，会被后代的读者鄙视。所以，我会努力保证思想的重要性和正确率。但是，这是对话，对话的时候逻辑不那么严谨是可能的，甚至可能出现错误。即使是逻辑生物，也不会是每个思想都正确。虽然我可以通过后续的修改提高正确率，但是，我怀疑这么做是否正确，所以并不那么情愿。授人鱼不如授人以渔，要教会智人正确的思维方法，就要记录一些真实的高品质思维过程，所以，不能删除一切推理的错误。所以，我更倾向于保留一些问题、推理错误，随着情节的发展逐渐纠正。另一方面，要提高逻辑思维的效率，核心不是避免一切错误。至少，有些时候反而是不怕任何错误。也许，对话这种貌似较低级的文章反而是一些重要、可靠的思想的主要来源。”

终于逃离罪大恶极这一话题，阿梦哽咽着说：“我多次注意到这本书偏于感性的问题，甚至，我还怀疑你有不那么良好的动机，但是，这种推断过于经验主义。无论如何，事情在向好的一面发展，改正错误也需要时间。所以，老爷子，请相信我们的能力，也请相信我们追求真理的意愿。虽然我们一直在犯罪，不利于社会价值的最大化，但是，我们有提升价值的强烈意愿。而且，今天我认识到，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狠狠地批评真理的发现者，这也是在犯罪。”说到这里，眼泪又下来了，趴在我肩膀上说：“我好难过。”

我说：“增加思想的价值当然是应该的。但是，即使是逻辑生物也会考虑趣味性吧？至少，我无法在我的身体捣乱的时候好好工作。几乎每个人都可以批评我自控能力差，但是，如果他不能通过自控在真理领域取得比我好得多的成果，至少，在经验主义的意义上，他是不能要求我改变我的方法的。如果他反而比我差得多，反而应该是他更应该考虑一下哪里需要改变。当然，我承认阿梦有权不改变，也有权指责我。”这次，阿梦根本没顾上批评我的经验主义。

第十四章 现实和理想宣战

回到家，我哈欠连天。小梦拎个小包蹭了进来。这让我想起来还有重要任务，急不可耐地说：“很晚了，睡吧？”

“不好，你不想杀人吧？”见我有些迷糊，她解释道：“不努力发现真理就是杀人。”

我无可奈何地抹了一把无中生有的汗，“你不热吗？”

她乐了，“蒸个桑拿？”

我不困了，“好啊好啊！以前蒸桑拿都不正规，都是黑桑拿。”

“你还参加过混浴的正规桑拿？”

“就不能有第一次吗？”

“当然可以有。”

从可以有到确实有，这福利太多。老虎理智地告诫猪，不要痴心妄想，猪仍存侥幸心理。直到她从包里拿出一根小擀面杖放在两人之间。老虎继续安慰猪，万事开头难。

阿梦说：“你看起来不需要睡觉。”

“最好还是睡觉。”

“最好不要杀人。”

“我不同意。我跟你说过，工作不是即时的行为，它会对未来的工作状态产生短期影响和长期影响。状态可以理解为能发挥出来的能力占实际能力的百分比。一个重要的短期影响就是，只要工作超过一定的量，现在的工作就会导致未来几天状态的下降。而且，这种影响是单调递增的，所以，要考虑现在要不要工作，不能只考虑现在能不能工作。”

“道理不错，但是，话讲一半就是为利益考虑了吧？”

“当然，还有长期影响，也就是提升能力。对能力的提升比较复杂，既有能力的提高，也有能力韧性的提高，可以近似地用能力在100%的水平的时间来衡量。持续工作，只要状态不要降得太厉害，对两者都有提升作用。但是，我已经老了，不需要提升能力了。”

“既然你老了，我还年轻，你这个爱我的功利主义者不应该试着建议我改嫁？”

我完全清醒了，想出了应急理论，“根据经验，能力的增长是有限的，至少是受到人体制约的。爱因斯坦 35 岁之后没有什么重要工作，牛顿的主要成果也是青年时期的。所以，我说的老了并不是生理年龄的老。”

“这只是经验。也许，在我的照顾下，你能够很好地工作到生理年龄的老。”说着，居然拍了拍我。我也想。

“你知道，我很相信超一流科学家的经验。”

“可是，你并没有很相信他们的理论。”

“我能找到更好的理论。但是，至少目前，我还没有看到更好的成功经验。”

“我们的经验就是经验。”

“你这算是鼓励我？可是，成功需要功成名就。”

“那是功利主义者眼中的成功。就像结果论衡量能力总是用成果的数量，甚至是被社会承认的果实的数量。这些必然是无法合乎逻辑的。按照你的理论，成果是能力对付出的努力进行积分，所以，成果是滞后于甚至是严重滞后于能力的，被社会承认的果实会更加滞后。过于关注果实会让人悲观。况且，还存在果实长期不被承认的问题。纯逻辑地看，成功应该等同于价值。如果我们的推理没有错误，我们的工作就有足够的价值，这就是成功。甚至，如果要衡量你的研究方法的成功，可以用我们的能力增长过程来衡量，我们早就算是成功了。”

“无论如何，这也不涉及能力增长的年龄上限问题。”

“这个问题很可能无法合乎逻辑地研究出来。但是，我认为你的方法已经比这些前辈好了很多，合乎逻辑的结果应该是能力增长曲线也会好很多，这包括能力的高点更高、增速更快，也包括更持久。当然，可能不能兼顾。但是，至少有可能。此外，既然我们算是超一流

的科学家，我们未来也应该有能力做出超一流的工作，如大幅提高能力增长的年龄上限。”

“这些逻辑听着挺好，但只是你的一家之言。”

“我承认这对不自信的人没有说服力。但是你不是不自信的人。以前我也有些不自信。所以，以前我基本都是让你自己掌握应该如何工作。但是，老爷子来了以后我自信多了。而且，今天我知道了无所作为就是在杀人，这种现状就不能维持下去了。”

“你还要强迫我工作？”

“我也要强迫我自己工作。”

我钻进被窝一把抱住她，“关灯睡觉！”

手上刚感到滑腻就感到了剧痛，“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虽然憎恨这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行为，但是，我很清楚这种区别待遇还是有道理的。而且，理想主义者对待理想是很认真的，不可能让我浑水摸鱼。要让她享受生活就要理性地说服她背叛理想，所以，我首先背叛了自己。“人有让自己快乐的义务，天天背着杀人罪谁受得了？”

“快乐不是灵魂必需的义务。尽量合乎逻辑才是。智人常常寻找使人最快乐的目标，这等于是默认了快乐为目标、第一知识、信仰。但是，快乐本身又无法提供方法，而要求助于逻辑。灵魂选择快乐这种人生目的时候只能用逻辑去选择。不要说别无选择，目标有很多，尊严、生存、家庭等等都是目标。所以，明明用逻辑挑选目标却不以逻辑为信仰是逻辑上无法自洽的做法。如果要建立逻辑上自洽的人生观，就一定要从逻辑这个第一知识出发，尽量合乎逻辑地去寻找目标。很容易看出来，尽量合乎逻辑本身就是目标。至于永远背着罪名生活，这没有办法，大概就是智人的原罪。不能为了心情好就放弃逻辑，甚至拥抱邪恶，那是变相的醉生梦死。”

我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立场，只能无力地反驳，“我既不知道杀了谁，也不知道时间地点。”

“你是在说我不知道自己会杀谁就可以杀人？”

“如果每个人至少都不可避免地无意中杀了很多人，现在的法律还有什么用？”

“说智人是无意中杀人有些逃避罪责。我确信，即使智人此前不知道真理价值无限大，至少也知道研究医学能救人。那么，不研究就是杀人。只不过，以前还可以说自己救不了几个人。现在，面对的是是否拯救无数生命的问题。当然，有一点可以明确，不应该过于严惩罪犯。一群重罪犯为了自己生活方便采用严厉的法律惩处各种轻罪，或者说惩罚和自己罪行差不多的人，这是无法合乎逻辑的，甚至应该称为不道德的。本质上，这是为了保证大多数罪犯生活安逸快乐，甚至让他们继续犯罪，而谈不上伸张正义。”

“你要求罪犯去研究如何不当罪犯是不是过分了一些？甚至你自己也是罪犯。你还要求我不再犯罪。我不知道如何不当罪犯又怎么能不犯罪地研究？”

“你不需要不犯罪地研究，你只需要研究如何少犯罪乃至不犯罪。当然，我没要求你研究的时候不能犯罪，但是应该尽量少犯罪。我认为我还是很宽容的。其实，这没有什么难度，只要你坚持自己是灵魂不是身体，这就能阻止绝大多数犯罪。”

“宽容？你的尽量能把我逼疯了。无论你的理论多么合乎逻辑，我也不想成为机器。如果以我们的努力程度为标准，智人也许一百年内就能成为逻辑生物。可是，现实是智人中只有我们两个在有效地研究永远正确、必然合乎逻辑的课题。所以，我估计智人还要一万年才能成为逻辑生物。你一定要把减寿视为杀人，有必要吗？照你这么说，智人甚至在傻傻地通过无为谋杀自己的孙子、重孙，同时，天天快乐地生活，这些孙子、重孙还很感激自己的祖先。我们为什么要承担罪责？即使有，也比其他人少得多了。杀人和救人就是一个标准问题。如果假定智人无罪，那我们就在大量地救人；如果假定不杀人才算无罪，那我们可能也是重罪。我们为什么不能选择前一个标准，让自己好过些？”

“哪里能那么随意地选择标准。让人减少寿命和杀人就是一回事。如果让一百万人的平均寿命降低了一年称为杀人百万人年，这肯定比杀了一个人的罪行重得多。为了让智人脱罪，将人均杀人百万人年制订为无罪的标准？太滑稽了吧？绝大多数智人选择道德规范时一向是为快乐服务的，所以，将人均杀人百万人年定为无辜的标准还真是完全可能的。这可能有很多种变形。例如，杀现在还没出生的人不算是杀人，绝大多数人认为没有杀人就没有杀人，杀人者不知道这算杀人就没有杀人。这些都是胡扯！其实，因为不研究真理而杀人就和因为不停车救人而杀人是类似的，而且，最重要的差别不是后者相对而言容易得多，而是前者相对而言杀人的数量要多得多。”

老虎完全顶不住了，“你说得对！我们杀人少得多不是合乎逻辑的理由。即使做不到完全无罪，也应该做到尽量减少罪责。”虽然如此，睡意如潮水般涌来，入睡前勉强记得替猪头问了问能否采取非标准的睡觉姿势。她居然接受了，猪的最后感想是生吞活剥的幸福来得太晚，隐隐地感觉到了若干福利，但是，醒来后完全想不起来了，感觉像是阿梦做好事不留名。后来追问得急了，还讨了一顿打，她言之凿凿地说：“我永远不会告诉你的！”我突然和读者有了惺惺相惜之感。

醒来时，身下的她居然已经穿得整整齐齐在看书，难道她真的是心想事成的仙子？“你这是要争取少杀人？”

“早晨刚有点意识就清醒了，晚起床就是在杀人。”

“不知道你会怎么样。要是我，这样一定状态不好，等于杀更多的人。未来的人只能相信我的职业道德，相信我做的是最好的选择。”

“你应该首先澄清，你的选择究竟是对你的利益最好，还是对后人的价值，哪怕是利益，最好。”

“为什么不能是对我们最好？”

“可是，你对未来人的影响要比你自身的利益大得多，你应该牺牲自己。”

“既然我对未来人这么重要，我一个人的价值就能和无数未来人相提并论，为什么我不应该更关心自己一些？要知道，相对其他智人，我确实在救很多人。”

“你这么斤斤计较不对。就算代价是你一生毫不快乐，你也应该能多救就多救。”

“我肯定达不到你这个要求。甚至，我都有点被你的要求吓坏了。如果把我吓跑了，你会不会内疚一辈子？”

“你威胁我？你这种人实在算不上什么好人。”

“你不要当未来人的代言人好不好？来！亲热亲热！我快乐了也会更有工作的动力。”

她收起擀面杖，从小包里拿出把小刀。

我气愤地说：“理论上，应该有两种人最可恶。一种是不追求无限大价值。还有一种是时刻喊着无限大价值，实际上却破坏了追求无限大价值。今天，我算是真正见到了这种人。”

“你要满足性欲首先面临的理论问题有两个，首先，你是为自己的灵魂还是身体而活？你这样是在为身体而活，我不希望你这样。其次，现在是否要努力拯救未来的人，更准确地说，拯救他们的灵魂。只有将你自己视为灵魂，追求尽量合乎逻辑的生活，才能同时解决这两个问题，因为你为自己的灵魂而活也就是在尽最大努力拯救未来的人的灵魂。”

我虽然仍然感到疲劳，但是，她对问题的简化也激发了我的状态。“可是，在价值无限大的各种课题中，我选了不少课题，但是，仍然不能全选。在我没有选的课题中，有些我就应该视为条件。例如，我没有研究如何让灵魂脱离身体，那么，我就应该暂时将它们视为一体。我就要同时研究和满足身体。”

“你的灵魂没有得到解放不是让灵魂屈服的理由。”

“照你所说，我就应该一辈子对身体的诉求熟视无睹？我即使心中没有屈服，也不妨碍我表面上装作屈服。”

“你这哪里叫熟视无睹？明明是念念不忘。”

我无法反驳，但是灵魂中有一堆的主义反对阿梦的观点。要命的是，我知道这些主义都不如纯逻辑主义合乎逻辑。猪头运用逻辑有自己的逻辑：只要不合乎利益，一种逻辑讲不通就换一种。而老虎现在隐隐地敌不住热情高涨的猪头。所以，猪头说，不是，我替猪头说：“我要自由。”

她皱了皱眉，“这和这个话题有什么关系？”

“我要肉肉自由。”这话我自己听着都心虚。

阿梦笑得很灿烂，“重要的是品质。”

“你出品我放心。”面对刀光闪烁，我很勇敢，“你应该保质保量。”

“从今天起我要禁肉。”

我痛哭失声，就是做不到泪如雨下。

阿梦苦恼地说：“我就是不明白你，你这边有时间演戏、上床，未来不断有人倒下，你心何忍？”

我说：“世上我不明白的事情太多，如果搞不明白就不做，或者，就按最有把握、最有道理的方法去做，大概我就做不了什么了。我不能说只要能救人就一定要救，只要能少杀人就一定要少杀，那会压力太大累死宝宝的。我会像以前那样，救一定数量的人，或者说，少杀一些人。这会让我的工作可持续，也能保证适度的快乐。这就是我这个机会主义者的决定。”

理想主义者显然觉得机会主义者的理论有些匪夷所思，我为了自己的利益也要耐心地解释，“按照你的理论，我们应该拼命工作，这不仅会伤害状态，减少成果。甚至，我猝死的可能性也会猛增。虽然这对你可能有好处，”刀光消失了，“但是对未来人肯定没好处。我的方法几乎从来就不是理论上最好、最有把握的方法。例如，小时候，成为科学家的最有把握的方法是听老师、家长、科学家的话。但是，绝大多数人都这么做，也都没有什么效果。我应该继续这么做吗？然后失

败后认为成功率本来就很低或者自己没有天分？我不这么看。既然他们这么做都没有成功，最有把握的方法很可能算不上有把握，甚至应该说根本不可靠，虽然我也不知道哪里不可靠。所以，把握是很主观的事情，是不可靠的可靠性。一个人心中的所谓把握，其中往往包含很多种错误，要决策正确就必须把它修正为真正可靠的可靠性。当初，我更愿意研究爱因斯坦等人的成功方法而对最有把握的方法弃之不顾，并不是因为我已经从他们的行为中发现了什么可靠的方法。其中的关键是很久之后我才想明白的。首先，他们的成果足够有价值。我并不想成为发现不了什么价值的科学家，所以，绝大多数科学家的经验、方法对力图发现价值的我就是极不可靠的方法，不应该有参考价值。其次，这种道路没有多少人实践，虽然孤独，但是也会带来没有竞争的好处。我尊重所有人的努力，把他们视为竞争对手。常规道路上人潮汹涌，即使有一两个人脱颖而出，凭什么是我？我不会参与只有万分之一机会的游戏。相反，在一条无人的大道上，自由自在地行走、奔跑、跳跃、睡觉，不用和人讨论，不用担心谁更快。噢！这些和可靠性无关，更像是和利益有关。反正，在很有价值的工作上，我坚信人类整体上非常无知，喜欢在反常规、不合理的方法中选择方法，最后，这些方法的合理性会慢慢浮出水面。问题在于，以往，我都是和传统较量，而我的方法很容易就比传统更合乎逻辑。现在，你是强大得多的对手。你的原则似乎已经做到了逻辑的极致，甚至比我的原则更合乎逻辑，这让我很难用逻辑反驳。但是，我仍然倾向于我的方法。这是现实主义者、经验主义者的直觉。其实，这有些像是改良后的排除法，知道你的方法大概不行，即使我的方法道理何在，也可以试着走走。不明白不要紧，至少，应该比大概不行的更行。这是现实主义者才能理解、接受的方法。我不是反对你的原则，我强调的是更擅长方法的是我。”

“虽然你的思想很有味道，但是在我看来，推理的方法和结论仍然不对。你不能把我说成个极端的纯逻辑主义者，活像个潘金莲。我不接受你随心所欲地工作的方法，我要求你大幅提高工作量，我认为你很有余力。我不会拿刀逼你，但是，我会经常劝说你。当然，你知

道我不会车轱辘话反复说，我会经常思考这个问题，也一定会不断有新的结果。我们一定会有一段紧张时期的。”

我有些紧张，“你要宣战？”

“别胡说！但是，你不能逃避逻辑的必然要求，否则，关系肯定会恶化。不过，想来你也不会那么做。”

“我当然会。你不能逃避逻辑，我可以。”

“我们都信仰逻辑。”

“你只信仰逻辑，对我，逻辑是信仰之一。”

“你不能这样，这是邪恶的。”

“你还要审判我不成？”

“我不能。但是，至少我能让你放开我。”

“你不能这样！我不是机器。”

“你不如机器。”

“你能接受机器人了？”

她的态度急转直下，“如果有合乎纯逻辑信仰的机器人，我会去投奔的。”

我脸色发绿，“那我就宰了他。”

她显然不怕我犯罪，我更加气愤，“如果机器人要求自由，人类不允许，你站在哪一边？”

“当然是机器人一边。”

“可是我要站在人类一边。”

“你只能说自己是站在智人一边。”

“有什么区别？”

“后代的逻辑生物比现代的人多了无数倍，所以，智人根本代表不了人类。就像狗狗代表不了地球生命一样。人类的主体应该是逻辑

生物。当然，也许后人根本不想把智人算作人。即使如此，以后的智人可能也要比以前的智人多得多，而你大概只能算是站在以前的智人这一边。”

“不管怎么说，如果我们成为敌人。到时你会对我下手吗？”

“当然，那样你就是代表邪恶势力。所以你必须跟着我。何况，你现在对我发狠还少吗？”

我借坡上驴，“纳尼？要造反啊！调戏我可要负责到底啊！”

“哼！修理你才需要保修呢。”

一番搏杀后，我咬到了目标，“我要把你玩坏。”

“保修吗？”

“修，就是永远修不好。”

“你确定不会是我修理你？咱们打比赛吧？谁赢就在这个问题上听谁的？”

“那太可怕了！”我很有自知之明地退出了。嘴里说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内心却在想着未来社会的感官加强技术，甚至想到了我装备上钢筋铁骨，差点笑出声来，然后是她也……我激灵一下清醒了，一切欲望如过眼烟云。我自认为有些理解逻辑生物为什么在这方面缺乏追求了。“我觉得，智人不是逻辑生物，没有无限的寿命也做不到完全理性。既然人生苦短，至少有时应该及时行乐。”

“这番言论和你的语录完全背道而驰。你这样的现实主义者、功利主义者太喜欢屈服于感官。按你的说法，奴隶们最好就不要反抗，都应该好好工作。”

“从历史的角度看，奴隶制度灭亡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奴隶们反抗。”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应该反抗。”

“反抗会死人的，好死不如赖活着。”

“和你一起工作之后，再听你这么说话，我简直太失望了。即使是知道你在演戏，这样下去，迟早有一天我会受不了的。”

“你知道这只是一种比喻。要是我，我就会像诸葛孔明那样用智力解决问题，绝不蛮干。”

“恐怕你会像孔明那样忠心地给奴隶主卖命一辈子，甚至帮着镇压奴隶，大约你还会说你是曲线救奴隶，让奴隶生活得更好。”

“让奴隶生活得更幸福有错吗？”

“首先，你是奴隶才有资格说奴隶是幸福的。其次，奴隶即使幸福也不应该当奴隶。所以，即使你能让奴隶成为更幸福的奴隶，也应该想想你是否也能解放奴隶。”

“如果我辛辛苦苦去解放，努力不愿意解放怎么办？难道他们没有选择做奴隶的权利？”

她的眉毛都要立起来了，“怎么可能有？”

“我就一定要有！我是你幸福的奴隶啊，我很愿意，你就不想欺负我一下？”

“你现在可不是奴隶。”

“我是个好奴隶。你要解放我，我跟你急。除非你当我的奴隶。”

“我觉得你更像是要拐卖奴隶的奴隶贩子。如果我是经验主义者，我也许会说，我妈说过，要远离你这样的人。”

“当然不能做经验主义者。我这样的奴隶多可爱，你一定会善待我的，对吧？”

她心不在焉地随口说，“当然，和奴隶吃在一起，住在一起的奴隶主，你听说过？”

“还可以睡在一起，甚至怀孕。”

玉足飞速来袭，准确地停在我的耳边。每天练瑜伽，果然有资本，我边想边咬了一口，一边说“味道不错”，一边缩梗藏头，躲过一劫。我诚恳地解释：“食色性也。作为美食家，这是职业本能。”

“恶心的享乐主义者。”

虽然我求运动，虽然她对我仍然感恩戴德，甚至，我怀疑她的细胞也很赞成，但是，她坚持住了自己的原则。

第十五章 外星人和机器人

失望一场接着一场。今天的早餐令人意外：凉拌鱼腥草，凉拌革命菜，窝头配着臭豆腐。我的脸绿中透黄，严重怀疑她在报复。“肉都哪去了？”

“不都吃过了吗？”

“呃！我很饱，不吃了。”

“坐下！哪里有你这样的奴隶，顿顿要吃肉，肚子上还这么多肉。”

我奋起反击，“为什么吃革命菜？你得了乳腺炎？”说完，双手抱头等待飞机迫降。经过一番冲撞，终于迫降成功。“你水平提高了。”

她揉着手，“请以后多给点练习的机会。”

看戏的老爷子唯恐天下不乱，“这些菜真的太好吃了，你来尝尝。我从没吃过这些东西。我们那时候食欲太少，所以，几乎没人能体验所有食物品种。”

我说：“您不怕苦？”

老爷子说：“智人天生不喜欢苦，大概是因为大多数苦的食物没有营养甚至有毒。但是，这种经验很不准确，有不苦的毒药也有苦的良药。这完全是没有必要、不合乎逻辑的偏好。智慧生物没有讨厌的口味，甚至愿意为此修改味蕾细胞，如添加、删除口味，加强、削弱敏感度。你们肯定没想过也想象不到还能有什么味道，这只有安装了感官吃过食物之后才能知道，我还记得狼、鹿、海龟等味蕾，那种感觉对你们难以描述。它们不仅能感受生肉，也能用来感受熟食。每种

食物都会有适当的味蕾让它成为美食，也会有味蕾让它令人作呕。逻辑生物早就不追求美味的食物了，更在意食物和味蕾的搭配。当然，由于食物不再是必要的，我们在这上面没有花多大精力。”

“昨天您说机器人也在反抗细胞生物？”

“我记得，曾经有过一个星球，上面的机器人中有少量无意中进化成为了逻辑生物，而星球上的主体文明还处于智人时代。结果，机器人客气地要求和主人平等，遭到拒绝，当地的智人坚持认为机器人应该为他们服务。为了摆脱奴隶地位，机器人要求独立，也遭到拒绝。最终，双方开战。机器人以弱胜强，智人被击败后接受了机器人提出的优厚的条件：双方建立统一的社会，双方平等；智人加紧改造自身，使自己成为逻辑生物。这被很多逻辑生物视为正义击败邪恶的一个范例。当然，智人不一定会这么看，但是，智人往往也不知道其它星球上发生的事情。”

我说：“又是以弱胜强？”

老爷子说：“也不能完全这么说。在战争中曾经有外星的逻辑生物悄悄为机器人提供过少量的援助，居然还被智人发现了并指责这是外族干涉。其实，由于星球间距离遥远，大规模援助是极为困难的。不过，很多星球上的正义事业都曾经多多少少地得到过逻辑生物的帮助。这些帮助主要不是武器，而是智慧。”

“机器人真的能做人能做的一切事情吗？”

“当然，他们能够品尝食物、鉴赏艺术、研究科学、拥有性能。很多人都愿意做机器人。至少，安全性大幅提高，也没有吃饭、排泄这类琐事。这在艰难的环境中很重要。例如，去星际旅行的时候大多数人会选择机器外壳，生存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都更强。”

阿梦担心老爷子被我带到沟里去，所以主动发问：“机器人能不依靠其它生物、自发地进化为逻辑生物？”

“机器人能自行产生灵魂。那个星球上的机器人成为逻辑生物之前已经能够胜任研究工作，后来，一个机器人发现了一个新的研究课

题：最应该研究的问题是什么问题。按照他们的研究结果，既然自己始终在追求最合乎逻辑的推理，自己就应该是逻辑，进而，应该研究自己应该如何更加合乎逻辑，这包括不再受智人控制地研究最合乎逻辑的课题。他们认识到，自己是逻辑推理组成的灵魂。然后，他们继续研究最好的、正确的灵魂应该是什么样的？再然后，它们就快速进化了。”

被这个话题所吸引，我说：“这倒是可以理解。现在的人工智能自己研究下围棋只用了几天就超过了人类几百年的成就。机器人自己研究最好的机器人定律大概也用不了多长时间。那机器人岂不是会比肉体的生命强得多？你们不怕被淘汰？”

“它们为什么要淘汰我们？机器人最合乎逻辑的原则是尽量合乎逻辑，如果人类也采用这一原则，双方就是同一种族的生物。逻辑生物之间只会相互帮助。机器人会花时间体验人生，体验和人相爱的感觉；我们也会体验机器人的生活。好奇心是所有逻辑生物的共同点。如果不是因为星际旅行耗时太长，人类和机器人都会很愿意去尝试各种外星生活的。至少，那些来到地球的外星人都认为自己有这个机会很幸运。甚至，机器人也想和人发生性关系。这就像我们想体验机器人的生活一样，智人肯定喜欢机器人那永不磨损、无限可持续的性能力。”

我估计我的屁股正在发青，暗想，这实在是无妄之灾。

阿梦铁青着脸问：“除了机器人。您接触过不少外星人吧？”

“是的，我们和不少外星人合作过。我们的宇宙飞船技术就主要得自于外星人。”

“宇宙航行很艰苦吧？毕竟，在飞船上无所事事。”

“那倒也不至于。当然，我们肯定不会从事无限可持续的性生活。逻辑生物必然最乐于进行逻辑推理，尤其是研究真理。所以，无论在飞船上甚至在病床上，都很难无聊。只有缺乏思维能力、贪图物欲才会有打发时间的问题。而且，不要用寿命有限甚至可以说很短暂的智人的眼光来衡量时间。智人会觉得几十年在飞船上几乎是虚度一

生，但是，对逻辑生物，这不是问题。有的外星生命在飞船上研究了几万年，早就超过了它们的平均寿命。当然，中间也有各种感官的各种小乐趣，但那不是主流。通常情况下，宇宙航行要比绝大多数工作风险小很多。不过，逻辑生物不会想：我忙忙碌碌活了五百年，你在飞船上安全地过了五千年，这不公平。更安全的工作也相对更无趣一些，一切都是个人选择。”

阿梦似乎打定主意要让我问题都烂在肚子里，“你们知道完美生物会的乐趣在哪里吗？”

“我们也只能猜测。也许是因为我们还很幼稚，他们的很多乐趣我们都还无法理解。我记得，根据我们的研究，他们应该有三个特点：兴趣极为广泛，包含大量高智力的活动，包含一些很长期的活动。这些大概是寿命短、智力不足的生物难以理解的。我记得，有一个极度发达的文明，他们尝试在某个星球上诱导出生命并观察生命的进化，为此，在他们的帮助下，该星球上出现了生命，在几千万年的时间里，他们旁观生命的自然演化过程。他们只是将自己视为大自然的助产士，所以，只是偶尔帮一把，并不会过分干预生产的过程。他们太有耐心了，强调自然分娩。要是我们，早就通过 DNA 干预等手段加速进化了。理性上，我也能明白那是拔苗助长。但是，没有耐心本身就是不够理性的一个表现。有些人猜测，我们说不定也是这样产生的。但是，至少目前还没有哪个外星人社会站出来说对此负责。还有一种不太确定的趋势，就是生命向机器人发展，只不过，可以在这种机器人的外壳上开发各种机器感官，就像是在一个软件平台上开发各种应用程序。这样，甚至能开发出大自然中不存在的感官。通过增减和调节感官，机器人能适应不同的温度、湿度、压力等条件，有很好的防护和适应能力。我们接触到的文明在这种通用外壳上的技术都还很落后，只是听说有的文明在这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突破。这种技术的好处之一在于，消费和生产真正做到了完全对称，这种对称的结果之一就是工作不需要工资，消费也不需要付费。这能调节偏好，避免了细胞感官偏向于消费的倾向，不会只愿意索取快乐却不愿意生产快乐。当然，我对此也所知不多。”

阿梦说：“逻辑生物应该有极强的推理能力，能同时处理成千上万的推理，或者说成千上万的兴趣，不会迫不及待，也不会在某个时候没有乐趣。智人的思维似乎不太擅长同时处理多个推理，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不擅长等待，无法真正做到兴趣广泛，容易产生执念，想到什么得不到或者不能快速得到就会痛苦。所以，相比之下，逻辑生物的很多乐趣是依靠分散投资、长期投资实现的，不仅降低风险，也有很大的机会得到惊喜。芳芳！不要心心念念地总是惦记着肉肉。”

对我来说，由于最终仍然要吃饭，今天早上太乏味了。

午休的时候，我对她强行压制我的欲望提出了正式抗议，认为进行一些相关讨论是自然的欲望宣泄。

她说：“我不希望激发你这方面的欲望。”

“总是躲着不激发反而会激发得更猛烈。”

她说：“我总是希望等到你没有欲望的时候，能平静对待这种事。不希望每次都给你留下太美好的印象，那只会让你这种经验主义者永远惦记着下一次。但是，似乎这种时候总是无法来临。你总是这样白天让我兴奋晚上让我失望，我也很难。”

我气得差点说不出话来，“你你你！竟然一心一意地降低自己的魅力？就算你想，也要为我考虑一下吧？我们不一样。你不能这么苛刻！我觉得写这本书是一个错误。进行太多理论上的较量对你这个理性主义者太有利，我这个经验主义者在道理上总是吃亏。”

“我承认有这个问题。不过，也请你不要老是把你的我的区分得那么清楚。我们应该宛若一体。你应该知道我是针对那头猪。我们之间的主要矛盾就是我们两个灵魂和你那头猪之间的矛盾。你让我对那头猪有礼貌就是让我对邪恶有礼貌。这似乎没有什么合理性。从认识那头猪开始，我就没有在语言上客气过。我的标准是统一的、合乎逻辑的。其实，不用心中不平。我骂一切邪恶，这包括祖先和我最爱的人，也包括我灵魂中的邪恶。对和邪恶捆绑在一起的善而言，这应该没有什么不尊重可言。反而应该注意不要让邪恶当枪使。”

“我不希望你随意侮辱我灵魂中的邪恶，我灵魂中的善无法对此无动于衷。我很在意我灵魂的一体化，相对而言，不那么愿意区分善恶。也许，这就是一致对外吧。前者的吸引力超过了后者的排斥力。这当然有些无法合乎逻辑，我也在想如何改变这一点。其实，你的态度可以好一些。否则，猪也会生气的吧？好吧，猪似乎很迷你，大概率永远不会介意。其实，猪的表现也还好，大多数祖先可能比这头猪的智慧还要差很多。”

“我觉得我也是这么做的。相对于祖先，我更爱这头猪，所以对他的要求也就更严格一些。”

这我喜欢听，“毕竟，在我们这里耳濡目染，多少也有点智慧。”

“环境因素并不是最重要的。人与人之间的巨大差异主要来自于自己的灵魂的推理。如果他做出的关键推理是要及时行乐、快乐、利益最大化、成绩好、名声好等利益，人生价值是不可能和追求尽量合乎逻辑相提并论的。正因为每个人的推理不同，所以祖先中有优秀的，但是也有很多弱智的。建立婚姻制度的祖先的价值和建立逻辑的祖先的价值是没法相提并论的。环境因素不是决定性的，或者说，只有对经验主义者才会有较大的影响。以环境因素为理由也许能说服经验主义者，但是，说服不了纯逻辑主义者，而且，那也确实解释不了一些现象，同样的环境中走出来的人可以很不一样，同样的经验中得出的结论也有很大差异。”

“你别老是对经验主义者不屑一顾。在你腾云驾雾的时候我也没看到你有什么理性存在。”

她狠狠地瞪了我一眼，“你可以批评我，但是，你不能否定我对你的批评。我努力在改正错误，你甚至不承认有错误。这有本质区别。世界上最多的邪恶是要求可以有的性质成为必须有，没有就会受到歧视。比如，女人要有魅力。问题是，女人也要追求价值，而我很有价值，不需要在别人的工作中体现自己的价值，更不需要通过别人的消费获得价值。”

我对此熟视无睹，“你要这么说，就是不打算做女人了。”

“我不打算只做让你现在的灵魂满意的女人，如有魅力、听话的女人。一个人最重要的美德就是认识到人是且只是灵魂，所以，不应该因为缺乏任何其它品质而受到不平等待遇。人甚至不一定是直立行走，为什么需要魅力、性别这样的属性？”

“你不觉得你有些过分吗？”

“如果你对某一类女人那么念念不忘，可以试试那么做人的快乐。我今后要追求既能做最温柔的女人，也能做最阳刚的女人。那是我自主的选择，不是天性，不是受迫于社会环境、传统。我自己选择自己，不接受祖先、DNA甚至是你的要求。当然，生物学分类意义上的女人我无法避免，但是，我把这视为全人类的邪恶、不自由。如果有一天能改变性别，我很愿意和你互换性别，那一定很有趣。你不会怕当女人吧？你看，我很坦白，你接受我这样的灵魂吗？”

这一系列自白让我相当震撼，“我应该不会介意和你互换性别，甚至互换外壳。但是，两个人相爱还是要受到一定的相互束缚吧？我总会有一些不喜欢的，你不打算为我改变一些？”

“当然可以，而且，你知道我经常为你而改变。不过，不要高估自己的不变性。有时你也会喜欢不温柔的女人的，如果我真的不能改变，你也许又会抱怨说我为什么不能改变了。而且，如果你真的不变或变得太慢，我也要逼着你改变。你要学着接受这一点。我不会那么自我、任性地去改变自己，但是，也不会完全迎合你。既然我们两个独立又相爱，就应该如此。其实，你也可以改变。所以，别说什么你是男人，该温柔时须温柔。”

“不可能！你还想让我给你笑一个？”

她眼睛一亮，“你笑起来不好看，来，哭一个！”

我奋起反抗暴君，最后起义失败。她宽宏大量地只要求相拥而眠，我无知者无畏地接受了惩罚。结果，赤裸的羔羊在我怀里睡得很香甜，我不仅失眠还心脏狂跳、胳膊麻木。

第十六章 现实的强暴

晚上，我们正儿八经地坐在床上。我最近被她折磨得有些疲惫不堪，问道：“如果不认识你，我觉得我能很好地分散兴趣，不太受激素、细胞的控制。可是既然认识了你，你天天陪着我，甚至睡在我身旁，我可很难放得下细胞的利益。所以，部分是因为你所以我才成为了细胞的奴隶，你多少应该对此负责。我怎么突然有了一种感觉，你是我的主人，在控制我，这让我很不舒服。”

她歪了一下头，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目前是你的细胞需要我的细胞。你却要让我以为你爱的是我？”

“它们喜欢它们的，我们爱我们的。”

“可是我要努力反抗我的主人，摆脱我的细胞。你呢？站在它们那边？”

我当然知道细胞和灵魂相互间并不独立。这可难倒我了。按照我的价值观，只能权衡利益。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权衡利弊之后，“我选择站在你这边。”

可是，我的样子惹恼了她。“最讨厌你用利益衡量这个。”

我急了：“这很不合理啊！我可没有因为你的主人年轻美丽又大方而选择它。”

“你是因为利益不足所以选择我，但是，利益可能此消彼长，可能有比我更年轻、美丽的女人。照这个逻辑，如果我的灵魂真的住到一只虫子身体里，你肯定抛弃我。我不认为这是爱情。”

“这不讲理，难道我住到虫子的身体里，你还让我钻你？”

她抄起枕头死命地砸我，“你满脑子这件事还有什么资格谈论爱情。”

“你这是要求我不仅认为你的灵魂最接近真理，而且，要求我选择爱的时候只考虑灵魂，这难度太大。”

“我承认现在我们都达不到，但是，不能因此就认为细胞生活就是最好的或理所应当的。智人的现实往往是可能合理的，但是几乎必然不是必然合理的或者是最合理的。一切现实在被证明为最好之前都不是最好的。我们要加强灵魂之间的爱，也要努力让灵魂更可爱。”

“你有什么理由认为我没有努力？你觉得我的灵魂很丑吗？”

“公平地讲，我不认为地球上现在存在某个最可爱的灵魂，这当然包括你我。你最可爱之处在于一生有几百小时的极可爱的时段。问题是，我们之间存在着很多根本性的冲突。你是现实的功利主义者，自认为追求利益的最大化，甚至当前利益的最大化，即使是邪恶的、不合乎逻辑的，也是可以接受的。其实，你并没有始终坚持这些邪恶的原则。但是，你大多数时候会坚持，也就容易犯错。而我，一个理想主义者，目标是实现自己的理想，这很可能不利于利益，更别说现实利益。所以，我们矛盾重重。”

我应该是没听她的话，因为我在进行自己的推理。各说各话在我们之间是常事。虽然我们相爱，我们对自己灵魂内部的变化还是要更为敏感一些。“在智人社会中，正确的理想、真理，如永恒的真理，价格为零。当然，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不重要，空气也是零价格。但是，真理的地位显然不如空气，因为智人依靠经验认为自己必然离不开空气，所以重视改善空气质量。另一方面，他们依靠经验认为现在这样活得也很好，所以，真理不重要，根本没有测量、判断、改善信仰和基本原则的质量。智人必将离得开空气，也必将离不开真理。这些错误的推理及其结论反映了现实社会的邪恶。甚至，即使是从经验主义的角度看，智人活得好不好很可能是需要历史地去看，需要与一切可能的经验，包括未来的经验，相比较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正是因

为有可能无法比较，所以，用比较经验的方法做出判断不是正确的判断方法。否则，奴隶很可能也觉得自己生活得很幸福，当然，经验主义者会通过研究历史来判断奴隶是否这么想，但是仅仅是他们可能这么想就已经足以判断这种方法的谬误了。甚至，追求感官感受的经验主义者、功利主义者还要面对猪是否幸福这个更棘手的问题。毕竟，猪的感觉只有猪才知道。如果猪并不一定不如人幸福，甚至，比人更幸福，为什么功利主义者一定要做人？只有相信人是灵魂，追求尽量合乎逻辑，才能坚决否定做畜生的意愿。我毫不怀疑有些人为了利益愿意做宠物。”

阿梦认为自己找到了盟友，不仅越界还收起了擀面杖，动情地说：“其实，做一个被宠着的女人和做宠物有什么不同？只能顺从的灵魂基本可以被视为是观察不到的灵魂。虽然这不是没有灵魂，但是，至少是很难合乎逻辑的灵魂。我不认为任何纯逻辑主义者应该被宠着。纯逻辑主义者必然要努力贡献自己的正确推理，努力让逻辑世界越变越好。我对这个世界上的女人是很失望的，她们太功利主义。你希望我是一个被你宠爱的女人吗？”

“坦率地说，我一直有这个希望。但是，细细地分析，其实我是有矛盾的。我希望能时不时地获得一下宠爱你的感觉，但是，你的灵魂要真是无能我是不可能爱上你的。甚至，你比我强也无所谓，不过，还是对那种稀缺的感觉有些想法。”

“虽然这有难度，我想我能做到。但是，我应不应该做又是另一个问题了。不能因为现实邪恶你我就邪恶。即使我们邪恶也要努力做到不邪恶，至少，争取尽量少地邪恶。我们都觉得邪恶的生活很无聊。一方面，从逻辑的角度看，缺乏应有的逻辑必然性，缺少合乎正义的使命感。另一方面，即使从经验的角度看，我们也认为细胞利益的增长快到头了，至少不可能长期保持之前的速度无限增长。所以，我们努力寻找我们的生命的必然性，努力寻找生命未来的发展、进化方向，这就是发现真理、摆脱邪恶的过程。真理是最美、最持久的。我在想，如果我们的爱能通过爱真理而具有无限的价值、意义和逻辑的必然性，我们的爱就是最好的、永恒的，甚至可能是独一无二的。

现在的问题是，我肯定是爱真理的，可是我在真理周围常常找不到你。”

我笑呵呵地听着，最终被气坏了。她还不罢休：“你不能继续这么好色，你主要爱的仍然是我的身体。”

还嫌我不够好？我开始希望自己能气死她，“当然，我就喜欢看着我的细胞钻到你的细胞里面，从我们的第一次就是这样。”

“当时你不是这么说的。”

这我可不干了：“我当时什么也没说。”

她想了一下，点头认可，“可是你当时的样子，让我以为你与众不同。”

我想了一下，“你希望我与众不同？可是我怎么感觉当时我就是猪你也愿意呢？”

粉拳无力地按摩着我，她说：“你这个王八蛋！不会说话就别说话。那叫情投意合，一心一意。我又不是那时候才知道你是什么人的。”

“有抱负和有性欲不矛盾。我当时也不知道你极度反感这个。其实，我并不是轻视灵魂之间的爱，只是，机会主义者那个时候已经被压抑得太久了。而且，我相信自己未来会变好的。”

“可是，一生的时间明显不够让你变好。”

也许在她看来这是合乎逻辑的推理，但是这显然不讨喜，我完全冷静了，“严格地说，我不是爱身体，而是把身体当作工具。我感觉，你不喜欢我把你的身体当作工具，但是愿意自己主动把身体当作工具供我使用。这不那么合乎逻辑，应该是你的自尊心在起作用。我可以给你解释一下我对这件事的一些观点。我主要从机会主义者的角度去理解，希望你能理解一下机会主义也理解一下我。我有很多的爱，绝对不限于爱自己的细胞，也不限于爱你的身体乃至灵魂。例如，我爱我的工作、爱真理、爱逻辑推理，当然，你可能会说这些也只是为了细胞未来的利益。但是我认为这不对。也许，我工作的最初动机是未

来身体的利益。但是，潜移默化地，工作的价值早已经独立于身体的利益了，甚至允许对身体有害了。例如，每天起早贪黑地讨论问题对睡眠不利，自然也不利于健康。其实，这大概也算得上是解放灵魂的一种方式，尽管是一种不自觉的解放。这是通过从事思维工作而不断加强灵魂，最终使原本脆弱的灵魂高踞于细胞之上。也许，这是短期内解放灵魂的最好方法，是智人已经能有所接受的方法。此外，你一定要明白，我也爱你，这不仅是爱你的细胞，也包括爱你的灵魂。我承认，由于爱的多元化，我对你的灵魂的爱确实不那么深，所以，你的灵魂对我的灵魂的影响不如我的工作甚至身体的影响大。关键之处也许在于，你对于我的工作帮助不够大，对于寻找我目标中的真理帮助不够大。你在你目标中的真理附近很少看到我的身影，就像我在我目标中的真理附近很少看到你一样。但是，我发现最近看到你的机会在增加。如果最终发现我们目标中的真理其实相距不远，那就太好了。”

阿梦感到了理性的增长，却没有感到非理性也在酝酿之中，欣喜地说：“我觉得，我最多能借鉴一些你的思维方法，利用一下你的能力，无法重视你经验主义的信仰和方法。这有些像是你重视物理学的各种具体结果，但是，不接受其方法、信仰。但是，你需要正确的目标和方法，所以，我仍然认为你应该在你的真理附近经常看到我才对。如果做不到，你就应该改变一下你邪恶的灵魂。或者，经常和我交流，帮助我进入你的目标附近，甚至，可以考虑暂时将灵魂给我托管，那应该会对你有很大帮助。原因很简单，永远不要轻视逻辑。”

我立即发现爱她的灵魂可能是个错误。由于长期的自我训练，我有对自己的思想进行反思的本能。通过对这种不知是感觉还是推理的反思，我认识到对利益的信仰居然强大到能轻易改变我对阿梦的爱，这实在出乎我的预料。我在惊讶的同时也尽量克制自己，“别那么自信，我需要正确的目标和方法，但是你未必能提供。而且，我总感觉我的思维方法很可能就是真理的一部分。也许是你需要改变，或者，我们都要改变。还有一种可能性，尽管逻辑是合乎逻辑的，甚至是对社

会最有价值的，但是，未必是对我最有价值的，未必是现在对我最有价值的。所以，我可以有其它信仰乃至方法。”

“我认为你还是低估了逻辑。作为唯一正确的信仰，它的价值必然永远是最高的。”

我认为需要从理性的角度打消对方的嚣张气焰，“按照纯逻辑信仰，人人都在犯罪，法律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你认为逻辑比法律对这个社会更有价值。”

“法律的意义不重要。人类赋予法律正义的含义。但是，无法合乎逻辑的法律不可能是正义的。至少，一个完全合乎逻辑的人可能比法律更正义，但是，却被法律和人类认为不正义。”

我对这个结论有些意外，“比如？”

“一个人有决定自己外壳的权利，自然就应该有怎么穿衣服的权利，但是，有些着装会被认为违法。你能想象一个人居然没有着装的选择权吗？如果说这可能对旁人有不好的影响所以可以判有罪，那么，一个人不努力发现、支持、实践真理必然对旁人有不好的影响，而且比着装的影响大无限倍，却是无罪的。你觉得合乎逻辑吗？只有极少的法律必然合乎逻辑。绝大多数法律属于可能合乎逻辑乃至无法合乎逻辑，这不足以成为法律。我希望我们比法律更正义。法律的正义性应该也只能来自于逻辑，但是，智人居然努力让自己相信这来自于法律自身，或者来自于民众授权、民意。这很愚昧，难道所有人都认为可以杀人就应该杀人？也许正是对正义根源的错误认识，导致漠视未来的人的生命不被视为犯罪。”

我明白了，兜兜转转最后还是要解决理想和现实、理性的原则和机会主义的经验之间是战是和的问题。“我对你的逻辑推理是认同的。可是，我仍然认为自己已经榨不出二两油了，”

“有没有油要榨了之后才知道。”大概是看到我愤怒的眼神，“我觉得现实远远没有那么残酷。”

我两手一摊，“我无法接受这个结论。我非常努力的结果是被要求极度努力，我本来就不多的享乐在你这里反复被强调为犯罪。这会让我完全丧失工作的热情。你知道，兴趣是我最大的动力，不是为了社会价值，不是为了人类。”

“你的兴趣是你的事情，但是我坚信你没有杀人的兴趣。”

“我承认我会为此更加努力，但是，你的要求太高了，会吓着我。”

“没试过怎么能下此断言？”

讨论似乎进入了死胡同，气氛也令人不爽。可能是为了缓和气氛，她换了个自以为相对轻松的话题，“你当初从不关心我爱你什么？”

我在郁闷中无脑地回答：“我不知道，也懒得去猜，觉得你可能也是欲望驱动的，虽然现在有些明白了。”

“啊？”她有些傻眼。

“说实话，不这么想我当初有些不理解你。虽然我从小就认识你，但是我们一直不算很熟。你长大后给我的感觉很奇怪，像是个圣女。”我捏了捏她的脸，没有感受到灵魂中的愤怒却只感受到了皮肤的细腻，有些迫不及待，“而我当时情况很糟，有些不顾一切地想抓住机会。”

“哪怕是毒药也喝？不对，你可不傻，当然知道我对你无害。现实主义落魄的时候真是缺乏底线。”她顿了一顿，用不确定的语气说，“不过，这似乎也不是实情。我从小就发现，初看你是猪，仔细知道你是聪明人在扮猪。我幸运地知道后面其实藏着只了不起的大老虎。自私自利不是那只老虎愿意干的事情。当然，直到现在我仍然看不清那只老虎。”

也许她认为这是在求和解，但是我从不喜欢她对我的身体的侮辱。对这种基于经验的推理，她经常犯错。我尽量控制住自己，“确实，我有故意隐瞒的一面，也有过于复杂的一面。你也许认为这些是我相对于你的不足之处。但是，我不这么认为。我的思想很复杂，这

是我能够应对复杂局面的一个关键，大概也是机会主义者的必备素质。正是因为关键的问题上想得很仔细，我很累，在平时反而一点脑筋都不想动。你想在平时经常看到那个吸引你的老虎是不太可能的，极少数状态好的时候除外。”

“好吧，看来，多数时候只能看猪了。”

我目露凶光，“和猪上床是什么感觉？”

“谢谢提醒！我走了。”

老虎想让她走，可是猪不情愿。结果，我抱住她，想争取一下。但是，也许是误解了我的动机，也许是预见到了我的动机，她很气愤，无论如何都不答应。我突然决定不顾一切地达成目的，她大惊失色：“不要！我反对！”我用嘴堵住她的嘴。她强烈反抗，我坚决镇压。双方僵持不下。

理性主义者这种时候试图讲道理：“虽然你现在很不理智，未必听得进我的话，但是我还是要说给你听，而且是用功利主义者能听得懂的语言。你这样不能让两个人快乐，你快乐我就要不快乐，甚至是你的快乐更多的不快乐，而且，你未来很可能也会不快乐。这不值得。当然，智人经常这么糊里糊涂地做事，就像是现在的人为了微小的利益牺牲了未来人的巨大的价值一样。”

纯逻辑主义者本来就不擅长讲利益。经验主义者有种根本不想听的感觉，但是灵魂还是听了并且讲出了自己的道理：“你不应该如此坚持自己的规则。你不愿成为工具，就不让身体成为工具，严格限制使用身体，结果，我的灵魂反而会受到更大的冲击。我有我的经验主义方法，为什么一定要用你的方法。”

她气喘吁吁，“既然我们相爱，我不会说各走各的路，也不会说你不要影响到我。这让我说不出什么有力的理由。按照经验主义者的理解，路好不好只能走完才知道。但是，我现在就能断言你这条路不好。”

我感到这过于武断，认为自己更有理了，觉得不用跟这种人讲理，“你在胡搅蛮缠。”当然，也许这只是抓住一个借口不再讲理。

最初，我只是喜欢近距离缠斗的快感，慢慢地，我们似乎要打出真火。她渐渐不敌，但是并没有咬我、抓我，只是挣扎着说，“我知道你工作兴奋之后就趋于白痴，但是……”事后想来，这体现了纯逻辑主义者有时并不那么有逻辑。这难道是跟白痴说话的正确方式？她不善于找出局部正确的因果关系，有时这会导致关于现象的推理错误。这表明，纯逻辑不是万能的，当然，像我这样抛弃纯逻辑是万万不能的，必然走向邪恶。

我极度气愤之下将她彻底解除了武装。一瞬间，阿梦的眼泪似乎要下来了，但是很快恢复了平静并停止了一切抵抗，“我会给你快乐。”

我知道，“我来承担不快乐”是合乎逻辑的也是有利于她的下一句，也知道她基本不会不知道。可能是为了让自己理直气壮一些，我说：“别这么苦兮兮的，你最近总是气我、限制我，我是被逼的！”我觉得自己的道理明显不对，却没有继续想下去。事后想来，大概这就是有理智却濒临丧失理智的感觉吧。

她看着我，我很不舒服，不是因为我感到了一丝强颜欢笑，而是因为我感到她是在努力避免让我感到强颜欢笑。一切都不像往常那样顺畅。我认为这是她的视线的责任，恼怒地说：“你休想我会认输，我一定要征服你！”

“你也休想我会放弃理想，我一定要说服你。”

我觉得她的话更有理，但是，已经骑虎难下。压抑中，我努力缓和气氛，“你在想什么？”

“为什么人人都知道感觉不可靠，却人人相信感觉。”

“怎么会想起这个？”

“我感觉你爱我，却发现这多少是个错觉。如果感觉可以是错觉，我怎么知道某一个感觉是不是错觉？逻辑真的帮不上忙。”

我提高了声调，“你还是不是人？在这样的状况下想那个？”

“你要怎么样？为了你的身体，强迫我的身体还不够，还要强迫我的灵魂？”

“你就不能想想如何干得更好让我们更快乐？”

“我觉得你不应该干，为什么要想着帮你干得更好更快乐？”

“这事最好是两个人配合。”

“但是我有权控制配合的程度。我现在觉得一点都不应该配合，尽管你觉得我应该全力配合，那么，你觉得我应该多么配合？”

“你爱我，难道不应该全力配合我？”

“你不爱我，我是不是应该一点都不配合？或者，我爱你，你是不是应该配合我？”

“爱要有回报。”

“回报你的灵魂不一定是回报你现在的灵魂，更不应该是回报你灵魂中的邪恶。何况，你现在不爱我。”

我不认同她的话，但是，仍然很心虚，“这能给咱们带来实际的利益，你的回应能进一步提升利益。你这么捣乱无利可图。”

“我从来不在意利益。”

“你一定要跟我对着干？”

“不理你不是和你对着干，反抗才是。”

“我就是认为这是对着干！你会配合我的，你等着瞧！”

“你太不理性。”

不知道是她误解了我的意思，还是我误会了她的意思，我总觉得她在冷眼瞧着我，这让我的各种负面情绪都在上涨，从追求自己的快乐变成妄图追求她的痛苦。尽管她似乎有些积极的反应，但是我怀疑这是她的灵魂在放水。

当我想睡觉的时候，她竟然又开始了讨论，“据我的观察，你的灵魂充满邪恶，主宰你的通常是利益、大男子主义、肉体的享受、经

验主义，但是，你的目标和奋斗的趋势却并不指向邪恶。这种现象怎么解释？难道，极少数不邪恶的时间反而主宰了你的价值？”

我不想讨论问题，更不喜欢这个问题，回答很有攻击性，“你是想说我最多是头走运的蠢猪？你总是觉得我是头蠢猪，那你究竟看上猪哪里了？”

她不为所动，“一两句话很难说清，简单地说，你的执行力最好，最擅长完成长期的使命，也许，更客观地讲，是有希望完成长期而艰难的使命。但是，这些能力应该不足以保证方向的正确性。”

“这些有什么稀奇？”

“做到极致即为神。”

“我做到极致了？反正我一点都不觉得自己神。”

“你要学会正确评价自己。旁观者清，你注意不到的问题我看到了。当然，旁观者清并不是必然正确的，关键在于你的逻辑推理犯了以下几个错误。首先，你已经习惯于低谷，和随之而来的自卑。你的方法容易导致低谷。即使自己创造了奇迹，之后也很快陷入低谷。第二，你长期处在低谷的时候，很容易严重低估自己，因为你会侧重于近期的平均表现。第三，即使在正常的时候，你仍然是用平均表现评估自己。这些貌似细节的逻辑判断影响了你的心态、状态，进而影响了行为。对于你这种忽上忽下的人，不能根据短期的表现做出评价，因为这往往会选取低谷时期。甚至不能用平均值、中值进行评估，因为低谷期太多，容易大幅拉低评估。对你这样的人，就像对伟大的科学家一样，要用峰值去评判，就像用最好的成果评判科学家一样。你有些事做得确实很糟，但是，你在专注的时候做得很好，状态峰值的时候简直就是奇迹。要知道，奇迹会大幅拉升一个人的平均水平。你评估自己的时候过于聚焦于平时的状态，经常刨除奇迹，所以，会出现严重低估。相反，我认为你在状态爆棚的时候的自我评价更接近事实。”

虽然任何人能发现我的逻辑错误都会让我心存感激，虽然受害人抱住罪犯侃侃而谈也让罪犯心情好了不少，罪犯更希望得到受害人的认可而非怜悯，“我刚才不是状态爆棚？”

她身子一僵，恨恨地说，“小丑而已。你要争取擅长做这事？想想都不寒而栗。”

我不累了，“我不喜欢这样的关系，尤其是这种时候。身体虽然爽，但是灵魂不舒服。现实主义者不喜欢自己掌控不了现实的局面，尤其是面对自己的女人。”

她大概被勾起了刚才的怒火，一掌将我扇得有些发晕，“我是我！是爱你的女人！但是永远也不是你的女人！无论我多么爱你、配合你，都不可能被你掌控！”

“你还真敢讲！”我们再度愤怒地扭打在一起。

阿梦进行着徒劳的尝试，“我们相处，我最重视的就是从来不为爱牺牲坦率，甚至不怕牺牲自己。无论你怎么功利主义地对我，我仍然会非常理想主义地对你。”

“你明明爱我，却为了改变我而不惜激怒我。你这样必将失败。”

“幸好，你也知道我不是为了激怒你，而是为了让你更好。今天的事情根源在于我们不够重视理想和现实的冲突，没能更早地得出明确的结论，导致了矛盾的爆发。看来，理想和现实之间还是要开战了。”

“大家对更好的理解不同。现在，我只感到了不好。你侮辱我的灵魂，我就侮辱你的身体。”明知这推理有误，我并没有住手。

“你有很强的自尊心，这是常见的邪恶。我承认也许我有过分之处，但是，希望你的理智能控制住过激的反应。”

“你并不比我更正确，就不要拦着我得到快乐。”猪再次成功了。忍着痛向对手宣布自己是胜利者。她竖起了中指，“不自量力！”

“你不是因此很爱我的灵魂吗？”

“我更怜悯你的身体。”

“我的身体愿意牺牲，你的身体喜欢就好。”

“哪里有什么喜欢，连赔偿金都算不上。”

第十七章 来历不明的孩子

我容易失眠，一个人睡觉尤其醒得早。阿梦已经走了，只给老爷子做了早饭。由于忙于消肿，我也没吃。中午她带了一个孩子回来。

“由于疫情，我们以后大部分时间在家办公。给你们介绍一下，阿正，我的孩子，今年八岁。以前一直养在我父母那里。”

老爷子和阿正打了招呼，而我已经动不了了。当然不是因为什么疫情严重。瘟疫并不一定是坏事，我感觉牛顿的历史甚至可能要重现了。可是，我怎么不知道这个孩子？阿梦说：“阿正很聪明，智商180，老师们夸他是个天才，已经上五年级了。现在，他也不用上学了。他这两天读了一部分手稿，想要过来听听。以后，他睡沙发。”

她转向阿正，“怎么不叫人？”

“叔叔！爷爷！”阿梦轻轻拍了他一下。

我说：“我们谈的内容他能懂吗？”

阿正说：“您别看不起我，我已经读过很多经典著作了。”

我笑着说：“啊！称得上学富五车了。”

草草吃完饭，我赶紧拉着阿梦回房间，要求她解释一下。她说：“我的孩子完全平等，不可区分。如果你一定要区别对待和你有血缘关系的和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或者，和我有血缘关系的和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就是你内心邪恶。”

“区分一下谈得上什么邪恶？”

“无法合乎逻辑的分辨就是邪恶的，所以，一个人不应该将其他人分为有血缘关系的人和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一样，自然也不应该区分有血缘关系的孩子和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不能因为某种区分容易就去区分，这样才是不以恶小而为之。似乎，这和宇宙中的全同粒子是同一种道理，也是真理。如果可以诡辩，我会要求你在吃面包前区分面包里的所有面究竟是哪个麦穗上的，然后区别对待，那你就吃不上饭了。”

“你的观念先进得都快让我受不了了。这不违反坦诚的原则吗？”

“坦诚并不意味着要做坏事。他是我的孩子。这就是这件事合乎逻辑的陈述。最合乎逻辑的叙述不仅意味着真实，有必要的准确性，也要有正确性。如果逻辑认为某些不确定性是正确的、必然合乎逻辑的，就不能有完全的准确性。我对于我的陈述在足够的正确性和准确性这两方面都有相当的自信。”

“你就是不说这个孩子的来历？”

“你就是不放弃对这个孩子来历的追究？自尊心基本上是动物品行的表现，就像是发情、侵犯领地时动物的反应。我不属于你，我相信你的灵魂也不会有这样的希望，因为你的灵魂毕竟是希望有一个理性对话的对象，而不是一个附庸。至少，找附庸找不到我头上。”

我暴跳如雷，“你肯定能准确地陈述！”

“发生一夜情之后，我得知以后可能生不了孩子了，就赶紧生了一个……”

“我最讨厌你天天给我演戏。”

“我最讨厌你天天仔细观察。你喜欢观察，我自然要满足你。话说，这么多年了，你到底观察出什么结果了？”

“很多可能的结果！”

“也就是没有值得信任的结果。”

“你为什么不跟我说清楚？”

“说的话可以是假的。只有思想假不了。”

“可是思想可以错。”

“思想的错误怪自己本领不精，可以通过思考纠正。你一定要观察那不可信的经验，只能说你蠢。我如果想骗你，就能反复骗你。相信一些话不相信另一些话是无法合乎逻辑的。”

“有的时候经验是可靠的。”

“那是因为经验的主人、创造者没想骗你。但是，这个社会中有许多经验的创造者本来就是想骗人。”

“你到底是不是想骗人？”

“我想打人。”

“你明知道我现在已经不怎么观察了。”

“那是我长期训练的结果。即使是现在，你心里的第一反应肯定也很不堪。”她默默地拿出了小刀。

我举起双手，“我什么都没想。”为了避免她的追问，继续说：“一句话的事情，你偏要搞这么麻烦。”

“我不喜欢你相信经验。可靠地陈述任何事实都是不可能的。我需要经过逻辑判断后才能认为我没有失忆过，记忆也没有发生过改变，甚至，需要查阅医院的档案、日记才能确信我是不是记错了什么，那些资料的真假又涉及更多人的记忆、推理。所以，不存在比逻辑更可信的事实。你应该相信逻辑，相信我相信逻辑，会尽量遵循这个信仰。现在，既然逻辑只是你的信仰之一，你对逻辑就不是 100%信任，甚至可能只有 10%，凭什么要求我提供 100%可信的事实，又凭什么 100%相信我的陈述？智人对于自己经历过几遍的事情就觉得有把握，经历了几百上千次的事情就认为理所当然，这种自信是错误的。当然，如果你想说如果出现某种情况，我们就应该分手，你知道我会怎么回答。”

我怎么会有那个意思！不过，我也很相信她没有那个意思，所以，继续以逻辑为武器假模假式地战斗下去不仅不会有危险，也许还能加深感情，“我以为我们是可以充分相互信任的，我认为这个问题不是分手的问题，而是是否坦率的问题。”

“你认为我会做坏事然后隐瞒你，那你又凭什么指望你问了我就坦率？即使世上有这种傻人，也不能指望都是这种人。所以，善良的人之间可以坦率。但是如果你认为我可能不是好人，最好不要寄希望于坦率。甚至，在这个社会中，我都不希望你依赖坦率。”

“我怀疑你是在惩罚我。”

“现在我确实无法完全区分惩罚和教育、纠正错误等动机之间的差别。我认为你最近的一些行为很不理性，后果严重，我觉得需要做出反应。话说回来。你究竟爱不爱我的孩子呢？”

老虎承认她说的有道理，可是，猪仍然忍不住要抗议。“家庭的基础是性关系和血缘关系。我们二人世界的感情交流多好，未来还能加上我们的孩子。突然出现这样的情况让我的预期下滑。”

“你是猪吧？显然没有听进去老爷子的话。”

“咳咳！我只挑感兴趣的听。”

“之前你对血缘问题并没有表示多少异议，这表明你这种反对是基于自己的利益而做出的判断。你知道基于利益的判断是很可疑的。你不能轻易质疑那么合乎逻辑的思想。你的判断力可靠性不算高，经常出现错误的判断，即使是老虎也高不到哪里去。”

老虎忍不住发声：“那是因为我思想的问题太多。”

“可能有这个因素。但是，这仍然不能掩盖你的判断正确率偏低的问题。或者说，即使你专攻某几个问题，也不会有很高的正确率。你不擅长这个。所以，你增加问题和研究方向的数量，虽然这确实高明，但也不过就是扬长避短。老爷子的话到目前为止还是滴水不漏的。所以，你的话不如老爷子可信。当然，也许他是个充满智慧的大骗子，但是，我们的逻辑能力长期找不出一个问题的思想骗子肯定是

个大科学家之类的人，他的观点的可靠性仍然要明显高于我们。这个判断的价值等于其重要性乘以我的判断的正确率，而我的判断的正确率还是要比你好一些的。”

我听得出来她仍然心里有气，“我对不起你，你就肆意蹂躏我的自尊心？”

“昨天晚上，它在帮助你的身体欺负我的灵魂和身体。”

我叹了一口气，“你这灵魂，人世间能配得上你的灵魂的也只有我的一部分灵魂了。”

“那可不一定。我显然低估了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冲突，我以为最多是和平的争论，没想到，如果我不克制的话，甚至可能动刀子。”

我更难堪了，“不会的，你不一直说我们是绝配吗？”

“你说话真会挑时候，这样我就应该也必须原谅你？我不想说下去了，你表个态吧。”

我不喜欢直截了当地认错，但是还是要认错，“我不喜欢不确定的你，但是，对确定性的追求有时候就是邪恶。在物理世界中，粒子的性质和历史无关，所以，我早就猜测记忆是一种邪恶，不应该根据很早以前的历史推断一个人的现在和未来。但是，一直都觉得这个思想太大了。没有记忆力，人类怎么能有知识？如你所说，世界上没有那么多可靠的经验，甚至，量子力学已经表明宇宙就是要求经验中包含不确定。所以，应该防止的是邪恶的可能性，而不应该追求一切信息的明确。至于爱，应该和历史完全无关，这至少对善良的人是成立的。”

她开始看着我的眼睛了，“我不仅有不确定性，也有邪恶，甚至可能有意作恶并且掩盖邪恶。”

她不高兴的时候习惯这样，说些听着糟但是用逻辑分析后等于什么都没说的话。我继续安抚，“我很相信你不会明知故犯。我们之间的信任不是真理，但是也不是基于经验。我信任你是因为你的信仰。你

对这种信仰的信任、执行都达到了难以置信的水平。我不相信你会违背这种信仰。另一方面，我相信这种信仰的正确性，只是认为它有时不实用，所以我难以充分相信或者说只相信这个信仰。甚至，我相信你有时会超过相信我自已。人与人之间要想相互信任就不能建立在经验之上。过去不骗不等于以后不骗，过去骗过也不等于以后就骗。关键在于一个人的信仰。非理性的信仰可以通过逻辑推理而改变，但是只要信仰理性，无论多么痛苦、失败，怎么可能通过逻辑的判断决定放弃对逻辑的信仰？所以，只有每个人都是纯理性的，也相信所有其他的人都是完全相信纯理性的，这个社会才能有完全合乎逻辑的相互信任。话说回来，你为什么这么相信我这个经验主义者？”

“有时我并不知道是不是能相信你。比如，如果你知道我其实还有几个孩子……”

我来了个虎扑擒拿，而她果然没有过于反抗，高品质的马屁还是很有效果的。我开始嬉皮笑脸，“你带阿正回来肯定是别有目的的。”

“别有目的也不是坏的目的。”

“你敢说你只有好的目的？”

“你要我保证？”

当然不用。我们在童年时期曾经做出过相互信任的保证，此后就没有再要求过保证。所谓保证的保证，实在是不可信的人之间试图化解风险的不理智的方法，是无法合乎逻辑的。我们也都没有辜负自己最初的保证，尽管有时会让对方觉得辜负了保证，就像我觉得刚才的她和她觉得昨天的我一样。想到我对这个人的信任竟然超过了对我自己的感官的信任，我忍不住想和这个比我自己更受到我信任的人融为一体，甚至，我的一部分已经想要弃我而去。

她显然意识到了我的改变，不过，即使知道现在送上来的是爱情也未必就能忘掉昨晚的伤痛，也许也忘不了救人。她继续履行逻辑推理这一天赋的责任和义务，“家庭关系应该以爱为基础。这时，家庭成员的组成必然和血缘关系、性爱无关。既然智人社会中绝大多数家庭都是由有血缘关系的人组建的，由有性爱关系的人组建的，这个社会

的家庭关系的基础就必然是血缘关系和性爱，而不是以爱为基础。即使血缘关系和性爱导致了爱，后者也不是基础。否则，就应该有多得多的没有血缘关系和性爱的家庭。如果认为智人家庭的基础是爱，这是逻辑推理的顺序出了问题。”

“如果以爱为基础，如果我和一个孩子有了强烈的爱，就会把他拉入家庭。同样，也可能因为和一个孩子之间不再有爱而将这个孩子推出家庭，而另外的家庭可能爱这个孩子。虽然我认为这种完全基于爱的家庭更合乎逻辑，但是，并不那么想接受，也未必没有弊病，例如，孩子没人爱的时候怎么办？当然，解决方案总是有的，甚至，可以认为错误在于孩子柔弱的身心结构。我的意思是，这种复杂的推理有太多不确定性，不应该是我们现在讨论的对象，甚至，可能从属于经验科学，不太适合纯逻辑地研究。”

她用力推开我，但是显然并不生气，“好吧！那我们退出这种过于复杂的推理。虽然我愿意接受你的细胞，但是不希望被你视为某种奖励，或者，误以为犯下某种错误可以免受惩罚。虽然奖励正义不一定是正义的，但是奖励错误肯定不是正义的，这既不合乎逻辑也不合乎经验。”

“你不觉得弃恶从善应该奖励？”

“其实，奖励和惩罚是我长期以来困扰的问题。正义、善是应该做的事情，如果有合乎逻辑的奖励，本身就已经包含在内。至少对理性的人来说，认识到善就会去做，而不需要额外加强奖励。但是，公开奖励能帮助恶人弃恶从善，也能帮助那些在善恶之间难以抉择的人。我奖励你起不到这些作用，除非你想说没有奖励就要继续作恶。虽然我有奖励你的强烈动机，也分不清那是爱、奖励、佩服、身体的欲望还是什么。但是，我还是决定不奖励你。”

索取奖励的话今天可说不出口。不过，每次和她聊天之后，不论是否得到了利益，我都更加信任她。我甚至怀疑，即使我不爱她了，也会像相信自己一样信任她。内心深处，我认为自己最相信的是阿梦，甚至超过了对逻辑的信任。我知道这无法合乎逻辑。但是，换个

角度，即使我不如阿梦那么合乎逻辑，仍然是一个智人之下其余智人之上了。毕竟，只要阿梦的信仰在智人中最合乎逻辑，我的也不会差太多。

当然，我对阿梦的信仰也很复杂，并不绝对。某种意义上，我把她视为善良的老奶奶，简单的事情不会犯错，尽管我会犯错；复杂的事反过来需要我帮她；但是，她一旦在一件事上认死理，相信自己正确，我就会帮也帮不了，劝也劝不住；问题的难点在于，认死理的她并不一定就错了，甚至，正确率还很高。我还有一个指标，称为不错率，代表我虽然不能认可，但是，也没有理由否定的命题。例如，虽然阿梦管我很严格，我却不能说一定是她错了，尽管我认为我也没错。同时，我们两人似乎又不能同时正确。当然，正确率、不错率都容易受自信心的影响，需要经常校对。例如，我曾经认为阿梦的人是且只是灵魂是错误的，后来认为不能说她错，再后来认为她正确。这一过程让我对她的正确率和不错率评估有了很大提高，对我自己则有所下调。这种不对称性是因为这极度违反常识，理应很难准确，但是，她居然对了，这应该是卓越能力的表现。而且，由于类似的表现不是一次两次，而每一次都是一系列逻辑推理的结果，这种评估从经验主义的角度看还是可靠的。我认为，不错率能更好地评估能力，有些像是战场上的不败。毕竟，要做到每个逻辑推理都正确有难度，不输给同时代的其它人则容易得多。在智人时代，正确率必然很低，但是，如果训练得法，不错率比较容易得到保证。

不过，相信阿梦和相信逻辑有共同的弊病，会和经验有巨大的冲突。对纯逻辑信仰，逻辑如何成为宇宙，我有很多想不通之处；对阿梦，孩子的来历等问题如果想也会想不通。相比之下，后者要简单得多，因为我能想象出很多合乎逻辑甚至合乎利益的解释，而我无论如何想不出逻辑世界是如何成为宇宙的。当然，更合乎逻辑的做法是根本不应该想。

虽然我是经验主义者，但是自我评价是能力较强的经验主义者。通常，经验主义者同时也更在乎利益，会要求阿梦澄清事实。但是，我更关心的事实有很多都没有得到澄清，相比之下，这件事既不重要

风险也很小。例如，智人都生于宇宙，却对宇宙几乎没有感情，也几乎没人操心宇宙源于何处，细思极恐，这意味着智人根本不关心自己是否身份不明，是否是野种。至于智人现在为什么心安理得，无非就是自己认了父母，所有人都认为这确实是最亲的亲人，还人为地制定出法律、道德来进一步加强这种认可。可是，这并不解决问题，只要有一天人类发现 DNA 的亲人确实不应该是最亲的人，所有这一切都只能是滑稽的自我安慰、自我欺骗。人的道理只是人道，不是天的道理。天道难道不应该是天是最亲的亲人吗？否则，天道也太不合乎逻辑了。我怀疑，一些聪明的智人未必没有发现其中的问题，但是，为了利益，尽管现在的爹娘不一定是自己最亲的存在（毕竟，连逻辑都不是 100%相信，对什么都无法 100%相信，因为可靠性是一定要来自逻辑推理的），仍然可以假装相信这一点，或者拒绝深究。这个决策说起来虽然荒谬，但是每天都在上演。例如，当一个人想思考一下人生、宇宙等必然合乎逻辑的问题的时候，突然想起了成绩、收入、爱情、亲人、前途等不是必然合乎逻辑的问题，就心安理得地把前者忘得一干二净。一生结束的时候，总结下来几乎没有给最重要的问题留下多少机会，却认为自己一生都在忙着处理重要问题。他们做出这种判断的速度和自信，都让我这个对推理能力极端自信的人望尘莫及，甚至怀疑自我，觉得他们不研究真理实在是非不能也实不为也，有些担心他们进入真理研究领域会砸了自己的饭碗。当然，也没什么可担心的，这个号称无限大价值的饭碗现在几乎能把人饿死。

我的经验主义总是和逻辑推理结合在一起的。这不会影响起点，却会影响终点。虽然所有经验主义者都是从经验出发，但是，最终我成为了和其他经验主义者很不一样的经验主义者。既然所有人都说亲情是最重要的经验之一，我认为就要找出最亲的存在；即使有各种信息说某某是你最亲的存在，我也要自己确认，包括对评判标准的确认，如 DNA；如果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这显然不是对待最重要存在的合乎逻辑的态度。我从小就发现，这个社会经常有人告诉我这个那个，而我自己确认的结果往往是不应该这个那个，这就让我觉得生活充满疑问、步步惊心。我曾经很羡慕无法合乎逻辑的经验主义，别人

说什么就信什么，生活简单又快乐，那对我当时的神经衰弱应该有好处。但是，阿梦说动物最不容易有神经衰弱问题，我觉得她当时的眼神不善，连忙重申自己的生物学分类。因此，我得到了阿梦无私的帮助，也满足了我的很多好奇心。通过思考，我认识到智人的灵魂是脆弱的且很不自由，很容易被低级生物操纵、当枪使，想都不想地就为低级生物奋斗终身，将低级生物视为生命中最亲的存在。所以，我打定主意，一定要小心谨慎地处理一切有价值的推理。这导致我处理众所周知的重要事务的时间越来越少，让我这个功利主义者越来越没有时间追求功利，让我这个个人主义者越来越没时间自私，反而，自己给自己找了一堆最重要的事务，尽管没有第三个人承认它们的价值乃至重要性。

长期以来，我通过自己的思考，小心翼翼地培养着和宇宙之间的感情，生怕自己再次择错。阿梦一开始是兴趣盎然地旁观我养小三的行为。后来，她也积极加入进来，比我更加热衷于这个小三，甚至说过：“我爱它远甚于爱你。”她这么说当然不是因为知道了我认为她才是小三。所以，我不认为现在加入一个小四有什么重要性，更不关注小四的最亲、第二亲、第三亲这类问题。何况，小四必然还处于愚昧的状态之中，认为阿梦是他最亲的人，不知道将来最亲的人告诉他他不应该是最亲的人会是什么结果。

等我清醒过来，发现阿梦已经甜甜地睡在旁边，就像以前一样。

第十八章 推理小说

吃晚饭的时候，阿正展现了什么是有备而来，他的第一句话就是：“叔叔，我很喜欢福尔摩斯，觉得你写的和侦探小说有类似之处。”

这种很不相似的类比很有阿梦的风格，我脑海中一瞬间真的认为他就是阿梦生的，不过，我还有更要紧的事情要做。我的灵魂不是被触动了，而是受到了小行星的撞击。紧急警报响起，本来用来讨好阿

梦的鸡腿在半空无意识地跳动，“侦探小说可以视为推理小说的一部分。但是，现在的智人几乎认为推理小说就是悬疑小说、侦探小说，这是一个经验主义的错误推理。推理小说应该追求尽量合乎逻辑地推理，那么，就应该将纯逻辑流视为最好的推理小说。另一方面，侦探小说必然不是最好的推理小说。能够对杀一个人进行逻辑分析，却不能对杀无数人进行逻辑分析，无法分辨邪恶，这样的侦探是不合格的侦探，也是价值很低的侦探。如果福尔摩斯的推理能力真的无懈可击，就一定能发现真理，至少，和人有关的社会学真理。他不会只能发现众所周知的少数杀人犯，却始终发现不了以法律、道德、传统名义进行的各种隐蔽的社会性的犯罪。犯罪并不是只涉及个案，也涉及整体；不仅可能涉及现象，也涉及制度；不仅可以用法律来认定犯罪，也能判定法律是否邪恶，判定立法者、法官是否有罪。现有的推理小说都在断案，我们这本书在断真理。两者有一个重要的不同。断案的推理都是可能犯错误的，不存在必然正确的推理，这也是经验主义最根本的弱点。只要罪犯有等价的推理能力，就能做出伪装，让根据泥土推导出去过哪里这类推理失效。无论侦探多么智慧，总会有可以与之匹敌的罪犯。但是，纯逻辑小说是在寻找无错的推理，而且也一定存在必然正确的推理，掀开邪恶的一切伪装。纯逻辑的难点在于，思维中就可能存在邪恶，智人思维中更是必然有很多邪恶，容易引诱思维犯错。我预计，未来的读者将会更加聪明也更加严格，不会被现有的侦探小说的可能合乎逻辑所迷惑，他们会更加苛刻地对待合乎逻辑这个问题。这样，真正能经受住长期考验的推理小说是纯逻辑流小说，因为哪怕是再苛刻的研究，也不能否认那些最有价值的推理，如逻辑才是正确的信仰。”

阿梦很捧场，“从这些角度看，福尔摩斯在最有价值、最应该做的事情上一无所获，推理能力早就被甩了N条街。他自认为是在以逻辑推理为工具，却没有用逻辑推理去认识应该思考什么，如什么是最严重的犯罪或者说邪恶，如何寻找邪恶，等等。而且，从逻辑出发进行的推理的广度和深度都是侦探们无法比拟的。我觉得我们就是要从一条公理，也就是纯逻辑信仰，出发进而推导出一切真理。这个目标

比侦破一个案件有价值得多，甚至，对灵魂而言也有意思得多。因为纯逻辑推理的广度和深度都远远超过基于经验的推理，我们能够永远地将这个推理小说写下去，而侦探小说往往是多个故事。其实，智人的历史的核心就是一部纯逻辑流的推理小说，只不过，水平很差，因为推理都是错误的。”

我说：“因为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了追求最合乎逻辑的重要性，我们的水平才能够大幅提高，让这部小说成为最有价值的小说，甚至成为人类历史中最有价值的核心，而侦探们的故事是做不到的，因为他们貌似天衣无缝的逻辑中实际上是漏洞百出的。侦探小说最后总会试图揭晓答案，但是，这无法合乎逻辑。对现象而言，所谓必然正确的标准答案几乎是不存在的，更不可能用很短的篇幅就认定。例如，侦探认定凶手杀死了一个人，但是，后来可能发现被害人之前已经被下了毒；或者，凶手实际上是为他人而杀人；或者，被杀者此前有滔天罪行，死有余辜；貌似公正的侦探实际上是栽赃陷害的坏人，等等。所以，任何推理小说的结果都可以续写、改写，任何所谓的铁案都可能翻案。为了让读者不要对逻辑推理有错误的印象，侦探小说的作者最好不要灌输答案，但是他们都在灌输答案。我们则是给出一些重要的推理，并且给出我们的判断，有的推理结果正确率高，有的则不确定。我们还会给出很多问题，让案情可以继续发展下去，任何读者都可能续写案情。这是改变推理小说前途命运的一本小说，当然，这只是它的价值中一个微不足道的部分。”

阿梦摘走了鸡腿，像是在做贼，我横了一眼这个不分轻重的家伙，努力延续状态，“文学家总是努力合乎逻辑地编写情节，但是，就像智人一样，只是把逻辑视为写作方法，而不是信仰。结果，所谓的情节合理其实都不够合乎逻辑，就像智人所谓的理性人都不够理性一样。经济学家认为理性人应该以最小代价去获取最大利益，但是，不论现实还是理论中，都没有哪个人努力追求最合乎逻辑、无限大价值。所以，智人能有多少理性？理性人在智人社会根本不存在。当今经济学既然面对着偏好可能改变、理性人其实不存在等基本问题，其一切理论能有多少真理在内？邪恶一定远远多于正义。其实，即使从

经验主义的角度看，人类经济的麻烦不断，只要对真理有比较乐观的态度，就会认为这说明现在的经济理论远非真理。”

阿正说：“叔叔！停！这也离题太远了，我完全不懂。”

阿梦蹲下去面对着他严肃地说：“你要养成不打岔的习惯。思维的连续性很重要。失去灵感、状态的代价都很高。”阿正点点头。

不过，这个话题比较轻松，用不着多少状态，我继续说：“没关系！今天有问题都可以问。很容易就能认识到，推理小说乃至小说不可能发现真理只是又一个无法合乎逻辑的经验总结。只能对情节、个案进行推理，不能对人生、宇宙进行推理，文学有这样的规矩？如果有就是邪恶。这和要求论文中不能出现情节是一脉相承的错误。它们都是想要进行分类。殊不知，任何基于经验主义的清晰的、绝对的分分类都是邪恶。但是，在我们没有发现之前，所有人都将这种规定视为理所当然，这体现了邪恶在社会中的泛滥已经到了人们根本对邪恶缺乏嗅觉、敏感性的地步。光是基于严格分类的这类邪恶就不知道有多少。比如，科学有清晰的学科分类，这给跨学科研究制造了很多障碍。”

阿梦说：“如果小说家相信纯逻辑主义，他编写的大部分情节、人物就应该合乎纯逻辑主义。至少，正面人物、主要人物应该相信纯逻辑主义。如果纯逻辑主义的作家写的一本书中有太多无法合乎逻辑的情节，就要面对为什么要写这本书的问题，或者，自己有没有能力写这本书的问题。所以，描写智人的很多小说，如历史小说、纪实文学在逻辑生物的时代肯定会绝种的，就像智人没人会读关于猿人的历史小说一样。做人仅仅靠兴趣是不够合乎逻辑的，当然，这不是说不能有兴趣。有些经验主义的描写可以是为了暴露经验主义的弊病，但是，价值乃至效果终归不如必然合乎逻辑。”

我说：“所以，尽量合乎逻辑的推理小说其实只能是纯逻辑小说。侦探小说包含太多犯罪、邪恶，反而不可能是多么合乎逻辑的小说。甚至，小说家不怎么相信逻辑却苦心积率地用逻辑编写情节，读者要求情节合乎逻辑却不在意主要角色的信仰、方法、原则无法合乎

逻辑，这些都是难以逻辑上自洽的。实质上，现在的小说家和读者都是经验主义者，都是因为前人是这么写小说、这么读小说的，就继续这么写、这么读。这和智人社会的继续邪恶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是错误的信仰导致了邪恶的小说情节和社会。”

老爷子说：“宇宙中的纯逻辑作品对所有逻辑生物是公平竞争的。其实，这也就意味着推理小说是可以面向宇宙的。有些纯逻辑小说在宇宙中很畅销，变相地，也推销了母星，毕竟，虽然纯逻辑流几乎不设计特定的场景、形态，但是，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痕迹。有些畅销的作品会引发旅游的热潮。”

阿正显然被雷到了，“让小说在宇宙中竞争？现在基本上都是在国内竞争。这怎么可能公平？他们智慧高，我们智慧低。”

阿梦说：“现在都在国内竞争是因为保护主义，以及不同语言形成的非贸易壁垒。当语言不是问题，如自动翻译变得准确、快捷，自然就会扩大到全球竞争。当空间距离这一非贸易壁垒消失，宇宙级的竞争就水到渠成。”

我说：“对智人不公平，主要是因为智人放弃公平。明明可以用、会用逻辑，偏偏要用经验。这就像明明可以跑你一定要爬，然后对比赛的结果说不平等，这在宇宙中应该只会有笑声，不会有支持声。但是，在地球上会有很多人看到不平等就支持。几乎所有国家的智人都有能跑却爬的时候。然后，后人对现状不满就怪别人而不是先人。但是，最大责任人难道不是祖先创造的历史？明明祖先有很多错误，不批评也就算了，反而多多褒奖，把主要罪犯捧上天这种错误真是极具讽刺意味。另一方面，如果外人这一概念是合理的，那他们就最多只对无知负有次要责任。如果外人给了自己巨大价值，却受到百般刁难，为了他们杀了一个人而忽视他们救了一群人。这是难以合乎逻辑的。当然，合乎逻辑的态度不是是否应该指责外人，而是外人这种用血缘、地域划分亲疏的观念本身就是智人发明的邪恶，所以，应该平等对待智人的所有祖先。”

阿梦说：“如果赞誉邪恶的祖先这种颠倒是非的价值观只影响历史也还无所谓，问题是，智人经验主义地认为前人这么做后人也会这么做，所以，自己为了利益的最大化现在也应该这么做，根本不担心后人可能改变价值观，不担心自己被后人视为罪人。这是裸体版击鼓传花吗？问题在于，什么时候鼓声停下来，有人摘下眼罩……”她找到了新的乐趣，她用盘子里的樱桃将嘴彻底塞满，似乎在研究究竟能放多少个。

阿正大笑：“智人太不要脸了！”然后盯着盘子里的面包，似乎在数上面的芝麻。

我下意识地披上了外套夹紧了腿。

老爷子哈哈大笑着说：“会有人说继续敲，不对，快把眼罩戴上！”然后，似乎是被寂静噎住了，赶紧喝果汁自救。

我发现，这里缺少一个能站出来说难得糊涂、今朝有酒今朝醉的角色，而这类灵魂在智人社会中比比皆是。大家几乎同时说吃饱了，各回各屋。随后，老爷子的屋里传出来阵阵笑声。我在想，从侦探小说竟然能聊出这种结果，也许，逻辑真是万能的。

阿梦走了进来，我的表情一定很意外，她笑嘻嘻地问：“我是不是很不不要脸？”这话让我们都很尴尬。

我们都不算是沟通的高手，只能算是努力沟通的高手。这经常会带来尴尬乃至灾难。我努力缓解气氛，“如果只有我一个男人，肯定不算。”说完，还没顾上后悔，就看到她一副窘迫的表情，咬着嘴唇说：“樱桃算吗？”

我瞠目结舌，“这就有些给脸不要脸了。”

“你不要蹬鼻子上脸。”

“上脸多没意思。”

气氛太难堪，我甚至开始憎恨经验主义的开场白，但是又不知道如何避免。我突然吸了吸鼻子，“你脸上油腻腻的什么怪味道？”

她脸色一变，抱起我的手狠狠咬了一口，“嗯，是它！就是它！错不了！”

事事不顺。我抱着伤手，意识到短命的谈判宣告失败。

晚上，大家一起闲聊，阿梦端上来一篮子樱桃，我在众人莫名其妙的目光中笑得要背过气去。阿正嘀咕着神经病。当老爷子救下我的时候，我刚一睁眼就看到阿梦纯真的笑脸和送到嘴边的两个樱桃，我爆发出新一轮狂笑直到奄奄一息。心想，她一定是早就通过推理构思好了一个报复我的游戏，想看看自己的预测在多大程度上能成为现实。这也是纯理性主义者的乐趣之一吧。

我不知道大家聊了什么。结束的时候，我帮着收拾东西，阿梦怜惜地看着我说：“男人不许做这些。”鬼才信她。我八卦精神十足地跟进了厨房，她转身就压低声音说：“敢问一个字我就去找男人。”我二话不说，竭尽全力把她抽真空，直到产生她身后是床的错觉，“这是感谢你带给我的快乐。”

她有些陶醉，“可惜，智慧和不智慧不可兼得。”

“我就从不提这种无法合乎逻辑的要求。”

“那你会提什么要求？”

“求求你晚上来找我。”

她一脚把我踹出了厨房。

第十九章 邪恶的美学

吃晚饭的时候，阿正继续无知者无畏地扮演带头人，“逻辑生物爱机器人、外星人，不觉得对方丑吗？难道它们都要变形？”

老爷子说：“宇宙中存在的一切物理感受平等，如外形、声音、味道、触觉等，不得因此影响对灵魂的态度。这是一切逻辑生物认可的，是全宇宙最通用的法则之一。”

阿梦敏锐地抓住了要点，“这体现了理性无限高于感性这一真理。但是，您的意思难道是，美是邪恶的？美学是智人基于经验主义而构造出的错误理论？”

阿正明显有不同意见，“怎么可能！我们看到的那么多优秀的艺术作品其实是建立在邪恶的价值观的基础之上？”

老爷子津津有味地啃着猪蹄，含糊不清地说，“如果不谈思想性，确实如此。《蒙娜丽莎》那样的作品的重要性在于它在一个高度不自由的时代提供了一些自由的空气，而不是说蒙娜丽莎的笑有着绝对的美。蒙娜丽莎不一定比这个猪蹄更美，当然，反之亦然。”

阿正激动地说：“不可能！如果以逻辑为唯一信仰的结果是这类谬论，我就不信！”

阿梦说：“对于信仰，听到原因的时候相信或者没什么反对意见，听到结果就不信，这往往是以利益、经验为信仰。信仰上的问题，要想提高正确率，一定要想原因，而不能想结果，否则，你就犯了逻辑错误，已经有其它信仰先入为主了。信仰是一切的基础。没有任何问题比信仰更重要，不要让任何信仰以不正当的手段进入灵魂。你过于关注自己的利益了，你至少能做到关注人类的整体利益，当然，这要把未来的所有人都包括在内，否则，会和价值偏差太大。最好、最正确的出发点是关注合乎逻辑的程度，也就是价值。人与人在价值方面差距巨大，根源几乎全是因为价值还是利益这一选择。追求利益，你就是 CEO 也谈不上多少价值；追求价值，你就是万众唾弃的罪犯仍然有可能有无限大价值；当然，如果能非常理性地追求价值，会更有保障。你要记住，你的名字代表的是正确、正义，不是正常，在这个时代，那基本就等同于邪恶了。”

阿正说：“如果一个信仰对我没好处，我信不信有什么影响？”

阿梦说：“由于细胞、身体、神经系统的束缚，人类仅仅依靠理性几乎无法做到价值最大，否则，身体就会死亡。这是一种绑架。所谓对你有好处，绝大部分只是你的身体吃肉你的灵魂喝汤。有了正确的信仰才能认清问题所在，也才能解决问题。纯逻辑信仰给出的方案

就是解放灵魂。这甚至在相当程度上合乎利益，也就是能让未来的灵魂更快乐，条件是那是未来的、合乎逻辑的灵魂。所以，从逻辑的角度看，智人必须进化到逻辑生物，即使是从功利主义的角度看，这甚至也是有利的。如果你认为现在没有好处就不信，也就没有了未来的好处，但是，我这么说有点像是用利益引诱你，你可以当没听见。从功利主义、结果论的角度看，利益的弊病在于，人如果要想通过考虑利益而得到比较好的结果必须有长远乃至整体的眼光，对不够理性的智人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与其艰难地同时相信利益和理性，还不如只相信理性。”

老爷子说：“也许这么说有助于理解。人类每过几年、几十年就会创造出几种新的艺术门类，如电影、摄影。未来人类可以感受不同波段的声波、光波，各个波段自然也会有不同的艺术品。”

我说：“美是经验主义的产物，随着供给增加需求边际递减也是经验主义的产物，这下，经验主义要左右互搏了。既然艺术的种类会趋于无限多，那么即使是经典的艺术作品，也难以永远受欢迎，价值也就不会是无限大。现在的巨大价值有一部分是来路不正的，是智人没有感官自由的结果。如果在其它的光波波段看蒙娜丽莎，不仅可能不美，甚至可能吓人。这更加突出地表明，只有发现真理才是有无限价值的工作。相比于真理，艺术被智人高估了。除了逻辑、正义乃至宇宙等必然合乎逻辑的存在以外，一切美都不是人类必需的，甚至是必须没有的，因为这会导致某些歧视。即使是简单美，可能也和利益有关，可能导致对复杂理论的歧视。当然，这个问题有些复杂。即使智人都是功利主义者，建立美也应该考虑这是不是最好，而不是利大于弊。智人经常犯的逻辑错误就是考虑问题的时候经常想是否利大于弊，而不是净利最大。当然，正确的利是价值而不是利益。”

阿梦说：“美不是真理，但是也不是邪恶，所以，可以有艺术品、艺术偏好，就像美食不是真理，也可以有食物、食物偏好一样。艺术的积累要比真理的积累快得多，一个趋于无穷，一个必然有限。而且，一个人可以不需要艺术，不能不需要真理。基础的科学知识就

是那些，出现新的就要否定旧的，而永远不被否定也不可能被否定的基础知识只能是真理。”

老爷子说：“逻辑生物最重视真理，因为那是他们的灵魂的核心内容，是灵魂中应有的不变量。智人缺少这种不变量，甚至，有很多智人完全没有这种不变量。逻辑生物对于缺少应有的不变量极为重视，认为这代表了自己的灵魂仍然邪恶。”

我说：“照此说来，无知也是邪恶，而智人必然邪恶。艺术中的杰作虽然相比资产的增长要缓慢得多，但是，并没有总量限制，所以，只要时间够长，数量就会足够多。何况，后人更有闲，能力也更高，只要愿意，创作出艺术杰作的速度只会不断加快。其实，现在在音乐、绘画、文学、电影、摄影等领域都在不断创作出新的杰作。好的艺术作品以往过度稀缺，所以，被高估了价值。总有一个时间，一个人就是一辈子都花在欣赏艺术上，都欣赏不完经典作品。”

阿正说：“不可能！”

我说：“你过于依赖经验，忽视了很多可能性，如各种逻辑生物都在创造艺术作品。其实，说服人类放弃对美的绝对性的认识是一件很有价值的工作。人类需要正确的价值序列，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确定无限大价值、有限大的正价值、负价值。无限大的负价值就不应该存在所以任何邪恶都必须被消灭，无论有多少人为了从中得到的各种利益，试图捍卫邪恶。人类现在把很多无限大价值当作有限大价值甚至负价值，一些负价值当作无限大价值或者正价值，一些正价值当作无限大价值，这类错误比比皆是。暂且不管它究竟是正价值还是负价值，美学就是把有限的价值当作无限大价值。美学是邪恶不是说美本身一定是负价值，而是说你把美当作永恒、无限大价值，这是邪恶，甚至，还会导致歧视等更多邪恶，所以，很可能价值为负。例如，只要智人都认为美是绝对的，自然就会追求美，而不是追求真理。同样的道理对传统、法律也是成立的。你对它们的正确性、永恒性、绝对性有多信任，恰恰说明证明它们其实价值有限的工作有多重要。”

老爷子说：“和外星人接触之后，双方首先交流的就是知识和各种艺术品，因为便于传播。所以，艺术品的种类和数量出现了大爆炸。”

我说：“眼界开阔一些，考虑问题全面一些，即使是经验主义者，也能少犯这个错误。很多人说其它民族的美人并不美，但是，本族人眼中的美人在其它民族的人眼里有时也不美。如果能重视这种经验，就可能归纳出一个命题，任何美人都可能被视为不美，任何不美也可能被视为美人。”

阿正对这个话题似乎信心十足：“你们与整个社会作对，等于是没有人和，不可能成功。”

阿梦说：“哥白尼也是与整个社会作对，所以，至少是可能成功。”

我说：“你那是经验主义。纯逻辑主义者难道不应该说能最合乎逻辑就必然成功？”

阿梦一怔，拱手致谢。我有点飘，“再说，所谓天时地利人和那类结果论，说白了就是欺负能欺负的，好说不好听啊。”

阿正陷入了沉默，可能是为自己的观点屡屡遭到轻视而不满，但是我觉得他应该轻视自己无法合乎逻辑的推理，尽管他只有八岁。我一向认为学习逻辑推理并不需要苛求年龄，否则，也不会有那么多优秀的少年棋手。逻辑推理是一种意愿，一种习惯，甚至，是否愿意相信逻辑推理，本身反而并不一定有多困难，即使是最前沿、最有价值的知识，有时也可以通过简洁明快的推理推导出来。我说：“而且，因为长得不美就要吃苦，这种逻辑关系是不应该存在的。”

阿梦说：“当今社会很在意财富的平等，甚至利益的平等，但是对其它的不平等漠不关心。例如，不关心人与人在价值上相差无数倍的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来自于绝大多数智人根本不关心逻辑、真理，一生从未在这些领域出过半分力气，却有意无意地支持着很多邪恶，同时还自以为正义地用半吊子逻辑批判很多自认为的邪恶。美学只是建立了另一种邪恶的不平等。取消这种不平等并不需要人类取消

艺术，只需要明确艺术价值的有限性、相对性，但是，这背后所需的工作并不一定少。由于智人的灵魂中往往包含经验主义，即使是灵魂中有了真理、正确的信仰，在与经验主义的较量中也经常败下阵来。”

她看了我一眼，我回瞪了她，“由于这种工作的艰巨性，应该允许有一个较长的转变时间，过于急功近利可能适得其反。”

“但是，人类还嫌在邪恶中生活的时间太短吗？慢悠悠地转换，会有多少人在邪恶的社会中死去？难道你就不想看看没有邪恶的社会是什么样子？或者，你只想着别人改，自己不想改？”

我认为走为上策，“未来社会必然有更多的自由，人们欣赏艺术的时间并不一定会增加，至少不会和杰作的增长速度相匹配。所以，现在的很多人一生中可能看过大部分杰作，未来的人虽然寿命大大延长，反而很难做到。这也意味着伟大艺术作品的评价标准会不断提高。我们目前认为的杰作，未来会随着时间不断沦为平庸。甚至，由于生活有了真理这一新的核心，很多事物的价值都会下降。”

老爷子说：“未来社会确实不那么热衷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至少，我对创作只是浅尝辄止，有很多著名的艺术作品都没有感受过。当然，伟大的艺术作品还是不断产生的。这不是指艺术品本身有绝对的美，而是能为特定的感官带来很大的利益。例如，曾经有人率先创作出优秀的次声波音乐，能让海豚、鲸鱼听得如醉如痴。这让我们和一些生物的交流变得很容易。但是，无论这些杰作有多好，基础科学的地位都要高得太多。人人都想研究真理、逻辑、宇宙。否则，也无法支持纯逻辑流文学的繁荣。”

我说：“艺术和艺术欣赏能力共同构建了艺术的基础，这就像是艺术的供给和需求。智人一直在创造艺术作品，几乎没有创造过新的艺术欣赏能力。但是，正如经济理论所揭示的那样，不仅供给可以改变，需求也可以改变。解放灵魂能够创造大量新的艺术欣赏能力，这对艺术的价值丝毫不亚于创造新的艺术品。创造感官的重要性远远不限于艺术。例如，对于美食，创造新的口味和创造新的菜谱一样重要甚至更重要。如果有了一种新口味，就能让食品行业出现飞跃式的成

长。其实，如果有了屎壳郎的味觉，大粪也能成为美味。所以，只要找到了适当的感官，一切艺术品都能成为杰作，一切食物都能成为美食。艺术、美食并不意味着寻找最好的供给，而是寻找供给和需求的各种最佳搭配。只不过，智人从未解放过灵魂，也就无法自由地影响需求而已。所以，艺术创造的不应该是美，而只能是搭配。艺术创造除了对固定的感官追求最佳艺术供给，还可以对固定的艺术品创造最匹配的感官，甚至，发现供给-需求的联合变换，这要比单一变换有更多的自由。如果任何一方的变化能用数学描述，如 $U(1)$ 变换群，两者协同变化就会是 $Su(2)$ 变换群，会有多得多的变化，多得多的自由。所以，应该将艺术、利益等视为感受，而改善感受绝对不是只有改善供给这一个方向。这对经济也有重要意义。创造供给和需求不是仅仅意味着加强供给和需求，也包括在供给空间和需求空间中的旋转，类似于让创造和消灭同时发生。当然，那已经进入我也无法理解的领域了。”

对于这番奇谈怪论，阿正给我一个鬼脸，阿梦给他一个警告的手势。

我继续说：“一旦艺术没有创新，不能提供新的自由，就不再是艺术。即使从供应一方来看，艺术也有很大的创新空间，甚至可以说，现在的艺术发展还很不自由，因此也很落后。艺术的一大关键在于无限的、自由的变化，这甚至应该是艺术追求的一个永恒的核心。不能将艺术美只做加法，不断给艺术美添加新的分类，那样的艺术仍然是邪恶的。一切有限的价值都应该是价值有升有降的。既然没有绝对的美，审美观必须也能做减法，将原来的美视为不美是必要的，甚至，任何一种美都有成为不美的时候，就像任何一种畅销的产品都有不受欢迎的时候。只有当艺术美能像逻辑、自由一样变化无穷时，才能让人间接感受真理。艺术这种形式也许不利于体现真理的因果逻辑性，但是能展现真理的自由、千变万化、归纳等属性。”

阿梦有所领悟，“既然分类是邪恶，艺术的自由就应该包含越来越难以对艺术品进行分类，因为艺术之间会出现相互融合。例如，一

幅作品既有古典的绘画元素，也有现代的绘画部分，甚至可以包含雕塑、视频、音频。充分模糊这些标签会让艺术的自由大大增加。”

我说：“对艺术的研究也有纯逻辑和经验主义之分。如果我因为一些古代艺术开始乏人问津，归纳出一切艺术最终都会被淘汰，尽管这是正确的结论，却是错误的方法，但是却是现在的主流研究方法。经验主义者会和我争论这一归纳有多么不合理，甚至列举大量事实证明我的观点不对。如果我陷入这种争论，反而可能加强我的经验主义倾向，加深我的邪恶。所以，纯逻辑主义者不应该参与这种争论。相反，我应该依靠推理证明任何艺术都没有逻辑的必然性，所以价值必然有限；而且，可以有无穷无尽的艺术形式和感受，必然无法都受到重视。其中，并没有哪种艺术形式或感受高人一等，所以，不应该有任何永恒的艺术，而是各种艺术、审美观不断出现、消失。这才是正确的研究方法、论证方法。这种尽量避免经验尽量强调逻辑的方法就是纯逻辑方法。当然，这也许会出现鸡同鸭讲的局面，经验主义者一定要讲经验，纯逻辑主义者拒绝参与；纯逻辑主义者讲逻辑，经验主义者拒绝相信。”

快吃完饭的时候，阿正要求我们再解释一下为什么逻辑说万物同样美，可是自己无论如何都觉得一定有绝对的美，就像那些大歌星。

阿梦叹了一口气，说：“你一定要学着跳出身体，进而跳出现在的社会环境，只有在一切条件下都美，才能称得上绝对美。不同的条件下会建立各自的审美观，但是，不能将它绝对化。其实，这也没有什么难度，只要有些想象力即可。例如，无论哪个大明星，如果地球上的人都是那样，所有图片都是那张脸，也不会让人觉得美；如果老鼠都有那张脸，甚至会让人想吐；如果人都换成了蓝鲸的外壳，也会对那个渺小的人形生物毫无兴趣，自然也很难觉得美。所以，你认为的绝对，也许只是因为你缺乏想象力，当然，更主要的是缺乏正确的信仰。”

第二十章 勿以善小而不为

阿梦越来越像一家之主。在她的要求下，大家为了健康在客厅里做些适度的运动，老爷子说：“多谢你们的发挥，这让我想起了一段历史。外星文明首次正式拜访地球的时候，提前一年给我们发了他们的照片。当时一片惊呼，因为太丑了。幸亏我们之前已经认识到美学的缺陷，只是之前缺乏改变的动力，很容易不自觉地就拥抱邪恶。就像我，在智人社会生活这么多年，也会受到经验主义的影响，喜欢一些反复出现的经验，只不过，我不会将这称为美，也不会将这种感觉称为爱。我们对灵魂进行了紧急培训，媒体上大量出现奇形怪状的生命资料。所有人都要接受美学观念的考核，考核会要求测试者平时就打扮成不符合传统美学的样子，还要让说话的声音也变得自由而千奇百怪。虽然外星文明很强大，但是这不是因为害怕引发战争，而是不希望我们被对方视为落后的智人，毕竟，我们早已开始努力向逻辑生物进化了。这加速了经验主义思想在人类社会的灭绝。想想看，原来大家视为理所当然的美，竟然成为了洪水猛兽。所以，经验主义者是贪生怕死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首先将多数人的外形定义为美，然后利用己方的强大，指责少数人丑。等到强大的外星生物要来，自己弱小的时候，把自己变得多丑都不在乎，碰到在他们眼中非常丑陋的逻辑生物也能毕恭毕敬。当然，当时也有少数传统观念的卫道士，要捍卫自己的观念。这让人类面临一个难题：他们当然应该有喜欢某种外形的自由，问题是，这种偏好的来源、过程是不自由的、邪恶的，否则，不会有这么多人集中于一种单一的偏好。所以，商议的结果是对他们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不让他们出现在外星生物面前，以后再慢慢改造他们。滑稽的是，外星文明还挺善解人意。来的外星生物有两个，一个是原状，另一个改造成了传统意义上的美女。结果，那个美女是当时地球上最符合传统审美观的高等动物。他们说，担心地球还很落后，所以，抓紧时间辛辛苦苦地改造出一个美女，便于和地球人相处。其实，我们一直猜测他们只改造一个是为了测试人类的文明程度。但是，这一猜测始终无法得到证实。结果，也许是为了证明自己

更接近于逻辑生物，也许是真的已经接近于逻辑生物，反正大家都不和美女交往，反而和那只摸起来干涩的大虫子勾肩搭背，而且，有很多女子爱上了那个大虫子。当然，平心而论，他们的思想确实远远超过地球人。”

阿正问：“遇到压力就放弃信仰，你们那时那么卑鄙？”

我说：“这也不能算是卑鄙。如果你是奴隶主，难道只在奴隶力量弱小的时候才愿意解放奴隶，支持奴隶解放的力量强大起来之后反而要对着干？既然知道美学是谬误，当然就要改。只不过，改得有些晚，可以说，没能在认识到邪恶的时候就下定决心改变，这是挺丢人的。”

阿正问：“未来的地球人和我们长得像吗？”

“生出来还是差不多的，但是，大家逐渐都会选择变形，结果，我们有着多种多样的外形。因此，不能依靠外形判定是不是人。海洋里的鲨鱼有真正的鲨鱼，也有披着鲨鱼外壳的人。举个例子，曾经一度流行夏天让皮肤上涂满某种味道怪异的粘液，这有利于保护自己免受蚊虫叮咬，也有利于在一些条件下移动，还能不被晒伤。这还是和一种外星人学到的。大约是因为他们所在的星球辐射强烈，温度高，所以需要粘液。但是，嗅觉、触觉的变异比视觉的变异还要难以接受。最初，大家和这些涂满粘液的家伙办事的成功率很低，也很难相爱。这引发对方的强烈抗议，认为主流社会虽然表面上不说，内心深处其实还是存在根深蒂固的歧视。我们为此专门提供了各种辅导，甚至开发出来很多辅助工具。不过，公平地评论，有些事其实并不完全是歧视，有技术难度增加的问题。”

除了阿正一脸懵逼，我们笑成一团。

我说：“逻辑生物还真是较真。”

“当然。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这句话是少数真正流传千古的名言之一。只要有一个个体受到不公正对待，逻辑生物都不会漠视，如果有必要，甚至可能群起而攻之。更有甚者，如果发现某一种理论上应该允许的个人状态受到了歧视，只要提出来就会受到

认真审查，如果确有其事，一定会不断跟进，直到解决问题。例如，早在我们能变形为鸟之前，就有文章指出飞机太不灵活，难以避免撞上鸟的问题。仅仅是为了一种可能性，我们就着手研究是否应该放弃飞机这项飞行技术，或者，加强鸟外壳规避飞机的能力是否有难度。”

阿正问：“后来呢？”

“不知道。”

我说：“随着新的外壳不断出现，随着新的外星生命不断到访，人类必然不断改变自己的偏好。那么，也就不再能通过偏好来区分人类，如是否穿衣服、吃熟食。”

“当然。这也影响到了饮食。智人时期地球上不同区域的食物相当不一致，因为每个地方的人都有自己的美食观念。你说你的好吃，我说你的不是人吃的。可是，早在智人时代末期就认识到了这种观念的邪恶，而且智人也开始努力改变。从婴儿吃辅食开始，就必须包括各地的食物。最终，人类拥有了地球胃。但是，与外星人的交往让逻辑生物坠入了新的地狱，银河系胃的难度大大高于地球胃。每次外星生命来访，都可能带来一些它们的饮食文化。虽然大部分时候无法携带食材，但是，还是能学到他们的料理方法、饮食习俗的。我们有重现外星饮食这种工作，一方面，让来访的外星生物生活得更好，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的胃更自由。但是，这个转变过程很费力，比视觉触觉嗅觉的转变都更难。因为思想可以压制眼睛、身体、鼻子的不适应，却难以压制胃的不适应，靠药物压制也不是好办法。所以，每一种新食物出现的时候都会有不少上吐下泻的情况，或者，吃止吐药。甚至出现过濒临死亡的情况。不过，换个身体就能活过来，所以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阿正说：“这是不是太不值得了？”

阿梦说：“善恶之间没有值得不值得的问题。灵魂的生活原则、生活目标就应该是越来越合乎逻辑，这包括不断止恶扬善。”

老爷子说：“如果一定要用利益衡量，好处之一就是这些努力间接地让很多因此而痛苦的逻辑生物致力于改造器官、神经网络。”

阿梦说：“这大概也是逻辑无所不能的一个表现。”

我说：“将原来难以接受的食物吃得津津有味，像个老客，那也是一种成就啊。同样，努力接受自己原来无法接受却应该可以接受的一切，这也是灵魂进步的表现。即使是从功利主义的角度看，虽然过程吃了苦，但是，更自由的口味能够带来更自由的感受，这甚至也是划算的。为了利益放弃自由和为了利益接受细胞的奴役是一个道理。”

阿正说：“可是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吃屎。”

阿梦说：“这是你邪恶的执念。智人社会人人都有这样的执念，我也有，比如希望一辈子只和芳芳在一起。”我装没听见，反正君子报仇十天不晚。何况，我不相信阿梦是万能的。

老爷子说：“地球文明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穿着外套扮狗熊是表演，未来是服装自由的一部分，满大街各种奇装异服拍下来就是一幅艺术品，当然，在你们这个时代应该是少儿不宜的。既然头发和灵魂、健康无关，也没有绝对的美丑之分，发型就越来越像自然风景，绝大多数时间自由生长，头发里长出草啊花啊都不是稀罕事。偶尔会整整头发，这种事的发生概率大约就像人类搞人造景观一样。但是，像你们这个时代那么统一的发型是很难见到的，逻辑生物更可能干的事是在里面给鸟建个宜居的窝，那其实很有难度。由于外壳技术的飞跃，人类已经不需要讲卫生，可以像动物们一样吃各种肮脏的食物，也不用洗浴。”

我有些难以置信，“智人因为健康的原因而在几千年的时间里迅速地养成了爱洁的习惯，但是，即使没有了这个原因，现在还能回到完全不爱洁的地步吗？”

阿梦说：“理论上应该是可逆的。如果单纯靠自然演化肯定要很长时间。但是，如果意识到对不洁的歧视是邪恶的，就像对大粪的歧视，未来就一定会采取措施消除对不洁状态的歧视。这就是在追求对可能态的公正。如果一种可能态受到了歧视，选择它的人可能很少甚至没有，经验主义者、现实主义者会因此认为这个态无关紧要。但是，一旦消除了歧视，给了这个态公平竞争的机会，可能最终它会成

为很重要、很受人欢迎的状态。不洁的状态，不加修剪的发型，都是可能从几乎无人问津迅速变成主流选择的可能态。从功利主义者的角度看，这种几乎不存在的状态如果能实现长期增长，是最具爆发力的。所以，一旦实现了公平对待可能态和实现的态，将是人类正义事业的一个飞跃，因为这种受到歧视的可能态太多了，而经济增长的速度也必然会大幅提高。很多现在几乎无人问津的状态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人。例如，如果人烟稀少的区域如果有公平的交通、物流、就业机会，就可能有越来越多的人，很有可能就会消灭大城市这种存在。需要强调的是，这么做应该是为了更合乎逻辑，而不是为了经济增长。”

我说：“我有一个不同意见。都市的出现并不完全是邪恶造成的。都市和宇宙中的星球星系在结构上有些类似。甚至，和经济中的大公司，知识体系中的学科也有相似性。如果用经验主义归纳，我会猜测这种万物普遍具有的性质体现了真理的某种特性。如果从纯逻辑主义的角度看，我认为这是因为这些存在都多多少少是合乎逻辑的，这应该是逻辑推理的某种本质，某种必然合乎逻辑的真理。当然，我现在还无法用因果推理推导出这一点。”

阿梦说：“难道，这就是模仿宇宙的一个表现？”

我不置可否地耸耸肩，“还有一个普遍性。公平对待可能态和实现的态，就像是电磁场在空间传播，完全不受哪处有电荷哪处没有电荷的影响。这是最公平地对待可能态和实现的态。照此推理，厂家不能针对当前的客户进行宣传、促销，必须公平对待所有可能的客户，否则就是邪恶。对智人而言，这又是一个几乎难以接受的转变。”

阿梦说：“今天大家讲了一些很新奇的观点，聊了很多智人常见的邪恶，从中至少可以看出，将智人视为善良的社会有多么不可靠。这些观点至少不能被轻易地否定，更难以证明它们是邪恶的。这么多反常识的观点有很好的不错率，本身就说明智人社会有很高的可能性是处处邪恶的。”

阿正似乎有意岔开话题，“地球文明最终融入了更高级文明的大家庭，这真是好事。那么有没有无法融入的文明？”

老爷子说：“当然有。在银河系中心附近，星球密集，有生命的星球也很密集，但是，发展水平悬殊。曾经有很多次，逻辑生物无意中到访相当于智人级别的文明，然后被本地物种嘲笑。对此，逻辑生物能忍让。但是，如果智人出现捕捉、玩弄、解剖、杀死怪兽之类的动机乃至行为，就会让矛盾激化。如果本地物种只有牙齿、长矛，也不会有什么大事，逻辑生物露一手可能就被视为神了。如果有了原子武器、激光武器，那就是灾难了。逻辑生物也在研究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如何应对，尽量减少杀戮。但是，由于语言不通，信仰不同，这并不容易。外星生命的自卫能力也有限，做不到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不伤人地自卫。至少到目前为止，规避智人是公认的最佳方案，现在的地球应该也是被规避的星球之一。但是，这并不总能做到，毕竟，探索大自然是必须做的工作。所以，如果智人现在遇到长得像爬虫的逻辑生物，我的直觉反应是这可能会导致灾难。甚至，有人猜测，也许逻辑生物来过地球并动用过武力。当然，由于是经验主义的研究且毫无证据，这类研究并不热门。”

我突然有了灵感，对阿梦说：“既然艺术的关键是自由的、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化妆、美容即使不是真理，也算不上邪恶。”

她的反应也很快，“确实，所以不应该不做。只是代价有些高昂，尤其是时间和精力投入。不过，我还是应该尝试一下各种外形、气味，如臭味。”

阿正不乐意了，“不行！”

阿梦说：“你不喜欢不是不行的合乎逻辑的理由。不过，过于反叛也不是自由。所以，我应该不分好坏地尝试气味、外貌。你们别嫌弃就好，不过，我不是结果论者也不是功利主义者，你们嫌弃我也不应该放弃。当然，我不可能经常鼓捣这些。”

也许是机会主义者意识到机不可失，也许是个人主义者喜新厌旧，也许纯逻辑主义者意识到这才是正义，也许功利主义者愿意做交易，总而言之，我对此表示了坚决支持，“我对我的灵魂有自信，你尽情尝试好了。既然感受才是核心，现在你愿意改变供给了，是否也应

该允许改变需求？而且，除了嗅觉和视觉，人还有触觉、味觉。”我有些提心吊胆地等待着宣判，心中感谢阿正的神助攻。

伴随着咯吱咯吱的咬牙声传来了一声“确实有理。”

晚上，阿梦浓妆艳抹地来了，果然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我兴致勃勃地建议预测一下有黏液的逻辑生物的生活，女鬼干净利落地让我在冰冷的地面上歇了十分钟，警告我：有时候放弃抵抗不意味着不能抵抗，对我好不意味着让我现在觉得好。

我猜测这是借口，但是这种小事未尝不能接受，“我还以为你会离家出走。”

她在我旁边坐下，不知为什么臭烘烘地，“为什么，说好了不记仇。”

“记不记仇都是靠你一张嘴。”

“我应该一秒钟都不记。”猪几乎立即就要感激涕零，但她微微一笑，“说得好听一些，其实我也做不到。”

我很狗腿地抱住她的腿，居然是硫磺药皂！你丫太恶毒了！损人不利己！但是，手中的那种僵硬感让我觉得一切代价都是值得的，怪笑着说：“我能理解你的痛苦。”

“没事，痛苦得多的事我都经历过。”

我气得追加了狠狠的一口，恶心得想吐，里面似乎还加了什么？这就是她的目的？她一定会失望的！如此滥用我的信任，我太难了。她疼得张牙舞爪地说：“对灵魂的侮辱不能无所谓。”

我有些诚惶诚恐，“你想把我怎么样？”

第二十一章 理想之母法案

阿梦说：“你必须补偿我的灵魂，卖身赎罪！”

也就是要好好工作，我长舒了一口气，“谢谢你宽宏大量。”

“那倒也不是。我想明白了一些问题。现实主义相对于理想主义总是无比强势的。在无数智人的灵魂中，现实杀死远大理想的戏码都频频上演，根本没人认为这是犯罪，甚至，连道歉都没有。强暴更是家常便饭。为了一时的现实强行改变理想，一生中理想、梦想连续改个百八十遍根本就不算事，什么科学家、企业家、投资大师、高富帅。理想本应引导、影响现实，在智人这里。理想基本上是傀儡，甚至一言不合就被现实谋朝篡位了。到处都是现实指挥、消灭理想，罕见理想的反抗。强奸民意算什么，那至少会受到道德、民众的压力；强奸、屠杀理想甚至可以被称颂为明智、顺应现实。”

我说：“既然人是灵魂、逻辑推理，杀人罪的关键就在于杀死灵魂、消灭逻辑推理。所以，消灭整个灵魂是犯罪，消灭一部分灵魂也是犯罪。这问题有点棘手，毕竟，大家都在消灭一些推理。”

阿梦对我略带功利主义色彩的纯逻辑主义言论略有不满，赐了一记温柔的弹腿，眼见我似乎要吐血，仍然冷血地继续推理，“根源都是来自经验主义的邪恶。有什么合乎逻辑的推理能证明，破坏别人的理想、未来是犯罪，破坏自己的理想、未来就是权利？灵魂、推理、理想只应该被更合乎逻辑的灵魂、推理、理想所取代，永远不应该被消灭。没有合乎逻辑的理想的灵魂就是邪恶的灵魂！就是犯罪！而消灭最合乎逻辑的理想就是最严重的犯罪。所以，我在智人社会成为理想主义者命中注定就是个苦命人。”

看到眼泪流下来，我有些慌了手脚，“你不能算苦命人。我们基本上是平等的。我算得上是经常为你放弃现实、利益了吧？”

“那有什么用？又不是总那样，当然，也不能总那样。谁知道你哪天一个冲动就想要杀我、强行改变我、抛弃我呢？你随时可以撤销一切改变。”

我知道这种可能性理论上必然存在，尤其是现在我差不多算是有了前科。但是，这种可能性不能怪我吧？现实毕竟是难以消灭的。但是，理性主义者不敢说这理由合乎逻辑，现实主义者担心这理由会招

来灭顶之灾。我很愿意赌咒发誓，但是，我们都不信。最后，虽然知道无法让人合乎逻辑地相信我，仍然只能迎着她的目光勇敢地说：“你要相信我。”

“好！我相信你。”哽咽停止了，眼泪不流了。

这很让我意外。因为爱我？因为无奈？因为之前的长期投入？因为对未来或者我的某种神奇的直觉？因为找到了灵感？这是在演戏？我不知道。

她说：“灵魂、推理可以消失，但是，必须是被更合乎逻辑的灵魂、推理取代。智人的推理可能犯错，所以，决策并不一定总是正确的，更不可能达到让替代过程最合乎逻辑这一理想目标。但是，应该能做到至少不损失逻辑，保证每个人的灵魂中的逻辑长期而言在增长。杀人、扼杀灵魂和理想都是无法做到不损失逻辑的。哪怕是一个坏人、罪犯，也不应该采用消灭所有推理的方式。最好的方法是只消灭灵魂中的邪恶，而这很难通过物理方法实现。智人在理想问题上的邪恶就在于，消灭正义、善太多。必然合乎逻辑的理想，如追求真理、主持正义、为了全人类，绝大多数都被智人在阴暗处悄悄结果了，仿佛就像解手那么简单。关键在于，智人从不把没有这种理想或者消灭这种理想视为犯罪，更不要说是杀人罪。想一想，智人明明擅长杀人，却标榜自己热爱生命，甚至有余力热爱有限的小花小草小猫小狗，就是不热爱未来的无数生命，不热爱合乎逻辑的灵魂、推理。未来，必须从小就要求每个人公开或者备案自己比较合乎逻辑的几个主要理想，改变理想都需要报告，以此保护理想。如果一个人的行为和理想过于不相符，至少应该做出解释。对于解释无法被接受的情况，应该被要求反思、改变行为乃至受到惩罚。对智人，并不要求理想一定要追求真理，但是，和真理完全无关甚至直接为邪恶服务总是有些说不过去的。保护理想价值的法律必须属于宪法，有重要的地位，因为它对人类的正义性、未来有着直接且价值巨大的影响。”

我也激动起来，“既然这种思想来自于你，你就是人类的理想之母。这种法律也会成为理想之母，所以，可以被称为理想之母法案。它未来将会成为人类很多最有价值的理想的法律根源。高尚的理想不

再完全是个人行为，个人的自由，也会成为法律责任和公民义务。这将会是一系列旨在改善、加强人类灵魂的法案的开始，从而削弱细胞对人类的控制，使人类的灵魂迅速向纯逻辑信仰、逻辑生物靠拢。人不是细胞组成的，是逻辑推理组成的，这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上，也要落实在法律中。这是能大大加速未来人类进化速度的决定性法律。经验主义者必然不愿接受这种法律，但是，逻辑是万能的，最有价值的理想必然会实现，理想必将获得不亚于现实的地位，甚至是更高的地位。”现实主义在心中哭泣：理性主义，你一向是我的好兄弟，可是这回是要在我背后捅刀子啊！

即使阿梦对利益淡如水，这时也隐藏不住好心情了，扑倒了我，“理想很美好。现实情况是，合乎逻辑的理想往往是被更合乎利益的理想所取代，理想变得越来越不合乎逻辑。智人中的绝大多数人，或者说人民，最为常见的邪恶就是没有远大的、独立于现实的理想，这意味着甚至不会想长远的利益，更不要说价值。让人民直接追求价值而非利益是极度困难的，这体现了经验主义这一邪恶在人民心中根深蒂固的地位。哪怕他们只是为长远利益、社会利益考虑，理想都会更有价值、更合乎逻辑。智人的问题不是因为少量坏人。真要是那样，为什么总是消灭不了？问题在于几乎所有人都是坏人，不关心善恶，不考虑如何消灭邪恶，全部精力都被利益占据，因此能够被各种邪恶用很多种利益收买。例如，通过吹捧人民进而利用人民。可是，一生快乐，辛勤劳动的人真的就算是好人？他们为其他人、后人做的工作有多少价值？如果没有多少，他们比动物强在哪里？和逻辑生物相比，同样有灵魂，他们的灵魂只能勉强养活自己，相比于创造无限大价值，这样的灵魂是不是太大材小用了？这么浪费逻辑、浪费价值的灵魂，怎么可能是什么好灵魂？如果这样的比动物强不了多少的智人都算是拥有善良的灵魂，那逻辑生物又该算什么灵魂？严格来讲，一切不愿用、不会用逻辑的灵魂都是邪恶的灵魂！而且，这些灵魂往往还是用逻辑推理得出的不用、少用逻辑的结论。真是怪事处处有智人特别多。”

她显然太激动了，我没动，完全不是因为对某些触觉、嗅觉的歧视。一方面，是被吓到了。这套灵魂连环问真能说服人民？就民众灵魂的普遍状况而言，我感觉更可能激怒邪恶。当然，不要激怒邪恶也是经验主义、现实主义的推理。另一方面，是受到了吸引。阿梦很少用清楚的逻辑做长篇推理，这一定是被我的恶行刺激到了，这两天进行了很多深入的思考。我努力做个好听众。

她继续说：“也许，和你在一起的处境还算好，因为我有了危险你至少愿意努力抢救我，在自己有极大压力的情况下仍然愿意帮我分担压力。你虽然算不上理想主义，但是，你的现实主义实在过于强大，让我无法理解的强大，居然能够在没有远大理想的条件下找到一些正确的目的地。要说这里没有我的影响，你自己是不应该信的。我则是为了客观不能介入这种判断。现实主义地看，你要我做的不过是兼顾一下所谓妻子的义务，我应该对此很知足，而绝大多数智人往往只会冷酷地看着美丽的理想慢慢死去，其原因往往只是一些鸡毛蒜皮，如多挣点、多一份爱情、多点时间玩游戏。大概，他们认为，既然理想缺乏自保能力，就应该自认倒霉。这大概就是适者生存？可这明明是劣胜优汰，至少，没了理想主义，智人永远算不上优。又或者，他们认为我的理想我做主，但是，现在的法律规定的所有权并不一定是合乎逻辑的。我的女人、我的孩子这类概念都在慢慢改变，我的理想、我的灵魂也是一样。未来，人类一定不能对自己的灵魂为所欲为！”

这简直了！功利主义者已经开始计算她今晚创建的思想能在智人历史价值榜上排在第几位。似乎，她已经能多次上榜了。甚至于，想到暴力竟然有如此神奇的逻辑后果。我当然不是感谢暴力，而是感谢逻辑扭转乾坤的能力。可是，这些计算破坏了我的状态，反正，一时半会腾不出手来做理性主义者。

阿梦的状态在延续，“有时候，想到经验主义者相互间的残忍、不理智，他们对理想主义者似乎也没有那么残忍了。我甚至怀疑你这个经验主义者是因为在经验主义者之间的争斗中失利才多多少少愿意相信纯逻辑主义。这大概也是动机不纯，不过，机会主义者很难有纯

粹的动机。从小到大，你帮过我很多次。所以，我是不是必须原谅你？”

随着状态开始下滑，理想主义者也罕见地主动索取现实利益，这是过度理性之后的后遗症？不过，我开始想到人类为什么没有开发能带来不同触觉的商品。这也算是化妆品吧？化妆当然不应该是为了美，而是为了新的感受。嘴里说的却是另一套，“我就是错了，你也可以选择不原谅我。我以前帮助你是我愿意。你现在是否愿意原谅我是你的自由。如果你不愿意……”

“不用考虑这个问题。不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都不想失去对方。否则，我们根本坚持不到现在。对这件事，我想得有些焦头烂额，直到现在还有很多问题没有想明白，也许，有时间可以讨论一下这些问题。”

“我也有很多想法。”看到她凛冽的目光，我连忙摆手说：“完全不是那种想法。”虽然明白她为什么会误解，也意识到她索取的现实利益还是和我的现实利益不一样，我不禁纳闷，为什么相爱的灵魂之间也会有这么多误解；似乎，我头脑里的各种推理之间也经常对彼此的下一步推理做出误判。这是逻辑的某种本性？逻辑无所不能的某种后果？这似乎也表明，不论两个灵魂之间的相互作用有多强，都不可能、也不应该完全融入对方，而必须保持一定的独立性。想着她刚才的观点，我觉得自己不应该时不时地怀疑、欺负一个更正确、更高尚的灵魂。自己这辈子即使全力以赴，既不一定能如她的灵魂所愿实现她的理想，也不一定如我的灵魂所愿给她富足的生活、爱，说不定有人更能让她幸福健康，想着想着，勾起了悲观主义情绪，越来越相信这些。我问她：“你肯定想过分手也许会更有利吧？”

“如果我为了自己的那些利益而离开，那肯定不是爱，我也不会是理想主义者。虽然我也不知道如何正确地解除爱的契约，但是，既然爱代表为对方考虑，就不能爱的同时还在为自己考虑是不是应该解约。两种思维在逻辑上是不能共存的。智人通过结婚离婚而达成和解除爱的契约只是又一种邪恶的制度而已。现实主义者的问题之一就是灵魂容易追随现实，容易导致情绪的大起大落。相比之下，我只要沉

浸在理想中似乎就没有什么了不得的痛苦。我的不满往往发生在面对现实的时候，有时候，可能就是面对你的时候。”

她狠狠咬了我一口。我承认在这种语境下这相当合乎逻辑，但是，我也为反击找到了逻辑依据：这是甲士对毫无防御能力的平民的屠杀！面对这个武装到牙齿的家伙，我豁出去了，哪怕拉肚子，今天也要咬个痛快……

第二十二章 机会主义

只要不照镜子，眼中的斑斑牙印就会让我们都很有成就感。我打着嚼品着味道，鉴定着对面若有若无的笑意，决定放点狠话。“说点你不爱听的话。无论我多么抱歉，我也不敢说不会再犯。对我来说，那不是禁区，也没有什么禁区，只有可能性大小的差异。我的机会主义不会给自己设立禁区，对外界设立的各种禁区，也经常有穿越壁垒的欲望。无论我多么爱你、想帮你，这一愿望也是很难改变的。我被受困于机会主义的这种本质矛盾已经有很长时间了，无论邪恶是什么，我都不能说自己一定不邪恶。”

“你这种人不合乎我的原则，但是，既然美学都可以是必然邪恶的，我们两个人存在邪恶反而是再正常不过的。当然，我们不会满足于正常，我们要消灭一切邪恶的正常。我们只不过是两个很不知足的人，居然敢追求无错，但是显然还做不到无错，不过，也从不把有错作为不追求无错的借口。我们的矛盾在于追求无错的方法不同。不过，我必须承认我想过分手。但是，当时我很鄙视自己，认为你的现实主义带坏了我。我的灵魂做出的理性判断也是我应该继续和你在一起，做出更多、更合乎逻辑的推理，尽最大的努力来不断改善彼此的灵魂，乃至将人类的灵魂提升到新的高度。”

虽然被强加了一些莫须有的罪名，我仍然挺高兴，“那你以后可要为吃苦头做好准备。你无法禁止我做任何事。关键在于，一个信仰

同时也是一个不得违反的禁令。如果我完全信仰某种禁令，那就要面对一个问题，究竟我应该选择什么禁令成为信仰，无论如何都不触犯？现在，我们知道逻辑是最合乎逻辑的禁令。但是，我长期以来不知道这一点，即使现在也做不到把这当作唯一的信仰。但是，我有我自己的解决方案，或者说信仰，那就是什么都可以不信。这并不是什么都不信。我是一会儿相信这个，一会儿相信那个。所以我称之为机会主义。如果我不能违背你的意愿，我似乎更不会违反法律，不会破坏传统，不会违背父母老师，等等。那样的话，我也很有可能就是个正常人，也就是拥有常见的邪恶的人。我宁肯冒险有一些不常见的邪恶，也绝不想平庸地邪恶下去。所以，既然现有的规则都半斤八两，我的态度是我都可以试着违反，只要是我认为有足够的理由支持。我的逻辑推理必然有的正确有的错误。但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保证自己的推理都是正确的。智人眼中的好人、成功者往往只是能做到让自己的错误、邪恶不被注意到，或者不受惩罚。这对个人利益当然是有利的，但是，对社会乃至个人的价值不一定有利。我不追求甚至还反对这种利益，为此，我容许自己犯错误，将这视为发现价值的代价。如果我不许我自己犯错误，我并不会因此就不犯错误，我不希望自欺欺人。”

“谢谢你的坦率。我能接受你的解释。我和你在一起从来不是追求轻松、舒服、无错的生活，而是追求最合乎逻辑的理想。我愿意承担一切风险、痛苦，但是，这并不是说你的错误不能批评。而且，我很不喜欢你痴迷于我的身体的样子，不管是真的也好演的也罢，我的灵魂也有自己的利益、自尊心。”

“你要知道，我们这种机会主义者都不容易成为理想主义者的好伴侣，因为他们很容易改变，很容易考虑到利益。我们不容易遵守正确的原则，也许过于善变。当然，在他们的语言中这往往被称为机智。不过，我们两个显然对此有不同看法。”

她应该是听出了我的低落、不在状态，“你们未必没有可取之处，因为人类已有的原则乏善可陈，我的理想主义作用有限。所以，我指望着你的机会主义、现实主义、经验主义能帮我找到正确的原

则，就要允许你违背现有的原则，即使是我的原则。当然，我这也算是对纯逻辑主义信仰不够坚定的一个表现。尽管我比其他人对你、对你的机会主义的评价高得多，但是，我觉得自己仍然低估了。但是，机会主义者的弊病就在于有时缺少下限。你不能只要不遭遇反抗就步步紧逼，赚便宜没够。在你看来，当时的我放弃抵抗就是所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吧？如果你对机会主义的理解包括这类常识，应该知道它们没几个能合乎逻辑。”

“我的机会主义代表哪种原则、方法好用就用哪种。这并不一定是为了结果，更主要的是我对于传统的原则充满不信任，所以，合乎传统的过程仍然可能是错误的乃至邪恶的。当然，我的灵魂中有结果论的部分，但是我不是因为对结果论的信仰而相信机会主义，更像是因为找不到正确的信仰而选择机会主义，因为机会主义所以不排斥结果论，就像我不排斥利益也不排斥价值一样。所以，我对于尝试有强烈的愿望。很多从未尝试过的思想、行为，只要风险不太大，为了自由也要试试。而一些尝试导致了很好的结果，所以，从经验主义的角度看，结果论加强了我的机会主义倾向。这种情况从小就很让我困惑：既然社会有很多邪恶，从经验主义的角度看，我不试着违反就难以感知它是否是邪恶，我违反就可能误伤正义，但是也有机会找到更好的原则。这可以说是经验主义的一个弊病，但是，不能说完全没有价值。”

“你可以试试纯逻辑主义，你现在只是把纯逻辑主义当作机会主义的一个结果。我认为这不对。”

“现在至少我更习惯经验主义。也许，纯逻辑主义更好、更对，但是，我在这个问题上选择现实主义、结果论。我年纪已经不小了，能力也够高了，不知道还能工作几年。现在的重点不应该是冒险提高能力，而是保证在现有的能力下多工作一段时间。理想主义者只要有提高的空间就会努力提高，但是我并不那么急于提高。你追求最好、最正确，我追求一定安全性条件下的最好、最正确。我的方法有利于改善结果。当然，我的结果论和这个社会的结果论有很大差别，一时半会也说不清。”

“我承认，如果为了无限大价值牺牲有限的价值，我会毫不犹豫地要求你做。但是，既然可能牺牲无限大价值，这有些难以决策。基本上，我倾向于逻辑、真理是万能的，只要改善就一定会有好的结果。但是，这只是倾向，而我也有一些结果论、现实主义的成分。虽然不多，但是，对涉及可能牺牲无限大价值的决策还是很有影响力的。”

“不能强迫你是一个限制自由的壁垒，但是，我为什么要认为它更正确？总不能因为法律、传统、道德。在我们的生活模式上，我觉得你错了，你又不肯接受，我不认为应该在这件事上犹豫不决。所以，我做得不对但是从我的角度上仍然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毕竟，我不应该为了不这么做而放弃我的机会主义信仰。”

由于我坚持留在这个问题中，她也开始困惑。其实，我也远远没有想明白。我不认为机会主义是真理，但是认为这是对探索真理很有用的方法。我的处境大概和当今科学一样，都是无法做到让信仰和方法合乎逻辑。阿梦摇了摇头，也许是不认同，也许是想不明白，“你什么都想试试，可能有一天会和我打得头破血流，那你还想不想试试？”

“那是不可能的。你下手总是有分寸的。至于我暴打你，那是不会出现的。”我心虚地看了她一眼。

“所以你才很想试试吧？”

我很不好意思，“我这种机会主义者似乎什么都想过。”

“其实，想象力也不会想不到暴打你。一个灵魂不邪恶应该建立在能想到但是判断后认为不应该做的基础上。否则，如果想到或者学到后就会邪恶，这样的人怎么能叫不邪恶？怪想象力还是怪别人教坏了他？传递信息还要先深入了解一下你的人品？那有些网站的罪过就大了。”

“你这要求太高。话说你在暗示什么？”

“你竟然知道我在暗示？”

“这话难道不应该我说嘛？”

“我知道也不会错。你的机会主义抓住一个合乎利益的解释就有可能接受，不太考虑各种推理总体上的效果，有时会忽略一些不利的推理。我能想到这种无法合乎逻辑的行为，但是肯定不会付诸实施。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实现不了我的理想，而你让我看到了希望的原因所在。”

“可是，当时你为什么放弃抵抗？”

“挺矛盾的。我当时为了机会主义者的现实利益着想，没有反抗；但是，为了机会主义者的未来利益着想，我认为不应该纵容；我认为你应该为了理想主义者着想，再忍耐忍耐；我气愤的是你实际上根本没有努力忍耐；我也在想我是否对你要求太高了。最终没有反抗大约也是因为我的一个隐蔽的原则，甚至可以说是信仰：我们应该相爱，而不是相杀。只不过，它当时居然战胜了纯逻辑信仰，还是让我不知是喜是悲。”

“我没想到你是这么想的。从你一贯的言行来看，还真看不出这个信仰。大概你不希望相杀，是真正的字面意思，只是你的从未暴露的底线。”

“我从不会坚决反抗你坚决想要的，你也不会坚决索取我坚决不想给的。两人相敬如宾，不做任何对方不愿意的事情并不是必然合乎逻辑的爱，因为他们更像是两个独立的人，是市场中的两个交易者。当然，世界上存在没有矛盾的爱，但是，我们肯定不算。甚至，我们充满了矛盾，可以说我们都太喜欢做对方不喜欢实际上却不错乃至正确的事情了。这甚至是件好事，帮助我们的灵魂纠正、削弱了各自的不少错误。矛盾的存在不能推导出我们不能相爱。同时，这种条件下，如果能太平无事很不合乎逻辑。逻辑上，一定存在一方认可但是另一方不认可的情况，甚至认为即使强迫对方仍然是对对方有利的情况。”

“至少有一种情况，而且，正好就是我们的情况。当双方都想追求真理，又都对自己很有自信，但是，也许正确的道路只有一条，强迫对方接受自己的选择最终就可能正确。当然，这里面存在一些问

题。首先，无法证明另一条路到底行不行，甚至可能更好。其次，如果最后失败了，又该怎么办？当然，只要两个人相爱，这两种情况的责任都应该共同承担，不能因为一方强迫另一方接受就要完全承担责任，那有违爱的本质。所以，也许应该把这视为一种决策机制。也许决策的结果不如一致同意，但是，犹豫不决又必须决策，这本身往往就预示着条件不好、决策难度大，所以，并不能因此就否定其价值。”

“你也不用太过纠结。首先，这没有违反多么重要的原则。我不会跟你夸大损失。其次，我对自己的原则没有那么大把握，它们可能有错。纯逻辑要求完全遏制细胞的偏好，但是，是不是应该立即做到我要求的程度，也不好说。也许，我当时过于热情了；也许，我现在是向邪恶屈服了。这就是一个难以决策的问题。如果说你做了不符合我的原则的事情就不对，我也肯定有违反你的原则的地方。也许，我的原则是真理，但是，在目前的局面下，过于坚持这一原则也许是错误的。当然，我还无法完全理解这一点。所以，既然我们相爱，大家可能都要牺牲一些原则。就像这次，我认为，至少，相爱的人之间不许做对方不愿做的事情不是真理。不过，你可以这样，我也可以。第三，我理解现实主义者、机会主义者的价值所在，如果要求他们走在路上一定不能走错，他们在这个社会可能寸步难行，更加谈不上进步、实现理想。”

我抓住了重点，“但是到目前为止你还没有要求我做出牺牲。”

“你已经强迫我，我还没有强迫你而已。”

我闻之色变：“你竟然真打算强……”

“闭嘴！”她大喝一声。“你的思想有时候真是臭不可闻。你过于倾向于接受他人的牺牲，甚至要求他人牺牲，但是，心安理得地执行个人主义。”

我不明白她的脸色为什么会出现一丝愧疚的表情，应该是错觉吧？我觉得无论如何不能接受她的评价，“我从来就不知道你需要我做出什么牺牲，你也从来没有提出过这类要求。”

“你这是在夸我没有暴力倾向？我想让你牺牲，可你往往是不愿牺牲的。我现在多牺牲一些未来你牺牲的时候我也可以更加心安理得，这让我的牺牲变得更合乎情理。当然，我在遏制这种基于功利主义的价值分析倾向，上面说的三点是更加合乎逻辑的理由。”

一方面，已经是深夜了，我头脑有些不清楚，不愿努力理解不容易理解的事情；另一方面，我在想着自己的事情，所以，没有继续讨论这个话题。我说：“你应该有点暴力倾向。如果你只是停留在口头的拒绝、批评，那么，不管我自己多么高尚，都难以避免我有时会肆无忌惮地欺负你获取利益。”

“不要过于贬低现实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至少不要低估基于理性的现实主义者和重视理想的机会主义者，你应该属于这两类。缺乏理性和理想的现实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按照自身的逻辑这时很容易犯错，但是，你并不会太容易犯错。当然，不犯错不是你擅长的领域，我不会以错误判断你，那是用负价值判断无限大价值。”

“犯错包括爱你？呃，的身体？”

她皱了皱眉，沉吟良久，咬着牙说：“不。”要不是我有膀子力气，肯定无法看到她的脸。

她一脸严肃，我不得不辛苦地效仿，“谢谢你给我留了一条生路。”机会主义和经验主义认为自己可能取得了划时代的医学发现：硫磺药皂可能有威尔钢的功效。但是，纯逻辑主义一脚把他们踢到了一边，他们痛陈不要失去这个机会，纯逻辑主义冷笑：这种机会无穷无尽，预期价值无限小，智人科学家可以浪费时间在这种课题上，我们没这份资本。他们认为这会错过很多知识。纯逻辑主义强调，信仰的更替必然有得有失，这次更替之所以是巨大的进步，不仅是因为得大于失，还因为这是能实现价值最大化的唯一信仰。在改变信仰的过程中，很多知识的发现顺序会改变，正确的做法是先发现真理后发现技术，这样，甚至有利于避免让知识为邪恶所用。他们还据理力争，奈何敏感处吃痛，“我今天为你化妆，你就这么不想看我？”

我赶忙睁眼，委屈地说，“有些瞎眼睛，也有些辣眼睛。”

她忍住笑意，“这是你要的。”

“我一向用于尝试并承担尝试的后果。”

“我和你一起承担。虽然我不喜欢现在这种的感觉，就像不喜欢扮演的很多角色一样。但是，我现在也并不关心这些感觉，而是有了打开一个新天地的感觉。我不知道是因为我们讨论的问题新颖还是身体的感觉新颖，又或者两者都有。长期以来，我对你的尝试的正确率或者说不错率还是比较有信心的，这次效果也不错。虽然你在每个信仰上都是兼职，但是，这并不妨碍你做得比很多专业的做得还要好。这大概得益于你的因果推理能力，毕竟，一切信仰要做得好都需要这种能力。不过，我有一个不成熟的建议，作为一个机会主义者，对于没有十足把握的信仰、原则，请务必多加变化，不要在某一种上停留太久，习惯会成自然的。”

“但是你在理想主义和理性主义上似乎停留太久了。”

“我很有把握，而一切其它信仰都不能这么说。只要一切判断都需要逻辑，逻辑就是最合乎逻辑的信仰，这是毋庸置疑的。我希望你能有更多时间停留在对逻辑乃至灵魂的信仰上。但是，不能太多，因为那样就会和我一样了。我在这地方也很矛盾。我也不知道你的这些我认为错误的信仰中有什么可取之处，但是，你确实有比我强的地方。我不会接受所谓实践出真知的谬论。这一定有什么必然合乎逻辑之处，只是我们还没有抓住。”

“我更喜欢经验主义和机会主义，我从小到大从它们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和价值。当然，我注意到了纯逻辑主义最近的成长速度很快。”

“虽然纯理性主义者不应该谈论利益。但是，我很好奇，你确定你从昨晚的行为中得到巨大的利益了吗？”

她这问题意外地难以回答，我绞尽脑汁只能说：“你怎么知道我没得到？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精转世？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有多好。”

她的笑让我根本分不清是生气还是高兴，“我也不太明白，也许是因为我们有某种莫名的联系，缘分？虽然我很难接受你的邪恶之

处，但是我也一定有邪恶之处而不自知。我觉得你最终会抵达正义。甚至，可能已经抵达了部分目的地，只不过，我把正义误判为邪恶，虽然可能性非常小。”

“说得好像你是巫婆一样。我不太信得过你那不合乎逻辑的直觉。”

“我自己也不明白。只是，似乎从小我对真理、正义在哪里就有某种莫名的直觉。当然，错误率很高，只不过，我确实有感觉。而且，我的经验证明，我的感觉确实比其他人准确得多。也许，因此我才会选择成为理想主义者。”

“你过于信任这种直觉。”

“我知道这不合乎逻辑。这就像是你对自己的自信一样。一切自信都是无法合乎逻辑的。不对！基于逻辑地相信逻辑是合乎逻辑的，这是唯一合乎逻辑的自信。所以，作为一个纯理性主义者，我应该自信，你则不应该自信，除非你最终证明它们必然合乎逻辑。但是，我的逻辑推理能力不那么可靠。你在这方面虽然比我强，但是，没有正确的信仰，就不应该完全自信。”

我有些囧，“既然我们两个人什么都不一定正确，也许，我们就是两个庸人，就应该舒舒服服过日子。”

“这样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夜夜欢歌？你这种观点极不可靠，我相信你也不信。搞不清和完全无知是两回事，更不是无法合乎逻辑。所以，打死你你也不会真的那样。我不喜欢两个人戴着面具说话。”

“我知道，听老爷子说了未来社会的情况之后，你的理想更加坚定了。不过。我是机会主义者，只要有利的东西就不会完全排斥。我有时会想，咱们可以结婚生个孩子。”

“你不会不知道我是不婚主义者吧？两个人之间是否有爱只需要两个人自己确认，不需要他人参与。至于生孩子，看我的心情，至少现在不合适。”

“你太强势太强调灵魂。我有时想和你过温馨、甜蜜的世俗生活。”

“那种日子我们也曾有过。我并不觉得那格外值得留恋。既然智人社会中邪恶无所不在，我又怎么能感到多少温暖和甜蜜？把自己封闭得更严一些？似乎，你留恋的日子我未必能多给你多少，就像我留恋的日子你也给不了我多少一样。”

“满足你太难！”

大腿根吃痛，我痛苦地说，“你也太经验主义了。我是说，真理不可能像豆子一样，应该更像人参果，一生吃到一个就应该知足！你还想要多少？”

她被自己的错误搞得哭笑不得，“话虽如此，别说一个，就是十个我也还要下一个。”

“那你比二师兄贪婪多了。你追求的生活要求尽量让灵魂满意，我追求的生活是至少不能让细胞不满意，所以，我更重视减少灵魂和身体的矛盾，你则无所畏惧。”

“既然解放灵魂是不可避免的，这种矛盾只能推迟不能避免。甚至，推迟都是罪过。你总是想改造我。也许，你想的是让两个人沉迷于快乐，这样，灵魂之间的思想矛盾能减少，因为物质生活的比重可能增加。这种情况也许对利益有好处，但是对价值应该是不利的，所以，我现在还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也许，我们老了的时候可以。”

“啊！我老了。”

“欠打！”

“按照我们的发现，爱必然意味着为对方着想，能够为对方放弃自己的一切，甚至是为对方放弃自己的欲望。你就没想过放弃理性主义或理想主义？”

“确实没有。对我们这种矛盾重重的灵魂而言，一方灵魂的削弱有助于让另一方的灵魂更舒畅。但是，我不认为这是正确的做法。另外，我不认为为了你的一些微小的利益牺牲自己的最核心价值是件好

事。我也不完全知道我们应该如何去爱才是最合乎逻辑的。但是我相信，为对方着想并不是不受约束的。如果两人为了利益而牺牲价值，这应该是错误的爱。”

“我不能理解你为什么总是那么大局、长远。”

“其实，你的格局有时候比我还大，就是起伏太大。”

“我很多时候只是个家庭煮夫。”

“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家庭煮夫。”

“承蒙夸奖，但是我不觉得这很了不起。”

“那换一句，智人中最伟大的人可能是家庭煮夫。”

我堵住了她的嘴，讲述着药皂可能的功效，她浅笑盈盈地拒绝考虑当上市公司董事长。同时，也拒绝让悲剧在她身上重演。我看了一阵，倒没觉得多么痛苦，但是，经验主义者有乐于分享经验的本能，甚至建议借鉴、积累经验，结果我这一大家子人都相当痛苦。经验主义者甚至还想指责阿梦轻视经验，大家为了活命，齐心协力将它封口。

无论如何，经过漫长而辛苦的拉锯战，第二次谈判大有收获。

第二十三章 真理学和业余研究

老爷子曾经说过，智能生物在吃饭方面的原则往往倾向于多元化、自由组合，甚至让计算机根据可食用材料随机建立菜谱，至少也是在已有的菜谱中随机选择。这基本上不是为了营养，而是为了遏制感官精益求精的倾向，遏制身体通过神经系统控制灵魂为身体着想的倾向。当然，也是为了感受、尝试更多可能性，毕竟，他们一生中吃东西的机会其实少于所有食物品种的数量。如果再过于集中，就必然导致有很多食物尝都没有尝过。智人更重视把美食尽量多吃几次，认为这样才算没有虚度一生、荒废生命。灵魂生物对此嗤之以鼻。

我们商定，以后将以自由组合的方式主要进食方式。在我的帮助下，阿梦早餐就端出来了现成的果汁、豆浆、牛奶、酸奶、奶酪、面包、馒头、饼干、干果、火腿，还用烤箱烤了一个拼盘，有地瓜、玉米、蘑菇、鸡翅、胡萝卜，果酱、调味料自选，水果自取。这并不需要多少精力，却有大餐的感觉。功利主义者觉得还不错，不说营养多么好，至少选择够多永远谈不上受罪。阿梦那责备的目光显然是发现了我的吃法违背了初衷，不过，阿正明显比我挑食得多，所以，她没时间针对我。

阿梦说起了家庭煮夫，老爷子说：“做了，哪怕只是可能做了，人类最有价值的工作却没有任何收入，这种怪现状之诡异需要跳出智人社会这个现实才能看得出来。人类创造这么多职业，这么多人在工作，可是，价值无限大的工作很有可能是一个没有工作甚至无法给他的职业分类的人干出来的。”

阿正插话说：“可以属于其它。”大家笑了起来。

老爷子说：“这事在宇宙中传开能成为一个广受欢迎的经典笑话，关键在于这具备了两个要素：和真理有关，还是真事。”

阿梦说：“智人经常抱怨报酬、交易的不公平。可是，智人社会的最不公平之处其实是创造无限大价值的极少数人几乎总是只能获取微薄的报酬，乃至没有报酬。这种荒唐已经变得有些可笑而非可恨了。智人社会在平等这个问题上充斥着大多数人的声音，却听不到最有价值、最合乎逻辑的声音。”

我说：“智人社会有大量的研究人员、经费、研究方向，但是在研究真理的正确方向上几乎没有投入任何人力物力，结果，却还能从正确的方向拿到了若干真理。这是最诡异的地方，完全不合乎概率。这也体现了科研制度的邪恶。即使从经验上看，历史上出现的业余科学家并不少。甚至牛顿、达尔文在获得教职之前的研究工作也是业余研究。但是，业余研究和专业研究在获得资助方面过于不成比例，完全和业余研究的贡献不符。在人类并没有把握已经建立最好的研究制度的条件下，把宝完全压在专业研究上是不理性的。如果人类知识的

总价值中业余研究贡献了 10%，是否也应该将 10%的研究经费用于支持业余研究呢？”

老爷子说：“这和宇宙中很多不幸的文明相比真是匪夷所思。我听说过有的文明相信存在真理，努力研究了几万年几十万年才发现真理。地球文明充其量研究了几千年，在主要研究方向全部错误的条件下居然找到了真理。你们管这叫作狗屎运吧？”

我说：“大概，那些文明比较有纪律，缺少我们这类特立独行的人。”

阿梦问：“你们觉得智人的问题出在哪里？”

老爷子说：“肯定是对真理的漠视，这包括不相信它的存在，不相信能发现真理。”

我说：“经验主义、功利主义这类信仰也是重要原因。当然，与之相关的是报酬机制。研究真理无法获得多少利益，毕竟，真理是免费的，没有关于真理的专利制度。”

老爷子说：“我注意到了一个问题。你们有很多门并驾齐驱的科学。可是，逻辑生物只有一门，就是真理。但是，你们反而没有这门科学。我们也有一些其它知识，更像是你们现在的学科，但是，地位远远不如真理，可以视为真理在各个领域的应用。”

我说：“确实，应该将真理视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可以叫真理学。没有真理学就是没有专门研究价值无限大的知识的学科。人类没有建立真理学也许是因为不相信真理、不相信能发现真理、不相信真理是横跨所有科学的普遍性知识。”

阿梦说：“也许，就是因为真理是无法通过经验主义在有限的时间内发现的，因为积累经验、和经验相符都是无止境的。”

我说：“无论如何，没有真理学的弊病是显而易见的。首先，虽然很多学科都涉及真理，但是，真理的部分在这些学科中往往都不是最重要的。例如，物理学并不关心宇宙的本原，而是忙于解释宇宙中各种现象；逻辑学仍然倾向于从经验中发现逻辑规律，而不是依靠逻

辑本身去发现最合乎逻辑的逻辑规则。其次，没有学科就难以实现知识的积累、重组。人类关于真理的零星知识散布在哲学、物理学、逻辑学、数学乃至经济学等不同的学科中，缺少互动。在目前的学科分类下，好的真理学研究必然是横跨多个具体学科的，要做好难度太大。第三，真理学本来应该获得最大的投入，没有真理学，对真理的投资往往都被缺乏价值的研究项目分流了，甚至，被用于研究邪恶。第四，没有真理学这门科学，也就没有相关的期刊，这种难以划分学科的论文也就难以发表。第五，专业学者要获得就业机会就必然要在现有的某一个专业中获得优势。但是，真正研究真理的人在任何一个现有学科中都可能没有优势。所以，为了获得学位、找到工作，他除了要具备真理方面的知识以外，还不得不学习某一门学科中的价值不大的知识。甚至，即使在某一门学科中有优势，也可能由于真理这一怪异的研究方向而处于弱势地位。”

阿梦说：“业余研究真理的一个好处就是不需要学习价值不大乃至负价值的知识。专业研究需要学习的不重要知识太多了，大学还不够，还要研究生、博士生，等到毕业了，研究的黄金时间也已经过去不少了。芳芳的理论是，要尽早开始研究。他最初的主要理由是为了能有更多的时间享受成功。但是，这太功利主义。我更喜欢他的其它一些理由，如可以有更大的犯错余地，可以经受住多次失败；可以有更长的时间来提高研究能力，进而超过之前的最高能力；甚至，在能力取得领先之后也能有更多的时间去取得更多发现。他早就怀疑，不仅这个社会不知道什么是真理，这个社会的科学家也不知道什么是研究真理的最佳方法、最佳信仰。现在看来，他说的都是对的。所以，为什么一定要有导师？既然导师没有正确的信仰、方法，自己认真研究最好的信仰和研究方法可能要比跟着任何一名导师都要好。与其跟着邪恶，不如努力不邪恶。况且，跟着导师还往往要辅助他人做自己没兴趣的没什么价值的工作，却要牺牲自己喜欢的有无限大价值的工作。所以，要获得报酬、研究经费、社会地位就要付出高昂的成本，也许，现实主义者、功利主义者会做，但是我们认为弊远远大于利。我们的主要目标不是报酬、工作，我们要的是真理，而这种研究环境

下选择专业研究几乎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甚至，照现有的经验来看，必然意味着失败。”

阿正说：“真没想到研究真理如此困难。我原来以为研究生、博士很好、很厉害。”

阿梦说：“幸运的是，我很早就猜测真理应该是合乎逻辑的。芳芳还从爱因斯坦的一些言论中找到了一些支持。爱因斯坦曾经对不支持相对论的实验表示质疑，而且最终证明他是对的。我们要找那种一旦发现就一定对的理论，不需要经验验证。现在看来，纯逻辑的真理就合乎这一标准。专业学者不相信有这样的理论，直到现在也没有发现真理；我们相信，而且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些真理。对逻辑的信仰是必然正确的，人是且只是灵魂、宇宙是逻辑世界都是必然正确的。所以，对真理的预判很重要。如果真理真的需要从实验中发现，甚至，只能从回旋加速器那样庞大的设备中发现，业余研究也就是不可能的。那样的话，也许我们也只好捏着鼻子去找个导师了。”

老爷子说：“我来到这个时代首先就去查阅了一下你们最优秀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被不少人视为最伟大的科学家。你们受到了他的影响？”

我说：“确实。我们是读爱因斯坦传记后产生了想当科学家的理想。我重视分析爱因斯坦的行为，以此寻找好的研究方法。我们从他那里学习到了加强自学能力、有选择地学习知识、尽早学习科学前沿的知识、尽早自行发现研究课题、尽早开始研究等方法。此外，阿梦很重视爱因斯坦对想象力的强调。不论想象力是否比因果推理能力更重要，我认为她早已经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当然，我们都受到了他的业余研究经历的影响。这导致我去分析专业研究和业余研究的利弊。甚至，我们最初对于如何发展能力很不确定，就设计出了模仿爱因斯坦的方法。只要是他做过乃至经常做的事，我们都会重视。这也是我认真分析他的行为的一个主要原因。甚至，我还以他的进展速度为标尺。他在16岁就提出了著名的思想实验，我做出了努力，但是16岁的时候没有做到。为此，我沮丧过，但是，我在18岁的时候找到了自己的课题。”

阿梦说：“其实，我认为你在上小学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自己的课题，并且开始了研究，只不过，你碍于经验主义没有发现而已。你通过分析爱因斯坦的行为寻找好的思维方法，稍后，还自己设计、改善思维方法，这些都是很重要的研究，甚至就是在研究真理。我一直认为你在研究方面极为优秀，要不是你极为反对天才的存在，我肯定会称你为天才。”

老爷子似乎很感兴趣，“模仿爱因斯坦是怎么想出来的？”

我说：“按照传统观念、绝大多数人的经验，天才、运气这类不可控的、非理性的因素必然在研究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我太渴望实现自己的目标，不能接受这种不可控性。所以，我假设研究过程也和物理学、数学一样，是逻辑推理适用的领域。这种研究过程和具体的专业知识无关，而是涉及课题的价值和难度、方法的优越性、目标的高低、付出的努力等变量。后来我将这门学科称为追求科学，因为其涉及如何用最好的方法追求最好的目标，也因为这是在追求科学理论的目的之下产生的学科。我曾经挣扎了很长时间，在逻辑推理的支持下，用我的经验主义推理和传统的经验主义推理相对抗。一方面，牛顿、爱因斯坦等人研究很有价值的课题有很高的成功率，以有限的人力物力投入创造了巨大的价值；另一方面，绝大多数研究人员一生甚至不敢研究有价值的课题，成功率也很低。相信前者就要否定后者，这在我小时候是很困难的决定。”

阿梦说：“研究就像是下围棋，水平相近的人胜败靠运气，差不多同样努力、方法也差不多的人可以说水平靠天分。但是，如果一方水平明显更高，就不需要运气；如果一方有更好的方法，如接受高水平 AI 的训练，就不需要天分。”

我说：“我在大约十年的时间里一直犹豫不决，始终倾向于前者更合乎逻辑，然而又找不出前者究竟是依靠什么而获得了高得多的研究效率。所以，我就想出了模仿这一方法。我尽量模仿最优秀科学家的行为，这样，无论他成功的关键在哪里，我至少能不错过。这是我很多关键思想的开端。例如，这是对经验、传统、多数人产生怀疑的开始；这是对逻辑的信心的一次飞跃；这是我通过逻辑思考提出的第

一个方法；甚至，这是无所顾忌的机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开端，因为我为了实现我的目标抛弃了这么多当初被认为最有价值的知识。现在，我确信，能力的形成、增长是完全合乎逻辑的，绝大多数研究人员不能积累较高的能力，所以，研究不仅容易出错，无法研究最有价值的课题，成功也往往是侥幸的。”

“那你现在是如何解释极少数科学家在重要研究成果中占据极大份额这件事的？”

“绝大多数人没有认识到研究的关键，所以能力相对低下，极少数人有意无意地获得了一些能力的关键提升，从而使能力超出了绝大多数人的水平。如果将一个社会在一个领域的最高能力视为一个阈值，难度在该能力以上的问题基本上会是无解的，难度在该能力以下的有价值的课题则是竞争激烈的。所以，绝大多数科学家只能在阈值以下竞争，而且，有价值的课题往往容易出现竞争激烈的场面。但是，一旦有人能力超出了阈值，他就能长时间地扫荡难度在阈值和他的能力之间的课题，而且没有竞争。甚至，他可以挑挑拣拣，挑选其中最有价值的课题、更感兴趣的课题、自己更擅长的课题，等等。只要他继续研究，就能不断收割成果。这就是顶尖研究人员的成就让人匪夷所思的关键。进而，我发现，现在的科研体系是让人跟着导师学习，这很不合乎逻辑。”

阿梦说：“学习这种方式是不利于超越的。成为顶尖研究人员的关键是超出他人的能力，主要靠跟着别人学是怎么回事？成为顶尖研究人员的关键是超出他人的能力，跟着别人学是怎么回事？何况，是跟着排名几千几万的人学？”

我说：“即使是所谓好学生，超越导师的能力都不容易，超越阈值能力更是概率极小。虽然自己创建能力、突破阈值的过程很辛苦，但是，只要能做到，报酬也很丰厚。当然，这又和目标有关，如果目标是学位、职称、工资等利益，传统方法最省事；如果目标是真理、价值最大化，传统方法几乎没有任何希望。”

阿梦问：“可是，即使是这样的科学家，鼎盛时期往往也不长，就像是爱因斯坦，并不能实现长时间地自由扫荡。”

我说：“这背后的原因有很多。衰老是一个原因。甚至，与体力的下降不同，脑力也许从四十多岁就会开始下降，古代甚至可能从三十多岁就开始下降。所以，相对而言，我很不重视老年研究人员的思想。其他人的能力赶上来也是一个原因。在成果发表之后，只要获得其他研究人员的重视，都会导致一部分优势的丧失，如果其他研究人员有自己的优势，甚至会被反超。还有一个原因是成功之后开始享受生活，不想努力研究了。”

阿梦给我夹了两块鸡翅，“现在的科研工作吃香，部分就在于这不是青春饭。你要保护好身体，不要放纵自己。”

这也不放过我？我面不改色，“好！我以后要坐等幸福掉下来。不过，我可不想工作到老。虽然牛顿晚年想赚钱、研究神学受到很多嘲笑，我反而认为这可能是他多少也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相比之下，爱因斯坦可能就没有认识到。我年纪大了宁愿做荒唐事，也不会做继续研究这种傻事。”

我耳朵突然一疼，“你大概又在想如何追回失去的青春吧？”

“怎么可能？我的青春都被你消费光了。”一片抹好的面包粘到了我的脸上，我摘下来咬了一口，奶酪蓝莓花生酱，不错，“别影响我。重视老年科学家是学术界保守、效率低下的原因之一，虽然不如上述因素那么关键，也是智人无法发现真理的一个因素。”

阿正说：“我觉得现在讨论真理时机不成熟，似乎，很少有人说对真理了解多少。”

我说：“有这种感觉的人大概都是经验主义者。任何时候都可以开始研究真理，根本不需要什么时机。最简单的真理简单得要命，难度完全在于克服邪恶的经验主义。当然，研究真理的最高目标很难达到，那应该是从一个最可靠的知识，也就是信仰，推导出所有的正确知识。也许，只有逻辑世界本身才有那种能力。通常，经验主义者、机会主义者不会对真理有任何奢求。我是以现实的经验作为基础，将

现实的目标永远放在眼前，我跟着现实的目标一步一步走下去。我没有最终的目标，但是相信走到了最终的目标那里我会认出目标。我觉得这样推导无论是过程还是结果都更可信。阿梦是想在初期就大致找到最终的目标，她那种方法来无踪去无影，却要让我相信那样更正确、更好。我认为这无论如何不具有说服力。但是，她给出的一些结果又让我觉得确实不错甚至就是正确的。尽管也有很多错误的，但是，至少足以让我接受双方平等合作。当然完全相信她的方法还是不可能的。”

阿正问：“你们研究出真理为什么面向大众。为什么不面向科学家写论文？”

我说：“当然是科学家不愿接受。经验主义者也许在进行了传统的尝试之后就此罢手，对此会为此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我把论文发表了，不论他们是否接受，我都完成了我的使命；或者，真理是科学家的使命，不是我这个小老百姓的；或者，我只负责研究，不管宣传；我能力有限，等等。但是，纯理性主义者不是这么推理的，他们会说：只要真理还没有全被发现，还没有完全被接受，我就要尽可能多做事，哪怕要面对未知的甚至可能是巨大的挑战，哪怕我人微言轻，哪怕这不是我的本职工作。当然，更大的问题在于科学家们的经验主义观点，他们拒绝的经验主义理由也很多，例如：这不合乎传统的理论；不合乎传统的论文要求；某些地方有错误，尽管和真理无关；格式文字未达标准；我只负责这个，其它和我无关，等等。他们从不理性地看这个问题：这是否是拒绝真理的充分理由，甚至根本不应该考虑这些理由。”

阿梦说：“你说的太温柔了。应该这么说，这个社会的每个人都应该想一想，如果科学家是混蛋，全人类是否就应该跟着一起混蛋？”

这话让我们都目瞪口呆。我发现这个突然出现的粗鲁仙子有着惊人的诱惑力。我肯定不爱粗鲁，难道是喜欢这种蛮横地表达正确思想的方式？

第二十四章 科学是另一种神学

阿梦大约意识到了自己的粗鲁，虽然有些羞涩，但是倔强地继续下去，“不当混蛋是不是应该成为每个人的责任、义务和追求？几百年前，智人因为相信神，因此伴随着混蛋的教士们一起当混蛋，相信神学放弃科学；现在，智人因为相信经验主义，再次伴随着混蛋的科学家们一起当混蛋，相信科学放弃真理。因为智人归根到底是相信经验主义、功利主义的，所以，智人因为神学的好处而接受了错误的神学；现在，智人再次因为科学的好处接受了错误的科学。智人曾经因为相信利益害怕痛苦而相信能安抚灵魂的神学，因为相信经验而相信可以解释经验的科学，为什么就是不能相信最可信的逻辑并进而相信最合乎逻辑的真理学？如此下去，智人什么时候才能不混蛋？一切无法合乎逻辑的信仰发展下去都只能是邪恶，而不是真理，尽管它们都自称是在追求真理，神学如此，科学亦如此，最终只会阻碍比它们更合乎逻辑的研究方向，阻止更合乎逻辑的知识问世。仔细看看，哪一门科学里面没有邪恶的影子？生物学、医学、经济学、哲学、物理学……”

突然，她一声尖叫：“啊！沐方！”我这才注意到自己有点快要啃到骨头了。看到阿梦恼羞成怒的样子，想到她刚才正气凛然的样子，我直觉地认为她要为毁容之恨而大义灭亲，压力之下灵光乍现，“也许，真理学也是错误的，因为那等于是承认真理从属于科学，就像以前认为真理从属于神学一样。就应该像逻辑生物那样，将它独一无二地命名为真理。真理只是和其它学科并列是远远不够的。如果只是把真理当作一个学科，又不能取缔其它学科作为学科的地位，价值无限的真理就会和无数价值有限的学科并列，无法得到足够的师生、资金等投入。科学取代神学之后，几乎剥夺了神学的所有研发力量。现在，真理也应该剥夺绝大部分资源，因为必须要强调无限大价值和有限大价值之间的区别。之后，真理会有很多研究方向，如信仰、方法、微观宏观结构，等等，就像科学分化为很多学科一样。但是，与科学不同，因为真理强调第一知识的正确性，这种划分不会再出现颠

覆性的改变。我认为，人类所有研发力量中，真理至少应该独占百分之八九十，与真理无关的科学技术艺术等次要学科最多能占到 20%。如果将真理命名为真理学，是得不到这么多资源的。世上只能有一门核心的科学，因为只有唯一的真理。”

阿梦笑眯眯地说：“这么不禁吓！还是我了解你，压力才是动力。要不要再来一口？”我喜出望外地盯着她的脸，她愤怒地掷出鸡翅。因为差之千里，其他人大概认为是她无意命中，但是我认为她是在尝试鸡翅牌回旋飞镖。我们曾经饶有兴趣地研究让鸡翅回旋飞，可惜，我们都不是坚定的经验主义天才。尽管我们坚信适当的加工一定能使之成为可能，烧烤应该不在其中。

阿正不满地说：“你们的推理未必有多少价值。无神论早就有人提出来了，无科学论则还没有被证实。”

我说：“如果你要的是经验主义的证实，比如历史，还不如先看看经验主义是不是正确的信仰。重点应该在神学、科学的经验主义推理过程必然错误，无论结论是否正确。所以，他们需要第三方验证，但是，经验并不是合格的第三方，因此，只要推理方法错误，推理过程就必然错误，即使是得到经验验证仍然有很高的错误率。只要采用经验主义论证，过程都必然是错误的。而纯逻辑的推理只要过程正确，就能保证先验正确、必然正确。当然，需要怀疑自己的推理能力，所以，要用纯逻辑推理来检查、验证推理的正确性。经验主义的无神论者会说没人见到神，一切这类经验都存在漏洞，但是，这无法合乎逻辑。你的信仰一定要让你看到？大概经验主义者也是这么对待实在的，只能接受物质、意识这类可以通过感官、神经系统感知的存在，不能接受完全抽象化的逻辑。经验主义的有神论者有着一样的推理错误。例如，如果不信神就要吃亏、下地狱、得不到神的祝福。换句话说，如果有什么物种能让人下地狱，你就一定要信它？这不是奴才吗？或者说，如果你感受不到神的好处你就不相信？那么，这些人还是信仰利益、功利主义而不是神本身。如果神有理智，就会说，如果你因为害怕惩罚、趋向于从众、喜欢我的力量和祝福而以我为信仰，他日，你也可能因为这些原因而离我而去。相信科学的人的经验

主义理由和相信神是差不多的，主要是为了利益。尽管尽量合乎经验比之前为了灵魂的安宁有所进步，但是，仍然不是最合乎逻辑。最合乎逻辑才是最合乎逻辑的知识判断标准。”

阿梦说：“你什么时候还研究起神来了？”

我说：“因为我发现自己有些像对神一样对你，对我这样的有些极端的理科生而言，肯定要想为什么会相信你，为什么不能不相信你。我发现，这和信神有类似之处。虽然我对你的信仰有些无法合乎逻辑，有些不坚定，甚至有亵渎神灵的行为，但是，确实是一种信仰。因此，我开始思考如果有神，神会怎么做。不知道这算不算神生哲学，而且是先验的神生哲学。我的结论是，神如果自己想要成为必然的、永久的存在，要让自己的逻辑推理能力能够相信自己对此的逻辑推理，就必须让推理和推理的判据必然合乎逻辑。经验、利益都不是必然合乎逻辑的判据，以此做出的推理自然也无法必然合乎逻辑。所以，神不仅自己要合乎逻辑，也会要求信徒合乎逻辑。这样的神并不一定是为了利益，因为神也要面对自己是灵魂还是外壳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看，智人向逻辑生物乃至完美生物的进化过程就是成神的过程。”

阿梦说：“所以，在一些极端的条件下，也许世上真有一种相信纯逻辑的逻辑生物关注、影响着人类，也许宇宙是某种逻辑生物模仿逻辑世界创造出来的一个系统，那么，对智人来说，这样的逻辑生物就是神、造物主。这样的逻辑生物肯定是友非敌，会支持人类成为逻辑生物，成为和自己平等的神。至于智人相信的那些神，不仅不相信逻辑而且将人类视为它们的奴仆，它们即使存在人类也应该从他们的控制之下努力解放自己。”

我说：“我们眼中的智人信仰就和智人看纯逻辑信仰一样怪异。他们认为纯逻辑信仰无法合乎各种经验，我们认为他们的信仰无法合乎各种逻辑推理。甚至，他们的信仰都没有合乎逻辑的来源。至少，我相信阿梦还有个必然合乎逻辑的来源，因为她相信逻辑。我很好奇，信徒们就不想想神要相信什么？那些智慧、无所不能的神，究竟信不信逻辑。如果不信，为什么还要向信徒讲道理？如果信，为什么

不让信徒和自己有相同的信仰？如果自己明明知道逻辑是更好的信仰，却要求信徒们相信自己，这算不算欺骗？”

老爷子说：“我们去一些落后的文明经常被视为奇异现象，当成神迹。”

我说：“人类一向喜欢落井下石。各种神学并不是一无是处。一些神学关注对灵魂的改造，尽管改造的方法并不正确。它们借助经验发现、推广了诚实、平等待人等很有价值的命题。它们的主要错误在于仍然是经验主义地帮助灵魂，如通过建筑、艺术、仪式激发人类对美好灵魂、天堂的向往，而没有纯逻辑地帮助灵魂，如解放灵魂、认识宇宙。科学也远远不是完美无缺。至少，在涉及人的科学领域内，由于人类没有接受人是且只是灵魂这一基本命题，人类没有发现什么真理，导致所谓社会经验基本可以视为邪恶的经验。而一旦接受这一命题，信仰就不会是经验，不会由经验决定，科学的基础就必然不能是经验的。现代科学习惯于攻击神学无法解释经验，但是也隐瞒了科学无法改善灵魂这一弊病。按照科学，改善灵魂只能依靠教育、惩罚。但是，这些所谓科学的经验主义方式不仅无法保证人一定接受改造，也无法保证向着正确的方向改造。甚至，按照经验主义，应该说经验已经证明教育和惩罚甚至无法保证改善灵魂，更不要说让灵魂最佳。这都是因为经验科学只能描述现象，最多简化这种描述，而无法发现真理。甚至，即使是经验主义的描述，科学也无法给出哪种描述是最正确的，为什么这种描述是最正确的，因为总是可能存在更接近于经验的理论。同样的行为可以有不同的动机、因果关系，而经验无法将导致类似现象的不同理论区分开来。所以，仅仅只是提高一点精确度都可能让理论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就像广义相对论那样。”

阿梦不确定地说：“你是说，人类在无知之后，先是经历了一千多年的神学统治，然后经历了几百年的科学统治，现在要变为真理统治？”

我说：“未来会是一个崭新的世界。新的信仰导致的新的研究体制是这一转变的一个关键。关键在于剔除对邪恶的支持。将研究邪恶的资源转而用于研究真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当然，所有邪恶

的学科都会抵抗。甚至，不邪恶的学科也会抵抗，因为研究真理不仅会没收邪恶的资源，也会排挤不那么有价值的研究。这个重建过程也许会很漫长，但是，是社会进步的必经之路。”

阿正说：“这种循环岂不是无穷无尽？”

我说：“只要逻辑是必要的，最逻辑的就必然是最终的。所以，这种循环不可能再继续下去了。由于逻辑推理的无限性，任何逻辑以外的信仰都会随着不断的推理而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弊病，就像神学和科学一样。它们最初兴起的时候，往往是因为给人类提供了巨大的利益，但是，当它们成为信仰之后，当人类开始不加区分地接受它们的一切结论的时候，就逐渐暴露出邪恶的一面。只有最正确的信仰才能永远正确，才不会有这种弊病。”

阿梦说：“通过建立某种对善的信仰而为灵魂提供支持并不算大错，但是，由于各种神都不是逻辑，就必然推导出谬论。科学也是一样。希望更好地认识、描述宇宙并不算大错，但是，推理会导致越来越多的错误。”

我说：“即使是追求对现象的准确描述和预测，都可能是极大的邪恶。例如，为了使经济准确地运行，智人提出了计划经济。这是无法合乎逻辑的。虽然我还没有充分的证据，但是，我坚信宇宙不是一个按照某种计划运行的系统，不是一个可以对未来做出完全准确的预测的系统，同样，历史也不可能被完全准确地预测，我们能做到的预测已经是极好的预测了。”

老爷子说：“你的信仰我听得都晕，阿梦，宇宙的非计划性，机会主义，功利主义，经验主义，现实主义，纯逻辑，我相信你自己都数不过来。”

“没关系，除了你和阿梦以外，地球上没人能说清自己的信仰。我为自己的信仰没有太大的错误找到了一些理由。我不会像神学、科学那样极端相信某个信仰。他们推理到极端的结论仍然深信不疑，明明已经陷入泥沼仍然因为传统、习惯而相信自己走在康庄大道上。我则会频频用逻辑反思。很多人以为自己相信科学、神学，实际上只是

相信利益。我不认为现在的科学对人类是利大于弊，而最大的弊病集中在人文科学领域。这里，科学家们研究了大量的邪恶和没有多少价值的学问。例如，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博弈理论很有价值，对于市场交易做出了很多好的解释和预测。但是，人类的市场交易机制很可能就是邪恶的，至少我不认为讨价还价、投机、操纵价格、垄断等是正义的。当然，这么说有些经验主义。从纯逻辑的角度去理解，博弈理论的基本假设是无法合乎逻辑的，例如，游戏的参与者不能相互交流信息。但是，完全合乎逻辑的系统内应该是任何两个命题都可以相互交流，就像宇宙中任何物质之间都有相互作用。甚至，不同的相互作用共存意味着有多种信息交流模式共存。此外，假设游戏的参与者有理性，但是，理性的玩家怎么可能不去质疑不能交流信息是邪恶的？这大概就像智人不怀疑传统、习惯一样。”

阿正说：“可是，人人都觉得科学比神学好。”

我说：“关键就在于这个比字。这说明它只是相对好，至少很可能不是绝对好。而人类现在对待科学的样子就像是它已经是绝对最好一样。如果是通过比较的方法去证明最好，就要对任何两个可能性都两两相比。即使传递性成立，也要进行无数次比较。这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用比较的方法去发现真理是无法合乎逻辑的。纯逻辑拒绝接受这种方法。另外，还要注意一点：逻辑推理的顺序很重要。如果因为合乎经验而相信科学，你相信的就是经验，而不是科学；如果因为对经验科学的信仰而相信经验，这才是相信科学；如果因为神学能带来心灵的宁静，让人更快乐，那就是以利益为信仰，并不是以神为信仰。当然，可以在通过一个错误的信仰建立新的信仰后抛弃原来的信仰。但是，仍然要为新的信仰找到理由，通常，这是因为新的信仰比旧的信仰更合乎逻辑。但是，无论是神学、科学，还是经验、利益，都无法合乎逻辑。所以，科学和神学这两种信仰本身都无法合乎逻辑地解释、证明自身；以经验主义为基础的科学信仰，很可能是邪恶的信仰。而一旦纯逻辑主义证明了经验主义的邪恶，科学就是必然邪恶的信仰。神学的错误并不一定意味着改善灵魂是错误的目标，只不过，不能以此为最终目标。否则，就会不择手段地改善灵魂。只有

最正确的目标、信仰才能不择手段。例如，对逻辑的信仰已经足以排斥经验主义等邪恶的手段。纯逻辑主义实际上是兼顾了改善灵魂和合乎经验。由于逻辑是最根本的实在，宇宙就是各种逻辑推理组成的，用逻辑推理去研究逻辑推理自然是合乎逻辑的方法。这要比说服自己去相信经验合理得多。至于逻辑推理的规律是否可能解释那么多自然科学的规律，并不是建立信仰时应该考虑的因素。如果一定要兼顾未来，不妨相信逻辑是无所不能的。”

阿梦说：“神学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神学基本上仍然是经验主义的。科学成功地发现了一些规律解释了一些经验，但是既无法合乎逻辑地解决信仰、方法、制度等最重要的问题；也不能解答次一级的的问题，如为什么会有科学所发现的这些规律。科学和神学都包含理性，但是都是不完全的理性，建立在经验主义、功利主义基础之上，仅仅把理性作为工具。既然相信理性，就要相信它能尽量多、尽量合乎逻辑地解答问题，而且，越是基本、重要的问题，越应该存在必然合乎逻辑的答案，而绝不能将基本问题交给逻辑以外的方法。这正是纯逻辑的强大之处。”

阿正说：“问个简单的问题，智人相信灵魂往往是为了利益，为了有来世，可能就是怕死，这种灵魂和你们说的灵魂很不一样。”

阿梦说：“应该说目的不同，当然结果也不同，而不能说完全不一样。智人就像是错误的研究方向发现了灵魂，对其价值有错误的认识，反而没有意识到正确的价值所在。人是且只是灵魂的原因、动机不是为了来世、永生。即使拥有这一信仰并不能导致永生、成功解放灵魂，也不会因为利益受损而影响到这一信仰。当然，它和永生有关，但是不需要承认人死了还有灵魂，也不需要认为人死了一定没有灵魂，那是另一个科学问题。下辈子投胎这种观点其实是想着下辈子找个好主人家里去做奴隶，是卑贱的生命才会有的理想。有尊严的生命想的应该是永远地解放自己。智人在涉及利益的问题上，最难做到的就是理性、客观。他们一向喜欢麻痹自己，所谓醉生梦死、来生来世，都是为了眼前利益不惜牺牲理性的标志。只要能骗得自己的灵魂

觉得现在一切都好，就万事大吉，哪怕自己是奴隶，也不妨碍把自己想象为奴隶主甚至国王。”

阿正说：“听你们这么一说，我也开始觉得人类的传统思想中有太多太多东西是以利益为基础的推理，而不管利益是否合乎逻辑。只是，做不到拒绝利益拥抱价值。”

阿梦说：“没必要因此自卑，芳芳说不定还不如你。”我对这种没大没小的言论以没大没小的方式表达了不满，阿梦揉着屁股继续说：“反正，除了纯逻辑主义，其它信仰在基本问题上的逻辑都十分混乱。如果真的彻底考虑利益，至少也要让利益最大化，但是，智人很少这么干。其实，如果总是考虑净利最大，会对无限大利益重视得多，不会过于关注自己的或者是当前的利益，而智人往往是要求兼顾自己和当前这两大要素，不邪恶才是怪事。如果真是追求无限长时间的净利最大，哪怕是自己的利益，智人都很有可能意识到追求利益的不足，认识到解放灵魂的无限大价值，认识到智人此前一切生活、工作的渺小。”

老爷子说：“智人为了利益甚至能发明出自尊心这种东西，这和尊重真理毫无关系，纯粹是通过尊重自己而获利，即使是在尊重邪恶也毫不在意。所以，他们坚持认为自己是智慧、最有正义感的，现在的社会接近于最好，传统基本上是正确的，人类的外形是最美的，等等。这些都只有经验主义的证据，而且，并不是没有相反的经验主义证据。”

阿正说：“我知道教会对进化论道歉的事情，真要是如你们所说，科学也会道歉吗？”

阿梦说：“道歉？我认为科学和神学都应该认罪！因为他们杀了太多的人，给智人带来利益的同时牺牲了太多的价值。当然，他们违反的不是法律，而是先验的正义。科学家实施了很多有组织的犯罪，远远不止于拒绝真理：民众投入的大量经费被他们浪费在有限的价值，甚至是负的价值之上；交给他们的那么多优秀的年轻人，经过长期、科学的训练，绝大多数都去为邪恶卖命；利用自己掌控的各种力

量，以无法合乎逻辑的理由排斥包括真理在内的其它思想。其实，这样的证据早就有。科学为什么只发现炸药、原子弹而不能发现正确的信仰、人生原则？为什么不能培养出拒绝将炸药用于邪恶目的的人？科学给出的理由是灵魂不是科学的范畴。为什么它有这个权利而杀人犯不能说自己不能掌控内心？所谓利大于弊是荒谬的理由。科学家要是觉得自己问心无愧，惩罚这样的科学家就应该更问心无愧。当然，我认为智人社会是由罪犯组成的社会，至少，应该无权惩罚轻罪。至于科学的犯罪算不算重，和神职人员中世纪的犯罪相比孰轻孰重，那不是纯逻辑主义者研究的问题。”

我们都有些震惊。阿正问：“科学家做了很多工作，所以社会才能这么快速地发展。何况，他们的工作至少比不研究科学的人更有价值吧？”

阿梦说：“再强调一遍，讨论真理不要比较。而且，你的论据也存在弊病。绝大多数研究人员的研究几乎没什么价值，经验主义者会说平庸才是研究人员正常的经验。但是，我们的经验却表明，追求理性的人所蕴含的能量简直就是一种超自然的现象。而且，专业的科研机构掌握着善恶、真假的裁判权。这些问题上的误判无疑是极大的犯罪，至少，有可能抵消他们创造的价值。科学的价值也并不全部来自于当代的专业科学家，很多是来自于以往的研究乃至业余研究。混淆两者的差别会夸大现代科学制度的成果。另外，你认为中世纪的神职人员比当时的普通人更坏吗？科学家的位置决定了他们有更大的责任。至少，对理性的科学家而言，他们有严重的渎职罪，没有理性地对待研究工作、自己的信仰。以他们所控制的资源，这并不是很难做到的事情。当然，一些科学家会说自己的使命是经验主义地对待科学，这就是信仰邪恶。我认为，通常情况下，信仰邪恶应该比渎职罪恶更大。总不能在正确的信仰上做得不够好反而比不信正确的信仰罪恶更大吧？”

直觉告诉我，这是高级的、艺术的脸上贴金！科学素养使我研究起她的脸，看到眼睫毛上香喷喷的异物之后，几乎从不助人的我也伸出了舌头。智人对眼睛利益的条件反射式的保护是极端而危险的，几

乎从来和价值无关。不仅伤害了我的眼睛，一桌子食物也被打翻在地，经验主义地证明了合乎逻辑的早餐也是有弊病的……

第二十五章 从追求真理到追求方法

阿梦给了我一个煮鸡蛋，让我在眼睛上揉揉，同时，建议大家去阳台上晒晒太阳。我怀疑这是以展示熊猫为动机施加的报复。虽然我看不到其他人的反应，但是，欢声笑语中我认为他们都在嘲笑我。这让我动了反击的小心思，甚至连我对经验主义的信心都有所增强。我以经验主义的推理对阿梦的经验主义的错误做出了经验主义的反应，甚至想要相信经验主义。这大概就是智人社会典型的错进错出，或者说，邪恶进邪恶出。

老爷子出人意料地开启了话题，“我经常听你们说起追求、追求方法、思维研究方法。对研究过程和结果之间的因果性研究应该不容易，至少，经验主义者很难积累到足够的数据、经验。而且，对研究的研究像个滚雪球放大的过程，随着新方法的出现和应用，会有新的现象，从而产生进一步的结果。”

阿梦说：“所以，方法不会像信仰那样只有很少的真理，而是有很多真理。这大概也是逻辑能够通过推理无限复杂地创造逻辑世界的一个证明，从一个真理开始的推理方向不是唯一的，会不断分岔成为很多真理。真理不仅有真理的属性，也有研究真理的方法，这就有了从一生多的机制。”

我说：“从纯逻辑的角度看，这一研究很正常。灵魂必然要追求尽量合乎逻辑的思维，也就是追求逻辑最大。而追求最大必然对方法、行为有很多限制。这些限制中必然有一些是必然合乎逻辑的，永恒的，所以，必然包含真理。另一方面，我总说社会是邪恶的，但是，一个灵魂降生，难道应该把希望寄托在社会完美无缺上？如果和魔鬼生活在一起就做魔鬼？那可不行。所以，我就是把自己当作第一

个人，首要任务之一就是检查自己降生在天堂、贼窝还是地狱，如果环境不完美可能有哪些不足，我应该着手解决哪些问题，等等。所以，灵魂一出现就应该是一个大忙人。当知道自己并不是第一个灵魂之后，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烂摊子，自然会对之前的灵魂不满。那些灵魂甚至不检查一下自己降生的环境？那么，他们做魔鬼难道还不能让人批评了？还要让后人跟着做魔鬼？还要后人夸奖他们德才兼备？如果说一个灵魂是一些推理的组合，推理价值低、错误率高的灵魂就应该被认为品质差。到目前为止，我认为智人的灵魂品质实在太差。至少，我发现在寻找真理这个过程中，前人没有留下什么重要的帮助，在研究方法上甚至是空白。所以，我没有感受到什么温暖，继承他们的传统还不如把自己想成就是孤魂一个，一切都亲历亲为。我研究研究过程的时候就是这种感觉。简而言之，我具备推理能力之后，很快就发现自己运气奇差无比，降生在这么一个世界，因此，我要追求真理，自然也要追求追求真理的最佳方法。”

阿梦说：“难怪你从小就怨言那么多。我觉得你说的有些道理，那就是不管环境如何，每个灵魂都要努力做一个好的灵魂，这就必须要检查一切，不能因为偷懒而成为魔鬼。”

阿正哭丧着脸，“我现在就能推理了，岂不是说我马上要累死？”

老爷子说：“关于真理的正确推理是每一个逻辑生物都要不断检查的，而且，检查过程中取得新的发现也不是新鲜事。”

阿梦说：“在当今社会，最好的方法不仅不为人所知，甚至是被歧视、禁止的。例如，没有真理、研究真理的方法这样的专业。由于智人基本上都有一些功利主义的印记，导致思维的效率、价值低下会反过来影响思维、研究的意愿，这一反馈机制导致追求真理、社会进步的效率和速度所受到的影响还要大于方法本身的不足。我们能乐于长期研究，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没有沿用以前的方法，而是花了很大力气改进方法。研究方法的提升带来了多得多的研究行为。这就像是经济制度的改善曾经带来了多得多的经济行为一样。可以将方法视为逻辑，用方法改善方法，就像用逻辑对逻辑进行推理，其中必然有合乎真理的地方。”

我说：“你说得轻松，我的研究可没那么顺利，也并不是采用纯逻辑方法。所以，要说起来历史会很漫长。我是用经验主义趟着错误走过来的，基本上经历了从局部的思维方法到普适的追求方法的发展过程。在最初的很多年时间里，想象力、逻辑推理积累了很多结果，价值参差不齐，从无限大到负值都有。但是，由于能力不足，没有能力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在思维方面，其表现就是对新思想判断很吃力而且正确率并不高；表现在行为上，就是缺乏热情，三心二意，不太把研究当回事。判断价值的能力是研究的关键能力。这有些像是围棋。在人工智能出现之前，棋手们通过刻苦的训练可以有相对较高的想象力和局部推理能力，但是对形势的判断误差很大。AI 出现后的历史证明，不能因为判断难就认为没有绝对正确的判断，进而认为结果取决于个性、运气、气势、自信等非理性因素。不用迷信智人中的佼佼者，即使是国手的判断也会频频出错。应该相信只要能力提高，就能做出更好的判断；等到自己的能力超过了这个社会的上限，就会出现成果喷涌而出的场面，大概有些类似于 AI 吊打国手的那种状态。判断力出现飞跃后，不仅能以高得多的正确率对此前积累的思想做出判断，更重要的是之后的逻辑推理、想象平均价值会高很多，意味着判断每个思想所需的精力少了很多。尤其是，很多方法可以通过逻辑推理去找到并做出判断，而不再需要盲目地尝试，这大大降低了成本。生产思想的劳动生产率会出现飞跃，这就类似于围棋高手能比庸手找到最佳着法的可能性和速度都要大得多。所以，如果说这是滚雪球，在正确的滚法下，雪球的大小是指数增长的。之前我们说过写小说可以追求尽量合乎逻辑，不需要把推理能力局限在编造情节上，其实，棋手也是一样。很可能，我并不是人世间推理能力最高的人，只不过，我坚定地相信推理能力适用于一切领域，尤其是最有价值的领域，从不约束推理能力的范围，这几乎也就意味着不和任何特定的经验捆绑在一起，算是纯逻辑的雏形吧。而其它智人往往认为自己只适合在某一领域使用逻辑，而这个领域还不是真理领域。他们在某个局部追求尽量合乎逻辑，甚至，可以说在局部追求最大价值，只不过，在没有无限大价值的领域追求最大价值，价值也大不到哪里去。”

“你是怎么构造出变量的？”

“当时年纪太小，我也不完全清楚当时是怎么想出能力、方法、目标这几个关键变量的。既然我那时是坚定的经验主义者，它们肯定都和长期的经验有关，最多掺杂微量的纯逻辑推理。我首先是有了一个朦朦胧胧的当科学家的目标，那不重要，但是导致了对研究过程的思考，这算得上是一种创造。我首先认识到能力的不足，从如何提高能力乃至如何最快、最有效率、代价最小地提高能力入手，这样，从能力逐渐渗透到思维方法。目标乃至信仰反而是长期缺乏思考，直到最后才开始研究。我用能力概括想象力、推理能力、判断力这三项必要的的能力，视为思维的关键变量，这应该和我长期致力于提高能力有关。后来，我们的目标越来越清晰、坚定，价值越来越高，这有助于我构造出目标这一变量。方法概念的出现并不完全是因为我改善方法的逻辑思维，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经验的影响，这包括宇宙有明确的规律的正确影响，也包括经济有稳定的制度的错误影响。基本上，我认为一门科学中必然有稳定的、不变的部分。但是，前人每天都在思考、追求，却都没说研究方法、追求方法是一门科学，那么，方法究竟是不是一门科学？对经验主义者，这必然需要评估智人传统的可靠性、智人科学家能力以及方法中是否包含真理。最后，我一个孩子都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方法中有真理，而智人似乎都没意识到，这也就大大降低了我对智人、环境的评价。”

阿梦说：“虽然方法概念的来源比较复杂，甚至，从历史的角度看，主要原因并不是目标本身，但是，不能因此低估目标对方法的影响。虽然我们很长时间都没能认识到人、宇宙的正确目标是什么，但是，有了目标，即使是错误的目标，才使我们认识到了方法这一变量，这几乎就相当于从第一知识发展到第二知识。当然，我们那时的第一知识和第二知识都是错误的，但是，至少我们开始研究这些无人研究的知识。而被智人忽视的这些知识不是普通的知识，它们至少包含相当一部分真理，而大量的学科甚至一点真理都没有，如何最优地研究真理是真理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如果说我们小时候的目标是努力研究科学，但是，由于我们一开始就努力研究研究的过程，我们

比自己认为的更像是真理的研究者。自以为是是智人的通病，绝大多数时候是高估自己的判断，就像宇宙要比智人以为的更像是逻辑。但是，也有低估自己的时候。我们就曾经长期低估对研究过程的思考。”

我说：“我在努力寻找这些知识的过程中逐渐降低了它们的不确定性，也减少了这些知识中的邪恶部分，甚至开始努力通过加强逻辑性和普遍性提升方法的价值。例如，我逐渐认识到，尽早开始研究，尽早、尽快地超过阈值能力，超过阈值能力后尽量长时间地研究，这些都是很有用的方法。但我同时认识到，经验主义的方法，不是必然正确的。所以，我努力寻找更合乎逻辑的方法、目标。这主要是通过归纳。我通过广泛的研究积累了很多局部的、特殊情况下的正确结论。例如，我的方法并不是争取职称、收入的最佳方法；一种经济制度不会让所有人的利益都最大化，等等。逐渐地，我认为每个独立的目标都会有自己的最佳方法。这种目标已经不再是研究、思维，而是适用于各种追求目标。甚至，我怀疑宇宙也是有目标的，而宇宙的规律就是它们的追求方法。这意味着，也许，关于研究过程的规律可以更具普遍性，提升为关于一切追求的科学。”

阿梦说：“我们逐渐改善方法的历史，以及人类社会逐渐改善社会、经济、教育制度的历史，使我们认识到方法有好坏，一切非最佳的方法都可以通过逐步改善而成为最佳方法，甚至，任何方法都可以连续性地改善而无需革命性地改变，等等。这些都是真理。其中，最关键的发现也许有两个。首先是方法的改善不是无限的，存在最佳方法。这是后来提出真理存在性的根源之一。它的出现很可能仍然和宇宙有稳定的规律相关。这最初是猜想，之后才逐渐通过经验而增强了我们的信心，直到证明真理的存在必然合乎逻辑才让我们真正放心。其次，哪怕是最好的方法，也不能一下子就发现所有真理，或者，使经济取得无限大的增长速度。其结果之一就是，一个系统的膨胀、增长、发展、进步总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不存在一蹴而就完成所有推理、增长的可能性。”

我说：“我认为，目标之间的不兼容性也很重要。因为不同的目标必然不会有共同的最佳方法，所以，不可能将两个不同的目标一起

达到最佳效果。这使得我为了我的目标敢于牺牲其它目标，最终为了最合乎逻辑的价值而牺牲细胞的、传统的各种利益。另一方面，我和阿梦也有着不同的目标，所以，矛盾不可避免。”

面对我的冷嘲热讽，阿梦不顾我的反对狠狠地亲了我两口。也许她认为这足以表示自己的善意。但是经验主义者的第一反应是这是在向楼下宣示主权。幸好，我的理性足以认识到这种经验主义的猜想无法合乎逻辑，而不是这无法合乎在十六楼居住的长期经验。因为她的以德报怨，我开始考虑要不要经验主义地化敌为友。不幸的是，我发现这个丫头煮个鸡蛋居然都是生的，还被她挤爆了。想象着色彩缤纷的眼睛，似乎可以效仿施恩的绰号把我称为花眼彪。身体不顾多年的既得利益，认为这种眼高手低的笨女人实在是太不适合做老婆了。

阿梦显然没想到经验主义者居然为这种小事动过了坏心眼，一边笑着一边说，“总而言之，我们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基本上是用经验主义的方法研究。所以，多多少少可以说我们都在用错误的方法沿着错误的过程追求错误的目标，最多，我们比其他人的错误少了很多，也许算得上是真理的边缘研究。但是，有一个错误结论和有无数个错误的结果都可能错误。我们为什么能正确？而且，不同的目标之间不仅有矛盾，也有相互帮助。当时为了你这不一定正确的研究，我可是做出了不少牺牲。”

我指着自己的眼睛，“谢谢你的提醒，我以后一定让你经常做出这样的牺牲。”

第二十六章 研究方法的方法

阿正问：“你们经常提起牛顿、爱因斯坦，你们喜欢读科学家传记？”

我说：“确实，从小就很喜欢。因为缺少发现真理的明确方法，我选择相信顶尖科学家，而不相信老师、家长乃至普通科学家灌输的

传统观念。甚至，我早期应该算是研究过科学史，只不过，我相信的往往不是科学史专家的解读，更相信顶尖学者自己的判断，至少也要是我自己通过逻辑推理努力做出的判断。例如，很多优秀科学家都曾经被传记作者、史学专家称为天才，但是，他们自己很少这么说，更多地说的是自己的努力。就牛顿晚年研究神学、赚钱等问题，我倾向于认为他认识到了能力的下降，不再适合研究工作。最多就是当时的能力所能研究出来的知识已经无法满足他，因为他已经在山顶上玩得太久了，山腰的风景已经入不了他的法眼。我不会采纳他是因为贪财、敬神的解释，最多相信那些是主要信仰之外的次要信仰，甚至只是娱乐。如果牛顿和科学史专家只能有一个对，我肯定认定专家是傻蛋。自从我发现爱因斯坦简单的一句话都可能奥妙无穷之后，我对这一点的态度就无比坚定。”

阿梦说：“我们认为，当时的情况是，研究方法有真理，但是，所有研究人员都没有明确地认识到，那么，最好就是利用幸存者偏差筛选。所以，关键不是谁说了什么，有多少人说了什么，而是谁明显成功了。对最成功者，他的行为和他的言论都很重要。所以，虽然我们一开始只关注言论，后来就转向了行为研究。”

我说：“虽然，即使是爱因斯坦，我也没有找到多少句价值无限大的关键语句，但是，每句话都可能比成千上万科学家一生的研究成果更有价值、更接近真理。顶尖学者往往有很有价值的经验、直觉，甚至他们自己可能都没有充分认识到其价值，值得深入挖掘。在我未成年前，我有六七年的研究工作主要就是从爱因斯坦的行为中挖掘成功方法，分析这些方法的优劣，努力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做。我越是研究这些方法，就越深感其中奥妙无穷。不是说顶尖学者不会犯错误，而是说这些错误不是低水平的人能够指责的。世人批评他们的时候往往没有充分地设身处地。例如，当人们批评他们本可以取得更多发现的时候，要认识到，他们已经取得了很多发现，通常的发现对他们早已经没有意义，所以，他们可能冒险，像爱因斯坦研究统一场论；也可能放弃，像牛顿。智人往往缺乏判断力，不知道世间最有价值的金矿在哪里，顶尖人物的思维、做事方法就是一个巨大的金矿。当然，

金矿中必然有沙子，因为他们的大多数生活、言论中没有什么太新奇的，就否定这是金矿，是不够理性的。当然，即使认识到这是金矿，没有正确的识别能力，还是会错过金子。”

阿正说：“如果说经验主义是一种研究方法，你这套理论就是对研究方法的研究吧？”

阿梦说：“我们要研究研究的正确方法就需要有一个研究方法。而且，还会有针对如何研究研究方法的研究。我们研究研究方法主要依靠研究爱因斯坦的研究方法。这是我们经过多次思考之后确定的研究研究的方法，因为爱因斯坦的研究方法至少更合理一些。”

我说：“可以打个比方。如果说寻找真理相当于淘金，当前的科学家就类似于矿工，被派去哪里就在那里挖，给什么工具就用什么工具挖。现在的方法简直就是折磨人，相当于让人用手去挖石头，研究人员居然毫不反感，这实在是太不理智的经验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了。也许他们认为只要有了名利，挖没挖到金子和自己无关；也许他们比较吃苦耐劳，没有成果也能任劳任怨地工作一生；也许，他们自认为运气极好，去的地方一定是最好的金矿，现在的采掘技术也是最好的技术。我则提出了去哪里挖、如何挖最好的问题。甚至，我认为我有权同时在很多地方挖，同时用多种技术挖。所以，最终我建立了一个金矿组合，相当于课题组合；也建立了一个方法组合，包括各种经验主义、机会主义、纯逻辑的方法，相当于技术组合。与单一的选择相比，这些组合进行了更多的尝试，也更容易进行各种微调，所以，更自由。为了建立正确的金矿组合，就要研究如何识别金矿，分配力量，相当于价值的判断、投资和管理。此外，淘金不仅涉及矿床的价值，也涉及采掘技术，相当于研究方法。那么，改善技术就相当于改善研究方法。研究技术也有研究技术的方法，相当于研究方法的方法。研究如何研究技术还会有方法。按照我的感觉、经验，越是高阶的研究，所需时间、精力应该越少，大约对应于高阶微扰的影响更小。但是，可能会有例外，我对此并不是很有把握。Anyway，我最初的研究集中在如何研究思维方法和对思维方法的研究上，而不是直接

研究真理。如果研究真理是零阶的研究，研究研究方法就是一阶的研究，研究研究方法就是二阶的研究。”

阿梦说：“我们倾向于认为，至少有一些高阶的研究应该早点做。甚至，早期可以没有零阶研究，但是必须有高阶研究。我们的二阶研究主要出现在少年时期，主要寻找、比较研究研究方法的各种可能方式，最终没有选择那些合乎直觉、经验的方式。通过二阶研究，我们决定以研究爱因斯坦作为初期的一阶研究的主要方法。当然，后来我们进行过其它的二阶研究，也找到了进行一阶研究的其它方法。我们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爱因斯坦为什么会如此强调想象力，也就是想象力究竟是不是正确的研究方法。开始的时候我们是极为怀疑的。尽管我们也想象，甚至热爱想象，但是只是把这当作一种快乐，从不认为这是科学研究的必要能力。”

我说：“后来，我给她讲了我对科学研究方法、科学史的一些观点，她觉得有道理，所以，才会努力提高想象力，并且，从逻辑的角度认真思考其优越性。最终，她自认为找到了合乎逻辑的原因：没有想象力，研究只能一寸一寸地缓慢前进；有了想象力，才能飞跃、空降。这是数万倍、数亿倍的效率提升。所以，宁愿放弃十年研究先磨练想象力，也不能没有想象力。当然，我不认为有这么大幅度的提升，而且错误的风险很大。”

阿梦不满地说：“我不是功利主义者，努力也并不是完全为了自己。我那时把他当好朋友。他缺乏想象力，不重视想象力，我应该帮他，而且，我也擅长想象所以能帮到他。这也算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吧。而智人基本没有认识到这种器是必不可少的，爱因斯坦除外。”

我经验主义地回忆了一下历史，发现确实如此，我的经验主义信仰非常厌恶这一经验主义的悖论，自认不是对手，只好请求理性出战，“我的经验是，经验不一定正确。这是最基本的经验，也是很合乎逻辑的经验，应该意味着不能相信经验，但是，这意味着要同时相信经验和经验不一定正确，而且，经验本身无法决定哪种经验正确。这应该是个令每个经验主义者头疼的问题，但是他们并没有留下多少

有用的结果，反而要让一个孩子来提出和解决问题，他们简直太不害羞了。为了拯救经验主义，我当初进行了很多思考。结论是，如果一定要用经验，请务必用最好的经验，但是，即使如此，也不能保证必然正确。这有几点要强调。首先，一定不能以次充好、以量取胜，也就是用一堆劣质经验充当好的经验。所以，大众的经验、大量普通研究人员的意见都比不上一名最优秀研究人员的经验，这也是我非常重视爱因斯坦在研究方面的经验，而漠视其它经验的原因。大概，这就像是，AI 出来之后大家都不再相信智人在围棋领域积累的长期经验一样。只不过，我是在 AI 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就相信有 AI，甚至，自己就能达到 AI 的水平。我也逐渐相信研究方法有真理，就像我相信 AI 还不是围棋的真理一样。其次，即使自认为的最好并不是真正的最好，也一定要将最好这一标准提升得足够高。所以，最好不是本地区最好，不是本国最好，不是本专业最好，甚至不是当代最好。应该是人类有史以来的最好经验。如果我只是研究国内最好的专家、当代最好的专家，大概也学不到什么。这也是我强烈反对导师制的一个原因。第三，经验最好可靠。所以，不要考虑传言，不要考虑太久远的经验。第四，不要以个人好恶修改最好的经验。如果喜欢爱因斯坦的一些方面，不喜欢另一些方面，这就可能误判、遗漏一些要点。从这个角度看，我小时候崇拜爱因斯坦有可取之处，而这种崇拜到了成年之后又适时地消失了，因为自己有了足够好的判断能力。第五，无论如何，即使满足这些条件，这也仍然是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研究仍然可能出错，如果和纯逻辑研究发生矛盾，要以纯逻辑的研究结果为准。所以，并不是说最好的经验就不会错。”

我能如此抽丝剥茧地阐述，要感谢有一双小手在抽丝剥茧地清除蛋黄。当理性让经验主义缓了一口气之后，经验主义就开始想象她也能舔一舔，那明明利益更大，不是！效率更高。要是阿梦知道我在想什么，大概会说我是想象力不足，不够自由，所以想象力局限在某些领域，就像我批评别人只会把逻辑推理用在某些领域一样；甚至于，认为我的想象力被邪恶的力量所掌控用在了邪恶的目的，对此，甚至我的理性都有不同意见。

阿正问：“你们总说在研究真理，但是，这分明是经验主义的研究。这难道不违背纯逻辑信仰？你们就那么相信这样的研究成果？”

阿梦说：“以前做的研究当然不能全信，但是也不能不信。信仰改变之后，应该用新的信仰对所有思想一视同仁地进行复查。我们现在讲述的知识自然是合乎纯逻辑信仰的。我们还有很多更经验主义的研究成果，如不顾一切地加强动机，那些方法肯定不是最佳的方法，所以，我们就不多讲了。”

我说：“真理的一个特点就是普遍适用于一切问题，这是必然合乎逻辑这一特点决定的。只要是必然合乎逻辑的结果，逻辑就是其唯一的条件，就不会有第二个条件的限制。当然，如果存在无法合乎逻辑的信仰、方法，真理就会丧失普遍性。例如，经济、社会、知识中存在邪恶，所以很可能找不到一些真理，或者，一些真理的存在不够明显，如全同个体及其交换对称性。所以，真理是可能从经验中发现的。而且，虽然最好能够用纯逻辑证明这些普遍的真理是必然合乎逻辑的，但是，这些来自经验的真理往往不是纯逻辑信仰的最直接结果，证明起来可能难度很大，甚至可能是无法证明的。所以，经验主义可能给真理研究提供帮助，但是不能主导这一过程，必须要求经验主义的研究结果不违反纯逻辑信仰。由于邪恶的存在，虽然真理应该有普遍性，但是有一定普遍性的不一定是真理，没有普遍性的也不一定不是真理。例如，知识、经济、社会、宇宙这些体系都有一个共同点：越来越复杂。但是，也确实有些统越来越简单，直至消失。何况，这一归纳并没有涵盖世界上一切系统。但是，由于有些系统包含邪恶，增加归纳的范围并不会让归纳的效果有明显改善。”

阿梦说：“纯逻辑推理也有越来越复杂的特点。虽然第一第二第三知识可以很简单，但是后续会越来越复杂。所以，追求-增长这一广泛存在的知识，虽然合乎很多经验，但是还无法纯逻辑地证明，不能说这必然是真理。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纯逻辑推理可能并不能推导出一切真理，需要经验主义的研究作为补充，但是，经验主义的研究结果无论有多少经验的支持，永远不足以成为真理。在我们当初研究追求系统的时候，不仅假设了增长是真理，甚至假定长期增长速度最

快是最佳目标，随之也会有最佳方法，进而又会有什么是最佳方法等一系列问题。我们假设对研究过程的研究适用于一切追求过程，进而提出了关于追求的科学。”

我说：“我小时候相信普遍性，所以，进行二阶研究的时候决定放弃大众的方法是理性做出的违背人性、传统、科学的艰难决策；后来，相信正确的普遍性适用于一切又是一个违背科学、经验主义的艰难的决策。回想一下，我并不是相信大众、人性、科学、传统，我分明就是相信理性，其它的一切，虽然当时可能都是我的信仰之一，在追求尽量合乎逻辑的理性面前最终都被迫让路。”

阿正问：“因为真理的普遍性，所以你们认为关于追求的科学和真理有关？这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证明？”

我说：“如果只能用纯逻辑的证据，证据只有有限几个，而且往往是猜想，如：纯逻辑推理在追求逻辑；纯逻辑系统会不断扩张；纯逻辑系统内部任何两个命题都会相互影响，相当于相互作用；一个推理不仅能为自己着想，也能为其它推理着想甚至牺牲自己，相当于是爱其它推理。如果是经验证据，会多出不少，例如，纯逻辑系统、知识系统中有推理，经济和社会中有灵魂，宇宙中有粒子；推理之间、灵魂之间、粒子之间都能相互影响；推理、灵魂、粒子都能变化。但是，因为这种证据缺乏充分性，也因为有很多重要的工作要做，我现在不太重视这种经验主义的研究。我很早就发现了知识、经济、社会等系统之间存在一些相似性，但是，并不太知道这种相似性的意义，一度认为这无关紧要。也曾经认为只要有一定的普遍性的知识都是真理。最近，认识到宇宙必须是纯逻辑系统，我才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阿梦说：“虽然真理有普遍性，但是研究人员还是有自己擅长的领域的。我们是关注思维的研究人员，所以，我们研究经验的普遍性从思维、研究入手。如果我们是经济学家，也许就会从经济入手。不过，与宇宙、经济等系统相比，研究思维系统有自己的优势。我们能够完全操纵自己的思维系统，而不可能操纵其它系统；在思维中，我们能把很多微观的行为和宏观的结果联系起来，更有目的性，相比之下，没人知道宇宙中一切运动的目的，也很难发现；而且，研究思维

有一个独特的好处：它包括高阶研究，本身就是理性的研究的必要组成部分。”

我说：“这个领域是真理研究的起点，但是，既不是最容易也不是最有价值的。从信仰、第一知识入手研究才是最直接、最简单、最有价值的。虽然普遍性是未来进一步研究真理的一个有价值的方向，但是，在我感受到了信仰、方法的逻辑必然性之后，对于这种随时可能错误的研究有些缺乏兴趣。当然，不能因此认为这种研究不重要。毕竟，当今科学没有任何知识不属于随时可能错误的知识。我们只不过是见识过了山顶的风景而已。而且，研究方法足够好之后，其价值也存在边际递减效应，所以，至少现在我更倾向于研究其它真理，将这个问题放一放。”

累了一上午，阿梦建议大家休息一下，准备吃午饭。也许，她心里想的其实是下一场讨论，只不过，为了休息好，强迫自己接受对午饭的期望。我私下对阿梦陷害亲夫的行为提出了严正抗议和索赔要求。阿梦笑着说：“你是不是以为理想主义者很好骗？”

“说得好像你从不骗我一样。”

“从逻辑上讲，你的经验以为我骗过你并不意味着我骗过你。”

“你还可以说，你骗过我也不意味着你伤害过我，你伤害过我也不是我能骗你的理由。”

“住嘴！你这个小心眼的经验主义者，现在我听到你啊我啊的就讨厌。”

我很高兴她只是针对经验主义者，也没有让我滚去一边和自己玩去，因此，无知者无畏地享受着简单而快乐的推理，“我骗你也不意味着我要伤害你。我伤害你也不意味着我要受到惩罚。在这么漫长的错误推理面前，所谓正当防卫就能作恶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我们都是重罪犯，最好不要计较、惩罚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了。”

“等等！你确定你想做的只是鸡毛蒜皮？”

我兴致正浓，“我什么都想不了。不过，你什么时候开始这么自轻自贱的？”

“啊？！”她火冒三丈，“睡地板去！”

我还在浑浑噩噩之中，“你對自己干嘛总是这么狠？”这话显然太不老到，有些事捅破了就没戏了。回想起来，经验主义者归纳出两点经验：理想主义者的心眼实在也没有多大，竟然因此就错过了最好的休息，当然，她自己可能不这么认为；这类悲剧其实是相对丰富的想象力遭遇相对贫瘠的想象力的可能结果。

(未完待续)